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工党右翼政权统治下英国工人生活与斗争的小说。

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欧墨佛厂的资本家正在阴谋进一步压榨工人，一边是工人群众在厂内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准备力量，挽回这个厂的工会工作的落后局面。经过了星期六、星期日两天，两股敌对力量各自完成了较量前的准备工作。星期一中午，完全出于新任总经理的意料，厂门外开起群众大会，显示了工人们的巨大力量，粉碎了那个总经理策划了两天两夜的阴谋。使人清楚地看到，胜利必属于工人阶级。

作者不仅善于抓住基本环节，也善于敏锐地截取工人生活中的一些片断，揭露了由于工党右翼头子执政所带来的祸殃，如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住宅问题等，使得这部小说能够深刻地概括了英国战后百孔千疮的情况。

赫勃脱·史密斯是英国现代进步青年作家。《我们这一群人》出版后，曾被誉为英国进步文学发展道路上一部重要作品。

星期五

工作日

龐大的歐墨佛機械製造廠佔據了西倫敦整整一角。就它的廣闊和高度來說，都超過鄰近的任何建築物；它的許多煙囪聳入天空，好多包裝部門和辦公室眾星拱月似地環繞着各個車間。人們住在附近，即使只不過看到它那灰色的牆壁和傾斜的玻璃屋頂，嗅到機器上那種發臭的油脂氣息，或者聽到矗立在廠房中央的汽笛聲，都意味着和這一巨大的機構結合在一起。這機構的汽笛，一天拉四次，潮水般的職工，隨着它的聲響而進進出出。在歐墨佛廠做工的有三千多個男女工人。如果簡單地看來，這一支小小的隊伍仿佛從一個大門進去，轉眼之間，一箱一箱的複雜光滑的機械就從另一個門出來。可是，

这样的看法，不但会无视粗糙的钢料的神奇变化过程，并且，最重要的，还会无视这三千多个个别的人物，因为他们是给组织起来使钢料发生变化的。

阿尔伯特·尤恩斯对欧墨佛厂的发展，比老板们还要清楚得多。他在厂里工作了四十三年，从一个顽皮的打杂小厮升到现在的六角车床车间主任的职位，他的外貌也变成一个体重二百十磅的快活的福尔斯塔夫^①了。在这些年代里他所看到的发展，不断地使他惊奇。每天他在大路上下了公共汽车走向厂门时，一边对着许许多多跟他說“早安”的人点头致意，一边内心里对这个工厂的扩展总是感到惊奇，因为这种扩展代表着他生命中多大的部分啊。

开始的时候，这个厂只有两个车间和一个狭小的办公室。一个垃圾堆占据了街的一边。现在呢，有了二十个车间，原来堆垃圾的地方，造了一排新的办公室和运输场。这一条街道整个属于欧墨佛厂了，而且它还在扩展——仿佛还要伸展到西伦敦的其他部分。但是，使阿尔伯特这么感动的并不是新的砖瓦和比较广阔的窗户，而是那些还在他记忆中的人们，他们曾和他一起走过这一条路，一起走进这一扇厂门；他们是三十年代的人，只要有一整个星期的任何工作都肯去做的人们；是四十年代去参战就此一去不返的小伙子们；是因男子参战而来填空，现在都已做了母亲的姑娘们；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现在都已退休或者死去的人们。

还有和这些人有关的一些遭遇呢！那都是从前因为制度

① 莎士比亚名剧里的约翰·福尔斯塔夫爵士，是个胆小、臃肿的大胖子。

松弛而发生的工伤事故；厂里职工去馬尔盖的旅行；空襲警报——一个德国飞彈落在試驗室——但阿尔伯特更爱回忆那些和欧墨佛厂的发展有关的小諧談和小故事。他对这个地方确实比那些老板知道得更多，他最喜欢說的一段往事，是关于一家电影公司来厂拍摄一張“真实的”工厂的影片，差不多把厂里的生产搞乱了一个月，而拍成的电影却是一段从来沒有人看見过的只映十分钟的纪录片。阿尔伯特曾經問过几个倨傲的青年人，为什么他們不常带摄影机来西倫敦拍摄影片，他們告訴他，工人的身上没有什么值得拍影片的材料。阿尔伯特只好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再去追忆他所認識的人們和他所經歷的故事。

工作常規原是一个奇迹，而从工作常規中，又有若干奇迹出現。七点二十五分的預备鈴一响，使得許多仍旧在街上走的、剛下公共汽車的、剛放好自行車的、剛离开床鋪还不多久的工人都加快了脚步。他們匆匆地走过两个穿制服的看門人的身边，尽量利用眼前这五分钟時間，在这五分钟内，計时钟有节奏地敲着，更衣室門开了或砰的一声关上，脫下外衣，換上工作服，一片早安声从各方面飞来。有些人甚至还能够挤出時間来討論最近的新聞。但是，七点三十分一到，大汽笛就放出小小的一縷蒸汽，叫喚着那些已报到的人到机床边去工作，提醒着少数还没有报到的，十五分钟的工資已經失去了！西倫敦的主妇，常常拿这汽笛声来校对她們的时钟。厂里面，机器在一連串轰隆声中开始轉动了。技工們挨近了机床，肩膀俯伏在工具和鋼料磨擦着的那一小块地方，便开始做起要持續九个小时的工作。一种持久的、低沉的隆隆声从車間里发出来，

使得地面和空气都在震顫，这便是它的巨大而又控制得宜的动力。这仿佛是某些神奇的非洲瀑布占据了西倫敦的那一角。單調的隆隆声偶尔給刺耳的金属碰击声或者因为皮带松脫而发出的拍击声打断。

就在这样一个正常的工作日，阿尔伯特·尤恩斯却感到厂里有一种奇特的气氛。这个感觉倒也沒有什么神秘，因为已有一种迹象，說明有些情况是不正常的。比如說，厂方为什么要决定提前几个月安装三台新六角車床？还有安排在两点钟举行的部主任特別會議，为什么恰恰要在这个时候开会？他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其实，这间办公室不过是一个四呎高的棚栏），在車間里走来走去。他这样做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走路可以磨练他的脑筋；第二他想避开他手下的工头山德士；最后一个原因是，他不喜欢他的办公室。有一次，他无意中听到凱賽在邻近的一台六角車床旁边說，他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活象一头大公牛站在一小块田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一个胖子的謹慎步伐繼續着他的短距离的散步。

“凱賽总是凱賽，”他对自己說。“但这些新机床現在……”他一直走到湯姆·白瑞脫工作的地方。湯姆是在最尽头的一部机床上工作的。走到那里，他又轉过身走回来——直到他忽然看到那張挂在計时钟上面的新公告：“自下星期一起，下列技工暫調銑工組工作：湯姆·白瑞脫(542)，凱賽玲·貝遜(631)，安东尼·瓦恩(692)。此項調动，为期只有一天，以便安装新机床。總經理 A. G. 皮休(簽署)。”比如說，这張公告为什么要由皮休来簽署？而不由厂长奈勒簽署呢？为什么要这样急迫——跳到計劃前头呢？昨天他听到两件事——已經从

重要的工作中借了好几个工人来协助安装这几台新机床，再过两个星期，还要再借他们来安装四台新钻床。真是神秘又加神秘。他正在沉思地摇着头时，一个技工来向他请示工作上的问题，等到他把问题解决了，他的工头山德士已在他身旁了。

“今早四个迟到。”山德士津津有味地说。

阿尔伯特稍微点一点头。“几个早到？”

“这是要点吗？”山德士问他。

“不是，但是我知道哪几个是迟到的——我也知道他们都是我们最好的工人中间的几个。这就是要点，山德士。话虽如此，他们的工资还是要照扣的。”

山德士有一刹那显得很不高兴，但一会儿他就开始谈论堆在阿尔伯特办公桌上的工艺卡。他提起凯赛·贝逊昨天弄断了两把铰刀，他建议也许她星期一的工作调动应该成为永久性的。

“我要去和她谈谈，”阿尔伯特妥协似的说，同时转过身去，表示他们的谈话已经结束。

他斜眼瞥着山德士；这家伙象一只瘦皮猴，那只长鼻子就象是一只专找岔子的手指头。他象野兽觅食般地找寻工人们的小过失，阿尔伯特也知道这些报告会常常越过他的耳朵，不让他听见。山德士原是一个低级公务员，一副张得刚够微笑的嘴唇，一对训练得能看到任何事物最坏的一面的眼睛。山德士是个对付细琐事情的能手，可是，每逢车间里出现了新的或者严重的事故，他就招架不住，变得惊惶失措了。阿尔伯特垂下眼帘，把面前的一些工艺卡细看一下，他确信，连山德士的母亲要喜爱他也得经过一番努力呢。

九点钟的时候，阿尔伯特把他的大肚皮移近凱賽·貝逊优美的腰边。

“听着，我的姑娘，”他厉声地说。“你总有一天要生小孩的，我希望你抚弄他们，不要象你抚弄我们的铰刀那样用力。你现在就练习一下，我的姑娘，因为如果你能把坚硬的钢弄断，那对小孩子会又是怎样的呀！”

“柴油机件不一定会激起母性的本能，”凱賽回答说。“我试着使铰刀自动进刀，可是没有弄好。对不起。我今天自己当心些。”

“这倒也说得过去，”阿尔伯特在离开她之前说。

“可我想是他告诉你的，”凱賽说，指着山德士，他正在一个新来的技工旁边徘徊着。

“他在这里干的就是这个，”阿尔伯特回过头来说，他一面向着钻床组走去，一面想着自己不可能象一头大公牛。“可是，凱賽总是凱賽。”他重又使自己安心。

他去看了公告上提到的每一个技工，要确实知道他们都已看过了公告。安东尼·瓦恩，那个稳静的、面孔漂亮的小伙子，好象只生活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他点了点头，又立刻弯着腰去工作，因为他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但是湯姆·白瑞脱却已有雪片似的一连串问题要提出了。阿尔伯特对他苦笑了一下。这个车间里，工会组织不太坚强，但少数对工会组织有信心的人选了湯姆做工会干事。他有一张活泼而热情的脸庞；四十多岁，身材瘦削，是一个曾经服过二十余年役的海军退伍士兵。

“我猜你总有许多话要说吧，”阿尔伯特对他說。

“事情是否象表面上所讲的那样，阿尔伯特，还是底里还有什么花样？”

“但愿我能知道就好了。可你也太多疑了，孩子。你们这班人许多年来一直预言着要有一个经济危机。你担忧得太多了。”

“我想你说得不错，”汤姆说，一面又把机床开动。“但我没有办法；这好象跟一头驯服的狮子睡在一起一样。”

“可我，”阿尔伯特想，“为什么就不会有这样的思想？这小子如果没有那么多不愉快的见解，他准会发迹。”

他走进他的栅栏，从里面朝车间望去。两百个技工正在合奏着通常在十一点钟左右总要出现的疯狂的节拍。这种情景仍旧使他陶醉，虽则他沉浸其中已有四十三年。

他面前伸展着一大片石头地面，这地面上盖着厂房，屋顶是磨砂玻璃，厂房里面有着复杂交叉的铁架和支柱。齐整的柱子和排列着的机器从地面上高耸起来，如同一个奇特的机械化部队列队等待检阅。六角车床工段就在行列的中央。要不是有这些男女技工在场操作使人放心的话，参观者很可能会觉得惊惶和胆怯。一根长钢条在每一台机床左边旋转着，同时转盘刀架上装着一套看来很是凶险的切削工具，一个紧接一个地向着那并不抗拒的钢料进行切削。一个星形的大手柄控制着转盘刀架，使技工能通过它来选用他或她所需要的工具。其他的工具都等待在夹具——术语叫卡盘——的两旁，卡盘卡住钢条。技工们温暖柔软的手指就在这梦魇似的锐利的刀锋和白色冷却机油喷射的水花中进进出出，他们弯着腰在判别，在辛勤地工作，把暗淡无光的钢料变成雪亮的柴

油机件。

阿尔伯特最喜欢看凯赛工作，这倒不仅是因为她的身段极其美妙；他鼻子里带着冷却机油的气味，看着她作着毫无拘束的操作，每一动作都是简捷的，是操作时所最不可缺少的。她总是用左手把钢料塞进去，卡在卡盘里，把第一个钻头移进去钻，钻好卸出来，转一下转盘刀架，然后把第二把车刀推进里面去。“擋稳那把铰刀，姑娘，”他对自己咕嚕着。转盘刀架又转动三次，凯赛接住落下来的机件，随手把它投到传送带上去，传送带横贯整个车间，把机件传到那些坐在那里找寻不合规格机件的检验员面前。接着，凯赛的左手再向卡盘放进钢料，同样的操作又开始了。凯赛每一小时必须生产五十只机件，如果她超过这个数目，她的基本工资也就超额了。

九点三十分，早茶铃响，在这十分钟內，车间里一切轰雷般的声响都停止了。技工們把茶水車里的淡而无味的茶喝干，然后安定下来，接着各人自己的心意去度过这短短的休息时间。有些人愿意看报，有些人却聚在一起悄悄地谈话。上了年纪的人，大都就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就象星期日下午惯常做的那样。

山德士以一个忠心的工头通常不愿休息的神态，走来走去检查着分数，他总是装得仿佛离开机床几分钟就是不合规矩那样。他不安地喝了茶，然后漫步走到车间的一个角落去，在那里即使办公室偶尔有人来，人家也不会发现他。虽則他不赞成在办公时间內打开报纸，他却在一台铣床后面坐定下来，等那技工不注意的时候，就从技工的肩上看他的报纸。他

对体育并不特别感到兴趣，但他需要一点什么来在这十分钟的休息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看了几则关于板球赛的新闻，看到阿尔伯特的足球队已和一个踢前锋的球员签了合约。这个技工那样从容不迫地看报使他恼火，他恨不得要对他說“看在基督的份上，翻到另一頁去吧”。

这技工名叫阿尔弗·赫金司，这时，他当真回过臉来，就好像山德士曾經說过什么似的，但这位工头却立刻把眼睛閉上。等到他再睁开眼的时候，阿尔弗已在看着中間的一頁，山德士也就立刻开始閱讀連載的第五篇攻击英国共产党的文章。虽則他在別的时候好象已看过同样的議論，他仍然对这些文章点头表示贊同，但是，他才看到第二段的一半时，阿尔弗却翻过了另一頁，对一个妇人杀死她的第三个丈夫的新闻，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等到这技工再回过头来时，山德士决定这是他該把注意力移到別处去的时候了。

他从半开半閉的眼縫里注視着湯姆·白瑞脫，試着把他和那篇几乎要看完的文章联系起来。那位新聞記者說得对，在每个工厂的每个車間里，你都可以找到十多个象白瑞脫那样的人，組成紧密的小集团，唯一目的就是煽起騷乱。他摸不准他們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們一起談話时是不是就象他所看到的几次电影里那些鉄幕人物一样。他的关切并不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因为他在伯明翰时就知道，这种人只要有工人給他們撑腰，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人。但是，山德士并不喜欢想到伯明翰；这是一种秘密——即使对他自己來說，也是一种秘密。他注意到湯姆·白瑞脫已經有了伙伴，兴趣馬上提高；这伙伴就是亘恩·艾斯頓，一个銑工，——另一个“同志”——山

德士靠着阿尔弗的銑床，心里又在捉摸着，这些人所交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怪話。

相反的，凱賽·貝遜可說是亲昵地注視着他們。她喜欢湯姆面部常有的那副尷尬表情，而且也确实深切地了解年輕的艾斯頓容易冲动的稟性。她好象从来沒有想到把他們的政治看作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車間里似乎本來就有政治這回事。有一次，她对阿尔弗·赫金司說，“等到有一天，他們大約在中午乘一輛汽車來叫我去投工人的票的時候，我就要開始擔心了。”

至于象阿尔弗所看的報紙中縫那類文章，如果她父亲或别的任何人感到興趣的話，她就会對他們說：“可是我認識湯姆·白瑞脫——他工作的地方离开我只有十步路。那些在佛里特街^①工作的人我是不認識的。”如果她在注視着旦恩·艾斯頓和湯姆·白瑞脫時，好象不止是尋常的關懷的話，那只是因为對於象旦恩那樣一個年輕人的關懷是出乎自然的，至于湯姆，那是因为她原就喜欢他并且信任他。

這個時候，这两个人只知道有一双眼睛在注意他們。

“是的，我看見他坐在阿尔弗背后，在窺探着我們，左耳伸得离开他的身体差不多有六碼远。我們就挂起方胡子^②來叫他快意快意吧。”

“他是个道地的坏蛋，那家伙。”

“但是够愚蠢的，蠢到不足为患。”

“虽然如此，我倒也很想听听他告訴皮休的一些事情。”

① 佛里特街，倫敦報館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是指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

② 早期的資產階級的報紙，为了污蔑革命工作者，往往在卡通画上把他們画成挂方胡子、帶圓炸彈的人。

“我此时此地就可以告诉你他说些什么：‘为了这个部门的利益，我来向您提这些事，皮休先生，’”汤姆出色地摹仿着山德士的声调说。“‘尤恩斯先生忽视了这些，先生，但是我觉得我并不应该……’”

“我一想起密探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想到山德士，”旦恩厌恶地说。

“他是不必害怕的一种人，”汤姆低声地说着，一面拿起一块三明治。“你应该注意的倒是那些态度友好的家伙。”

他请旦恩尝尝他的茶。这个年轻人拿起汤姆的茶杯，就象茶杯里放的是药一样，然后以非常熟练的技巧设法把这液体吞了下去，而不去尝它是什么味道。在这间歇里，旦恩在想着该怎样把他要说的话表达出来。

“我同意你对山德士的看法，”他说。“使我担心的是其他的那些人，他们的老婆每天都在过大年三十，而他们呢，却在那里谈着昨晚的电视。这些新工资标准、新机床难道都跟他们无关吗？我可以举出四个人的亲戚在汽车工业里被暂时解雇了，他们只会说：‘到了冬天情况会好些。电视怎么样啦？’”

“很有一些老将在无线电初出来的时候也很感到兴趣，”汤姆说着，感到旦恩的热情表现得最不好的部分是略带点失望的情绪。

“好吧，”旦恩怨愤地说，“可是我老是想到我的弟兄们拚了命才能每隔五年投一次票^①，真是弄得精疲力尽。点一把

^① 美国议院选举或地方选举都在投票场投票。有些学校临时作为投票场，学生便获得放假，这里指工人们要五年才得一次休假的意思。

火吧，湯姆，很容易就可以知道有什么坏事要降临到我們头上——而他們呢，却在那里盘算着看足球还有几天。”

湯姆叹了口气，很快把茶喝完。

“我自己也打台球的，”他疲乏地說。

“我也玩的，”且恩說，“但我确实知道我的头脑并不完全在想看足球。”

“对，”湯姆温和地說，“看来你是跟什么人爭論过了。这人是誰？”

且恩迟疑一下后回答，因为他的确是把和人爭論过的余怒向湯姆来发泄的，同时他想也許提到这个，倒可以把他要說的話岔开去。

“就是那边的阿尔弗·赫金司，”他終于承认了。“你没有听到我們今天早晨在更衣室里談話嗎？昨天他还是坚决反抗交给他的那件一小时干十只的活，可今天他看了报纸，說起話来就好象是共产党訂出了这样的工作額似的。‘你說搗蛋嗎，阿尔弗？’我問他，‘现在是誰在那里搗蛋，是那些說一小时干十件活的人呢，还是那些反对它的人？’”

“他对这話說了些什么呢？”

“他問我，我們为什么要在一九三九年改变我們的政策。”

“这一来你就冒起火来了？”

“不。我是后来才冒火的。”

他那相当淘气的臉上一副內疚的表情使得湯姆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使山德士惊惶失措，直到这时候他一直深信有一桩阴谋快要成熟了。

“你真会找对象，且思。我们全知道阿尔弗和他的那一打宝贝。但是这儿其他的人怎样呢？泰德？凯赛？”

且思皱着眉，可是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他们怎样呢？”汤姆硬要问下去。

“噢，他们倒是在担心的，但全然不象是有什么路好走的样子。点一把火吧，汤姆，你是有经验的，我们要退让到几时呢？”

汤姆折好了他的午餐袋，细细地看看这个年轻人。且思今年二十二岁，六个月前入了党，就积极从事活动，好象要单枪匹马在一年之内就达到社会主义似的。“如果我按照你的速度前进，”汤姆曾经对他说过，“我十年前早就垮了。慢慢地来，你少冒进些，就会前进得更远些。”

汤姆站了起来，看到泰德·阿加正朝他们这边张望，就对他挥挥手，让他知道他是要来看他的。他觉得且思的几点意见需要总结一下，所以用一只手搁在这小伙子的肩上，稍微有些夸张地说：“从现在起，一个月之后，你就要不认这个地方了。事物慢慢地发展，然后突然地一跃向前——”

“大概你是对的，”这小伙子迟疑地说，“但是——”

“而且，”汤姆接下去说，“他们感到的兴趣，实在比你想象的要多些。只因为他们受骗太多，所以十分谨慎。”

“然而我也听到象安德生那些工厂，是百分之百地加入了工会，其中还有三十个是同志——”

“欧墨佛厂的情况有点不同，”汤姆不安地说：“我们的背景两样。”

他觉得他说完这话以后的沉默就是他们谈话的自然而然

的結束，所以他又轉身對泰德點點頭。他正要對旦恩告別時，這小伙子突然抓住他的左肘說：“有時候我在捉摸，究竟是這些小伙子過分謹慎呢還是我們自己。”說完就匆匆地走開。

湯姆轉過頭來，臉上顯着驚異的神色，看着他向安第·潘琪走去。安第不是一個喜歡爭論的人，所以常常獨自消磨他的“工間茶”休息時間。

“這可不就象他？”湯姆憤怒地對自己說。“把他要說的話一直留到最後才說，也不等一句回答就揚長而去。”

一時間，他很想追上這個年輕人，叫他把批評的話說完，但後來他又決定不這樣做了，因為他知道他准會聽到要求加速活動那一套老調，這是每一個新黨員都有的要求——過去湯姆全都聽見過了，他也知道安第·潘琪過去也聽見過的，——所以他掉轉身，向着泰德·阿加走去。他和泰德時時作些更廣泛的討論。

“你先要讓他們上鉤，然後把他們曳上來，”山德士用着酸溜溜的聲調對阿爾弗·赫金司說，說的時候對着泰德·阿加那邊點點頭。

“他在泰德身上做功夫做得夠久了，”來了這樣一句回答。

“再隔一個月他就會在大門口賣《工人日報》^①了。”

阿爾弗·赫金司對這位工頭的輕蔑態度表示與有同感。他是山德士可以談談這類話的少數人之一。

“他們這種人有一打左右在廠里，”山德士接着說，“就會象一百人似的起哄。”

① 英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創刊於倫敦。

“那是因为他们对每一个人都做了象对泰德一样的功夫，”阿尔弗指出；“他们中间，六个是同路人，还有六个是刚上钩的。”

“有那么多？”山德士发问的声音里带着一些忧虑。

“但是和我有共同观点的也够多，”阿尔弗很愉快地说。“他们可以有他们的集团；我们的人数却比他们多得多。”

“根据你刚才所说的就不见得了，”山德士一面想，一面用一块干净的手帕轻轻地擦着他那鹰钩鼻。

“不过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过他们的人数，”他警告这位技工说，“好些人一方面批评他们，而另一方面又听他们的話……你可看到今天报上那篇文章？”

铃响了，山德士开始在机床中间缓缓地踱来踱去，活象一个十八世纪的海军军官。六角车床和铣床又开始转动了；欧墨佛厂周围的人行道再一次震颤起来；机件落到传送带上的速度增加了。等到皮休先生来作他的上午巡视时，一切都如他所料：没有一个工人或一台机床闲着，十一点钟的生产高峰准能得到保证。

二

今天是星期五这一事实使凯赛·贝逊感到非常快乐。只因她面前有这架六角车床，才使她不能兴高采烈得大谈笑话、大做挑逗的小动作。其实，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技工，她是能够一边用眼睛管那旋转的钢条，一边把心直飞到周末去的。她低声哼着一只流行歌曲，而且因为车间里很热，她索性脱去

帆布鞋，赤脚工作。

凱賽今年二十一歲，她的舉動、容貌都顯出她內在的可貴的活力。她一離開車間，就拉去頭上的束髮帶，讓那一頭丰美的褐色頭髮披在肩上。她常常抬着下巴，顯出活潑而得意的樣子，而她的一雙眼睛，一旦離開旋轉的鋼條，看來就又大又有些神經過敏，象小羚羊的眼睛。但是，當她面前有一架六角車床的時候，她仍然全神貫注，因為自從她進吹墨佛廠工作以來，她曾經看到過許多手指被壓壞的事故，因此她只能讓她心里最最隱蔽的部分漫遊到過去或將來——正象現在所想的，期待着周末的歡樂，那時候，勞埃將從軍隊里回家來度假；勞埃不僅是她最近認識的男朋友，並且是她所結識的朋友中最重要的一個。這一事實使她稍微有點煩亂，因為她倒喜歡那種由於輕鬆愉快的關係而得到的樂趣，現在呢，她却是處在一種更進一步的地位上，她對擺在她面前的下一步做法感到有點兒害怕。她把另一機件投到傳送帶上，然後把鋼料再塞進卡盤幾寸。“每小時五十只，”她提醒着自己，“並且要擋穩鉸刀，”可是她還有時間去望一望她身旁的人，弄不懂他為什麼從來不象別人那樣地談笑。“也許他太驕傲，”她想。

在隔壁車床上操作的安東尼·瓦恩什麼也不想，一心只顧手頭的活兒。他進吹墨佛廠不久，缺乏經驗，不能象凱賽和湯姆·白瑞脫那樣在事前就預察到要出毛病。他們的耳朵所聽到的比他全神貫注所了解到的還要多；他們只要聽到母刀碰到鋼料的平穩聲響就夠了——而他卻得把機件一個一個地分開來研究。但這倒也不錯，因為他感到他生活里面無論在哪一個時刻，都沒有什麼很愉快的事情。

他缺乏凱賽那种坚定的乐观精神，自从服軍役以来，他似乎失去了敏銳观察事物的天資。他爱他的妻子瑪丽亚，但是除了这份爱情以外，他的精神世界有一部分是永远穿麻戴孝的。瑪丽亚說他有点儿自怜的心情，过于抑郁。但这是一种玩弄字眼的說法，联系到前人說的“切莫作茧自縛”那句話，是无济于事的，那种話在当时曾引起那么多人神經失常。瑪丽亚怎能知道他的过去？至于将来——那就要根据昨晚他們一家人那种不愉快的爭吵的另一方面而定了，昨晚五个住在屋子里的成年人以极其可耻的态度，彼此叫嚷、辱罵了好一陣。他在当前的困难工作里面找到了“避难所”。可是，他臉色蒼白，而且过分緊張，嘴角那种怨天尤人的表情，簡直就象是从工头山德士那儿借来，或者甚至是从当时的湯姆·白瑞脫那儿借来的一样。

湯姆正在想着阿尔伯特·尤恩斯剛才說的話。他当然是对这些新机床生疑的——他們要把合理的活儿在这些新机床上重新核定時間，难道不很明显嗎？来一套新的管理措施难道不很明显嗎？举例說，那些失了踪的記錄卡——管理档案的对它們的不翼而飞实在感到惊奇。所有比較还公平合理的記錄卡和号数都漸漸地不知漏到哪里去了。而重要的是，等到活儿重新定了時間，新的工資标准总是比旧的和那已失去的差些。他們对原料也扣得很紧，而且那些檢驗員也比过去更急于要退回廢品。再加上现在这些新机床——湯姆认为这是管理部門要采取一种更坚决的政策的一个步驟。許多技工都和阿尔伯特有同样的想法——认为他过于多疑了。他承认他們也許是对的，不过他更担心着且恩·艾斯頓的意見，說他

們在車間里工作做得不够。这是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緣故，这就勢必要用組織力量来对付了。也許这也因为他曾經当过海軍的緣故；因此，水手們总是叛变的先鋒队；因为他們和“上层階級”更接近些，而且他們学到——正如他二十年来在下层甲板学到的一样——“他媽的，賈克，老子在船里面”那句話，哪怕用它来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也意味着有灾难的！当車間勤杂工来扫除湯姆机床上的鋼屑的时候，他就走向安东尼·瓦恩那边去，用一种友好的姿态向他点头。这人的緘默引起了他的兴趣。

“每小时三十二件，”他轻松地說。“約莫一个月之前，我干过这种活儿的。你应该干得很好——可是别让那第二把钻钻得太久。我这样告訴你，你不介意吧？你碰到做銅料的活儿，就可以操作得自由一些——”

“我等着他們来定時間，”安东尼說。“他們說这是一件新活儿，沒有記錄卡。”

“唔，真見鬼……”湯姆憤怒地朝四周瞧瞧。“我上个月才干过的，我告訴你！”

安东尼·瓦恩聳一聳肩膀。“記錄卡管理員总應該知道。”

“可我告訴你，他不知道。”

“我对这一点沒有証明。”

“今晚我去找找我的工資单，就可以确实証明它。他們还没有用这一种活儿来压制我，不过，反正我也沒有得到什么好的活儿。”

“他們还不承认你，是不是？我是說他們不承认你是工会的干事？”安东尼問他。

“是不承认的，”湯姆尷尬地回答。“我这地位有些儿模糊。我总是把任何不满意的事情交给阿尔伯特，让他去处理。可是关于这件事，我劝你自己去向他交涉——”

“那有什么用处呢？”安东尼安静地问着他。

“如果我知道应当是每小时三十二件，那么，接受每小时四十件又有什么用处呢？”

“自说自话是不发生作用的。”

“这我同意——可我们都支持你。”

“我们？可是人家连你都还不承认呢！”

山德士先生这时候来到了，他提醒湯姆说，机床已打扫完毕。湯姆勉强地走开。他记得山德士和他们在一起已经两个月了，他是从欧墨佛的伯明翰分厂调来的，伯明翰分厂曾经发生过因减低定额工资而引起纠纷的事情。其他的人一定是眼睛瞎了，才没有看出这恶毒的东西正在他们眼前伸展开来。你提供他们证据，可他们只会说“有什么用处！”他带着一副厌恶的愁眉苦脸的表情回到他的机床边。但是，他立即就提醒自己，痛苦和优越感都是很深的泥坑。假使没有经历过那一连串的情况，他自己的眼睛会不会睁得这样开？他参加海军为的是要得到象样的皮靴和一顿正式的餐饭；他由十多个外国港口所反映出的景色可看到他本国的萧条的兰开夏！可是，人们到底跟一连串的情况不同——当他把机床开动，那个新的难题就对着他了，这时环绕着机床的是恶浊的搅动的冷却机油气味。两下一比，他觉得任何时候都是钢屑好受些。

对阿尔伯特·尤恩斯和安东尼·瓦恩来说，这个上午过

得很安穩，車間主任意識到時間在廠里，如果不注意的話，是過得很快的，而技工却感到思想集中幾個小時就會在幾分鐘中過去了。凱賽時刻忘不了車間里那只大鐘，這大鐘就在他們的頭上，活象一顆死寂的行星。她一個上午朝它望了好幾次，那長針跳過一分鐘就含着怒意顛巍巍地停上几秒钟——仿佛跟董事們一樣，對星期五下午頗為憎恨，因為星期五下午要發男女工人的工資，機床却要停歇兩整天。將近十一點鐘的時候，時間分明就象慢了下來，這時，她已做好很多機件，所以她決定把節奏稍為放慢些。當山德士在車間另一端忙著的時候，她就走到湯姆旁邊，問問他妻子的近況。

“很好！”湯姆用了一種超過他實際的熱忱回答，因為家里曾經發生過一些口角和不歡。可是他給那些失了踪的記錄卡和小組的作用不如理想的感覺煩够了，因此他熱情地歡迎這私人的問候。

“還有你那個男小孩，好吧？我上次在運動節碰到他們的時，你簡直要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打倒。你的妻子是那麼年輕，那麼動人！”

“聽上去好象我是又老又丑了。”

“哎呀，不是這樣的，”凱賽急忙解釋說，“我有過一些遠不如你的男朋友呢，這我可以向你保證。只不過她好象……怎樣說呢，和你有些不同。”

“這不過是用另一種說法來說同樣的話罷了，”湯姆說。“可是珍妮比我小十歲，而現在，照你平常謹慎的說法，我想你要把我叫做一個脏老头兒了。”

“一點兒也不，”凱賽回答說。“但是，因為你當過水手，我

想你們要能徹底改變分歧，還需要較長的時間。”

“大概就是這樣，”湯姆承認着。“那麼，你預備怎樣度你的周末呢？”

“勞埃休假。”

“好極了！有多久？”

“四十八個小時，就只這一點兒。不過，我們還是要感謝我們的福星，他不在馬來亞；他的兄弟已經在那里一年多了。”

湯姆同情地點點頭。他的手指在機床邊的準確動作，看上去給人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凱賽給他這種動作搞得多少有點入迷，以致湯姆問她今晚的打算時，說了兩遍她才聽見。

“皇宮飯店，”她回答的聲音有些呆鈍。“星期五晚是節日的晚上。”

“我知道，”湯姆說。“珍妮和我有時也常常去。可是，我們實在寧願到那些有迴旋余地的地方跳舞去。”

“真的？”凱賽哼了一聲，覺得他是在對她剛才說的那些話進行報復。“可是你幾時找一個人替你看著小孩，讓珍妮和我一塊兒去。我們兩人一定可以玩得很快樂。然後你可以自己揀一個禮拜堂的大廳，去教那些粗陋的姑娘們跳却爾斯登舞。”

她雖然很喜歡湯姆，可她決意要他稍稍尝尝自作自受的味道，所以她回轉身向安東尼·瓦恩走去。

“讓小凱賽占了上風，”她嘲弄着湯姆說。

“你等着吧，”湯姆叫着，他的手指一直沒有停歇，一邊在納罕着，是怎樣一個呆子才會接受他現在所干的這項活兒。每小時要六十只，而憑他的經驗和速度，他也只能生產六十八九只。

“你好，歡喜團兒，”凱賽對安東尼·瓦恩說，對他的羞得

通紅的臉嘲笑着。“当心点，老小子，要不然，你的手指就要交给檢驗員去量了。”

安东尼·瓦恩有气无力地嘀咕了一句，但凱賽并不是一个遇到这样就会气馁的人。

“你是一个怪物，”她說。“永远不說話是不是？怎么啦？你不喜欢这儿嗎？”

“喜欢，这儿簡直是一个常备的休假营。”

“还有比这儿更坏的地方，”凱賽耸耸肩說，“可是，煩悶絕對不会使它有所改进。你結婚了嗎？”

安东尼微微点了点头。

“我想你是結过婚的，讲到婚姻，可笑的是，有些人看上去好象一直給它折磨着，而別的人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下来，忘記了还有其他的東西。”

“还有其余的人又怎样呢？”

“他們跟以前一样地过着日子，只是有了他們自己的家而不是母亲的家。你是属于第一类型——也就是一直被折磨着的类型。”

“我已推測到这一点了。”

“不要让它把你拖下去，朋友。”

“我很好。”

“很好？听着，老兄；我注意你进进出出到现在已經差不多三个星期了，如果你是很好，那我就是莎乐特王后^①了。是

① 莎乐特王后是太平洋某小島上的一个王后。作者写这篇小說时，她是倫敦最受欢迎的人物。

怎么回事，安东尼？”

“我就告诉你，”安东尼说。“理由是这样的：我装了两条木腿，这样整天站着十分难受。”

“真的？”凯赛问着，瞪眼看他身体的下半截。

“我对这冷却机油还有过敏症；我一嗅到它就浑身发风疹块。”

“哎唷。可怜的家伙！”

“还有玻璃屋顶使我晕眩，机器使我发狂，至于喜欢追根究底的女孩子……”

“啊，”凯赛噤咕着，同时她理会到局势多少有点倒转过来了。“说俏皮话的家伙，嚟，好吧，”她大声地说，意思连汤姆也包括在这一句谴责里面。“如果我再跑过来试着和颜悦色地跟你谈话，我就该死。如果是你汤姆·白瑞脱，因为过去是一个水手，我倒料得到，可是你安东尼，不管你的姓是什么——你难道也当过水手吗？”

“没有。我在娱乐报国团^①供过职。”

“我敢打赌，你不是一个演喜剧的。”

“我教授艺人们那种千篇一律的文雅的技术，这是使士兵们疯狂作战的巧妙计划之一。”

“呸！”凯赛愤怒地叫了一声，就回到她的每小时五十只的工作里去了。“下次我再有空就去和钻工们聊天。”

她看见阿尔伯特·尤恩斯走进他的栅栏，因此就低下头去对着那旋转的卡盘，并且开始对安东尼告诉她的那些事情

① 以演戏歌唱等娱乐来“慰问”军队的一种组织。

发笑。他們有句話叫水靜就是深淵！勞埃就有些象那樣的；和小老鼠一樣的靜，可是却有那麼一種氣概，使會說話的人反而顯得無用。她心里想象着和勞埃七點鐘的會見，然後發現在對剛才惹她惱火的兩個人熱情地微笑着。

三

當一個淡淡的人影映在阿爾伯特正在看着的一些工藝卡上面時，他本能地抬起頭來，看見皮休先生站在他旁邊。他認識這位總經理十多年了，儘管皮休態度生硬，阿爾伯特還是覺得容易和他相處。皮休先生正象歐洲大陸各國想象中的那麼一個英國人：服裝整潔，談吐安詳，一只沒有肌肉的鼻子和一抹漂亮的唇髭。他那故作矜持的身軀和急迫的動作顯得他缺少自信力，而這個缺點，當他站在阿爾伯特後面時，恰好叫人一看就看出來，他躊躇不定，不知是去拍拍這個部主任寬闊的肩膀，用他的名字叫他一聲呢，還是只在喉頭輕輕地嚥一聲？阿爾伯特給他省去了作出這一細小決定的麻煩。

“怎麼樣，皮休先生，一切都很好嗎？”

“是的——都很好。這個星期的生產數字很高。”

他向四周看看，微笑了一下後，說出他慣常說的笑話。

“如果生產圖表再要上升的話，我就要畫到牆上去了。”

“那麼，我就要去布置一兩次機器損壞的事件了，”阿爾伯特說出一個差不多可以料到他會這樣說的答复。

“事實是，”皮休先生很快地說，“我想我还是在今天下午開會之前跟你說一說。我認識你比這裡其他任何人都要長久

得多，阿尔伯特，所以你应该第一个听到我这消息。”

“消息？”

“是的。下星期一起，我是在这里过最后一个星期了。我要调到欧墨佛另一个分厂去了。”

阿尔伯特对自己听到这消息的反应感到惊异；他心里先是悲伤接着就是猜疑。皮休先生不能算是朋友；这个人的生硬以及不能忘记地位的神态都使人不能跟他做朋友。但是，他好象还懂得道理，也还比较公正；不象有几个董事，在他早年在欧墨佛厂的时候曾经折磨过他。阿尔伯特的猜疑好象是直觉的；他并没有事实或数字可以作为依据。

“我听到这消息感到非常遗憾，皮休先生，”他诚恳地说，“你先把这话告诉我真使我高兴。”

“你是我们的高级部主任，我想只有这样才对……”

“但是，请问你要上哪儿去，是谁来接替你的位置？”

“我上斯罗我们的仓库那儿去。库尔逊先生来接替我。”

阿尔伯特愁苦地点点头，后来，这位总经理突然对他微笑一下，准备离开这办公室，他才觉得松了一口气。从所有这些小事件看来，一幅极其明确的图景已在开始显露了。皮休降了一级，——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斯罗仓库不过是西伦敦生产出来的机件的一个贮藏所。而他对库尔逊这个人也有些了解。过去皮休仅有的几次倔强作法，就是库尔逊怂恿他做的。有关董事会开会的报告，总会奥妙地漏到一般职工的耳边，而在最坏的消息中，总是以库尔逊的大名做主角。他是一个旧派的董事，现在他大权在握，要想达到一个确定的目的了。以前皮休丧妻的时候，因病有两个月没到厂，库尔逊就代替了他

的职务。

除了对增加生产的迫切要求以外，有一桩特殊的意外事故长留在阿尔伯特的记忆中，那就是关于库尔逊和现在由山德士代替的那个工头的事情。一个技工因工具导盘校得稍微有点偏差，失去了三个手指。在这事故发生以后一阵混乱的当儿，阿尔伯特看见他的工头悄悄把导盘校正。意思是要使这技工自己担负事故的责任。他把这情况报告了厂长，等到那个工头被开除了，他并不觉得遗憾。之后，几个月过去了，山德士才说出他的调动是上级安排的。原来在伯明翰接替山德士的不是别人，正是西伦敦厂开除的那个工头。阿尔伯特心里明白是谁作出了这个调动的。

他再度摇摇头，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猜疑已很快地具体化了，也不是因为他预料到困难将要赶来毁坏他在欧墨佛厂剩下来的几个年头，而是因为他自己和这些技工之间的一种不被注意的、简直是不知不觉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完全基于职权的缘故。

裘立思·皮休在工人面前总是局促不安。即使在自己的地方跟他们接触，比如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在他的大办公桌的另一边，他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有些儿失魂落魄。他没法用寻常的态度跟他们谈话，因此只好依靠那些陈腐的套语如“协力同心”和“一致行动”。但他们实在使他窘惑，因为他简直有点儿怀疑他们是否存在的意思。他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地生活或者他们谈些什么话，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设法查明。因此，他们在他眼里就都是些不真实的人；只是生产图表上一些想象的东西；是一些生来就站在机床背后的东西。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他当军官的日子里，这种不真实的感觉曾经袭击过他。他曾经祈祷着不要派他去和他们一同作战；他的祷告倒应验了——调他去做兵团里发餉的工作。

皮休先生那只突起的鼻子不高不低，端端正正地安在脸上，迈着不自然的步子向着厂房中比较洁净也比较凉爽的地方走去，他觉察到有成百只眼睛在审慎地注视着他，却没有觉察到阿尔伯特就在那里打量他：“这老家伙不算一个坏人；象骨头一样干枯而没有它硬，尽管这样，还不算怎么坏。”他走过凯赛·贝逊身边，禁不住要看看她那要突破紧缚着她的工作服的美妙的身軀。他走过正在竭力完成每小时六十只机件的湯姆·白瑞脱身旁，心里在想他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关于这个人，他时刻从各方面听到很多话。他真的是一个被雇佣的間諜嗎？还有他所领导的那一群共产党员，他们都真的是一些怪诞的理想主义者，组织起来反抗一个想象的敌人嗎？现在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这是库尔逊的轄区；这许多汗流浹背的人，转过眼来看他，使他每走一步路都要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已从他的生命里撤走了。他们现在是库尔逊的子民了，因为库尔逊已经那样地安排好了。他带着纯然如释重负的心情伸出他的右手，推开彈簧門，走进一个有许多办公室和衣服整洁的人們的世界里去。这儿的空气比较清新，震耳欲聾的响声也較輕，紧张的气氛也没有那么濃。

四

一切都进行得很順利——再过三十分钟，她就可以奔上

大路，到理发店去，因为她已约好在午餐时抽空去理发。她就可以快乐自如，无忧无虑，而下午也会如愿地象幻术一样很快地飞逝——可是相反的，凯赛却眼泪汪汪的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另一把折断了的铰刀。她觉得有点儿沮丧，又有点儿生气。接着，她看到山德士正在车间那头，她就再弯腰凑着机床，好象没有出过什么毛病一样。她决定先去和汤姆·白瑞脱说一说。

汤姆一面以和他机床相配合的精密手法操作着，一面却在思索。一点不错，他变得不大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当然，他的信念并没有改变，只是不象以前那么热烈地谈论它而已。他让有些事情滑了过去，而更关心那种使得政治方面符合于个人要求的重要的事情。接着，他突然明晰地开始看到他所犯的错误已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是年轻的且恩不久前所播下的种子；为了设法使人看到报纸上对共产党的攻击是怎样的不真实，他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消极的、防卫的态度：甚至避免谈论那些正在大叫着要加注意的事情。他曾鼓励那些经验较少的同志稍安毋躁，为的是他还没有看出事情究竟是怎样严重。他对新闻记者们估计过高，对自己的伙伴们却估计过低，于是他们这个小团体便由于他这种策略而解体了——更坏的是，他们对于迎面而来的紧急事变都还没有准备好应付的办法。“怎么啦，”他自己想着，“在这个车间里，就足以驳倒那些报纸上的谎言——我却象老奶奶一样，在花园里蹒跚着！”可是，工作日又拥挤到他的脑子里来。他再一次和工资定额赛跑，他的手指立刻把六角车床上的电钮一掀，使卡盘转动。可是，他还能有时间来理会到他是在想一个办法，来解决那久已挫败他

进取的、积极的性格的事情。“可是以后，”他一面转动一件工具切削着软钢，一面嘀咕出声音来。等到一个定时员走过时，他冲出一句“每小时六十件”，他这一声调使得那人加快速度走了开去。

那定时员站定在安东尼的六角车床那一端，对他敷衍地点点头，拿出一只计秒表，凑着他那光亮的蓝色衣服小心地擦了一下。他在一本大拍纸簿上记录着，时时抬眼向那技工瞄瞄。他半掩着计秒表，使得安东尼瞧不见他在使用它。他在核定时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实在叫人讨厌；而厌恶和痛苦好象变成了安东尼·瓦恩性格中的主要成分——这倒并不是一直是这样的……他全然忘记了人家正在核定他的时间，却操作得比正常的速度还要慢些，一面想到在他服役前的日子里，他那饱满的精神招来了很多的朋友。但是，战争冲散了他的朋友，毁坏了他的轻松愉快的心情，留给他的是一些辛酸的疑忌，疑忌着他的青春不知在什么地方联队里被劫去了。那个定时员又敷衍地点一点头，把他的计秒表放进袋里，穿过车间走去，一边对汤姆·白瑞脱在他经过时投过来的斥责发着笑。安东尼·瓦恩六角车床的操作速度就这样给核定了。他不多久就可以见分晓了。十五分钟之后，那个穿着光亮的蓝色服装的家伙走拢来了。

“每小时四十二件，这是我提出的工作额。”他对安东尼说。

他这才明白是自己的漠不关心的后果。汤姆·白瑞脱曾说过应当是每小时三十二件。这真是他巴不得能避免的决定的时刻。

“好吧，”他声音呆钝地说。

“那就从饭后开始吧，”那定时员说着就又走开。

安东尼的主要希望是汤姆不要来问他接受的数目。他让他的冷漠变成对汤姆的气忿。他们就象信教的老姑母，这些多管闲事的人，你在每个车间和兵营里都可以遇到的。他们自己永远不会错，他们总要确保所有在他们四周的人都循规蹈矩走正路。他们简直不懂得不要干预别人这回事。“事到如今，”他对自己说，“我除了引颈就戮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当安东尼·瓦恩要唤起敌意来反抗汤姆·白瑞脱时，凯赛却去找汤姆想办法了。

“我又闯祸了，汤姆，”她凄惨地说。“我又弄断了一把铰刀。我该怎么办呢？”

汤姆离开他的六角车床几分钟，悲伤地注视着这个有凹槽的工具，它和手指一样粗，现在只能丢进废料堆，而不能去车平那由钻子钻出的粗糙通道了。钻刀初次切削钢料，通常总有伤痕和凹痕，须用铰刀去把它磨光。

“这无疑是断了，”他严峻地说。“假如我是你，我就趁山德士不在跟前的时候去告诉阿尔伯特。”

“如果山德士批评我，我就要生气，和他顶撞，可是如果阿尔伯特说点什么时，我就感到无比的悲伤，简直要哭出来。”

“不过，你还是应该找阿尔伯特——如果你不想把这事闹到上面去的话。要他来看你在机床上操作，好找出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我想我就这么办，汤姆——谢谢你。再说，我原是干得

很好的；如果一切进行得順利的話，这倒是一件好活。”

她擦掉手指上一层机油，把几缕散开来的头发塞进束发带里，然后挺起双肩，走近那个可敬畏的阿尔伯特身边，他正在訂下星期的工作规划，同时心里时刻在想，皮休对充軍到斯罗去究竟会有怎样的想法。他只对凱賽看了一眼，就发出一声巨吼：“哎呀，不是的吧！……哎呀，不是的吧！”

“是的，”凱賽悄悄地說。

“不是的吧！”

“是的……我实在沒有办法。”

“这不能算是一个辯解，我的姑娘，”他怨憤地說。

“你来看看我操作，”凱賽請求他，“告訴我是在哪里做錯了。我很抱歉，阿尔伯特，我真抱歉。我并没有常常来麻煩你，是不是？”

阿尔伯特看到她泪珠快要淌下来了，就輕輕地拍拍她的背脊，一面仍是做出严厉的样子。他在前面帶路走到凱賽的机床边，要了藍图，然后就忙着使用他从那紧綳着的背心口袋里取出来的一把小鋼尺。凱賽緊張地站在旁边，看着他以富有經驗的姿態，从藍图到机床，往返地量着。这时候，山德士已經来到，就象鯊魚追逐船只似的追逐着事故。他摸摸那折断了的鉸刀，瞟了凱賽一眼，然后望望阿尔伯特，臉上帶着幸灾乐禍的表情。阿尔伯特拉他到一边說：

“山德士先生，你花了一个早晨告訴我哪一个迟到了，哪一个上厕所去多呆上一两分钟，哪一个在應該工作的时候停下来和别人說了一句話。但是我要你首先注意到的是这类的事情。这姑娘一直用着一只小了一号的钻；难怪她要弄断三

把鉸刀。換了我要弄斷一打了。”

“可這是艾立司裝配的，”山德士抗辯着。

“可是你對它作了最後的檢驗。”

他回到凱賽那里。“你沒有責任，我的姑娘。跟我來，我開一張單子給你去領一只大一號的鉗和一把新鉸刀。找艾立司把它們裝上。”

她臉上露出的笑容使阿爾伯特想起大多數人都可以做工頭；如果他們都能一般地問心無愧，並且都有自豪感，那麼他只消寫寫領物單和擬訂工作計劃就行了。等到他把闊背脊一轉，背向凱賽時，她就用跳舞的姿勢，走了幾步，讓那些看到她出了毛病而替她分擔一份緊張心情的人們感到高興。他們就以這種引人發笑的样子走回柵欄；阿爾伯特在前面蹣跚着，凱賽跟在他後面跳躍。他們到達辦公室的時候，阿爾伯特揮揮手讓她先進去。

“告訴我，我的姑娘，”他狡猾地說，“你有沒有單獨和一头大公牛在一塊小田里呆過？”

但凱賽這一天的運氣好，因為午餐鈴響了，把她難以回答的答語給淹沒了。

“好吧，”阿爾伯特說，“吃過飯再來拿領物單。現在你去吧。”

他愉快地站在那裡看着她急急地走進技工的人流中，朝着更衣室走去。

五

湯姆·白瑞脫的午餐時間，經常是和一群四十歲以下的人一起度過的，他們相信可以用一場有趣的板球或足球來幫助消化他們在食堂里吃的午餐。工廠附近有一個小巧的公園——有着三合土的小徑和三角形草皮的一個象模象樣的地方，技工們就從十二點二十分到一點鐘使用這個地方。狗、孩子們和年老退休的人們都從中央一塊草地上退出，聚集到一排楓樹後面去看比賽。夏天玩板球，冬天踢足球——除非下雨，或是恰巧遇到一個公眾的節日。他們玩球，缺乏職業球員的技巧，可是勁道很足，這種勁道都是一般職業運動員要留到溫布爾頓比賽才使出來的。把一株樹當作三柱門，另外兩株樹當作門柱。一片木球草地標誌着和遠處的網球場的分界綫，那些網球場就是能得到六分的寶貴區域。遲到的人就自然地加入人數少的一邊。常常可以看到三四十人一起玩，有的奔着去追一個開得很好的罰球，嘴里對自己這一邊的人發出忠告，襯衫的後半截在他們身後飛舞。雖然破壞了公園幾條管理規則——可是，一個公園管理員對這樣熱切而又這樣眾多的人又有什麼話可說呢？管理員們常常有意避開——不過，遇到打進一個界球或一個嘯嘯作響的門球時，那個把畢生獻身於保護這塊板球草地的老人就會伸着拳頭咒罵几声。

頭一班打板球的人——離開食堂就朝公園走去。他們給大路上來往的車輛耽延了幾秒鐘。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店員走過來告訴湯姆·白瑞脫說，布萊克門在路角上的咖啡室里，要看

着他。湯姆把球拍遞給一個同伴。他認為，可以跟在新鮮的空氣和陽光中待四十分鐘相比的、更愉快的事情，實在為數不多，可是當他走向咖啡室去時，臉上並沒有厭煩的表情，因為布萊克門是他極為尊敬的一個人。不過，說實在話，他們兩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布萊克門是一個很好的工會組織者，可是一牽涉到政治事件，他就具有一種熬不住的懷疑。上次布萊克門請他去談談之後，到如今算來已有好幾個星期了。自從四十年代後期那些陰暗的日子以來，他們在午餐休息時間辯論過多次的世界局勢。湯姆知道在布萊克門的懷疑的下面，隱藏着一種對自己的各種見解的強烈的興趣。

“問題的焦點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經濟性的，”布萊克門常常說，他那張方方的大臉給自己卷制的香煙冒出來的煙霧籠罩着。“你這樣埋頭在工資和住屋等問題上，同時假裝着說政治並不存在是沒有好處的。你好像還只想到我們的孩子沒有鞋穿；你的口號是過時已久的三十年代的口號。你就是不肯承認我們的生活標準已經有所提高——你不喜歡提到這一事實，就是在我們中間為俄國國內發生的事情而操心的人多，為下一頓飯從哪裏來而操心的人少。問題是政治性的，不是經濟性的。我們正逐漸得到比較好點的待遇——可是社會主義給了俄國什麼呢？”

他那雙深沉的眼睛時刻以關切的心情，——差不多是怀着希望地在閃爍着——仿佛湯姆会有一些答案可以溝通他們兩人都覺得是人為的間隙。

“我是一個英國的社會主義者——這是首先應該記住的事，”湯姆有一次告訴他。“人家說俄國遭遇到一些驚人的阻

碍，可这是我們无法亲自看到的——感謝上帝。那边有过一些缺点，可是，至少他們都有自我改正的魄力……連基督教也有审判官——可基督教仍然存在。你不能老是盯着那些小缺点看，弄得对奇迹似的事物也看不見了——在四十年之內，从封建主义到原子能就是奇迹，布萊基。武装干涉頂什么用？法西斯主义又有什么用？你不能把一个人的家包圍起来，叫人进去剝他的衣服，把他痛打一頓，然后說：‘那家伙在他自己家里也不自然！’但是，說俄国應該說够了，我担心的是英国日間托儿所里牛奶减少了，生产过剩了和塞浦路斯問題。好吧，我們就来想想保卫公民自由的問題吧，但我們在走向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时，坚定的步伐絕不能有任何动摇。”

可是，那双深沉的眼睛还是显出頗为失望的神色，并且等到报上又有一篇反苏的文章时，那怀疑的神色又再度出現了。

湯姆·白瑞脫带着过去这些談話的回忆，走进路角上的咖啡室，看到布萊克門和他的同伴們坐在一張把咖啡室橫隔开来的高背长椅上。空气里充滿了濃重的烟霧，一把大水壺呼嚕呼嚕地响着，徒劳地试图治疗这世界上气管病。

布萊克門高举他那强烈的香烟作着一个友好的問候，叫咖啡室老板再拿一杯茶到他們桌上来。

“好些日子沒看見你了，湯姆，”他說。“世界局勢就是这样，我們好象沒有好多可以辯論了。”

“我們可以从局勢为什么变得和緩些辯論起……”

“那会是为辯論而辯論了，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彼此友好些了，所以讓我們对局勢表示感謝吧。但是我——这是你的一杯茶，湯姆——但是我，說句完全公道的話，我一定要說，你

們那方面对于这一点是作了很多的努力。旅行的人增多了，体育节目增多了，人与人的接触增多了，越来越多的真诚要求和和平——是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汤姆。”

“你找我是为了什么？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布莱克門臉上并没有那微带讽刺的笑容。“我才说了一半，”他说，“我是一本正经地祝贺你们那方面的解冻情况。”

“你要祝贺，机会有的呢，只要你把伸向俄国的手张开来，而不是捏着一个拳头。一旦战后的恢复稍稍开始，这些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象你刚才说的就有可以辩论的地方，”布莱克門说，“我相信两方面都在走拢来了，不只是一方面。他们既然已在走了，我们也就随他们去吧，因为时间并不待人。告诉我，汤姆，你对厂里这个新局面是怎样的看法？这个星期我已听到了十几种谣言，可我一种也不喜欢。你们的部门有三台新的六角车床要来，我知道——我们那一部门在厂房的另一边也是这样。”

“这我倒没有听到过。”

“告诉我，汤姆，”布莱克門说，一边把他的方脸凑过台面去好几吋，“你过去三个月的平均工资是多少？”

“九镑，”汤姆马上回答道，“我保证没有一个超出十镑的。”

布莱克門得意扬扬地看看他的同伴们。

“可我们的平均工资，”他对汤姆说，“也是九镑。你们有没有记录卡失踪了的事情？”

“上个月差不多有三十张失了踪。”

“啊！那么，檢驗員們怎么說？”

“他們正緊張得不得了，我看他們都要綑断了。”

“剩下来的比較好的活儿，都要在这些新机床上重新校定時間了。我看准是这样的，因为我得到伯明翰的消息，那儿已經这样做了。”

“那么你想——和我想的一样——我們是面临着一个新政策了？”

“是的。我是密切地注視着欧墨佛厂的。它的股票去年是战后第一次跌价。当老板們稍微需要紧縮一些的时候，他們也就要叫我們大大地紧縮。我以为在这一点上你我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当然一样。”

“而且整个机械工业都已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我們不是孤立的。我要和你說句話，湯姆，我想知道你部門里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因为杰姆还在对这些情况怀疑，以为我們还未挨挨就在大叫大嚷了——其实我看这倒是一种說得通的做法——我們該怎样去应付这些情况，我想听听你的意見。”

湯姆把两肘撑在桌上，直望着布莱克門的深沉的眼睛。这一天充滿了自我批評，然而，这里却有一些可以記进貸方帳上去的事。他曾有多少次建議跟布莱克門合作？至少有十几次了，而答复总是：“抱歉，湯姆，可我不能和你們那些人一道工作。我不懂你們追求的是什么，而且我也不同意你們的做法。”于是，湯姆的央求就消失在热烈的爭論中了。

“怎么样？”布莱克門問他，希望湯姆不会采取一种“我已經告訴过你啦”的态度，要是那样的話，一切都完蛋了。这个

时候，他要的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教訓。

“我們可以合作——而且可以快点弥补已經失去了的时间。既然有三分之一还没有加入工会，那么要做什么就很明显了。”

“我也是这样看法，”布莱克門表示同意。

“而且，”湯姆繼續說，“我們这里需要多开一些会；第一步，要搞一个工会干事委员会。”

“我建議，”布莱克門說，“这个周末就开我們的第一次会议。我有理由相信事情已是十分紧迫了。”

“我很想带年輕的且恩和安第一起来，”湯姆告訴他。“你知道，我不是自說自話地搞工作的。”

布莱克門聳聳肩膀，象他那样身材的人，与其說这是一种姿态，毋宁說是一种震动。

“我很高兴和他們見面，”他謹慎地說，“可是不要把他媽的整个团体都带来。”

“除了我之外，我只建議两个人，”湯姆用一种通情达理的态度說。“对于安第，你比其他的人更了解得多些，且恩呢，还缺乏經驗——”

“那么，在什么地方开，什么時間开？”布莱克門突然問。

湯姆的热忱受到了第一个挫折，因为他所說不出口来的是一句話：“那末，在我家里怎么样，星期六？”

問題是他的妻子珍妮，虽不反对他的看法，却不滿意他在这些看法上花去那么多的時間。上次在他前面房間里开的党組会，珍妮分明对所有到会的人表示得很冷漠，而湯姆不希望再发生这种情况。

“我們在哪里碰頭呢？”他為難地問着。“什麼時候呢？”

“我有四個孩子，”布萊克門解釋說，“而在這樣暖和的晚上，他們聽上去就象有四十四個。我們要不要去散散步？在酒排間里聚會？”

“還是到我家去吧，”湯姆突然地決定了，“你是知道地址的——你願意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

“那就明天晚上八點鐘，”布萊克門說。他轉過身去，望着他的三個同伴，他們看來象是有点給他那堅強的性格軟化了。

“你們也來怎麼樣？”

他們三人中間有兩個忸怩地嘻笑了一下，把身子靠攏着長椅的边上。可是杰姆，那個給布萊克門曾經有点輕蔑地提到過的人，說他要來。

“你們這一對廢話連篇的家伙，總得找個人來做裁判才好，”他安靜地說。

“這你說對了，”布萊克門說，他那嘲笑自己的樣子使得他的朋友們更加看重他。

“歸根結蒂，”杰姆繼續說，帶着一個安靜的人常有的一種技巧——可以不大費勁而一語中的，“我對生活費的不滿，已經囁咕得很久了，我以為現在已到了應該想想辦法的時候了；對於險溜溜的生活我實在受够了。”

他們接着又談了些一般的事情，直到那個老板提醒他們說；已是一點缺五分了。外面的大街上又充滿了歌墨佛廠取工們歸來的人潮；雖然不象早上七點半那麼蜂擁而來，可是在向大門那樣的涌進時，却是同樣未可輕視的。湯姆·白瑞脫和布萊克門發覺他們正走在凱賽後面，她剛從大路上那家理

发厅里出来，她的褐色头发洗过了，梳得光艳照人。当她在那些女技工的含有羡慕的凝睇和年轻小伙子们欣羡的眼光中间信步穿过时，她确有一些儿既和蔼又妖娆。可是当她看到汤姆和布莱克门时，她的和蔼却多于妖娆了，她走在他们两人中间，一双手臂友好地勾住他们的手臂。他们看到她这种丰姿有些儿眼花撩乱了，不知不觉地说些俏皮话，因为他们原来也是有过自己的青春的男子，只因现在为了要收支平衡，一心记挂着家属和未来的日子，才给不断地压得有些迟钝了。

“如果你是去过理发店的话，”汤姆说着，从他的短外衣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纸袋来，“那你就什么也没有吃过了。”

“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凯赛兴致勃勃地承认。“我得用两顿饭钱去付这一次理发费。可是不要紧，这只是好久好久才来一次。”

她把汤姆递给她三明治一把抓了去。

“夹的什么？”

“我怕只是干酪。”

“好得很——我饿极了，”她顿时从仙女变成凡人，拿了三明治，没几口就把它吃光。布莱克门请她吃的巧克力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一齐走进厂门，恰好汽笛在他们头顶上发出声响。凯赛穿上了工作服，把新做的头发掩藏在束发带下面。汤姆和布莱克门把刚才已经做好的安排再作一次肯定，然后分手。几分钟后，他们又忙于这一天中的操作了；还不能允许他们的心境有任何自由；它们给完全束缚在重新去干那钻孔、车螺紋和割切的日常工作上。

事故有时就在这时候发生。安东尼·瓦恩知道了这一

层，他以最审慎的态度开始干他的一小时四十二件的活儿。可是到了一点半钟，他发觉只生产了十八件，因此胃里面微微觉得有些儿作呕。在以后的三十分钟中，他认真地使尽了力气，甚至擅自用了些警告过不可使用的办法，可是到了两点钟，他发觉他两件工具都磨钝了，而他还没有完成四十只机件。他把那工具出毛病的事情告诉了安装工，于是就等着安装工把凯赛机床上的一只新钻和铰刀装好。这就意味着得多等一下——而他是按基本工资计酬的。他真想做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走进更衣室，穿上外套，去告诉山德士把他的记录卡按照他家里的地址送去以后，就离开厂房。可是他知道外面的情况并不太好。自从他离开军队以后，他换了不少职业，现在玛丽亚快要养孩子了，他必须尽力把事情弄好；遏制心底里的冲动，这冲动对于他要负起的新责任是不适宜的。等到工具磨锐利了，他真的拚了性命苦干了一小时的活，然后急急忙忙地赶到检验员的工作台上去看看他已经做出了多少件。他回来之后，再干活就没有劲了，觉得背上流的汗已经变冷了。他象疯人一样地干——却只有四十件的成績。快要吃工间茶的时候，他就去找阿尔伯特·尤恩斯，把情形告诉给他听，并且提起汤姆不久前所讲到的旧工资标准。阿尔伯特显得真正地发愁了。

“这种抱怨我听得越来越多了，”他说。“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孩子？他们说来说去就是他们已经变换了某种操作方法，因此他们有权对这种活儿重新核定时间。他们也会指出，如果你反对这样做的话，你就不该接受这个新的定时标准了。”

“他們可愿意把提出的数目減半呢？他們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必須做得合算，而如果他們不肯这样做，那么吵鬧有什么用呢？总之，我是新来乍到的，这么早就惹麻煩是不行的。”

“让我去研究一下，”阿尔伯特答应他。“可是还是尽你的力去干吧，孩子。别让这件事把你压倒了。”

阿尔伯特于是脫去棕色外套，穿上茄克衫。他想早点去参加各部門主任的會議，因为这可以給他和几个老朋友在會議室里談心的時間，那會議室是和朋友們談心的一个好地方。他关照山德士当他不在的时候要留心一切，然后就穿过車間，走过更高興的凱賽和更痛苦的安东尼·瓦恩的身边，走过湯姆·白瑞脫的身边，湯姆还在向基本工資限額的威胁奋斗着。他走过檢驗員們的身边，又經過恶浊气味的噴漆設備——这才到达那彈簧門，門后面是总办公室的又涼爽又令人愉快的走廊。他在这边掠过的一些人，也都工作得和工人們同样的艰苦，只是样子比較文雅一些。阿尔伯特心里想，一天干这么多時間的工作，倒是可以使两条腿減輕負擔的。当一个人体重到了二百十磅的时候，一个最低微的办公室职位，也有它的吸引力。他走过一片噼拍声的打字員的池子，里面摆着样子比較好些的机器，然后进入到欧墨佛最珍貴的地区。大多数車間主任已經聚集在會議室里了，他們脚下踏着厚厚的地毯，四周是栗木鑲板，他們都在悄悄地交談着。

“啊，都来了！”阿尔伯特用平常的声調叫出来，使得他們大多数人都显然地吓了一跳。在那光亮的大桌子上放着往常一样的香烟和雪茄烟，阿尔伯特暗暗猜想，他的同事們正在狐

疑不决着，究竟是該开始抽起香烟来而把雪茄烟放些袋里去呢，还是等到皮休先生来了再說。他取出自己的那只变黑了的烟斗，悠閑地坐下来，抽一袋烟——他决定他毕竟还是不想和他的老同事們多說話。可是他以很大的兴味去观察他們，而对他所发现的稍微有点儿詭异。他們看上去都是那样的一本正經而且有些畏縮。一个偶然的旁觀者可能要断言隔壁一定停着一具死尸。那些人假使不是肥碩而秃頂，就是瘦削而面容憔悴。作为一星期付出額外几鎊的报答，歌墨佛厂好象給人一种精神上的負担，使人永世难忘。但是当他准备去相信他的想象在哪一点上把他引錯了的时候，阿尔伯特不禁对那些由时间和地位所促成的变化感到惊奇。他注意那个陶金斯，电气部的主任，想起那个同名同姓的蛮横学徒，有一次曾在人們喝的茶里放进了泻盐。他看看运输部的海瑞·奈脱，想起了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少年一天到晚站在他的工作台边唱歌，直到車間主任把他升作工头，这才永远停止了他的歌唱。但是他听到外边的一扇門开了，他就很快地看了看所有的同事們；显然都是一本正經的表情，而他剛有时间去捉摸什么东西使这些人身上的人气都挤干到这个地步时，皮休先生已走进會議室，在桌子的首席上就了座。

有一个問題是立刻就解决的，就是总經理請大家抽雪茄烟。阿尔伯特把他的不祥的小烟斗放开，很快地（即使不是精神上）跟着大家投进那象圣诞节一般芬芳的气氛中。他这时倒有較多的时间来观察他的同事們，回想他們比較活潑的日子，因为皮休先生只是用一种更胆怯的声調，把早上已經告訴过阿尔伯特的新聞重复說了一遍。这些部主任发出了适当的

表示惊駭和遺憾的感叹，等到这位總經理再就座时，阿尔伯特对他过去在許多問題的合作上表示了感謝——說的倒是他的心里話——然后就让他那些同僚去用些安慰的小問話和贊語来安撫他。可是，皮休先生說了一句話，把阿尔伯特的心一直帶回到他曾參加过的一次會議上去：“……我确实知道，如果庫尔逊先生将来认为可以采用任何節約的制度时，你們一定会坚持下去并給予帮助的。”

“真要实行这种制度嗎？”阿尔伯特問道，問的时候他的脉搏急速地跳动着。

其他的部主任也都朝他这边投射着探測的眼光。皮休先生有点迟鈍地眨眨眼睛。

“关于經濟問題——噯——当然，公司当局一直是在考虑的。”

“只因为我觉得，你着重地提起这一点，皮休先生，而我摸不准，如此而已。”

“無論庫尔逊先生要做什么，我們可以肯定那將是为公司的——因而也就是我們自己的——最高利益。”

“当然……当然，”那些秃頂和榨干了的臉噤咕着。

“如果記錄卡再繼續失踪下去的話，”阿尔伯特倔强地說，“那恐怕对任何方面的利益都沒有好处的。我真希望你把这点告訴庫尔逊先生。你在这儿的时候，我們車間里的糾紛并不多，皮休先生；我不愿意看到你一离开，一切就变样。”

其他的主任开始瞪眼看着阿尔伯特，好象他真个說出什么褻瀆神聖的話，而当皮休先生回答时，声音虽是很低，却等于他的激烈的声調了。

“庫尔逊先生不是那样沒有經驗的人，会不考慮后果而做事的。他有一个能干的經濟学家的声誉，而且，我知道，他对于形勢所要求于資方的或者劳方的都很有敏感。你所提的‘糾紛’，尤恩斯先生，我倒要把它叫作‘是不顧必要的措施而产生的一种急躁病’。”

他对这番发泄好象很得意，象他这样一个天性沉默的人，这确是很了不起的。可是就連皮休先生也有他痛心的地方，而收回記錄卡这件事，是他最痛心的事件之一。

几分钟后，會議就結束了。一个供应食品的女服务員推了一架克罗米茶点手推車进来，把茶和油酥点心分給部主任們。他們有礼貌地問皮休先生，他将来在斯罗的情况，而当他沒有看着的时候，就去拿几根雪茄烟，好带回家去給他們的妻子一些好印象。后来，有人說起工人們一定趁他們不在的时候在逍遙了，大家就急急地把他們剩下的点心粒屑一扫而光，离开了这烟雾騰騰的會議室，只留下皮休先生和阿尔伯特·尤恩斯，阿尔伯特看到他的同事們这样地接受“經濟問題”的威胁，不免感到沮丧。

“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在这时候把这个难题带来給你，”他告訴这位總經理，“剛才我来到这里以前，又出了一件新事情；一件我很熟悉的活儿——直到今天早上，还是每小时三十二件，可是等到重新核定了時間，就拉长到四十二件了。按这样的标准，技工就不可能超出基本工資了。”

皮休先生的眼睛好象什么都要看，就是不看阿尔伯特。

“我們的基本工資很低嗎？”他問，“我們既然改进了操作方法，我倒认为我們有权利重新核定時間。”

“在这个例子里，你又加了一道光刀手續，皮休先生，每小时的件数，應該减少，而不是增加。”

“我实在……认为这类事情不可能这样地討論。請你跟奈勒先生談吧——我实在是時間緊迫。而且，我总觉得，阿尔伯特，我們这个机构，象是一艘航海的大輪船，不能指望它在风平浪靜和在波濤汹涌的水面上同样地行駛……”当阿尔伯特聳聳肩膀，他抱歉似地微笑了一下，而当这个部主任还没有意思要离开时，他自己就匆匆离开这个房間，他仍旧不能正眼看看他这位年长的部主任的臉。阿尔伯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从會議室走出来，穿过通向車間的装有通风设备的过道。在还没有到达那彈簧門之前，他改变了方向，因为他决定还是去和奈勒談一談——虽然他疑心这位厂长准会再把他踢回給皮休先生去处理。

这时候，裘立恩·皮休正在和那个将要接替他职位的人深談。他紧紧抓着電話听筒，一边发觉自己已无意间跟对方約好一个他不愿意去的会見。他自己的軟弱把他弄得有点神志昏迷，觉得自己竟在咕囁着：“好，好，那是最方便的——也是很愉快的。那么，是不是就在我家，庫尔逊先生？晚餐？好极了！好，我就把材料准备好。等会儿見？再見。”

他放下听筒，开始定一定神。庫尔逊是一个可以欽佩而不可以規避的人。何况有許多极重要的事情要商量——自从他的妻子亡故，他的女儿桑德拉决定去和朋友同住之后，他一个人远居在白金汉姆郡，过着孤独的生活，稍微有一点儿交际往来，不也是一种愉快嗎？虽然他是那样地渴望朋友往来，但一想到庫尔逊要来拜訪，却又使他感到煩扰不安。自从仪凤死后，

这种犹疑不定的心情可說与日俱增，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他向着窗口走去，竭力想驅走他那矛盾着的心情，他朝下望着車間上面那些玻璃屋頂。他注意到車間那邊一排一排小屋的灰色屋脊和偶尔露出一片新造的公寓；那弯弯曲曲的街道，矮粗的烟囱，游移不定的黑烟，圓頂的电影院和象邮票似的一块一块的草地。在他下面、待在里边的那些人——在顫抖着的玻璃屋頂下面的人——正在过着他們的难以了解的生活。厂內的互通电话鈴响了，因此，他从西倫敦那面轉过身来，走向那放着文件和图表的寬大办公桌。他拿起听筒，听到是阿尔伯特在奈勒的办公室里詢問关于记录卡失踪的事情。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皮休先生急躁地說，“这些事是不能这样处理的——我已經告訴过他了。你打电话給工时机动部，向他們提出你的詢問好了。”

“这倒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阴干’办法，”奈勒放下电话听筒后，对阿尔伯特說。

“如果我曉得你是要給皮休打电话，”阿尔伯特說，“我就会告訴你不要去白費唇舌了。”

“可是，”奈勒叹着气說，“我打电话給工时机动部，他們准会叫我打电话給皮休先生。”

“而如果我打电话給皮休，他就会叫我跟你联系！”

“事实是，”奈勒机密地說，“有少数几个人已經接到通知，要这样去做，同时还要守口如瓶。你懂吧？”

“噢，我懂。謝謝你的关照。”

“我甚至推測这是等于董事会上的一项決議。你还和我在一起嗎？”

“比你还要走前几步。”

“甚至是等于某一个库尔逊先生的建議——当然，我并不是在告诉你什么确定的东西——讲到这一层，我是什么也没有告诉你的。”

“当然没有。”

“但是，阿尔伯特，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大惊小怪起来呢？”

“这种新鲜事物总是这样来的——突然地来。象这种事情，这些年来倒是难得碰到的。”

“实在的……但誰能說前途是怎样呢？如果你现在大惊小怪，等到斧头真的砍下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几时？已经这样确定了嗎？”

“可能是的——我可一个字也没有提过啊，阿尔伯特。”

“我们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这儿。”

“我也許可以提些劝告，阿尔伯特——以友好的方式——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饱經世故的人——你只消再过几年就可以退职养老了，安静地度过这些岁月吧，因为现在去找这种半生不熟的原因，实在不是时候。如果你去反抗，技工們也不会来关心你的，所以你为什么要替他們把脖子伸出去呢？当心你自己吧，阿尔伯特，因为这儿沒有別人来当心你了。告訴他們說，已在查問了，就此拉倒——或者，更好的办法，什么也不要說！”

“至少，”阿尔伯特悲伤地想着，“你和这个人在一起，就还能知道你是站在什么地位上。”

他正想說出声来，但又改变主意，因而給了奈勒一个繼續

为自私辩护的机会——他是这样做了——还是带着象他这样的人那副热忱，总是不肯坐失时机来夸耀或笑弄他们那种始终认为是于事无补的看法。阿尔伯特发觉他自己空泛地瞪眼看着那张肥胖而滑稽的脸，嘴里镶着一副大假牙，一双又小又厉害的眼睛，正象藏在眼睛背后的头脑一样。阿尔伯特并没有十分注意他所说的话，只觉得自已听了这个使人昏昏欲睡的、妄自尊大的人那番自我辩白和忠告之后，还在把头同情地点着。

六

阿尔伯特离开了奈勒的办公室，给刚才所听到的一切隐约的威胁和模棱两可的说话，搅得有些头晕眼花。但是车间里的闹声，又使他精神恢复过来。他又变得机警了，而且能够从这地方的声响和气氛中，看出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他看见山德士从海瑞·奈脱的部门走进来，就猜到他和皮休开会的情景，他的这位工头全都听到了。当他到了六角车床工段，他对凯赛使了一个眼色，又鼓励似地拍拍她的肩膀，然后才走到安东尼·瓦恩跟前说：“关于这个活儿，我已正式向工时机动部提出意见了，大约下星期可以得到回音，现在我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很抱歉。”

“那我这一整天就只好拿基本工资了，”安东尼抱怨着说。“我觉得，星期一我调到铣床组去倒也好。”

“在你回来之前我会把这事情处理好的，”阿尔伯特答应他，然后回到他那堆积了很多待办的工作的办公室去。当他

正在把他那巨大的身軀擠進辦公桌後面的時候——這辦公桌是做就給一個比較瘦小的人用的——下午工間茶的鈴響了，他抬起頭來，打圍牆上面掃視一下，注意到成百件瑣細的小事情，通常在三點鐘時分，總是茶水車，停着的機器，一應俱全，而且，不錯，總是有一群人圍着湯姆·白瑞脫。“感謝上帝，這裡還有幾個頭腦清醒的人，”他對自己喘噓噓地咕噥一聲，同時從他辦公桌上的一堆工藝卡里拿起第一張來。

泰德·阿加站在湯姆的一邊，阿尔弗·赫金司站在另一邊。湯姆細心地听着泰德·阿加的話，一邊把他的眼睛象阿尔伯特一樣向車間四周簡略地掃視一下。他看到年輕的且恩·艾斯頓在遠遠的一個角落里和人爭論着，安第·潘琪在高高地擎着他那份《工人日報》，好讓山德士和另外兩個人都偷看得舒舒服服。這時候，要和布萊克門開會的消息，已經傳到每一個同志的耳里了，他知道他們也和他自己一樣，這時在巨大的歐墨佛廠里，到處都把它當作話題來爭論和討論。他的注意力從安第·潘琪移到凱賽·貝遜身上。他真希望她也來參加會議，因為他知道他們把女工拉進他們的活動里面來是做得不夠的。薄弱地帶似乎還是很大；要做的事情還有許多，他一時感到疲勞了，所以泰德有些話他沒聽進去。

“我這次應當叫安東尼·瓦恩來嗎？”他想，可是很快地就決定不去叫他，因為這人好像只是關心自己，一定不肯來。至於凱賽，由於她的男朋友的歸來，這事自然是勾銷的了。他嘆了一口氣，又再看着泰德·阿加。泰德當然是會來的，他喜歡地想到，在幾個月前，泰德決不會這樣有興趣。是的，在泰德

身上，可說是有了一些成就。他已經獲得了這樣一種體會，必須拿實際行動來對待威脅着你的事物。他甚至比這點提得還要高，因為你看他是怎樣在那兒扭住阿爾弗的一個問題。“在某些方面，我是不同意湯姆的，”他說，“但是，我明白他為什麼把他的政治帶到這兒來。老板們不也在這樣做嗎？那麼在我們都看得到的地方做工作，怎能算是陰謀呢？”可是爭論已經發展到不太一般的話題了，所以湯姆就不讓自己的注意力再度給岔開去。

“可我說這會議是什麼權力也沒有的，有布萊克門也好，沒有布萊克門也好。”阿爾弗在說。

“圍着一張圓桌坐下來，你需要權力嗎？”湯姆問他。

“你所有的目的就是這樣嗎？”阿爾弗問。“只不过是談談？”

“我們當然要作出一些決議，”湯姆說。

“那麼憑什麼權力呢？”阿爾弗堅持着問。“並不是光我一个人這樣問。和我談過的几个人都這樣問。”

“那麼現在是我們有權力來開這種會的時候了，”湯姆煩躁地說，“正因為這種權力必須從群眾自己身上得來，我們明天的決議就着重在想办法找到它。”

“湯姆是一個工會幹事，”泰德說，“多數人推選了他。”

“噯，這是我們之間的一個老問題。我們中間，凡是沒有加入工會的，就用不着接受那些已加入工會的人的任何東西——任何東西。”

他把在這以後的靜默解釋為一種同意的表示，於是連忙補充說：“如果國內其他地方都象我們一樣，那就是一個比較

好的地方了。这儿是个封鎖工厂[●]；如果他們不是迫不得已，誰会要會員証？又有多少人参加他們的會議？”

“誰在为这高兴？”湯姆問着，也开始懂得且恩·艾斯頓剛才为什么会冒火的。“当某些重要的事物还是軟弱的时候，我总是要想办法使它坚强起来，而不是去踢它一脚。”

“这儿有很多人，”阿尔弗带着挑衅的慢吞吞的声調說，“他們并不确实知道，你所拥护的是坚强的力量。”

“沒有工会，那么你每小时干十件的活儿，就得干十二件或十三件。”泰德·阿加說。

“这当然說得对，”湯姆同意說。“你怎么說，阿尔弗？”

“我不是到这儿来发动一个論爭的，”这个年齡較大的人說。“我們有些人喜欢把我們的意見放在自己肚里。如果我們有什么要发牢騷的話，就馬上用一根大棒来威胁，那對我們是不公平的。可是現在我只要你了解明天的会，你只能代表你們自己那个小圈子——”

“如果有人只把这事情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的，那人就是你自己，阿尔弗，”湯姆温和地告訴他。“我所通知的每一个人都贊成这个會議。”

这个老技工鼻子里輕蔑地哼了一声，就站了起来。

“我們的目的是代表全体，”湯姆用比較坚决的声調說，“你如果不相信我們——那么你明天晚上自己来好了。”

“这么說，他是再公平也沒有了，阿尔弗，”泰德說。

阿尔弗那种急于想走开的神态，正暴露出他自己也拿不

● 封鎖工厂，指不得雇佣非工会會員的工厂。

穩主意。多年來慣有的那種油然而生的悲觀思想，在他的心里不舒服地攪動着。在一次次地拿過輕飄飄的工資袋之後，他也知道光呻吟是不夠的。但是他怎能在這些小伙子面前轉過臉來呢？他不是嘲笑了工會和湯姆的黨好些年了嗎？就是這挫折使他心里冒出幾點火星，並因此而使他公開地向湯姆挑戰。雖然湯姆並沒有明白這一點，他却了解阿爾弗的悲觀思想，而且盡力使泰德·阿加也能夠了解到這一點。這時阿爾弗回到和他自己有同樣分歧見解的那些人那邊去了。

“你可知道地址？”湯姆趕在他後面喊着。

“准是在你家里，”阿爾弗嘲弄着說，“會議是你鼓吹起來的——是你一手經辦的。”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讓布萊克門聽到這句話。”湯姆回答他。“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可以在你家開會，我的妻子是會高興的。”

阿爾弗囁咕了幾句後，又向前走去。

“七點鐘——歡迎你來，”湯姆有意喊得讓這個年紀大一點的同伴都聽得見。

“不懂你為什麼要為他煩神，”泰德抱怨說。

湯姆聳聳肩膀，也想用同樣的問題問他自己。

“一定要把這些個阿爾弗爭取過來，”他說，“要不然就得一直說着我們‘或多或少’是團結的。阿爾弗是屬於‘或多或少’一類的傢伙，因此，他是重要的。”

“他酸得連水也結得起來，”泰德囁咕着。

湯姆笑起來，他覺得他朋友的面部表情，比他所說的話還要好笑些。

“我也是这样想，”他同意說，“但是后来我想到他的年齡和他活过的日子。你記得勞合·喬治^①答應他什么的？麥唐納^②又答應過些什麼？還有《先驅報》？和——”

“是的，我家的老头子也是这样，”泰德忧郁地說。“当我把我們的辯論告訴他的时候，他說：‘哎呀，我有一次聽見一個人說話，就象你們这个湯姆一样；他的名字叫毛禮遜！……’”

“喂，不要說了，”湯姆抱怨說，“你使我听得毛骨悚然。”

“他是这样說的，”泰德說，歉仄地聳聳肩膀。

“是的，”湯姆說着，一面抓住泰德的机床，攀着站起来，“可是我是穿工装的，而我的政治也是穿工装的。”

他看到泰德在仔細想着這句話，要自己去得出結論來，所以決定不去打攪他。他等待了几秒鐘的時間，欣賞着他朋友的臉上反映出來的集中注意和偶爾疑惑的樣子，然後悄悄地提醒他別忘記明天的會議，就走開去和安第·潘琪說幾句話，安第正讓山德士看到體育欄的另一行。安第把報紙折起來，笑吟吟地遞給坐在傳送帶那一頭的那個工頭。山德士假裝沒看見這一手勢，却仔細看了一看鐘之後就轉過臉去。這兩人就走到別人聽不到的地方，湯姆滿心以為安第會囁嚅着說出一些對這次跟布萊克門開會的贊揚的話來。

① 勞合·喬治(1863—1945)，英國自由黨領袖，一九一六年曾組閣任首相。

② 麥唐納(1866—1937)，英國工黨右派領袖，曾於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九年兩任英首相，與保守黨領袖丘吉爾一鼻孔出氣，猛烈鎮壓英國失業工人運動。列寧曾說這個一生極端仇視蘇聯的政客是典型的混在工人隊伍中的“資本家的工黨奴才”。

“怎么？”他問。

“午餐的时候就想跟你联系，”安第說。“且恩說了一些怪話，我是了解他的……可他說的也有一些真理。”

这几句話使湯姆惶惑不解，后来才記起且恩·艾斯頓那天早上漏出的那些話来。

“哎呀，別对我說他已把你的火点着了，”湯姆的話音里含着怒意。

安第不安地嘖嘖一下，因为他一生的缺陷就是他自己的口才：他永远不能把他那些丰富的思想从容不迫地表达出来。

“昨天看見小麦克·尤恩斯，”他尷尬地說。

“哦！”湯姆說。

“他的孩子不舒服……要不然他会繞过来看你了。”

“說下去，”湯姆声音緊張的咕噥着。

“他問了問有关我們这儿工作的一些事情，你知道，湯姆，在答复他的时候，你知道，有許多疑問就变得比較清楚了。”

“麦克·尤恩斯，啊？”

“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批評——只不过提出了几个友好的疑問。”

“那一定是这样，”是湯姆直截的答話。

安第焦躁了一番，显得有点儿激怒，但終于費勁地說了出來：“你要把我們分成兩派了……麦克是一派，而我們其余的一些人又是一派。”

“他跟芥末一样辣，”湯姆說。“可是吃芥末誰要吃上許多？他是一个工作努力的好同志，这是不錯的，不过，他不能体会我們这儿的困难……”

“那么，这就使我变成一只给人耍的猴子了，”安第說。
“你是否以为我是給拴在一根棒子上？你知道，給繩子牽着❶？”

湯姆看出自己是大大錯誤了，安第是一个极富有独立見解的人。

“这些看法也就是我的看法。”安第繼續說。

“这些看法是什么呢，安第？”

“我們太漠不关心了。当一場战斗已經酝酿成熟的时候，你知道，我們的手还插在袋里呢。我們卖《工人日报》，好象是一种責任……有其他什么地方的人群众能看到这些……經濟措施？”

湯姆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要全面发展而不是只有三个或四个。”安第痛苦地繼續着說。

“少冒进些，我們會前进得更远些。”湯姆說，把他最得意的看法提了出来。“我們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是近人情的，因为許多報紙都在對他們說我們不近人情……”

“如果……你知道，我們要是把我們的时间这样花在对付攻击的上面，我們永远不能有新的发展。”

“我們决不能做宗派主义者，”湯姆說。

“宗派主义者？我們差不多是空的……沒有目标的了。”

“什么話？”湯姆炸了，“當我們差一点就要达到团結的时

❶ 指一种儿童玩具，通常把猴子拴在棒子上，当人們把繩子一拉，猴子就会做出一些动作来。

候，而我們却來重提以前所爭論過的？不要忘記布萊克門的會議，安第——那是生死攸關的。這兩件事這樣地同時到來，並不是一種巧合。”他繼續說，讓他的話多涌一些出來，使自己覺得好過些。“由於布萊克門的會議，加上其餘的人都來猛烈攻擊我們，那麼，我們應當看到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就成為很自然的了。”

安第的眼光里充滿着思想受了挫折的痛苦。

“需要一個合作來解決這些事情……你在車間里是很受尊敬的，而且有比較多的經驗。我們都願意不必多加考慮地接受你的領導。”

湯姆點着頭，仍然一聲不響。他的思想正忙着要為抵擋安第所說的話建立起一個壁壘來，在這樣做的時候，他的思想都集中在他曾經說過的一點見解上。難道不是其他的人的責任嗎？難道指望他來哺育他們嗎？告訴他們要賣多少份《工人日報》？他媽的每件事都要他來帶頭？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盡？把他一生全花在開會上？他們以為他是什麼人？是列寧？

“等我看見其他的人，我們就會商量出一些事情來，”他沒精打采地說。

“可是布萊克門的會議是重要的，”安第熱烈地說。

“是的，”湯姆說時，茶休鈴又響了。

“這顯然是我們的第一件大事，”安第繼續說。“但是，你知道，我們不露一點鋒芒是沒有用的。事物在發展，我們的起步已經遲了。”

湯姆看見山德士朝着他們走來，可仍是老站着不肯離開。

“事情想上去是簡單的，”安第比較和藹地說，同時開動他

的机床，“你知道，正是这种简单的事情会被忽略过去的。”

“是的，”汤姆以关切多于悔罪的心情说，因为他已领会在某些方面，也可以用同样的批评去针对他个人的生活的。“事情有些不对头，”他想着，一面捏紧拳头。“我在某些地方脱节了。”

当那工头走到只有一呎近的时候，汤姆突然开始提出一些关于铣床的问题。

“下星期一我要在铣床上干活，”他甜言蜜语地告诉山德士，“因此我正是来学习一点窍门的。”

“是吗？”那工头含讥带讽地问，汤姆这时已朝着车间里自己的工段走去。“可是，我们了解你，白瑞脱！”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汤姆追问着。

“我们了解你，”山德士在走开之前重复了一遍，一种象审问者似的微笑，阴险地挂在他的嘴边。当他转身时，他对安东尼·瓦恩愤怒地注视了一下，因为他以为这个技工在模仿他的冷笑。

可是，安东尼的情绪，那时确是和工头差不多，而这种冷笑也是同样由于优越感受到损害而发出的。他在工间茶时听到了泰德机床周围谈话的一大部分，这些话既惹怒了他又烦扰了他；很象一个人在半夜里听到门铃响，处在开与不开的境地一样；但这一次他按兵不动，把一种自然的兴趣变成一种纠缠着个人问题的反感，去对抗那些距他几呎之远的和他争论过的人。为了巩固他和外界隔离的墙壁，他发展了自己的论证——但只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头脑里，因为在那儿，是没有什么答辩可以使他窘迫的。他相信一群人在一台六角车床边

爭論，除了承受工頭的斥責之外，還能有別的什麼收穫！如果一個人對他自己都不能進行很大程度的改變，而是被生來就有的特征和本能束縛着，那麼，他怎麼還能指望改變他周圍的事物？而那些試着要這樣做的人，難道不是把內部的困難推移到外界去？為了避開內部的缺點，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外界的缺點上面嗎？他再度開始去做擺在他面前的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可是並沒有怎樣努力，他已經放棄了和基本工資競爭了。他在德國五年的戰俘生活中，構成了一種消極的人生觀。那些看守所暴露出來的，就是他認為是人類不可救藥的一部分，而五年的瀕于餓殍和受到刻毒的體罰就完成了這黑暗的一課。他漸漸相信隨波逐流才是最好的辦法。

七

大概是因為玻璃屋頂逼下來的熱氣，使得這些技工都有些感到無精打采——這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事實：他們已經在機床邊站了七個小時，做着一種精細的計件工，這種計件工說起來可以有超額，但按照他們的計劃，總是不能超額的。

四點鐘的時候，這一天的兩個生產高峰已經過去，而面前還有最後的一段時間。這時候他們總是經常給機器的吼聲，給他們周而復始的動作和冷卻機油的气味，攪得感覺遲鈍了。四點鐘有時候也是人們脾氣暴躁，有一點兒意志消沉和出嚴重事故的時候。對凱賽來說，有一點消沉的意味就等於出了嚴重的事。可是熱實在使她受不了，還有那掛在上面的鐘，對過去的一分時間也太留戀了。她再度脫掉了帆布鞋，抬頭

看一看那給磨砂玻璃映出的藍天，向往着游泳池和鄉間的綠蔭小徑。但是，正象阿尔伯特·尤恩斯所說的：“凱賽总是凱賽，”她很快就撇下郁悶的心情，用眼前就要來到的事物把它抹掉。周末在九十分钟以后就开始了。劳埃就要放假回家，而她已經賺得了上好的一天工資，而且，不錯，劳埃放假回家了——这时候他已經在火車上了。

这个周末眼看是一个重要的周末，因为她請劳埃上她家來，他也約她到他家去；他們只見過三次面，已經要他們的家里人來証實他們自己的眼力了。“我毕竟，”凱賽嘖咕着，有一點兒恐慌，“已經二十一岁了，有許多女孩子在这年齡已經結了婚！”为了免得自己变得太忧郁，她又去想这个周末，而且开始輕輕地哼着一支流行歌曲。

阿尔伯特·尤恩斯也唱了一支小曲，表示他人在那里，虽然他这支曲子不象凱賽唱的那樣热情，却跟他的年齡和他的笨重的体态很相称。“我的老头儿呀，說是要跟着大馬車呀，”他一面輕輕地哼着，一面把面前最后一張工艺卡簽了名。“可不要在路上徘徊呀。”

“你好像很开心，阿尔伯特，”山德士口气愉快地說。

“是呀，我很开心。挺喜欢周末，你知道。”他没有接下去說他想好好地享受一下这一个特殊的周末，因为他恐怕库尔逊先生可能要把这以后的几个周末給破坏了。

“告訴我，山德士，”他带着真正的兴趣問，“你空下来是怎样消遣的？”

“我給自己买了一所房子，”这工头毫无兴趣地回答，“我把時間都花在裝飾房子上面。”

“怎么，全部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我还种仙人掌。”

“什么？”

“仙人掌——种在凉亭里。”

“这是最有兴趣的，”阿尔伯特说，这一段话决定就此结束，因为他想起了自己的前房的墙壁上，在两年以前就需要重新糊花纸了。他要怎样度过自己的周末呢？和他的孙男孙女们玩儿玩儿吧，他倒很希望山德士会问到他们，因为他背心口袋里有一张他们的照片；他还可以和他的太太和同伴们喝一两杯酒，他要稍微用用脑筋，看看他那些工党刊物，他也要让自己稍稍低级趣味一下，去玩一次跑狗场——虽然在冬天里他是宁愿去看一场足球的。“大马车走啦，我的老头儿在里面呀，”他继续哼着，对山德士抱歉地笑笑，“带着我那红色的老雄雀儿我就跟上去啦。”

“随便什么都抵不上一支古老的歌，”山德士在离开这地方之前，冷冷地说出他的见解，其实这句话却证明了他只是口是心非。

“但是我徘徊而又徘徊，”阿尔伯特旁若无人地哼着，他的歌不知不觉地竟变成一种愉快的回忆，这就是想到星期天早晨他可以在床上多躺躺——躺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

八

虽然汤姆·白瑞脱并不想唱一两支歌——其实他在海軍里的二十三年生活中，已经学会了几支奇特的歌——在这特

殊的下午，他却也包括在那些到了四点钟就意志消沉的人們的里面。他所努力干着的活儿，更把这一点确定了下来。但他勇敢地奋斗着，把他的熟练技巧全部使了出来；伸进鋼条、量好尺寸、切削、割断，然后又伸进鋼条，用了一种继续不断的使人看来惊奇的动作。可是要达到每小时六十件的限额，就需要奇迹，虽然他已接近了一个人所能創造的奇迹，他仍旧觉得他的成績并不怎么好。但他擦去汗水，不肯放弃这场战斗。虽然他既沒有唱歌的勁道，也沒有想唱歌的心思，他时刻想到茶休时的談論。看来要使每个人都滿意，簡直是不可能的。象阿尔弗·赫金司批評你太活动了，而且恩·艾斯顿却批評你活动得不够，他們两人就把人生弄成为一条叫人难測的小徑。如果你不努力赶紧地去做些工作，你就会发觉自己落在后面了，而等到你努力加上一把勁的时候，准有一些精明狡猾的小伙子說你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他又解开汗水浸透了的衬衫上的一只鈕子，又去切削几寸鋼条。为了使自己打起精神来，他想到且恩和安第的批評，簡直和他对自己的想法相同，也想到所有这些努力所要达到的和条条道路所导向的最終目的。每一吋道路上都有一种新的奋斗和新的难题，虽然如此，这些奋斗和难题对他那个很了然于心中的理想來說还是值得的，那未来的理想，肯定有一块乐土，上面有美好的家，更广闊的生活，劳动是一种光荣，而不是一件倒霉的、每小时要做六十件活儿的苦役。

“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活儿么？”阿尔伯特·尤恩斯輕輕地問他，使他稍微吓了一跳，因为他沒有看見部主任走过来。“还是你在忙着切削一个象样的机件？”

“我切削过一个机件么？”湯姆含着怒意地問他。“我倒很愿意看看那个研究工时的家伙，在一个钟头里敲出六十件这样的东西来！”

“話虽如此，还得擋穩那分割工具，”阿尔伯特警告他。“我曾看見过它們在比你用的还要輕些的压力下就裂开了。”

湯姆悄沒声儿地囁咕了一句，可是等輪到用这工具时，他就比較小心了。阿尔伯特看着他好几分钟，湯姆虽然知道阿尔伯特在那儿，却好象一点也沒有显得不自然或緊張，这点对他來說是有面子的。这两人之間的关系，既沒有拘束，又互相尊重。他和湯姆·白瑞脫虽然除了車間里短促的談話之外，絲毫沒有什么交接，阿尔伯特真誠地喜欢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好工人，而且海軍里曾送給奈勒一份关于他行为的良好記錄。他还喜欢这个人的鮮明的外貌和热忱的态度。他觉得湯姆是可靠的，但是不能确定應該怎样把打算告訴他的消息傳達給他。在他想象了一番周末的欢乐情景之后，他又稍微想一想前途以及他和皮休、奈勒的談話。他感到他需要一个同盟者，而且知道他在未来的年月里实在需要一个同盟者，否則，自然只有听从奈勒的劝告了。然后他发觉自己从他柵栏圍墙上偷看湯姆·白瑞脫正在干活的身軀，从而慢慢地想出这个主意，就是用奈勒要达到他的全然不同的目的所应用的方法，去試探一下这个技工。当他正在寻找一个适当的開場白时，他看到一个从生产效率部門来的鬚发的青年急急地穿过車間，他穿了一件看来凉爽的白外衣，机床前汗流浹背的技工們的眼光不由的都跟踪着他，甚至有人还低低地吹着口哨。

“生产效率部門这些天非常忙，”阿尔伯特說，“事实上，他

們整个星期都在加班加点。”

“是一天工作五小时而不是四小时嗎？”湯姆問。

“我听说要他們繪制一套特別的生产图表——好象是很复杂的图表，需要指出一天内的生产時間和生产率，还有机件损坏事件。”

“我現在所操作的生产率，就需要給我自己繪一張图表，”湯姆抱怨說。“我这样地干活，只不过因为这个星期我已經有了两天的平工資而沒有超額。”

“那么你以为他們要这些图表干什么用呢？”阿尔伯特問，固执地环繞着他談話的主题。

湯姆聳聳肩膀。“为了工业中的‘新面貌’，以及其他等等，”他說。“聪明的青年人和他們的新奇主意嘛。”

“还有老年人在他們后面撑腰，是嗎？”阿尔伯特直截了当地問。“但总意味着要有一些变化，这是确定的。”

到了这时，湯姆才領会到阿尔伯特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来的。他就降低了自己的操作速度，好让自己完全听到阿尔伯特的說話。

“老年人，阿尔伯特？象皮休那样老？”

“也許还要老些……大概可以說跟庫尔逊那样的年齡。”

“噢！这就是我听到过一些事情的人；他很有一种声誉。”

“他是在三十年代挣到这声誉的，小伙子——可是他的策略是最新式的，即使他的主要观念沒有改变。”

“那么，我想我們应当感謝的就是他，不但是为了这些图表，而且还有所有的其他那些靠不住的事故——”

“我也这样想，湯姆。”

“他好象很隱蔽地藏身在幕后。”

阿尔伯特把他的心事初步吐露了出来，如釋重負地笑了。

“但是，誰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走到舞台中間来？也許是星期一早上——或者是星期三。”

“或者永远不会出場？”湯姆提示着。

“我可沒有說这个，我說过嗎？”阿尔伯特急躁地咆哮着，一边取出一块巨大的手帕来擤鼻子，发出了一声华格納^①式的巨响，这是許多吹大喇叭的人也許要羡慕的。“做一个部主任，最差勁的，”他繼續說，“就是孤君寡人，而且只能到此为止。可是人多力量大，我倒很希望这儿的工会人多些……”

“算啦，算啦，”湯姆具有戒心地說。

“究竟誰，”阿尔伯特繼續說下去，“能預料跟着这繪制图表而来的，将是一些什么样的經濟措施呢？”

“說下去，”湯姆緊張地說。

“我意思是，这表明他們要来改变一些东西了。如果他們对这里滿意的話，他們总不会去雇五个专搞生产效率的家伙来吧，是嗎？”

“他們也許会发觉我們工作太繁重，而賺的工錢却太少，”湯姆提醒着說。“說不定他們会給我們来一个每天做七个工时，而且每星期还要加两鎊呢。”

“还是經濟措施象一点，我要說，”阿尔伯特說。“不要紧，小伙子，人多力量大，噯？”

他开始走开，可是突然又站住了。他用一双霎時間变得

① 华格納(1813—1883)，德国作曲家。

又銳利又有打算的眼睛注視着湯姆。

“你懂得我這番話的意思吧？”

“我懂得，阿尔伯特。謝謝你——而且這些話都是一只小白鳥來告訴我的。”

“這就對頭了，”阿尔伯特笑嘻嘻地說，發覺他對所看中的人，沒有估計過高，他的心放下了。“順便問一句，你有沒有看見報上登出我們的足球隊又跟一個蘇格蘭來的踢邊鋒的新隊員簽了合同？我們下一季用得着一些新血液了，是不是？”

“我們確實是用得着，阿尔伯特——我再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

“那沒有什麼，”阿尔伯特在走開之前說。“那蘇格蘭選手的名字叫阿羅阿。”

“我還以為那是靠近夏威夷群島的一個地方呢。”湯姆微笑着就又朝着六角車床彎下身子。

幾秒鐘之後，那微笑就消滅了，他輕輕地吹了一個口哨，這時他才領悟出阿尔伯特告訴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他一時沖動，就想趕快去把這消息告訴其他的人——可是不提阿尔伯特的名字。接着他注意到時間已是那麼遲了，又覺得還不如回家去想它一想再說。他們明天無論如何要碰頭的。

“如果我能再做出十二件活的話，”他有點高聲地說，“那我就比平常的成績好了……還有暑假要考慮呢……”

他把襯衫上最後一只鈕子解開，繼續和時鐘競賽。

九

这是这个星期里的最后一次，阿尔伯特对着車間掠了一眼，看看一切事物确实都跟原来一样。他很快地就发觉——从那些声音，从手臂和肩膀的动作中——生产率在松弛下来了。这就告訴他五点半快到了，因为这是发工資的日子，他就漫步去找海瑞·奈脫說几句话；这已經成为慣例，虽然没有批准，技工們可以早几分钟停工，以便在开始发工資之前，自己洗洗干淨，換上衣服。只要他們不濫用常規，他也乐得准許他們这样做——虽然山德士总是大踏步走来走去，对这被“揩油”去的几分钟煩惱着。于是阿尔伯特謹慎地穿过这靜下来的厂房。当他走过那些亲眼看着造起来的車間和部門，他微微地惊叹了一下。他最留恋的是穿过地道那一段长长的路，这地道把厂里原来的部分和街对面的新办公室和运输場连接起来。这样从曾經一度支持着一个老厂和一个廢物堆的路面底下穿过去——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他穿过这巨大的欧墨佛厂厂房时，不知怎的，觉得环繞着他的都是怀疑和憤怒，使他有些感到悲伤。

正当他在告訴海瑞·奈脫某种鋼料需要加速进貨，并且規避着这人天良发现要提到和皮休会談的时候，技工們恰从自己的車間里，走过山德士的面前，一陣潑水声和愉快的談話声使他們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一星期中最美妙的时刻了。等到五点二十五分的鈴一响，他們就急急地披上外衣，把更衣室的門扣上，急忙地走到阿尔伯特的地方去。这时候，这儿被两个

发薪的职员和一个装满了迷人的整齐小封套的箱子占据着。他们排成一个有秩序的长蛇阵，这长蛇阵围绕那静寂的六角车床工段的一边，而当那五点三十分的汽笛声在他们的头顶上轰响的时候，他们就往前移动，拿他们的工资单去换取一个浅棕色的封袋。

凯赛排在安东尼·瓦恩前面，因为她的工号正好是他前面的一个。除了等待轮到他们，谈谈周末的事情，或只是朝着杳无人烟的车间中央盯着看之外，他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声响的突然停止，常使一个新来的技工觉得有点手足无措，而当凯赛问到安东尼的木腿时，他看来正在发怔呢。

“你记得吧，”她嘲弄地说，“当我问你为什么这么愁苦的时候，你说你的腿是木头做的。”

安东尼敲敲他的左膝盖，凯赛不觉大吃一惊，听上去它确是木头声音。

“我那一副麻栗木的最好，”安东尼板着脸解释说，“可是它们变得实在凹凸不平了，因为我要用平头铁钉子扣住我的袜子。”

凯赛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转过身去，背朝着他——安东尼却毫不介意，因为他朝下看可以看到他从未见过的一头最美丽的头发——而理发师的艺术又给秀发加上了一股芬芳的味道，这就整个地引起了他的兴趣。

“你过去这一个星期怎么样？”他问她。“就我本人来说，我拿了三个星期的限额工资了。”

“可怜的家伙！”凯赛同情地说。“我近来干得很不错——不懂这些埋怨是为了什么。”

“他們把好的活給你干，因為你的工資比我們的低。你一個星期很好的收入，比我們拿的一個限額還要低些。”

“你知道，”凱賽厭惡地說，“我就沒有想到這一點。湯姆！”她叫了一聲“湯姆！”；但是湯姆已經拿到了他的工資，離開工廠了——一分鐘之後凱賽就追上了他，一边走，一邊數着她的錢，迴避着搖來晃去的騎自行車的人，懷疑似地呼吸着外面的新鮮空氣，望着陽光。他們大家就這樣朝着公共汽車站、向着他們的家走去。皮休先生從他的高高的窗里注視着，看見下面一股流水般的蠕動着的人群，和螞蟻一樣的眾多、一樣的沒有色彩、而且一樣的不能理解——雖然他覺得能夠注視着螞蟻而不感到孤獨和寂寞，而這種感覺這時正襲擊着他。他們急急地朝着大路走去，談着，笑着，或者只是悄悄地下定了決心——丟開了歐墨佛廠——甚至不屑回頭再看一看，廠房靜靜地矗立在那兒，灰暗而陰沉，看門人已經在鎖大門了，而那嵌在圍牆上的巨大排氣風扇，正在車間里排出來的油滋滋的濁氣中懶洋洋地轉動着。

星期五

工作之后

凱賽匆忙地追着湯姆·白瑞脫，正当他剛要排進大路上公共汽車停車站的一字長蛇陣時，趕上了他。

“我跟你同路，”說着，她就站到他的旁邊。“我還有點事情要問你呢，湯姆。”

然後她就將安東尼·瓦恩對她說的話重說了一遍，並且問着這些話是否靠得住。

“恐怕这里面有点道理，”湯姆回答她。

“那麼他們把剩下的好活兒給我干，是因為我的工資低嗎？”

“你以為怎樣？這不是有點相象嗎？你還能有其他解

釋嗎？”

“這使我覺得很難受！”

“唔，他說得這麼坦率也太不友好。”

“可是我一星期差幾鎊……不見得值得他們去麻煩吧？”

“有你，”湯姆指出這一點，“銑床組有三個女工，布萊克門部門有十二個——等等。你可以看出你們的一星期‘幾鎊’會怎樣積少成多。”

“可是比起他們要賺的成千上萬的數目來，這是多么微不足道。”

湯姆聳聳肩膀。“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外科醫生不顧死活地給病人開刀。這只是成百個小刀痕中的一個。”

“這是一種可怕的說法——可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凱賽以一種煩惱的聲音嘀咕着。“這活過去是很不錯的，特別是在大戰期間，可是最近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悄悄地爬進來了。我想我得另去找一種性質不同的事情。”

一輛公共汽車到了，一字長蛇陣去掉了一半。有幾起埋怨的聲音，多數是那些年紀比較大的人發出的，他們極需要坐下來，吃點東西，但是大多數還是很耐心地等着，享受着陽光，看看來往不斷的行人和車輛。

“我想，”凱賽憤怒地接着說，“我到安德生廠去試試看。我知道他們要僱傭六角車床技工。”

“安德生和歌墨佛兩個廠，在某些地方有着經濟上的聯系，”湯姆對她說；“這是同一公司的一個部分。”

“真象一條鱗魚，”凱賽有氣無力地說，“——總是在掠奪。”

“就我所听到的，大多数机械工程公司都走的同一的路；他們大家都忙着去开头刀。”

“要不我就去当一个助理店員了，”凱賽輕蔑地說，“但薪水小得可怜，我又是那样笨手笨脚，我确信，不出一个星期，我就要得罪巡察員了。总之，我一想到那些冷冰冰的老太太，走进店来象大公主要买一座新宮殿一样，可是她們要买的却是两三辨士可以买两碼的緞带，就使得我的血都要沸騰了。我也想到，情况变坏的时候，我們大家都去改行，我們就留下一个小小的脏洞准备給其他一些可怜的笨蛋去钻——在記錄卡事件上，我們自己也就要钻进去了。”

“有好些問題都給你一語道破了，”湯姆說。

另一輛公共汽車开到了，长蛇陣給吸去了很大的部分，把凱賽和湯姆留在值得驕傲的位置上，下一輛車子可以占先了。

“如果这样下去，你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湯姆？”

“我想——不过这你自己也知道，凱賽；既然去找寻并不存在的东西是无用的，那么又有什么另外一条路呢？”

“我猜得出你的打算，”凱賽說着，露出一点贊美的样子。“我是說你們这个工会当真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是不是？这桩事太大，阿尔伯特·尤恩斯是管不了的，他的权力只能管管鉸刀弄坏等事情；这桩事太大了，任何一个人单独处理不了的，我所能想到的，我們这种人只有在工会里才不孤独。”

“又給你一語道破了，”湯姆說。他放低了說話的声音，好让站在后面的人听不到他的說話。他要把他的消息告訴所有的人；警告他們等待下一周要发生的事情，但他要首先跟布萊克門开一次会，他覺得还不如只告訴他所熟知而信任的人。

“有点秘密的事情，”他說。“庫尔逊从下星期三起，就要当我們的新老板了。”

“可是皮休先生呢？”

“給赶走了！”

“对于这，我倒有点儿遺憾。我想这家伙倒还不坏。可是，庫尔逊呢！他們认为他比一个主教的錢袋还要紧。”

“听说还有一些經濟措施。”

“这对于这里的小凱賽也包括在內的，因为我恰巧想到星期一我要到銑床組去工作，然后回到一台新机床上去。不再有好活儿給我干了——这倒使我一方面覺得好，另一方面又覺得不好。好吧，那么，欢喜团儿，还再有小炸彈嗎？”

“就只这些了——暂时。”

“你給了我好个无忧无虑的周末呀！”

“你自己挑中了我来問話的，”湯姆指責說。“我們的公共汽車終于来了。”

他对于他們一起乘車很感愉快，因为凱賽看来就象图画一般美丽，头发是新做的式样，穿了令人愉快的夏季衣衫，这使得那看慣一片灰色的眼睛感到眼花撩乱。并且她談起天来又是那么令人迷惑的样子，她談到她所听到的关于庫尔逊的事情，談到工会應該做些什么工作以及她的男朋友一定是在他归家旅途中最后一段旅程了。湯姆在十分钟的同情地搖頭或者点头之后，发觉他已經过了他經常下車的停車站，他乘車后的第一句說話一共只是一声匆促的再見。他在交通灯光沒有变換以前下了車，揮着手，心里感到热烘烘的，因为凱賽一向有給予她周圍的人一种温暖感覺的技巧。他向家走去——

他的家座落在北凱新登一个不体面的角落里。

曾經发生过一次奇异的房屋調換。五十年前，中产階級都住在他現在走着的这条街上，而工人的家屬們都住在諾丁山門附近的較小的房屋里。后来中产階級移住到郊区去了，留下了他們暗黑的楼房和那些前面豎着柱子的大門給新一代的劳动人民。現在他們又漂流回来了——可是却住进諾丁山門的小屋子里去。現代的中产階級因为不滿意他們祖先那种幽暗的气氛和前輩們的紅磚，就把这些曾經給手工艺者和工人們住过的“別墅”重新裝飾一下；他們把前門漆成猩紅色或黃色，在窗口悬挂着古怪有趣的花草或花籃。湯姆穿过那些街道回去，这些街道曾經駛过双輪小馬車，可現在却大部分給孩子們做踢石子的游戏，他在路角一家香烟店門口停下来，买了些香烟糖果和一小盒巧克力糖給他的妻子——昨晚他曾和她吵过嘴——他在阴暗的幽谷上面急急地前进，大家知道这儿是便門前的低狹地面，是造給佣人住的；他走过一排排維多利亞式的柱子，直到最后走进两根柱子的中間，进入他的住屋。

他們住在一块有历史性的荒地上。那走廊好象一直在哀悼，怀念着那些一度走过这里的上衣悉索响的母亲和板起臉的父亲；这是和工矿一般的黑暗，又沒有工矿那么卫生；嗅起来有一点儿蘑菇味道，扶梯从下端的黑暗里伸上去，上边光綫朦朧。当湯姆想起那个先把你的帽子擲給太太的老笑話时，他微笑起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推开厨房間的門，发觉自己直盯着珍妮的眼睛。他把一盒巧克力糖从門縫里塞进去，引人注目地揚了一下，当他看到她微笑时，他才走进去，吻着她湊

上来的臉頰。

“那么我們又是好朋友了？”他問着，仍然在欣賞着凱賽所給他的那種愉快的心情。

“只是要好的熟人罷了。”

“那么——”湯姆說着，把巧克力糖塞進外套的袋里。

“好吧——那就算朋友吧，”珍妮笑着，一面把滾水沖進茶壺里，又把做她丈夫的晚餐的煤氣火苗旋高些。

“克雷斯到哪儿去了？”湯姆問，一面問，一面對屋子四周打量了一下。

珍妮聳聳肩膀，只是簡單地對着藤籃^①眨眨眼睛，那是他們的兒子最愛躲藏的地方。她掉過頭去，她的臉給煤氣灶的熱氣逼得通紅。湯姆默默地注視着她幾秒鐘，又一次給她的青春和美麗所打動。和她生活在一起的這些年代，並沒有減少象剛才這樣的時刻，他注視過她之後，他會感到自己的嘴唇乾燥，血液竟奇怪地暖熱起來。

“那么，”湯姆高聲地說，“我還是把我買給他的這些糖果吃掉吧，我餓得很。”

小克雷斯發出一聲抗議的喊叫，從藤籃里站了起來，象個小妖怪似的，撲過去想抓住他爸爸的一條腿。湯姆雙手插進這孩子的胳膊窩，把他朝天花板扔上去，使得這孩子輕輕地叫喊起來，這叫喊聲交混着恐懼和驚喜。跟老資格的父親一樣，他把時間掌握得很準確。在他兒子騰空飛躍回下來時，及時地把他接住。接着就讓自己兩只口袋給他搜查。當克雷斯摸

① 一種放要洗的髒衣服和台布等的籃子。

到那紧紧的小袋糖果时，他跳回到那藤篮里，他父亲在旁注视着他，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更胖更小的自己的翻版。

湯姆开始把工資放在桌角上：多少是付房租、家庭杂用和分期付款用的——整齐的一小堆一小堆的銅币和銀币，下面垫着一两张鈔票。珍妮一看到这一堆家务开支是多么少的时候，便皱起了眉头。

“抱歉，”湯姆咕囁着，“穷苦的一个星期。”

珍妮叹了口气，仍去預备晚餐，让湯姆感到好象他干了什么不好的举动給人发觉了似的。

“我說我感到抱歉，”他重复了一句。“需要多一两鎊錢过日子的并不仅是我們。”

“我并不是在埋怨，”珍妮疲乏地說，“現在如果你要換衣服的話，就赶快去換吧，因为你的晚餐已經差不多够热了。”

“乖一点，”湯姆对小克里斯說，“別把这些糖果都吃完。晚飯后，我們还要做游戏呢。”

他跨上几級扶梯，走进他們三个房間中第二个房間，換上了白衬衫和一套旧法兰絨衣服，这是他經常在屋里穿的。他知道——而这知道也使他伤心——剛才和珍妮逗趣，实在是 在波濤汹涌的海里游泳。他并不是覺得他們的婚姻有什么深刻的或严重的錯誤；而只是一种在表面底下滋长着的誤会，那就是对于他所深信着的事物他應該付出多少時間和注意力。这是一个不久就得面临着怎样应付的問題，而他把它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因为他每天在六角車床后面干了九小时的活以后感到疲乏了，他企图用超人的精力去提高那一堆作为家务开支用的錢，而且也因为他覺得有許多事情簡直是同样的

緊急，慢慢地就把他的時間和精力消磨掉了。

住在底层的那个汽車司機又開始唱歌了，湯姆臉上帶着一種厭惡的神氣，套上一雙毡拖鞋，他希望這個人不要多少時候就會去干他那種奇特的工作。房門輕輕地開了一條縫，就看到克里斯的頭伸了進來。

“媽媽說晚餐已經擺在桌上了，”他具有一個三歲的送信人的一切自豪感說出了這句話。

“我這就來了，”湯姆說，一面把他抱起來，帶他進了廚房，他在一大盤肉和蔬菜的面前坐下，開始把一些好吃的東西放在一個較小的盤子里給克里斯，克里斯在這種場合總是跟他一起吃的。珍妮站在旁邊看着，給他們添麵包，添鹽或者他們要的別的東西，她臉上仍舊因做了菜而顯得通紅，她那双大眼睛估量着她的親人們對她做的菜是否欣賞，是否配胃口。她問了一些關於工作方面的問題，湯姆却回答得很沒勁，他說了些日漸緊張的形勢，感覺到這還不是該提到他明天晚上要開會的時候。

“你今天晚上要出去嗎？”珍妮有點沒精打采地問道。

“我要耽在家里。如果你高興出去的話，就出去好了。”

但珍妮似乎突然變得活潑了，她一面笑，一面搖頭。湯姆趁着她這種新的高興的心情，補說了他和凱賽·貝遜一起回家的經過。他也告訴她，他們早些時候一段打切口的針鋒相對的談話，珍妮聽到有人稱贊她儀態動人，她的臉色更加紅了。湯姆雖想把這番話看做笑話，可是，却有點兒掃興，不過，贊美的言詞不應該輕輕放過，因為這畢竟是很難得的！湯姆這時候正在照管着克里斯吃飯，並且把自己的吃完，一面想着

凱賽那股子溫暖而又活潑的勁兒，不禁心里在捉摸着究竟人們是生來就有這些幸運呢，還是可以後來養成的？

二

凱賽可完全不了解湯姆對她的那些想法，她正在忙着施展她的“天才”來使她的家人受氣。小妹妹潘姆^①簡直打前房里的鋼琴旁給推開。“阿爾伯特紀念堂可以等一等，”她告訴她。“無論怎樣，《藍色多瑙河》這支曲子我听厭了。讓我來放幾張唱片。”幾分鐘以後，潘姆發覺她自己在把電唱機收起來，因為凱賽已經走到隔壁房間里去，正在那里享用一份豐富的茶點。潘姆走進餐室，覺着自己快氣炸了——可是凱賽已經飛到洗碗間去，把她這一星期的貼補家用的錢交給貝遜太太。

“媽媽今晚要去看電影，”她對潘姆說，“我已經給了她一些錢叫她帶你去——還可以吃一塊冰淇淋。”

這麼一來，潘姆就咽下了自己的抗議，並且開始低聲說些感謝的話——可是凱賽根本就沒有听到，她已經奔上樓到臥室里去了，這臥室是她和潘密蘭同住的——潘密蘭把它收拾得整齊齊。可是就連她（潘密蘭）也不肯去碰一碰那座亂七八糟的小山，凱賽管它叫梳妝台的。這其實是一隻五斗櫥，是貝遜先生把下面兩隻抽屜除去後改製成的，在上端安了一面鏡子，並把它漆成純白色。凱賽把它當作一隻梳妝台用了一個

① 潘密蘭的愛稱。

月之后，就把它用来作杂物貯藏所，放着一些旧香水瓶和化妆品盒，电影明星照片，脏衬衣和抽絲的袜子。她会偶尔心血来潮把电影明星的照片貼滿了整个房間。于是潘密兰也来一个反心血来潮把这些照片再拿下来——并不会引起大惊小怪——因为凱賽总是忘記她曾貼上过照片。

凱賽脫去了上衣，对着鏡子端詳了一会。然后，穿上衬衣，走进浴室，在臉盆里放了热水后，又回到房間里去拿那块价錢昂貴的香皂，这块香皂她是藏着不让潘密兰知道的。她听到她父亲开了前門，費勁地推了自行車进屋。

“凱賽！”他对着扶梯上面喊。“你快点把臥房的窗子关上，半条街都看得見你了！”

“可我是够正派呀，”凱賽大声地回答他。

“把窗子关好，不然的話，警察要来敲門了！”

“这倒有点意思，”凱賽說着，一面关上了那扇惹人恼怒的窗。“我不知道警察会发生兴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呀！”她父亲埋怨着——自她出世以来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潘密兰走上楼来看凱賽打扮，她大大地歆羨她的姐姐，虽然她是宁死也不肯承认这一点的。她喜爱凱賽的活潑而不喜爱那些比較端正的平凡的亲戚，十年来，这些亲戚总是搖着头，預言着凱賽一定会堕落。

凱賽随随便便地打扮着。她知道她的动人的仪态并不依靠衣裳和化妆，因此不必在上面花費許多時間。貝逊太太曾經給她燙了一件顏色鮮艳的夏季衣裳，当潘密兰进来的时候，发现她姐姐正在很費力地把它穿上去，好象这是一套紧縛着

身軀的工作服。

“当心点，当心点，”她喊着。“先穿手臂——笨坯！”

“給我在背后往下拉一把——乖孩子！”

“这么瘦，毛病就在这里。”

“最新的式样——不久我就要給你穿了，不要使捉狭，”凱賽說，在她梳妆台上的杂物堆里找尋一把梳子。

“今晚要跳舞嗎？”潘密兰有一点儿沉思地問着。

“是的——虽然要到很晚才去。这是星期五的夜晚呀。”

“跟鮑勃一起去嗎？”

“鮑勃？”凱賽咆哮着，好象她从来也沒有听到这个名字过。“鮑勃？才不是呢！”

“我的样子怎样？”过了一会，她問。

“很好看——你本来就不过是那么乱七八糟地打扮起来的。”

凱賽体会到从妹妹嘴里得到一句贊美是一桩很了不起的事情，因此就赶过去紧紧地拥抱着她。

“你自己也好看，”她說，“虽然你彈鋼琴象是在敲小鉄錘一样。”

“可是，如果不是鮑勃，”潘密兰固执地說着，一面从她姐姐的拥抱里掙脫出来，“那么他是誰呢？彼得嗎？”

“彼得？那个复活的死尸？”

“我記得那时候你——”

“是的，是的，”凱賽匆促地說；“他的名字叫劳埃，如果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你跟他出去过一两次的这个大兵？”

“我正要到車站去接他，”凱賽悄悄地喘吁吁地說，“就在七点钟；他是回來度假日的。”

“嘎，大兵？我還記得有個時期光是一些飛行軍官。”

“對不起！”凱賽很尖刻地說。“你看不出我現在沒有說這種笑話的心情嗎？”

“抱歉！”潘姆說着，聳了一下肩膀。“我從來沒有看見你這樣過。”

“我們之間總有人要長大的，”她姐姐反唇相譏地說着，一面高傲地走出了房間。

貝遜先生正在扶梯口的地方等着她。

“嘎哈！”他說，“打扮得很象一個公爵夫人呀，嚶？”

“讓我走吧，爸爸；我很急呢。”

“當然啦，我的小姐——可是你得先把那臉盆洗洗干淨。我要刮胡子，你猜我看到些什麼？臉盆四周全是肥皂沫而且還有一道象蘇茨華克的前灘一樣的潮標。一個漂亮姑娘怎麼會弄得這麼骯髒，真使我摸不着頭腦！而且還有那怪氣味的肥皂！”

“呀，爸爸，你是不懂得風流韻事的，”凱賽說着，從他身邊擦過，並且漫不經心地把臉盆沖洗了一下。

“這好了吧，我的老子，”她說。“這也要花多大的氣力？晚安。”

“這我倒不很清楚，”貝遜先生眼看她離開屋子，一面咕噥着。“什麼樣的一個女孩子！什麼樣的一個女孩子！”

三

当凱賽急忙忙从家里冲出来的时候，安东尼·瓦恩却在慢吞吞走回家去——虽則他住的地方离开工厂还不到四分之一里。他在公园里走来走去，走了一个钟头以上，这公园就是技工們午餐后經常来玩板球或足球的地方。他在那个时候抽掉了十支香烟——漫不經心地、差不多是放肆地抽，把烟当作空气吸进肺里去，然后懶洋洋地把它呼出来——直到烟头快燒到嘴唇，他又湊着它重新燃上一支，把先前那个香烟蒂輕輕地彈在他面前的路上。这就是他对做九个小时不得超額的工作的一种反抗。他不住地在鼻子底下晃动着手指；在一小时中抽掉了比他平常买来可以抽两天还要多的烟，却因此而感到一些輕松。他也在公园里宣泄他那种自怜的心情。这不正是他的运气——在一家公司里安定下来，而这家公司恰巧用工資的等級来进行欺騙？他所以迟迟不回家，是因为想到家里那緊張沉悶的气氛，——还有因为瑪丽亚曾經說过，她要去买东西，要到六点钟才能回家。因此他头脑里装了两桩痛苦的事情：一桩是关于一小时要做出四十二只机件的活儿，另一桩是关于昨晚家庭間发生的爭吵——他不停地抽着烟，在那条把公园一分为二的、整洁的混凝土小徑上踱来踱去。到了六点钟，他从正門里漫步出来，朝着他的家走去。

他跟瑪丽亚住在他双亲屋子里的一个房間里。他那个尚未結婚的兄弟毛理斯也住在一起，有一架音响洪亮的收音机。爭吵就是由于收音机和古典音乐的唱片而引起的，毛理斯把

唱片一直放到深夜。安东尼即使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也睡得不很好，再加上楼下房间里那架收音机，那就意味着他一点也不能睡——这样对于一个白天在六角车床上干活的人，在许多地方说来，都是很危险的。再说玛丽亚在这样的时刻也是需要睡觉的。

他住在一条有着一式房子的长街上，这些房屋都是又小又脏，三所一排地聚在一起。他走过这些房屋面前的时候，连眼睛也没有抬过一抬，因为凡是有着重大问题的人很少看到肩膀以上的东西。他在这条街上走了一半路的时候，从人行道上踢掉了一块石头，接着从袋里摸出一只钥匙来。他对开出来的那扇门上面的字迹苦笑了一下；这字迹是用粉笔写的，虽则因年深月久，受着风吹雨打已经模糊不清，可仍然看得出来：“欢迎爱子回家。”一旦走进了屋子，他的动作甚至变得更加懒洋洋了，他没精打采地沿着走廊走到洗滌碗碟的地方，看见他母亲站在水斗旁边削土豆皮。她是一个矮小、滚圆的妇人，有一对他现在认为是冷酷的眼睛。

“您好，”他毫不在意地叫了一声。

没有回答，因此他回到走廊里来，看了一下信箱之后，就跨上楼梯。

“如果你不愿意说话你就不说好了，”他大声地喊着。

仍然没有回答，他踢了一下楼梯上那块最高一级的竖板，然后走进他和玛丽亚同住的那个房间。他妻子仍然在外面买东西，所以他就坐在床沿上解鞋带。接着点上另一支香烟，靠在床上直把两肘陷到氈絨被里去。

“欢迎爱子回家，”他喃喃地嘲弄着。“欢迎爱子回家。”

但是，隔了十分钟，当瑪丽亚走进房間时，他的态度就大大地改变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并且吻着她，一种微笑代替了他臉上的緊張神情。那些知道他是一个沉默的而且頗有点愁眉不展的人会因他声音里的溫柔而感到惊讶，他說：

“瑪丽亚，你来迟了——你又把两条腿走断了。”

“噓！你这么說，好象我是个病人。”

“我在公园里已經等了一个钟头了。”

“老狗熊！难道說你还没有喝过茶？”

“沒有。我不愿意下楼去；經過昨晚那場爭吵我不去了。”

“我們总得吃东西呀，我亲爱的。”

“那么，我就只能吃你做的东西。我不去請求他們任何照顾了。”

他把两只手臂摟着瑪丽亚，滿滿地吻着她。他們結婚已經三年了，而他們的恩爱却比培养它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还要强烈。

“我知道事情是不愉快的，”瑪丽亚溫柔地說。“可是我們还有我們自己呀，东尼，我們一定不能够給他們难倒。現在，听我的話，不要再替自己伤心。我到外面作長時間的散步是有原因的。西倫敦多数的广告牌我都走去看过了，我把所有出租房屋的地址列了一張表。我想我們可以利用这一个周末前去看看——”

“这是沒有希望的，絕对的、完全的沒有希望！我知道有十几个家伙已經去試过了。”

瑪丽亚憤怒地晃着她那淺黑的头发。

“这兒的情况也是沒有希望的，因此我們並沒有什么損

失。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一下子就喊‘失败’呢，东尼？这是你最坏的缺点，我亲爱的。可不是吗，还只昨天我听一个女人说，她就是按照我现在建议的这个办法得到一套公寓。现在不要不曾尝试就先灰心，东尼；这样子什么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先到房屋管理所去，然后接着我那张表去进行。”

“我不能让你在大街上东奔西走。我不愿意发生任何事情，玛丽亚：如果那样，那就是‘破屋又遭连夜雨’^①了。”

“可我觉得非常强健！”

“在这些事情上，感觉是靠不住的，”安东尼说，显出异乎寻常的关切的样子。“我就是不要你奔来奔去……”

“可你是不是自己去试试呢？你能不能为我去走一遭？”

“……好吧——虽则我以为这是枉费时间的。”

玛丽亚在床上直挺挺地躺下来，那张床占据了房间的一半——而这房间又是屋子里仅有的一个部分，他们能够在里面坐下来谈谈心，不怕给别人听见。他们听到安东尼的兄弟毛理斯在开收音机，感到墙壁都因威廉·退尔序曲的击拍而微微地颤抖起来，就象这个交响乐队就在楼下那个小房间里演奏一样。

“好得很，”玛丽亚最后说，把一张地址表递给安东尼。“如果你要单独去的话，你就去好了。”

① 原文为“本来负担不起的，后来又加上一层负担”。

四

阿尔伯特·尤恩斯花了三十多分钟在研究的那張表，性质却完全不同。他坐在餐桌边，他的妻子爱德娜那双大眼睛注視着他，一个空的晚餐盘給推在他的左边，而把一杯已經冷了的茶移到离他右肘不到一吋的地方。

“三——一——三，”他对自己嘖咕着，同时在紙上做了一些神秘的記号。“六——四——三。”

他的妻子想想好笑，繼續在为她的一个孙儿結毛衣。

“这样，”阿尔伯特胜利地說，“就成为三——六——四。”

他的妻子假作惊讶地抬一抬眉毛，这时阿尔伯特正在午报末版找寻着，想着：他做出的奇特算法的答案是什么。

“‘个人主义者第三世’在七点三十分捉到三号。‘逃犯’在七点四十五分捉到六号。我的老朋友‘金孩儿’在八点钟捉到四号。”

“他也是我的朋友，”爱德娜說，“因为他在我們暑假之前，曾經照顾了我們一次，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

“对于跑狗，你不能让感情来指导你，”阿尔伯特警告她，“尤其是你現在有了我研究出来的这种方法后更不能让感情来指导你。”

“一个新方法？”爱德娜带着輕声的譏諷問他。“还是你决定要用那老方法，再輸掉一点錢？”

“那老的也不錯，”他抱怨說，“可是我忘記把数字倒过来，再把双数减去一半……但是我会早点回家，我們可以一同去

散步。”

他喝完茶后，就把两只大手撒在桌子上，慢慢地从椅子上撑了起来。爱德娜呢，当他在家的時候，很难得不对他看个不停，这时，她走到他的旁边，精神饱满地拍拍他的肩膀。

“怎么啦，老小子？”她轻松地問。“今天的工作不顺手么？”

“没有什么，亲爱的，”阿尔伯特撒了一个谎，說的时候心里却在奇怪着，这个白发小妇人竟能够发觉他生活中一丝一毫的变故。

“可是，如果有什么事我是应当知道的——”爱德娜继续說，“或是有什么事你愿意跟我談談……”

“还没有，”阿尔伯特打定了主意。“有几桩事我要在自己心里先解决了再說。”

“那么是出了什么事了，阿尔伯特？”

“还没有——麻烦就在这里。暴风雨最坏的一点就是它事先叫人悶得透不过气来。”

“暴风雨！”爱德娜低声說。“竟坏到这样的地步？”她回到她的座位上，因为阿尔伯特曾經說过他还不預备說出他的心事来。

“但是你用不着着急，”她說話的意思是要安慰他。“我們有足够的儲蓄放开在那儿，可以对任何变故抵擋好一陣子。”

“嘎，是的，”阿尔伯特帶着异常的憤怒回答說，“但是，那些小伙子怎样呢，嚶？他們有什么儲蓄，嚶？一个星期八鎊到九鎊，怎么能够再儲蓄呢？”可是他刚发过了脾气，就又懊悔了，因此他紧紧地捏着爱德娜的手說：

“可是等一会儿，我的姑娘；我們等会儿再談它吧。”

他們就把这件事情暂时丢开。阿尔伯特爬上一只椅子，給他心爱的长嘴小鸚鵡加些新鮮的鳥食和水，在那里待了几分钟——那副样子可真是好看，他的大肚皮凸出，好象一个扯足了风的篷帆，对着那些小鳥說着話，吹着口哨，好象它們都是小孩。爱德娜却繼續在編結，她的一双大眼睛睜得圓圓的，带着幽默和愉快——她这幽默一直給他們的結合增加了幸福，而愉快呢，总是在阿尔伯特一进家門就到来的。

“別灰心，老美，”她叫了起来，用了这个經常使他窘得很不好受的爱称。“他們总不能把你枪毙，他們能嗎？”

“这是对的，”阿尔伯特說，对她使用这样一个爱称，沒有表示領受。“但是，他們会在你精神上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

他从椅子上跨下来，还給小鳥們吹了最后一次口哨，然后到他的小小的后园去，心里想他把企盼着的一个周末給糟蹋了，尽管他迅速作出决定，要把坎墨佛厂丢开，等禮拜一早晨再說，他却又开始在揣摩着，这个时候皮休有些什么感想。但是他振作起精神来，輕輕地跑到那敞开着窗子的边，用响亮的声音說，“你不要再叫我老美了——邻居們会听見的。”把爱德娜吓了一跳，差点碰上了天花板。

“好吧——老美，”她朝着他渐渐消失了的格格笑声的方向說。

五

裘立恩·皮休坐在他的奥斯汀汽車里，耐心地駕着車子穿过奥克斯桥那些拥挤的街道。他知道出城之后，路上就会

比較不那麼擠，也知道开到裘拉茨十字街他的寓所不消三十分鐘就可以到达——并不是他急于要赶回去，因为庫尔逊所需要的材料就放在他身旁的座位上，而且，無論怎样，他屋子里也沒有有人在等着欢迎他回家。他注意到他的汽車贏得了路上行人的歆羨的眼光，还想着—輛新型的車子总会得到路上其他駕車人的敬意。他开始对駕車感到乐趣，而且差一点儿就要兴致勃勃的时候，——虽則他不得不踐約和庫尔逊同进晚餐——他却照例地把兴头打断了，因为他又听到那存在他头脑里的第二个声音，这声音經常在极别扭的时候响起来，夺去了他坚定起来的力量。

“这里面似乎有两种价值，”那声音說，“一种金錢的价值和一种真正的价值。人們望着汽車的样子反映出了金錢崇拜，而这副眼色你又可以在看門人和穷亲戚的态度上看到。甚至連朋友們也会这样反映：‘看吧，闊人来了，’他們說，还有‘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錢？’但是，你渴望得到的却是那真正的价值；由于意气相投而发生的友誼，由于有才能而发生的尊敬，由于笑話說得好而发笑，由于这个人很动人而发生的爱情。金錢可以购买这些东西的贗品，如果你能敏感得看出其中的不同点，那你还是赶快下地獄去吧。”

他在裘拉茨十字街郊外，把車子停在一家独一无二的小茶館門外。由于他的財富在作祟，他怀疑那个女主人臉上的笑容，并且怀疑在他車子开上去的时候，她是否就在他的帳單上先加上五个先令。那具有家庭风味的小面包一定是昂貴的，而那草莓醬一定是出于皇家貴族之手調制的，因此才有这样的价錢。但他却丢下一份为數很大的小帳，并且在离开时

以一种紳士风度微笑一下。一个人流露出感情来未免有点庸俗，而他对这种现代式的拦路搶劫毕竟是习以为常的了。

几分钟之后，他把車子轉进他大門里的車道上；一条石子路，整洁地弯成一个半圆形通向車間門口，車間門早就为他敞开了。他在房子前面的花园里环視了約莫十分钟，但是当他一踏进这所大房子的时候，他就茫然若失了。他可以听到厨房里傳来的碗碟碰击声，这厨房是归艾儂育太太管理的，他也知道所有其他的房間都空无一人；虽然收拾得干干净净，陈設得富丽堂皇——可是自从他太太八个月以前突然死了之后就一直空着了。就同她曾充实了他的生命一样，她也用她那种敏感而坚定的性格，使这所房子有了生气。他从来不是一个剛强的或显赫的人物，只有和她結婚才是他的一次成功。他知道大部分的爱情都是他自己产生的，但他从他所获得的爱情里面却找到了生命中最大的經驗。对于他在事业中走下坡路，她会有些什么感想呢？她，对多数的事物都能那么冷靜地明智地抓住要点？由于这房子上面留下了她所爱好的許多痕迹，他很难意識到她已不再在那儿了。他仍然指望能够在她精心設計的一个房間里看到她，斜倚着身子在看书；那么冷靜、高不可攀，支配着她自己和她周遭的人們。当他穿过这所又大又空的屋子时，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为了使自已不去想着她所創造出来的环境，他想到了桑德拉，她是那么象她。他走进图书室，坐下来把搜集給庫尔逊看的各种图表和数目字弄舒齐。

六

克里斯睡着了以后，珍妮就穿上她最好看的外衣，刷了一下头发，又浑身上下端整了一下，把自己打扮成看来跟刚才完全两样的女子，因为她常是整天都消磨在家庭操作和一个儿子的身上。于是她眼睛里带着更明亮的光彩走到在前房里面汤姆那里去，准备好不去计较他那陈旧的白衬衫和法兰絨外衣，而是希望他会比寻常更轻松愉快，不再那么满心对世事忧虑。她一踏进房间就大失所望，因为他坐在书桌旁边，面前放着一大堆文件，一副聚精会神的神气，即使墙壁突然洞开，他也会神色不变的。这就是他们睡觉和坐息的房间。这房间跟屋子里其他地方一样的阴暗，而且陈设得也并不特别讲究——可是，虽然如此，究竟是他们的接待朋友的房间，而且可以不让克里斯和他那些木匠小玩具放在这里。

珍妮坐在床边叹了一口气，主要是为了要引起汤姆的注意。可是他只是把笔挥得更快，或者更粗暴地翻动纸张。珍妮断定，这很象已经预备好要去赴宴，接着又听说宴会已经取消了一样。她密切地注视着她的丈夫。他坐在这房间里最光亮的一个角落，她从侧面看过去，可以把他看得很清楚。他显得又疲倦又紧张，可是这些年来他样子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没有失去第一次吸引她的精力和智慧，这两者都显著地表现在他所干的一切事情中——甚至在他坐在角落里翻阅纸张时也显露了出来。她又叹了一口气，可他实在是在十万八千里之外呢。于是，她把臂肘撑在床上，身子向后斜靠着，带着一种

說不上是忧郁或者是自怜的怒意，一面在揣摩着在他們的婚姻中，她究竟缺少了什么，不知別人是否也體驗到这种同样的有伴侶的寂寞。

他們是在戰爭中相遇的。她在美國書制會里工作，而他在海軍中。他們并排坐在愛丁堡車站上一張長椅子上，長時間的等待使他們感到疲倦、厭煩，他們看着刮過他們面前鐵路上的雨絲風片，發覺彼此正在相互注視着。他們微笑了，談着話，接着就到青年會去吃茶，又在去倫敦的快車上找到了貼鄰的座次——珍妮一直以為他已經結過婚，而湯姆呢，知道自己已是三十歲了，懷疑他們倆站在一起看起來是否有點兒不合適，她還是一個剛從學校出來的女孩子呢。他們這次假期大部分是相處在一起的，可是他們的戀愛過程有些羞怯，因此需要再有一次假期。湯姆一向主張做光杆兒的理由，就是說他不主張在戰爭期間結婚——這對於一切的人，除了象湯姆那樣參加了茂曼斯克護航隊的之外，都是一種莊嚴的理由；但珍妮簡直就取消了他這種理由，使他明白過來，問題是他對他所遇到的其他女子喜愛得還不夠深。他們就在聯軍進攻法國以前的幾星期結了婚；這種在服役期間的結婚多數人認為是富於浪漫色彩，而少數人却說不會久長。

對湯姆有利的是他沒有聽到珍妮走進房間。他在做的不止是一種枯燥地研究一個小時的事情；恰當點說，這是一種傷筋動腦的事情，因為國內的各種生活都在使人感到頭痛。他對窗外凝視了一會兒，想着它會達成個什麼樣子；那漫長的額外工作時間，那些早晨七點鐘就要送到育兒院去的小孩，那一夜之間就漲起兩個辨士來的牛油和肉類——這些都是他所收

集的那些数字后面的现实。好几个月以来，他曾采集了一些剪报以及一些有关欧墨佛厂和一般机械工程工业的材料。现在他正在综合这些事实，以便第二天晚上和布莱克門会谈时用，这些材料富有说服力地跃现纸上，真使他大吃一惊。不声不响的股息与高声大叫缺少资金；掌握着暧昧材料的董事們；秘密交易与高叫要求多产——所有这些都是他坐在书桌边正在发掘的东西，以致珍妮在他身后他都没有发觉。

“我想我要出去散散步，”她终于说了，使他吓了一跳。

“你还来得及去看电影，”他说着，连头也不抬起来。“有没有什么片子你要看的？”

“没有，”珍妮冷冰冰地回答。

“那么，上你母亲那儿去？”

“不要！”

汤姆连忙抬起头来，他脸上透露出来的惊奇和赞赏，倒使珍妮有点高兴。他走到她跟前，为了避免沾染她的唇膏，在她的颊上吻了一下。

“你美丽极了。”

“谢谢你，仁慈的先生，”她说。

“我说的是实在话——你真美丽极了。”

“我知道！”珍妮直截了当地说。

汤姆觉得他们在感情上走向死胡同了；她的容貌吸引他走到她身边——可是等他走近了，却只遭到冷淡的顶撞。珍妮看他那副窘迫的模样，不禁笑了，她觉得——可没有怨恨——她是稍微捞回了一点本。然而，她知道，他的混乱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使他混乱的是他留在书桌上的工作。如果他们

就此进行一小时的繾綣談情，他的真正注意力还是一刻都不会离开那些紙張的，这使她感到懊丧，虽然，事实上尽管他这样做，她内心里还是有点贊賞他，爱他。这是一种十分深邃而又很难解决的事情，湯姆却又不善于处理这种心理上的微妙情感；他是这么常識丰富，这么聪明，可是，在这儿，生命却象流水一般地过去了！自从她过了二十岁的生日以来，她就把岁月都消磨在做一个賢妻良母上，——可是，她内心深处却有这种深沉的、不滿的情緒。

“你一直在干些什么呀？”她問他。

“选择一些事实和数目字；你說我是在偵查一个案件也可以，这案件里的‘犯罪事实’就是我们的家用錢。”

“这话听来倒很动人。”

“你这样想法——当然对的，”湯姆对她說。“你知道，珍妮，厂里很多事情都不对头了。我的車間主任今天就告訴了我一段頗有价值的消息——”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珍妮抗議着，微带孩子气地撅起嘴唇。“到星期天再告訴我，好不好？”

湯姆聳聳肩膀，又弄不懂为什么她的心情这样不愉快。珍妮心里却认为这是多么令人哭笑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湯姆有一个晚上用不着去开会，她还以为可能他要和她在一起了。可是他們怎样来消磨这一个共同在一起的晚上呢？她差不多已忘却这滋味了；可是当她体会到这未免是一种夸張的想法时，她微笑了，鼓励地伸出她的手来——不料他却大煞风景地說：

“我知道！你已經跟梅茜約好一同去跳舞了。你为什么

不早对我說？我外衣袋里的錢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好了。”

“見鬼的梅茜，”珍妮冒火了。“一个女人稍微打扮了一下，就非要疑心她暗中有什麼动机不可嗎？”

她惱火地搖著頭，湯姆跟在她後面，一直跟到房門口，她走出了房間。

“我去散一會兒步，”她在走廊上說，“去稍微冷靜一下頭腦。”

“回來吧，”湯姆無力地抗議著。“我快弄完了，弄完後我們可以談談。”

“我會覺得怪害羞的！”珍妮一面回答，一面走下扶梯。“這樣子我可不習慣。”

“別傻氣了，”湯姆惱怒地說。“你回來，我就要弄完了。”

可是珍妮一刻也沒有停留，繼續走下扶梯，當她走到前門口的时候，她說：“我一會兒就來。我只需要吸吸新鮮空氣。”

湯姆回到前面的房間里，但沒有立即坐下來做他的工作。

“這女孩子的毛病是，”他自言自語地說，“她永遠沒有長大起來。她永遠停留在二十一、二歲上。這應該怪她的母親。他們對待她的態度以及跟她談話的方式都是使人厭惡的；她的做法都是孩子氣的。”

珍妮走在夏天的黃昏里，很想知道生命除了單調之外，是否還有更多的東西，這種單調有時會使你要叫喊出來或者做一些發狂的事情。她的青春似乎已經消磨在補襪子和做飯上面了。沒有歡樂。又缺少錢。她並不為自己感到惋惜，她太生氣勃勃；這很象是一種反抗的情緒，當她沿着溫暖的人行道

走去的时候，这情绪在她的内心里活动着，并且已经为刚才和汤姆争吵而懊悔了。

七

凯赛站在金斯广场车站的大钟下，轻轻地哼着一支流行的歌曲。她已经在那儿待了十五分钟，可是还要等十分钟。这种等待在她的生活中是很平常的，因为她是那样热切地要去享受那计划好的事物，所以不得不常常站在那儿等待，白白浪费掉三十分钟，这在别人却尽可以用寻常的步子不慌不忙地来到这里。

有一次，一个眼睛生得象毒蛇似的中年绅士，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站了几秒钟，接着就问她是否正需要一个房间过夜。凯赛对于消磨这自作自受的三十分钟的等待，以及有时因此而引起的窘境都是习惯了的，她说：

“好呀，我正需要。我的三个哥哥乘下一班火车来，他们倒是需要一个房间过夜。”

那一对蛇眼睛开始显出又慌张又愚蠢的样子。

“我……这住所是专供妇女们使用的。”

“那正好！我祖母是跟他们一起来的。”

那个人以一种绅士的姿态脱一脱帽，然后急急地钻进车站上拥挤的人群里。凯赛继续哼着歌曲，心里想车站是等人最好的地方；比看电影还要好，而且很有趣，可以使时间过得比平常的速度快一倍。她看到了人们在这里相会，看到人们将要别离。她看到羞怯的情侣和粗野的情侣；也看到躲在书

亭后面的接吻和在大庭广众之中的接吻；看到兵士、水手和美国人；看到人们拼命地赶上那迟开的休假专车和一些面孔晒黑了的旅客下车；看到贴着五颜六色标签的漂亮皮箱和手里拿着一束束零零落落的野花的孩子；看到满身傲气的女人穿着称体的衣服，象贴在身上的皮一样，而乡下来的大娘却穿着宽大的夏季衣衫；看到疲倦的孩子和着急的父母，中年男子从城里回家的途中，微笑的青年人上城里来过一晚——大家都相互躲闪，弯来弯去地走着、急急地走着、休息着——有时是互撞着——所有这些都完全在这玻璃和铁架所构成的、使得火车听起来就象在你身后一样的大圆顶下面。

当她听到载着劳埃的火车轻轻地喘着气似的开近站的时候，她没有按照他们事前的约定，离开了大钟下面的那块地方。她买了一张月台票，以人家追赶快开的火车那种速度冲过了栅栏。她走过下车的旅客，她在他们刚离开的车厢里搜寻着——直到她发现他已沿着月台走了一半路；他夹杂在一群兵士中间，这些兵士都背着背包。

“喂，劳埃，”她轻声说，把一只手搭在他的军衣上。“你路上好嗎？”

其他的兵士看见她好象很高兴，因为他们嘻笑着，并且轻轻地吹着口哨，而劳埃却涨红了脸，稍稍把头转过一边。

“喂，凯赛，”他尴尬地说。

“你一路上好嗎？”凯赛再说了一遍。

“我敢说他一路很好，”一个陆军下士高声喊出来；“他在浮桥上给我打了三记！”

他们听了这话都笑了起来，然后开始向栅栏走动，一面又

尽对着凱賽微笑，反复說明星期天晚上他們准备乘的火車的開車時間。

“怎么样，劳埃？”当他們只有两人在售书亭半遮着的地方时，凱賽問。

“我……以为我說的——”

“我知道，那大钟。可是我一听到你的火車，簡直就站不住了。难道你不喜欢看見我嗎？”她問，急切地看着他漲紅的面孔。

“当然……”

“坐地下火車还是公共汽車？”

“地下火車吧——可以有放背包的寬敞地方。”

他們默默地走到地下火車站，为了到什么地方去，在那里发生了一点小爭論。

“我以为我們先上你家去，”凱賽嘆咕着，“看看你的母亲。”

“那得明天。媽想不到你会去，如果我們出其不意地去了，她簡直要害羞得不知所措了。”

“但是你不能整晚背着这討厭的背包走呀，劳埃。”

“这包又不怎么大。”

“那我該怎么办呢？跟在后面走？”

她站开了一些，双手叉腰，仔細地瞧着他。他很瘦削，样子不灵活。他的軍衣熨得平平整整，可是一綰綰的紅发从他的貝雷帽^①旁边翘出来。

① 一种兵士戴的又圓又扁的帽子。

“你知道，”她說，“我們只差一点儿就要在此时此地吵第一架了。”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勞埃說，“我盼望这个日子已經盼望一个星期了。”

“那末就讓我們待在这儿，一直等到我們找到了我們所盼望的东西——到車站食堂去喝一杯茶怎么样？”

勞埃点点头，就在前面帶路回到火車站。凱賽去买茶时，他找了一張空桌子，把背包放在下面。他們面对面坐下，客客气气地談着，想用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說話，去抵銷剛才的爭执。他們不知道为什么都感到有些失望情緒，这就破坏了他們兩人間已經肯定的感情。但是，無論是情緒也好，鬧情緒的人也好，两者都不是固定的，因此，在他們兩人之間，慢慢地滋生着一股热情——兩人躊躇着，四目对視，相互探索，最后热情控制了一切，兩人隔着桌子把下巴湊在茶杯上面，恋恋不舍地吻着，还有許多人在旁边观看，他們似乎以为一个少女和一个兵士在金斯廣場車站的这种举动，是非常自然的。

八

裘立恩·皮休常常想精确地揣測庫尔逊的意图和他精力的泉源，而他这个做法的失敗，只不过在他們下次碰头时，更增强了那老头儿对他的影响罢了。他沒有想到庫尔逊选择了一种孤独的生活，使自己全神貫注着工作，是越出一般人們所用的判断标准的。因此，庫尔逊不单对皮休是神秘的，連对多数的同僚也是一样。皮休也不能認識到，庫尔逊这股勁道，并

不全是依靠他个性的坚强，而大半是由于他所接触的都是些軟弱之輩。

庫尔逊虽然是一个瘦小而又很干癟的老头儿，可是，他的灵敏的动作，加上他眼里那种沉着聰明的神色，顿时給人一种有魄力的印象。他硬是不肯服老，他那銀色的头发，在皮休餐室里那四溢的晚霞下，真是值得一看，与其說那头发是表示着高齡，倒不如說是更表示出他具有充沛的精力。

这两人对坐在桌子的两端——这位置似乎是象征着他們的完全不同。庫尔逊虽然存心要做出和藹的样子，却没有能够掩飾他那种审問者似的輕蔑神态，至于皮休那張微帶歉意的臉，却显示出一个人比較随和的性格。

皮休觉得，招待一个你有时想迴避的人，是对做董事的一种处罰，虽然当仪凤充当主妇时，这种晚餐至少还是有点兴趣。庫尔逊上一次來訪，是皮休看見他采取守勢的唯一的一次。他受了仪凤的自由主义和她所提的“过时的見解”所刺激，最后用了跟穿堂风一样阴冷的音調回答說：“我要工人們自己掙到某些奢侈品，而不是白白送給他們——如此而已。我希望还是趁早召回那些比較坚定的英国人……”仪凤觉得他很有趣：“多么冷酷的憤怒啊！”这是仪凤后来的評語，給她丈夫一个很快就忘了的暗示。“他生来就适合于做卡斯尔累^①和惠灵頓^②那个更善于彈压暴动的时代的人，他以为需要改正

① 卡斯尔累子爵，原名罗勃脫·斯蒂瓦特(1769—1822)，英国资产阶级政客，鎮压爱尔兰人民的解放运动的直接罪魁之一。

② 惠灵頓(1769—1852)，托利党的极端分子，在任首相期間，坚决反对議會改革，并以武力鎮压宪章运动。

的是社会，而不是他自己的不合时宜。”但是，皮休郁闷地回想着，这次感到有趣的可能只有纳散尼·库尔逊一个人了，因为更坚定的英国人已被召回，而“过时的见解”在董事会里现在已经得到多数的支持了。

在默默进餐时，当皮休不必再去看着这个锋芒毕露的老头儿，或者假装向右肩望望后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重温一遍他这生命中的紧要关头，那些十年来支持着他的主张的人，现在都赞成库尔逊了。他们表扬他过去在增加生产上所作的努力——指出在其他每个厂里也都有使用更严厉的手段的必要——然后就把他一脚踢开，而选中了库尔逊。库尔逊的回任，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方面东一篇西一篇的文章去刺激他们的记忆，一方面还有他手下的小喽罗们在伯明翰击败技工们那回事。

皮休看到那老头儿在瞅着他，因此就笑着说，根据邻近的农民的说法，今年会有好收成。库尔逊用满意的神气点一下头，并且说了他从伦敦坐汽车来时所看到的许多东西，然后他们就在静默中吃完午餐。裘立恩·皮休在沉思，捉摸着他应该对董事会说的话是：“许多年来你们曾经帮助着工厂来维持协调——没有受到经济上的损失——而现在刚开始有一点紧张，你们又要恢复过去劳资间那种互不相让的斗争了。”

可是当艾侬育太太进来清理餐桌，他们悠闲地踱进起坐间去谈谈比较一般性的事务时，皮休却有时间来沮丧地认识到如果库尔逊曾向董事会提出过不同的办法，他自己却一个办法也没有提过——除非是把减低股息也算是一个办法。而对于那些精明的资本家说来，这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中间，

有些人是花了一生的精力才爬上現來的地位，而且他們相信，丰厚的股息正象紅潤的面頰一樣，是健康的明証。

庫爾遜轉過身來，背着窗外的美景，立刻又再提到午餐前談過的一些事情。

“我可以看出你的見解，裘立恩，”他說，“或者說我可以看出你是在哪一方面受人欺騙了。我也研究過怯尼亞人，可是我沒有迷失方向；我沒有忘記主要的道路是在哪兒！”

“可是我看不出我們面前能有什么其他的辦法，”皮休回答說。“你不認為一九四五年情形很不同嗎？那時候，輿論是反對我們的。”

“我不禁要想起，”庫爾遜微笑說，“那些在大罷工時看清道理的人，就是在一九四五年領導輿論的人。我認為，那時候，我們就該給他們一點考驗了；我認為，他們會再度讓步的，因為只在幾年之後，他們在提倡工資凍結的那股子勁兒，實在大大超過我們的財政大臣的膽量！”

“可是這‘考驗’的確切性質是什麼呢？”

“怎麼不明白，裘立恩，這就是我們現在正要使用的這點壓力啊——可惜晚了六年！沒有用壓力，全國是不是大家都稱心呢？”

皮休想了一會後，搖搖頭。

“唯心論不是向着未來作一種盲目的奔跑。我也相信前進，不過要謹慎地前進；要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而另外的一種卻是危險的，不是引向流血，就是引導到現在這種分歧的思想。”

“我認為，你把事情誇大了，”皮休抗辯說。“我所擁護的，

从来没有超过一种共同享受較好的商业情况的范围。”

“对！”庫尔逊牢騷滿腹地說。“好！可是，我們的態度却由于責任感而显得高尚了——也許是由于所受的高等教育——而对方那些人所追求的不过是能得到什么就拿什么。我不反对一个人用他的才干来向上爬，裘立恩，可是，要是他要拚命抵住自然的障碍时，我就恨他了。”

“有許多观点，我們基本上是一致的，”皮休說，“但对实际上已經发生的事情的估計却不一致。我覺得我們所做的事情給你夸大了。”

“我注意着我們的社會，看到物价实际上是在追赶着工資。我是否可以下結論說，这个‘新’保守黨員做了一件好事？”

“不——这只是他面临到的唯一的事情。現在情况不同了。全国报纸都为我們的經濟政策大声疾呼，人民已把行政权交还给議會了。在四十年代里，情形可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是建議我們要落在輿論的后面，落在特定的時間內占着优势的形势后面么？我們不必要朝前看么？我們是否應該对自己說：眼前的德国和日本，将在五年的時間內，成为巨大的竞争者，但是讓我們假装着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吧。讓我們走最容易走的路，同意这新工資的要求？”

皮休保持着沉默。他能看出庫尔逊是怎样在把他的混乱思想赤裸裸地剥开来。

“摆在我們面前的沒有第二条道路，”他又說了一遍，差不多是憤怒了。“反抗的力量比我們强大，战争期間这种力量已經站住了脚跟。我們只不过做了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而

且做得很明智，我这样主張，因为反抗力量不是已变得軟弱些了嗎？”

“我同意。”庫尔逊說。

“意思是說只有少数几个激烈的进步党员，和一些靠攏他們并不长久的群众？”

“实际上，就是在六七年以前活跃着的这班人。他們沒有多少改变。現在只不过在需要行动的紧要关头，你才看透了他們罢了。”

他把白兰地喝干，向前弯了弯腰，做出一种机密的神气。

“你要考虑，裘立恩，”他靜靜地說，“全世界事物的发展是和我们国内的发展互相关联着的。指出这一点也許并不算全然无用：我們错过了多大一个机会呀，就是說，在柏林封鎖的时候，当时，我們有国际紧张局势，一个瘫痪了的工党政府，再加上一股反共浪潮……”

“还有战争威胁，”皮休气愤地加上一句。

“那时候，俄国还没有原子武器呢，”庫尔逊說。“它决不会冒战争的危險。我們可以制止国外的共产主义，国内的經濟混乱——两者同时并进。但是，我认为，那时候我們却在徬徨着，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不过是要描繪一下我們坐失了許多良机而已。”

他把胸一挺，皮休一眼就看到他那双炯炯的眼睛里的飽滿的光芒。

“那么，”这老头儿說，带着一股心滿意足却使皮休有些惶惑的神气，“我以为我們應該回到手头的公事上来了，我覺得，对一般事物迅速地环顾一下，可以使得我們坚强起来。”

“你剛才說明天要開一個會，是不是指同盟會❶？”

庫爾遜搖搖頭。“水準多少要高一點的。我們可以从重要方面直接收到情報——假使沒有你準備好的那些報告，裘立恩，那我前去，簡直就毫無準備了。我真是萬分地感激你，真的是這樣。”

“那麼如果不是同盟會？”皮休硬要問下去。

“噢……我們還沒有給我們自己找到一個名稱呢，”庫爾遜含糊地回答，一面從扶手椅里站起來，搓着他一雙白淨的手，然後領先走進皮休的書房。

九

看到那些維多利亞式的柱子，好像兩排龐大的柵欄豎立在馬路兩旁，珍妮想趕回家去的热忱，給驅走了一大半。她一想到要登上那陰暗的、吱嘎作響的、發出一股蘑菇氣味的扶梯，就不好受。因此她又走回頭路，到公共圖書館的閱覽室里去耽上三十分鐘，雜誌一本一本地看着過去，可對任何一本也沒有多大注意。然後，她慢慢地朝着回家的路走，在幾間小店櫥窗前徘徊了一會兒，這幾間小店是鄰近一帶唯一的有着色彩和興趣的點綴。湯姆從他們家前房窗里注視着她。他因看到她分明是勉強回家而大為傷心。可是他也焦急——焦急地等她回來，好向她道歉而重新開始度這一個夜晚。只因為想到克里斯睡在隔壁房間里，他才沒有奔出去找她。其實是，他守候

❶ 指不列顛雇主同盟會，資本家用來對付工人的一個組織。

在窗前，已在准备着該对她說些什么，等到他把这問題想好之后，他又感到一陣焦急，因为这时他記起，还得过二十四个小时，才能遇到安第、布莱克門和其他的一些人，不能把这些事实傳達給他們，而這些事实，在他們用行动表現出来之前，是不起作用的。

那个住在底层的出租汽車司机，恰好选择了这个时刻，来作为他大展歌喉的时间。一支甜蜜的恋歌从扶梯口向着湯姆飄送过来。这司机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穿得很花俏，說話大喉嚨，加强了湯姆对那些做不太有用的工作的人过于严格的意見。他想象着那人歌唱时的面部表情：他总是站在一面鏡子或者什么的面前，低声哼唱，一边把他那电影明星式的头发朝后抹得光溜溜的。那人有一个妻子，但没有儿女。她是什么地方的一名女侍，他們很少同时一起在家——可是他們的穿着和生活水平，却是湯姆永远赶不上的。对于他的憎厌，倒是夹杂着一一些妒意在里面的。因此，当他听见珍妮走上扶梯时，他正在想那司机在婚姻方面总也有他的难题，否則他們这一对，对这样少的見面，怎会感到滿足？

珍妮一进房間，就注意到情况已經有了改变。湯姆已經刮过了胡子，还結上一根領带。书桌上的拉蓋关上了。可是她仍旧冷冷地对着他——或是对这个家和与他有关联的責任感表示冷淡。

“現在你給我坐在这儿，”湯姆和藹地說，可是言下有一种坚定的神气，差不多象一个父亲，这就有点把她激怒了。

“我实在抱歉，珍妮，”他接着說。“我抱歉的是，我竟变成这样一个粗俗的家伙。这完全是一个誤会；我真誠地以为你

心里想去跳舞呢。”

“没有关系，”珍妮淡淡地說。“我們可以忘了它。”

“我們可以——但我們不会。我实在感到深深的歉仄。对我說来，一看到你，就應該是滿足了，你一进来，我應該就把书桌关上。”

珍妮看出他有意要講話，就安靜地把手放在膝上，准备听他讲。可是她沒有料到他会問出这句话来。

“告訴我，珍妮，”他很誠懇地說，“如果我把这許多工作抛开，会不会使你高兴？”

“你不会这样做的，”她頓了一頓說。“这是你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問題；如果我試試看，会不会使你高兴？”

“不，”珍妮只得承认，“也許一部分——可不是全部。这是重要的，我体会到——”

“你当真体会到？”湯姆問她。“你这样說，是不是心里真的这样想呢？这听上去好象是自我解嘲，可是我沒有办法。在我心情最低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能有更多的人肯捐起这副担子……可是你能看出这一系列的論証，是朝着哪方面走的，你能看出吧？但是，如果你能承受两件事：那就是，我們生活着的时代和有必要去正視这个时代，那么，当我好象心不在焉的时候，你能不能对我忍耐些呢？”

“单凭你一个人是不能改变时代的。让別人也做做这种傻瓜的事情。”

“他們正在开始做了，”湯姆热忱地說。“人数越来越多了。”

好些年來，一直是一個設法使燈亮着的問題。但是，現在不是這樣了。事物在變化——在廠里，就在我眼前，都以一種速度使我看出它們是在動了；有人在談論，也有人挺身而出。”

“叫我聽來，仿佛你不但不是在減少政治工作，而且有意要增加些呢。”

“要是你，你怎麼辦呢，珍妮？這時候，他們一定要壓低工資，把情況攪亂，並且等到在克里斯及齡的時候，給他計劃一種舒齊的軍隊生活，你說該怎麼辦？”

“我會做些我可能做的事，可不會把我自己和自己的親人們都忘了。”

“你以為我把你忘了？”他熱情地問道。

“是的，我是這樣想的。”珍妮立刻回答。

“那你錯了，”湯姆說。“在我所做的每一樁事情中間，我總看到你 and 克里斯。我關心着你們將有怎樣的一個世界。食品的價格這樣地漲上去，那些超級的空中堡壘在天空的每一個角落裡亂飛，都使我害怕，因而為着你們和所有其他的珍妮和克里斯拚命地戰鬥着——”

“這是非常好的——在某種程度上說來，可是再下去就變得……不象是人的生活了；生活在一起是冷冰冰的。”

“那麼，我一定要改變一些東西，”湯姆安靜地說。“不過，我現在一定得告訴你；廠里的事情，正變得比你所想象的更嚴重得多。四十八個小時可以造成很大的區別。因此，如果我自己不是一夜工夫就改變，那就——”

他見珍妮在笑他，心裡很不痛快。

“而且我還要這樣說，”他氣憤地接着說下去。“明天晚上

要在这儿开个会，来参加的就是我所說的挺身而出的那些人。他們是些很好的同事，因而我要我的妻子也以这种精神来招待他們。”

“又要开一个会？”珍妮挑战似地問。

“我的老天爷，你这是怎么回事？”湯姆哇的一声炸起来了。

就在这时，小克里斯打断他們的話头了；他是給他們的高声談話和楼下那个司机的嚎唱吵醒的，他正在叫他的母亲。湯姆看着他的妻子走出房間，他大声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們两人的距离，好象每天在增长着。然而，他书桌里的那些事实，簡直要把写着它們的那些紙都燃燒起来。这是一个难题——一个大大的难题。他但愿珍妮能够帮助他來正視这些事实，并且，如同他所常常希望于他妻子的，会很坚定地站在他身边。

—○—

劳埃完全明白凱賽就在他身旁。他問她是否感到疲倦，他发觉她跟以前一样又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把他重新推到舞池里去了。

“再跳几只，”她恳求着。“我觉得我可以跳一个通宵。”

劳埃全然相信她說的話，因为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要清瑩，她繼續以一种活潑的姿态跳着舞，这种姿态使她在周圍的那些机械式的旋轉中間显得很突出。

“我敢說这将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周末，”她告訴劳埃，

“所以我連一秒钟也不肯錯過。時間过得这么快，因此你得在它溜走之前把它抓住。”

“我完全同意，”劳埃向她保證。

“要不然，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就已經是禮拜一了，而你就只留下一種感覺，感到本該利用那些時間。”

“你用不着再來說服我了，”劳埃笑了。“我并不喜欢八点钟去睡覺。”

“你打了好几次呵欠了，”她責备地說。

“我旅行了一整天——記得么？”

“你旅行不过是坐在那儿罢了！我今天在六角車床旁边站了九个小时呢，我的小伙子。”

“可我們这些嬌嫩的士兵却生来不是那样的，”劳埃抗議。“如果我們要在九点钟以前起床，那末我們这一天就有蛋了。”

凱賽对他这种冷隽的幽默笑了，因为劳埃生来就有一副滑稽面孔和腔調。可是，有的时候他却活象一个大小孩，很容易忸怩不安和显出尷尬的表情。她虽然对他的粗糙軍衣有反感，可还是摟得更紧些，让自己完全沉醉在音乐和舞蹈的节奏里。她并不认为电影院和舞厅可以代替真正的生活。她对电影是很苛求的，但在跳舞时从来也不显出梦幻似的样子。这些事物刺激着她，使她对外界的事物作好了准备，它們的本身不是目的。她闭上眼睛听着那些舞客柔和的“涉弗—涉弗—涉弗”的脚步声和那美妙的乐队奏出的柔和的动人音节。等到一节爵士乐引导到了下一个舞蹈时，她也已有了准备，她使出了渾身的劲儿，使得那許多机械式的舞客都停下来注視着她。

劳埃受到她的兴致的感染，也开始伴着她跳起舞来，甚至抢先模仿了她的姿态。小小的一圈旁观者跟着强有力的音乐节奏拍起手来，凯赛也就向他们显示自己是个擅长舞蹈的人，并且比他们玩得更好。那一小堆旁观者知道，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寻常的卖弄的舞蹈，于是响应了凯赛的表演，后来他们有一半的人参加进去，他们还带着那种滑稽的嘻笑，正象通常舞会下半场的情形，大家还手挽手相互交换着鼓励的叫喊。大约有五分钟的时间，那催眠的“涉弗—涉弗—涉弗”的脚步声就成为真正的享乐了，陌生人和陌生人伴舞，普遍地交换微笑。当乐队的鼓声中止，把这一场舞结束了的时候，从大舞厅里他们那个角落爆发出一阵喝采。于是人们才开始找寻他们自己的舞伴，恢复了他们通常的节制。

“这才算是……这一晚没有虚度，”凯赛离开舞池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才算是……差不多整个晚上都该这个样子。”

“一种摩登……屈膝舞，”劳埃说。“可是不能一直这样跳的……我们要累死了！”

“呸！倒是这种‘一二三’的东西会把我弄死。你现在看他们——你会以为他们腿上是装着轮子而不是长着一双脚。好好的一个轻快舞是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他们一同跳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华尔滋，凯赛好象也很受用，尽管刚才她还极轻蔑地攻击过这种舞。劳埃确定了她是一个做什么就喜欢什么的人。那柔和的灯光和幽雅的音乐开始打动他，他正要向挨在他胸前的褐色发顶悄悄地說几句温柔的话时，凯赛突然把头一昂說：

“你对男女同工同酬怎样看法？”

劳埃看起来好象是給人在背脊上偷偷地丢了一块冰，凱賽气憤地把她的問話重复了一遍。

“我不能确定，”他困惑地說。“我的意思是，女人沒有男人那样的責任。”

“那么单身汉的工資应当比結过婚的人少些？”

“我想不見得吧。”

“那么你最好快点去确定一下，因为你不会永远在軍隊里的，我的小伙子。”

劳埃对她扮了一个苦臉。“你的心思这么难以捉摸，”他埋怨說。“你出其不意地問我，使我說些并不是我真正想說的話。”

“难道我沒有告訴你这問題为什么使我煩惱么？”凱賽問他。“到这儿来时我不是一路上都讲給你听了么？其实整个下午这事都一直在我心上，你怎能說我心思捉摸不定呢？”

“那么把它忘了吧，”劳埃建議，“到禮拜一再开始煩惱也还不迟。”

“我正想要那么做——可它老是糾纏着我。你可以把它忘掉几分钟——象我剛才那样——但是它就象一个可厌的病痛一样，又会回来的。”

他們手挽手走出舞池，朝着出口走去。誰也沒有提起要走，只不过有一种默契，就是一切跳舞的欲望都已經过去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外边等待着他們。一輪明月把梦幻似的光照在街道上，晴天的溫暖和夜晚的清涼混合在一起了。

“在你看来，这簡直是件小事，”当他們慢慢地走向她家去

的时候，凱賽繼續說。“我的意思是說，甚至还不能肯定呢，是吗？說他們利用我去对付其他的技工是沒有証据的。”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呢？”

“因为，这件事小虽小，却是对付我們大家一个比較大的阴谋的一部分。到現在为止还没有証据——但是事情正在发展。我連骨节眼里都感觉到。”

“是女人的直觉吧？”劳埃頗有点譏諷地問。

“不是的，不过有这种能力把許多小因素湊在一起，构成一个图案罢了。一方面說来这都是很神秘的，关于这件事我真想再发掘得多一些。”

“我从来没有看見过你这样的严肃。”

“也許我是为了我可能要在里面組織家庭的國家稍稍担了一点心。”

劳埃对这話保持着絕对的緘默。

“是的，我觉得我对将来多考虑了一些，”凱賽說下去。“假使你結婚，那你就要有孩子，有了孩子，你一定希望給他們象样的衣食，那就是說他們的爸爸得有一个好职业，是不是？而近来就我所看到的，好职业全溜走了，所以我开始担心。你只須再干一年了，”凱賽咕囔着，“这就是我所以要考虑到我們两人的将来——考虑到你复員后等待着你的那个世界的原因。”

她看着劳埃的臉，看到它是那样的悲哀，她笑了。

“可你得在这四十八个小时的假期里，听着我說这些不吉利的話。”

她不知不觉地把一只手臂搭到他的肩上，开始用較輕快的步伐大步向前走。当他們到了她住的那条街时，他們在一

个店舖門口的阴影下站了一两分钟。凱賽并不愿想到有多少个小伙子曾和她在那里消磨过时间。可是她知道那些人中間没有一个曾經激起象她此刻所感到的深情和温暖。这是为什么呢？劳埃决不是他們当中最漂亮或最有才华的一个。他长着一張看来頗为滑稽的臉，举止非常拘謹。他的紅头发好象一直抗拒着木梳和发蜡。尽管这样，她和他在一起时，却感到舒适，并且可以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她把他的軍帽摘下来，在他的双唇上深深地吻了一下。

“現在，”她說，“你累了，可你还没有看見你的母亲，而且你的背包还在行李間里等着你。明天我等你来我家吃中飯。就是这里过去的第六所房子。”

她把帽子递还他，接受了一个和她給他的同样热烈的吻，然后走到人行道上，听着他的有回声的脚步渐渐消失在沉寂之中。

“晚安！”她在他后面叫着。

“晚安，凱賽，晚安。”

星期六

—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尤恩斯太太爬上扶梯，来到臥室，把茶盘放在梳妆台上，然后拉开印花布窗帘。一大片天光射进了房間，可是并没有照醒阿尔伯特·尤恩斯，只不过使他那完全光秃了的头頂显得更亮而已。至于他的身体，只是由肉体 and 床毯所构成的一团又大又不成形的东西，只有那間歇的呼吸，表示这个身体是有生命的。他整夜都睡得很不好，所以爱德娜比平常晚一点叫醒他。

“老美！”她叫他。“該是起来的时候了。”

阿尔伯特立刻坐了起来，于是，他的妻子就把茶盘放在他寬大的膝上。

“象这样的晚上再来一次，”她說，“我就要去打听打听单人床的价錢了。象你这样体重的人，再加上尽是翻来复去，跟你睡在一起，真是沒趣。我簡直是渾身痠痛了。”

她替他倒好一杯茶后，就坐在床脚头等待解释。

“对不起，”他低声说。“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爱德娜懂得他的意思，因此就离开床边，在房间里用力挥灰尘。

“如果你这样地下去，”她尖锐地说，“那你当然要觉得不舒服了。十二个多钟头你没有好好地吃东西。”

“现在请不要来跟我嘀咕了，太太，”阿尔伯特温和地告诉她。“难道已经这样迟了么？如果麦克和孩子们来的话，那我就给他们抓住了。”

他开始急急地喝那杯热茶，等他喝完之后，爱德娜就拿起盘子，把盘的一边贴攏在腰部，一面说：“我想你今天早上不会看到孩子们了，阿尔伯特。罗尼昨天一整天不对头，所以奥丽芙说她要让他睡一天。我现在就要上那儿去帮她买买东西。”

他把他那一双粗大的腿从床上挂下来，把脚伸进正在等待着的拖鞋里。这正是他妻子企望着的时刻；一个魁梧的秃顶老人，穿着羊毛的衫裤，困倦地摇晃着，看到他这个样子，总让她看到了这是一天的良好的开端。

“你都弄好了么，老美？”她笑嘻嘻地说。

“我马上就下楼。别再叫什么‘老美’了。我早就告诉你，邻居们会听见的。”

“只要他们看不见，有什么关系！”爱德娜插嘴说，还格格地笑，使得她的丈夫急急地穿上裤子。

她离开房间时，又格格地笑了一下。她有这样一种欢乐的技巧，可以在许多人感到忧郁的时候，找到幽默。在她的心目中，已逝的岁月是一个大堆棧，里面充满着欢乐和有趣的回

忆。好象一切还是近在眼前似的，那时节，阿尔伯特是一个瘦削的青年，长着一撮调皮的唇髭和爱德华式的鬃发。前面房间里钢琴上放着的那张照片，结着齐整的领带，撑着一根镶银头的手杖，使得那些温暖的岁月颠倒了过来。

不到五分钟，阿尔伯特已经坐在厨房里的桌边，他一会儿看看他的第二杯茶，一会儿又望望《每日先驱报》^①。自从他离开床铺以后，他的动作一直是安静而准确的；从一个漂亮年轻的艺徒到一个挺着大肚子的部主任，在这些年代里，他学到了一些走捷径的方法。他对爱德娜没有多说话，因为在四十年来的惯例中，谈话并不是主要的。可是他们彼此交换着简短的哼哈、面部的表情和部分的报纸。最重要的还是那半小时左右的微笑，这是从蜜月时就伴着他们婚后生活以俱来的。这一次的笑，是阿尔伯特那种滑稽的样子所引起的，他正在用劲把一双大皮靴穿上他自己难得看到的一双脚。

“好吧，帕弗罗娃^②，”爱德娜说着就跪在他面前。“看你就要临盆了，我来替你穿上这靴子吧。”

“感激得很，”阿尔伯特气喘吁吁地说。“好象是一个奇迹，我吃得很少，却长得肥胖，而你吃起来象一匹马，却瘦得象一只衣裳夹子！”

“衣裳夹子，噢？那么，那一只靴你自己去结带子吧，”爱德娜说着，就让他拖着靴带一瘸一拐地找张最低的椅子去

① 英工党右翼的机关报，一九一二年创刊。

② 著名的足尖舞演员，爱德娜说这句话是反语，有嘲笑阿尔伯特臃肿的意思。

架脚。

他給小鸚鵡洗了一下，加上鳥食，自己在洗碗間的水斗里洗好手，然後才打起精神去吃早餐。他知道愛德娜正在密切地注意着他，但他簡直就一點胃口也沒有。過了差不多十分鐘，他厭惡地推開他的餐盤，打開了他的第二份報紙。他把社論和短評從頭至尾看完，然後直對愛德娜的眼睛看着。

“你看過這個沒有？”他問她。“這篇不列顛僱主同盟會的報告？”

愛德娜搖搖頭。

“據說，這是自一九三一年的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報告，說同盟會和政府有密切的關係，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人是會員們僱用的。那麼你想想看他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忽然說起話來了，愛德娜？”

“象現在物價這樣地飛漲，他們生怕將來會有大規模的增加工資的要求。”

阿爾伯特皺起嘴唇，表示同意。“同盟會估計零售價還要繼續上漲，因此它迫切要求加緊凍結工資。”

“當然；它不會有另外的主張的，它會么？”

“听起来好象都有点渺茫，可是我刚巧知道这种情况实在就快要来了。在厂里他们正在细致地选择着管理的人，我有理由相信技工们不会因此而得到好处的。我可以告诉你，这篇报告已经接触到欧墨佛了。许多年来，我第一次碰到麻烦的事情。小伙子们为了紧缩的措施来向我诉苦，等我把这些话带上去——我却碰在砖墙上。我甚至还听到忠告，劝我不要去碰那堵墙。现在我应该怎样做，爱德？我们已不再年轻了，再过几年的工夫，我就可以从欧墨佛厂拿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养老金。现在轮到你说说你的看法了。我不但已经给卷入漩渦，而且还能看出有很多的麻烦迫在眉睫。现在你怎么说，我亲爱的？”

爱德娜对着她的茶杯看了几分钟。

“你感觉得比较痛切，是因为你是孤立的，”她终于说了。“你脚踏两头船，因此，一有动静，就第一个感觉到。那么你怎么办呢？我实在对当前的情况不大了解。但是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只有一点钱存在银行，而且还有半打紧急的债务，我的劝告也还是一样的：拣你认为是对的去做，阿尔伯特，只要问心无愧，管他个什么后果。我了解你和了解我自己一样，而我对所了解的都感到骄傲，可是你如果去干一件于心不安的事情，那么我可就要去找一个新丈夫了——虽然我看上去象是一只衣裳夹子。总而言之，阿尔伯特：如果他们要你做不公道的事情，就干脆告诉他们，阿尔伯特·尤恩斯不是这种人。”

“当然，”阿尔伯特很快地说，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以便掩饰他的情感。“我知道你会怎样说的，

爱德——我就是想听听你说这些话。我现在觉得舒畅些了。也许全是些虚惊，可是我想不见得，我在厂里呆了这么久，连他们什么时候关上办公室的一扇窗，我都知道。那儿准有些什么事情，相当冷酷地、并且相当确定地在我們背后酝酿着，我得先把我自己家里安排好，以便应付这个局面。”

“那么现在已经安排好了，你可以把它忘掉一会儿了，”爱德娜说着，就走到他身边去，拍拍他的肩膀。

二

瑪麗亞給她丈夫的劝告，正同爱德娜的劝告同样的恳挚，只是没有那么温暖地被接受。安东尼·瓦恩从她手里接过那一張地址的表，然后站在那儿呆瞪瞪地点着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他的态度表示出这样的意思，“如果我空手回来，可不要怪我。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尝试过了。”

一起。”

“你已經把前天晚上的事情忘記了嗎？”安東尼問道。“我留在这房子里只有一个原因，这原因就是沒有办法，我不要她想到别的方面去。”

他走近大門时，停下来热烈地吻着瑪麗亞。

“我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做，”他允諾着，就沿着街道走去，一面活潑地吹着口哨，因为他剛想到，当他要离开瑪麗亞几个小时的时候，他們的行动和說話，就仿佛他們面臨着一个大悲劇似的。“如果两个人跟我們現在所感觉的一样，”他心里想，“那他們就是从一個有力的位置出发了。”

在他第一次的接触中，他就用前面的想法来提醒他自己，虽然这个接触并不順利。城市房屋管理所根本就不是那么一个有順利的事情发生的地方。管理所就在和湯姆·白瑞脫的住屋很相象的一所房子里；那里的天花板阴沉沉的，甬道很长。安東尼·瓦恩和另外五个已經感到无法完成他們的使命的人坐在那儿彼此发着牢騷。听他們談了十五分钟以后，安東尼覺得他自己的那一个房間，簡直就是皇家宮殿，而瑪麗亞給予他的那点兴致，立刻在他周圍的沉悶空气里蒸发掉了，因为他沒有力量去支配那种幽默感，虽然这种幽默感在同样的环境里却对他許多同伴有所帮助。

当每一个人走进一个房間里去洽談时，那些等在外边的人就在那一排椅子上向前移上去一个。这是一条牢騷的傳送帶，經常有人来补上那些已經离开的空档。安東尼一进办公室，就面对着一條长柜台，柜台后面有一排档案橱和一个滿臉厌倦神色的办事員，为了头皮屑而很感煩惱。

“問問住宅問題，”安东尼說。

“你的號碼是……”

“三一二四。”

“謝謝你。”

那辦事員就鑽到檔案里去了一会，等他回來時，把一份写得黑白分明的安东尼的履歷表放在櫃台上。

“你問的是？……”

“不知你能不能告訴我們，要等多久才能聽到消息。”

那辦事員可憐相地笑笑。“那麼，這份記錄簡直就不需要了，”他噤咕了一下。“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住屋登記單有一大串，而要求滿足的也很多。”

“可是要等多久呢？”安东尼堅持着問。“我們住的那個地方，實在使人受不了——”

“我恐怕無法改變局面。”

“我的妻子快生產了，”安东尼差不多是得意揚揚地說。

那堆滿着頭皮屑的瘦削肩膀稍微上下聳動了一下。

“對不滿三歲的孩子，我們是不考慮照顧的。”

“那麼我去告訴妻子，那些多出來的需要洗的東西，都是些想象的東西，而等到家里人說搖籃車不應放在甬道里時，我就告訴他們，那不過是一種幻境罷了。”

“我當然要記錄下來……”辦事員一面說，一面研究那張攤在他面前的記錄，“可是，我確信，這對你在住屋登記上的地位，是會變更的。”

他的眉毛稍微向上一揚，安东尼滿懷希望地把頭伸過去。

“這上面說，”那辦事員說，“你曾經當過四年戰俘。”

“是五年还差十天，”安东尼给他更正。

办事员的笔在纸上划了一下，安东尼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我把能够帮助你的都记下来了。”他终于告诉他，“可是我恐怕这也没有多大用处，瓦恩先生。你得这样看问题：我这儿写下的是五个成年人住在一所有六个房间的房屋里。那么这并不能算坏——按现在的情况说。在你之前来的那个女人，有一个生肺病的儿子，而她还和另外一家人家住在四间潮湿的地下室里。我简直没有办法在最近期间答应你什么，瓦恩先生。我很抱歉。”

“家庭间的争吵——你有没有把它写下来？”安东尼沮丧地间。

“住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写的——但是我恐怕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处。”

安东尼谢了他，就让在甬道里等候着的第二个人递补上去。那队伍增多了，有一两个人就站在外面台阶上。安东尼尽快地走，可是没有活泼地吹口哨了。到拐角上，他打开那张地址表，在“房屋管理所”这几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叉后，又看看第二个地址。

三

带着一股不称心的沉重的睡意，裘立恩·皮休起了床，在房间里徘徊着，想把他的思想整理得有些头绪。他记起的第一件事是库尔逊还在隔壁。他们的谈话拖得那么长，因而让

他住上一晚，似乎是必要的而不仅是礼貌的了。他摸不准这个老头儿具有怎样一种神秘的活力；这活力使他能继续不断地干下去，不顾时间也不顾困倦。

“也许人老了就不会觉得累，”他想。“可是随便怎么一个理由，他不应该忘记我在西伦敦已经苦干了一整天。”

他自己不承认，这些想法不过是因为他昨晚的谈话没有得到胜利而用来解嘲的辩解。

他对着镜子细看一下浮肿的脸，打开一扇窗，呼吸着凉爽的空气，听听一个美好的夏日清晨的细微的声响。从这扇窗里，他至少可以一望无垠地看到一平方哩的田野，一块块的田地四周的桦树林柔和起伏地伸展过去。他始终弄不懂库尔逊怎么能够把事物这样扼要地吸收进去；长窗敞开着，房间里充满浓郁的烟草气味，他就那样用单调低沉的声音说着关于百分比以及除去这个或者限制那个的必要。

他披上晨衣，走进浴室，满腔心事地刮起胡子来。他最不喜欢的是这老头儿的那种急躁的脾气；这种急躁有点儿恐慌和忧虑味道的。“你可以很容易地在五个月之内获得增加百分之二十，”他这样告诉他，“因此，为什么要不耐烦而去冒险呢？”他简直不愿意想起那些扔到他头上来的惊人的事实和数字；他觉得库尔逊建议的那些措施并不对头，真叫他够受。但是，心里又再想想，那些措施果真这样过分么？难道库尔逊没有同意需要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复到节约的工资，而建立一个工业人员后备队，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那么，他们两人实际上有什么分歧之点呢？

“那失去的百分之五，”皮休对着从浴室小橱的镜子里

反映出来的面孔說——这项数字是为了即使用了新机器和新的工資标准,生产仍然要落在預定增加数量的后面而准备的。就在那个时候,庫尔逊提起了茶休的时间:“我了解現在的情况,裘立恩。正式規定他們有十分钟的休息——可是非正式的呢?茶点供应松懈了,还有在物料間柜台上长時間的休息?你也許认为这些事情是細小的,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把这些加在一起,一天就要損失三百个工时。”然后,他就介紹了年輕的柯尔勃魯克的对工业心理学几个精湛論点之一:在茶休时间,工人有沒有看报纸?他們是不是在精神上和他們的工作割断了?如果沒有,为什么要經過很長的时间才能再度达到以前的生产率?——諸如此类等等,直到皮休感到,一个罪犯在受到严厉拷問时,一定就是这样感觉的。这許多年来,他所施行的是一种得过且过的政策——結果是現在使得他不能不认为他已經做了一些极其錯誤的事情。但至少有一点,他可以不感到羞愧地想到的,就是說到厂里可能有的反抗时,庫尔逊确实想釣出几个名字来。

“我是不留名单的,”他曾直率地告訴他。“因为在西倫敦,我們从来就沒有过麻煩,所以我不能确定哪几个是潜伏的搗乱者。”庫尔逊对这一反抗,只在拍紙簿上写了好几分钟来做掩飾。皮休毫不怀疑,他在厂里是有联系的。“讓他們去替他干这缺德的事吧。”他打定了主意。

他回到臥室里,很快地穿好衣服,一面把經過的事总结了一下。

“我們生活在重大的时代,”他想着。“从另一方面看来,感謝上帝,我要上斯罗去了!”于是,他下楼到起坐室去,发觉庫

尔逊已在那里了，和向来一样，他又敏锐又冷淡地站在窗前看报纸。

“好消息，裘立恩！”他立刻说。“等了这样久，同盟会终于说话了！”接着，他把折着的一份报递给皮休，用一只细细的食指点点那同盟会的报告。“我们不是孤独的，你看，”他噤咕着，立刻退后一步，注视他的主人，这主人再度使他想起一个有点负担过多的六年级的学生。

四

正是皮休和库尔逊会晤后计划的那些事情压得凯赛·贝逊受不了时，她任性地赖在床上，这是她星期六早晨的习惯，总要等到她母亲发了脾气才起来。

她照例娇媚地伸了个懒腰，重温一遍昨晚在皇宫舞厅里消磨的情景。那时候，她总是望着床顶上的天花板，想象着她那些男朋友的脸，但几个月以来，劳埃那张不大漂亮的脸却在那里统治着一切，而她也不再对某些回忆发出微笑或感叹的声音，只是把时间消磨在想着公寓房子、家具和职业——而职业的情况压得她最厉害。从职业想到家具，但公寓房子却完全在希望或担忧的范围之外。这就使职业问题占据一个显著的地位。那些她在欧墨佛厂所经历的和看到的，在最近的将来，都是不能令人鼓舞的。劳埃离开军队恰巧会碰上困难时期，如果汤姆·白瑞脱所告诉她的和她根据自己常识来判断的都正确的話，那她自己挽救的力量也要化为乌有。她翻了个身，高声说着不管怎样恋爱是要照常进行的；接着她又朝另一边

翻身說，情况往往会損害爱情并且要破坏它最美好的时刻。而当她仰臥面对天花板的时候，她問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为什么公寓房子会稀少，家具会昂貴，职业会受到威胁。

她还没有把这些問題解决，潘密兰却拿着她的曲棍球棒冲进房来。

“怎么啦！”凱賽嘖咕說。“我以为你把球队也带来了。你打得怎么样？”

“我們胜了。”

“受了几处伤？”

“你可知道時間已經晚了？你应该听到媽在楼下发脾气呀。你委实太坏了，凱賽！”

“就因为我没有在半夜里起来让我的脛骨給女学生去揍嗎？”

“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有帮媽媽做事。”

“你才是在这儿替媽媽做事的呢，心肝。小凱賽一星期要做五天努比亚人的苦工呀。”她注視着潘密兰脱去运动衫。“你該知道，你当真地骨瘦如柴了，潘姆，”她說。“这全是玩那宝贝的曲棍球的緣故。我象你那么大的时候，我的身段是很有样子的。”

“我哪里是骨瘦如柴，”潘密兰反駁。“我不过纖細点罢了——很有几个女孩子是这么說的。”

“得了，得了，”凱賽疲乏地說。“現在你玩网球或别的什么去吧，好让我睡一会。”

潘密兰憤怒地哼了哼鼻子，她推开房門的时候，一陣牢騷从厨房里傳了进来。

“媽听上去簡直象一只旧鍋炉，”凱賽粗暴地說。“告訴她我現在就起床了。”

“我是你的話我就該起床了，”潘密兰警告她。“爸爸已經把他正在修理的縫紉机弄坏了，这沒有使她的脾气变好。”

“那么再有五分钟，”当房門在她妹妹身后关上的时候，她答应她自己說，接着把鬧钟轉过来正对着她。那钟上指出的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鬧的鈴声都要使她吃惊。十一点！而劳埃就要在十一点半第一次来拜訪！真象燒紅的煤块燒到她床上来了。

“媽！”她高声喊着，一面把被褥推开。“看看時間呀！怎么不說一声！太糟了！太糟了！”

“上星期你到十二点才起床的，”她母亲反駁她，那声音穿过了板壁和磚墙。

“可是你知道他是要来吃午餐的！”

“午餐总是一点钟，不管有不列顛的陸軍来也好，沒有不列顛的陸軍来也好！”

“可他十一点半就要来了。”

“那你还是赶快吧，小姐！”

就是这样，而且是几年以来的第一次，凱賽在星期六早晨起床沒有让貝逊太太发出脾气来。

“午餐做了嗎？”凱賽一面問着，一面走下楼梯，晨衣一半披在身上。“你到底买到了猪排沒有？爹，你跟他一起到街上去喝一杯好不好？現在不要摆架子了——就去喝一点安静的淡啤酒吧。讓我們鋪上最好的台布，媽。”

“这样的一种狂热，这样的一陣旋风！”貝逊太太埋怨說。

“如果他沒有当上陸軍少將我才失望呢。”

“他是一個小兵——跟爸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樣。既然小兵配得上我媽，也就配得上我。”

“拍馬屁！”貝遜太太高聲喊道，從心裡高興起來。“現在你去穿衣裳，我們再來看能怎樣安排一下。”

以後的約莫三十分鐘，對貝遜家來說是挺忙的。凱賽上樓打扮去了，她爸爸在水槽旁刮胡子，接着又擦皮靴——實在是危險的舉動，因為貝遜太太拿着滾燙的鍋子在他旁邊走來走去。到了十一點三刻，潘密蘭從小酒店里買來一瓶啤酒，放在餐桌上，貝遜太太這才抽出幾分鐘的工夫把自己身上收拾了一下預備見客。然後，他們局促而神經過敏地等待着前門那決定命運的一下輕敲。到了十二點鐘，凱賽從樓上下來，有點焦躁的樣子。

“他知道我們住在哪兒的，”她說，“昨晚我把這所房子指給他看過。他真晚了。”

她已忘記掉她曾經計劃好的那給人深刻印象的進門儀式，開始去揮前房裏家具上的灰塵。

“已經揮過一次了，”她母親說。

“我知道，但是我得找點事做，不是嗎？”

十分鐘以後，她丟開了揮子，幾次跑到門前去，接着就開始希望她的家人看起來不要顯出這麼整齊和期待的样子。一分鐘一分鐘的時間過得很吃力。凱賽玩弄着電唱機，她父親有一兩次擤着鼻子，這對他來說是不幸的，因為這使凱賽想起他在那兒。她決定把她嚴重的思想加上一種剛開始的不愉快的情緒寄存在他的身上——她覺得天下做父親的也許生來就是

負担这个的，覺得这样一来可以占去几分钟的紧张时间，免得一家人都坐在那里可怜她。

“今天早晨我想了想，”她說着，恶狠狠地迈开大步走进房間，“我有一个問題要問你，爸。”

貝逊先生显出忧虑的样子，因为当他的女儿們說出这种話的时候他总感到有些几尷尬，——特别是凱賽，她說話口沒遮拦，一点分寸也沒有。

“說下去吧，”他勇敢地說。

“这是关于經濟学的，”她用特別尖刻的声調說。

他父亲松了一口气，可有些莫名其妙。

“我知道經濟学是怎么回事，”他停了好一会儿才說。“可是要解釋却有些为难。”

潘密兰从她的扶手軟椅里抬起头来望望。她进的是当地的初級中学。

“經濟学是研究生产、分配和财富交換等法則的，”她馬上就說。

“原来这样……是不是关于一个国家内部治理的方法？”凱賽問着，差不多已經恼火了。

“多少是这样的。”

“关于工厂和市場；生活費用和这一切都是嗎？”

“是的，凱賽。”

“你在学校里讀这个嗎？”

“一星期讀两次，”潘密兰得意地告訴她。

“那你有关于它的书本了？”

“有的。怎么啦？”

凱賽对着壁炉架上的钟焦灼地瞥了一眼。

“他真晚了，”她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調說。

“就象医生們研究人体一样，經濟学家是研究国家的軀体的，”貝遜先生說，有一点儿得意的样子。

“医生們并不怎么爭論，”凱賽指出这一点，“但經濟学家却爭論得很多。医生們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意見是一致的，可是經濟学家却把病人这样那样地拉来拉去。”

“我們在学校里还没学到这么深，”潘密兰說。“我們只不过研究一些事物的現狀罢了。”

“那就很象光是去研究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是健康的，”凱賽反駁她說。“我所关心的是事物的現狀，和事物可能有的状态。”

“那就有些象政治經濟学了，”她父亲說。

“我老是想政治应是一个主要的綫索，”凱賽怀疑地嘟囔着；“差不多常常是这样。我好象明白了，如果我对一些事物的現狀不滿，那么我的感觉就成了所有經濟学的书籍的一个总结；通过我的經驗，我知道事物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当我对这些事物不滿到一定程度而要去改变它們的时候，意見就来了——”

“但其他学問也是有幫助的，”貝遜先生說。

凱賽馬上抓住了他这根小辮子。

“如果你是这么关心經濟学，那你为什么最近好几次延长工作時間而不去参加工会的會議呢？就連我也懂得这种为了使家庭收支平衡而去延长工作時間的經濟学是不济事的。可我指望你知道得要更多些；大战后你失业了多久？”

“事实上，”她父亲说，“我已经又开始参加工会会议了，许多小伙子也都参加了。”

“那么，让我们希望这一次你有这种理智能够坚持下去，”凯赛抢嘴说，一面大踏步向过道走去。

但她的粗暴没有超过三秒钟。她转过身来，眼里充满了泪水。

“我很抱歉，爸……我实在是……可是看看时间吧；迟了一个钟头了！”

她冲进前房里开始去放唱片。一家人蹑手蹑脚地在门外踱来踱去，一面肚里饿着想进餐，一面想安慰凯赛。

前房里，这个姑娘从窗口掉转身来，把另外一张勃鲁斯舞曲唱片放到唱机上。她现在明白劳埃为什么总是那么冷淡了。她现在才体会到他为什么不带她去看他的母亲。他毕竟是根本不在乎呀。这全是她自己的假想。她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只知道步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只知道他已经迟了一小时了。她稍微掉了几滴眼泪，把男性痛骂了一阵——然后叫其他的人吃午饭。先是盘子和锅子的碰击声，然后才是闷声不响的进餐，可是她并没有了解她的家人看到了食物倒又不想吃了。他们听勃鲁斯音乐，就着盘子吃，可是一点没有食欲。铜鼓和大喇叭的音调突然一阵加强使他们吃了一惊——接下去的是活泼的爵士音乐，也没有让他们一下子恢复过来。他们彼此面面相觑，不知道凯赛现在又要干什么了。当唱片放完的时候，凯赛就跨进房间里来了。

“谈谈讲讲吧！”她叫喊着，“我都不觉得扫兴，你们为什么这样呢？皇宫舞厅下午有舞会，我要去参加——我就在路上

吃点东西。”

“可是如果那位兵士来了呢？”她母亲犹疑不决地说。

“他不会来的；现在不会来了。管他妈的什么兵士！管他妈的什么经济学！让那些白胡子的老头儿去管吧！大家再会！”

于是她乱蹦乱跳地走出了屋子，睁着一对閃爍的眼睛，臉上露着微笑，还有——也許就叫做一顆碎了的心吧。

五

对白瑞脫夫妇俩說来，这一天是开始得很順利的。第一点也許是因为打破了常規，对他們有一点帮助；不必到六点钟就受着鬧钟的威胁；不必半睡半醒地切着面包做三明治，或是呷着燙嘴的茶。虽然如此，湯姆还是起得很早，而且充滿了决心，要試着把他和珍妮的关系搞好。他叫她慢点起床，然后到隔壁去領他的小儿子。珍妮非常舒适地伸着懶腰，她听到克里斯尖銳的声音和他父亲深沉的音調恰成一个对比，不禁微笑了一下。

“这就对了，”她听到湯姆說，“爬在我背上。現在抓紧，我們开步走啦！”

从臥室通到下面的几級扶梯，在这超出尋常的重量下吱吱作响。

“媽媽在哪里？”来了这个不可避免的問題。

“她还在睡覺呢。我們一会儿就看見她了。”

这以后是关上了厨房門，把两人的声音切断了。她把床

单理理平，看样子今天又是一个晴暖的天，然后把眼闭上，盘算着今天要买的東西。外边也很靜。她能够听到送牛奶的在路尽头的地方，把牛奶瓶碰来碰去的声音，并且弄得他的板条箱吱吱地响，在这以后不久，她就听到間歇的信箱盖的拍击声，这就是送报的小伙子在沿着这条街工作。在迷迷糊糊将要入睡之前，她听到一个人在邻近推着小車，鉄車輪碰击着小石子，这个人每三十秒钟发出一声沒精打采的喊叫，听上去象是“伊兰諾炸彈……伊兰諾炸彈”。这时候，湯姆替克里斯洗臉穿好衣服，把他放在高椅子上坐着，面前堆滿了桔子汁和玩具。他把厨房整理好，作出他們早餐吃的东西，同时回答了克里斯关于他的母亲的詢問，达五十遍或五十遍以上。等到水煮开，他就沏茶，然后送了一杯上去給珍妮，她自己看上去也很象一个小孩，在床上蜷曲着，两頰微微有点紅暈。

“醒醒，醒醒，”他温和地說。

她簡直是立刻就坐了起来，头发乱蓬蓬的，可是臉上带着愉快的微笑。

“你今天有些什么打算？”她从他手里接过茶来就問。

“晚上七点以前，我都没有事，”湯姆回答。

珍妮点点头。“有几个人来？”

“安第，布萊克門，且恩，泰德——連我自己有六七个人。”

“我来烘一炉蛋糕。”

她迷人地搖着头，让头发垂下来，显出自然的波浪紋。

“那么你今天早上也許可以陪我去买东西？”她問。

“当然可以。下午我們可以到里希蒙去，”——他說到这里頓住了，記起車票又漲了价；这样一次郊游，要把十先令用

得連一个辨士也不剩了。“无论如何，到普尼鎮去，”他說，加上了一句算是安慰的話，“喂天鵝去。”

“我在普尼鎮喂那几只天鵝已經有那么多的次数了，”珍妮失望地說，“因此它們常常沿着拖船路排着队等我。”

“还有温布尔頓草原，”湯姆建議。

“或是坎塞尔瑞斯公墓，”珍妮搶着說，同时拿一笑来掩飾她忽然想在从来没有看見过的公园或是空曠場所散步的意愿。

可是湯姆竭力要使她愉快，她也同样地在努力；她喝完茶后，就精神抖擻地跳下床来。

“现在不要你纏在这儿了，”說着就把他轰出房去。“女孩儿家是喜欢安安静静地換衣服的。”

“那儿还有麦粥需要照应呢，”湯姆假装严肃地說，同时朝她扮了个鬼臉，然后就再去找克里斯，这孩子总是不愿被丢下而只剩他自己一个人。他在麦粥里加上必需的一撮盐，然后就安定下来，开始去看日报。几分钟之后，珍妮进来了。

“哎呀，湯姆，”她說，“你把他的絨綫衫反穿了。”

她把絨綫衫翻过来重穿好，然后到煤气灶旁去尝尝麦粥。

“你在这里面和了些什么？”她快活地問，“海水嗎？”

可是，他臉上又出現了給她当作一个老冤家似的那种出神的样子，她觉得自己又失去他了。

“看看这篇，珍妮，”他一本正經地說，把报纸递给她，用食指点着一个标题。

她站在火炉旁边，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盛麦粥的調羹。

“不列顛雇主同盟會！”當她看完那篇文章後，他譏諷地說。“現在誰還能再懷疑呢，噯？”他質問着。“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地寫在那兒。他們對自己一定是很有信心啊！他們甚至不用費神去做得隱蔽些；我却還在這兒坐等着今晚和半打左右的同事開一個小會。怎麼啦，整個廠都應該武裝起來啦！”

“只要他們不超出言論的範圍，那他們也不能有多大的害處，”珍妮說。

“你現在願意不願意听听，他們在歐墨佛廠做了些什麼？”湯姆問她，他的聲調里帶點兒譴責。“這可以證明言論和計劃是同時并進的。”

可是珍妮已經不去理睬他，轉到爐台上鏡子前去梳她的頭發了。

“我生活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是花在工作上面的，因此，請原諒我，如果我提到工作的話，”他說。

“我也是——而且是三分之二——你是否願意听听我唱一支唱個不完的關於編結、擦洗、不同牌子的肥皂粉的歌？”

克里斯因為感覺到一場爭吵已經臨近了，就開始用一個木匙使勁敲着他的高椅子。

“那麼，好吧，”湯姆控制着他的聲音說。“我就不提工作。我們假裝它是不存在的。可是關於家庭開支和食物價格怎樣？我們可以談談這些麼？”

“可以，我想大概可以，”珍妮說着，板起了面孔。“雖然我看不出談談會使它們改善的。”

“同意！可是誰說就止于談談呢？”

克里斯拿他的木匙，敲得震天价響，珍妮從他手里把木匙

夺过来。汤姆拿起报纸，再去看一遍同盟会的报告。里面的辞句，激起了他的怒火。它说得那么明白！那么危险！要是珍妮和其他的一些人能够看出可多好呀！

“我要到城里的工会总部去一次，”他说。“我想起星期一我还需要一些入会申请书——我希望要得多些。我也要跟那组织委员谈一谈。并不只是为了这个报告和厂里几件暧昧的事情，珍妮，而是还有那个道地的老杂种^①，他从下星期起，就要来接手执掌大权了。请你试着来了解这种情况。我们绝不能再这样随波逐流下去了。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些确切的和迫近的东西，我们不能总是往后退。就连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对方就已经在发动了。对于这一点，我是确实知道的，就象知道今天确是星期六一样。这就是需要那些申请书的理由。去对付一些实际的东西，你就需要用实际的东西。无论如何，这不过是一两个钟头的事情。”

“你能不能把克里斯带了去？”珍妮问他。“带着他买东西有点别扭……”

“可以，我想，”汤姆犹豫地说。“虽然让他坐在组织委员的膝盖上，看上去有点好笑……”

“那么就算了，”珍妮疲倦地说。“没有别人可以替你去吗？”

“时间这样短促，来不及了。是我自己不好；我应该昨天晚上就把它布置好，或者甚至再早些。”

① 原文为 right basket；汤姆对珍妮说时，故意回避这个字眼，把 bastard 说成 basket，因为 bastard 这个字，在英国是不大用的，无赖电里的小丑也用 basket 代替 bastard。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等到星期一呢？”

“我看到——很突然而且很清楚——这是极其紧急的。可是我会早点回来，然后我们就出去。”

“啊，是的，”珍妮咕囔着。“到温布尔顿草原，不是吗？可是让我们希望你不要再记起一些你所急需的文件来。”

“也让我们希望这不列颠雇主同盟会所赖以利用的迟延，并不是我的罪过！”

“听你这样说话，任何人都不会想，你是单枪匹马在应付他们的。”

“从头说起，我们每个人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反应么？”汤姆问她。

“啊……来把你做的这死咸的浆糊吃了吧，”珍妮一面说，一面放了三个鸡蛋到水里去煮。

“现在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走岔了呢？”她问她自己，这时汤姆替克里斯带上围涎，然后自己在桌旁坐下来。“汤姆其实是对的。关系重大，我看出了这一点。可是这些事就惹我生气，看着他这人简直整个地被征用了。你会想到别的事情全是无关紧要的了！”

楼下那个司机显然已经醒来，感到精神奕奕；他的歌声又响亮又持久，克里斯把头歪在一边听。

“再加上这个，我的幸福就算是美满的了。”汤姆一面吃麦粥，一面咆哮着。

“我知道我们是在哪儿走岔了，”珍妮想。“就是在他记起了去里希蒙的票价的时候。如果他让自己一辈子去这么一次，而不管他妈的后果，也不致有什么不快。这样小心谨慎，会使

你容易老的。你得时常欢乐一下，使自己确信你还是活着。”她拼命地搅动着麦粥。“生命是一去不会重来的！我现在得好好地活下去，不然，就永远失掉它了。”

六

安东尼·瓦恩走进他的同事们在中午时用来踢足球或是玩板球的公园，他笔直地穿过去，一直走到围在公园那边的一排房屋。这些房屋至少造了六十年了，可是保养得很好。玛丽亚表上开列着的那一所，是新装修过的，安东尼迟疑了一下才去敲门铃。他心里的悲观情绪指使他再划上一个叉，然后去找那第三个地址。

“样子看来不象，”那悲观的声音说，“显然是浪费时间。”

可是他不是答应了玛丽亚他要尽力地去做吗？如果他看错了，不是坐失了其中唯一的真正的机会吗？

他敲了铃，听到门里没有人声，他反而感到颇为高兴。但他刚转过半个身子，门却开了，一个无法确定年龄的漂亮女人，穿着一件丝绒的便衣，问他要什么。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送货的，”她轻松地說。“我能怎样替你效劳呢？”

这种音调使安东尼更加小心起来。官僚和医生们是打着这种腔调的，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卑贱者向高贵者提出要求时的一种谈话的桥梁。

“我听说这儿有空房间，”安东尼不安地说。

“啊，不错，请进来。”

他給帶進了一間証明着人們是把房間裝飾得和他們本身相象的房子。這房子看來象是從那個女人身上擴展出來的——那女人有些使他害怕。這裡面的陳設雖很齊整，却有些挑逗的意味，而這地方的年齡，又給新油漆和新裝飾巧妙地掩盖住了。他們就在一間作為起坐室的小小的後室里停下來談條件了。一個美麗的年輕女子，穿着絨綫衫和長褲，光着腳，象一頭貓似的，蜷伏在一張軟椅上。

“這是我的女兒佩妮蘿，”那女人拿了一只香煙嘴湊到嘴邊後說。“這位先生是來詢問房子的事體的，”她回過頭去說。那女子點着她那橢圓形的頭，接着，一頭長發就又給甩到她肩上去。她顯得很冷淡，安東尼懊悔他沒有穿上他的最講究的衣服。

“我猜想你是‘專業’的？”那女人突然地問。

安東尼感到震驚。

“我有工作，如果你的意思是指這個的話。”

那女人給了他一個高貴的微笑，這微笑加深了她眼睛四周的皺紋。

“我恐怕你沒有懂得我的意思，”她慢氣吞聲地說。“我是問你是不是一個演員。”

“演員？不，我不是。”

“啊，我知道了……這地方是相當排外的，我的意思是，很有幾個杰出的搞戲劇的人住在這兒。我想你是聽錯消息了。我們可以在八點鐘供應早餐，晚上供應晚餐，如果預先通知我們的話。不過，如果你不在戲院里的話……我是三年前退出舞台的。我的女兒是學戲的——所以我們是世代相傳的，你

知道。我們全部供应我們所深知的那些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嗎？”

“是的，”安东尼說，他一想到自己总是比演戏的人早两个钟头吃早餐，不免苦笑一下。“对不起，我浪费你的時間了。我还以为你有几个房間出租呢。”

“啊，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那么謝謝你，祝你午安。”

那女人給了他最后一次的敷衍的微笑，就叫她的女儿送他出去。那女孩子虽然听了話，态度却很恶劣，恶意地“拍”的一声，把书合上，大踏步走过安东尼身边，好象她真的不知道有他这个人在房間里似的。安东尼跟在她后面，等到在甬道里走时，他主要只担心着不要踩在她那双光脚上。到了門外，他轉过身来预备向她道謝，可是发觉那扇大門已經給关上了。于是他打开瑪丽亚的地址表，加上第二个叉叉。

七

納散尼·庫尔逊剛吃完午餐不久，在回到西倫敦去参加他下午要开的會議之前，从口袋里拿出一張单子来，用一支金杆的旋笔，慢慢地在上面划着。当他划到标着“反抗”的那一項时，他停了一下，譏刺地看了皮休一眼后，才再动笔。

“我們的成績很好，裘立恩，”他終於說了。“虽然有些地方，我們彼此还可以更坦率一点……但是，我們仍有三四件事情需要談談，与其現在把它赶完，我建議明天晚上你是否可以到我那里吃晚餐？……”

“当然可以，”皮休回答。

“那么，到星期一我们就有时间去搞点比较切实的东西了。”

皮休揣测着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些全是极有用的，”那老头儿接着说。“在厂里谈话总一直要受到打扰；我们又不会有这必需的闲暇来作彻底的讨论。照现在这样，裘立恩，我得感谢你，等我进厂门的时候，就不会对事情都隔膜了。”

他小心地折起那张单子，放在里面的一只袋里，然后把皮休的报告卷成一个紧细的圆筒。皮休意会着他就要走了，即使在这个时候，他还感到心情的矛盾，因为他虽不喜欢这老头儿那副目空一切的态度，却不知道怎样去消磨这个漫长而燥热的下午。他突然看到一抹斜阳照进了一个空房间来。

“对这人憎恨是没有错的，”他想，“但是，他这种本领可不是创造了我们正在忙着护卫的这个国家？而我们如果要成功，不是需要一些先发制人的精神吗？”

可是，他一想到这成功的后果——技工们要减短茶休时间；不堪想象的工资标准；恶化了的情况；臃肿的人事——他就感到疑虑重重，而又使他恢复了以前那种模糊的憎恨的感觉。

库尔逊眯着眼看着他；嘴上挂着一个宽容的微笑，因为他为什么要怕裘立恩·皮休呢？虽然奇特的事情是，在皮休这种软弱的表现面前，他自己的脑力却好象起了更准确的作用。

“在我给董事会的报告里，”他说，“我要提起你对我的很大帮助。虽然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写上我们唯一的一点不同意见……”

皮休带着歉意地笑笑，可是一个字也没有说。

“但是，也许我们明天晚上，可以回到这一点上来谈谈，”那老头儿继续说。“因为你一定看得出，裘立恩，我不得不考虑我的计划可能遇到的反抗，而没有证据，我就得在黑暗里摸索一会儿……”

“我昨晚说过，我是不留名单的，”皮休和蔼地说。

“你当然不留名单，裘立恩，不过有一点儿具体的证据，就大有帮助了。”

“我决不否认厂里有过激派，可是他们看来要比其他的地方少些——因此，工会才很软弱。”

一个比较象他平常那个样子的库尔逊，把怒火朝他投射过来。

“或者说这是因为条件格外好的原故。等到它们回复正常的时候，你就要听到所有的那些听惯了的叹息和呻吟。可是我对这可以置之不理，因为我自己工作了长长的一天之后，也要稍微呻吟呻吟的。但是我对经济方面的怠工，却不能置之不理！”

“我也是如此，”皮休真诚地回答。

“我可以保证，在西伦敦等待的正是这样的种子——爆发出一点不满情绪来的种子。”

“假使是有的话，”皮休说，“那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一讲到车间，”库尔逊并不冷酷地说，“总好象有很多东西，你宁可不大去注意似的——我也正在想，你对茶休的看法是多么模糊，裘立恩；工人们看不看报纸，记得么？还有，洗手的时间有没有限制？”

“可不真是这样！”皮休想。“我不是常常急急地走过那些机床和技工們的面前？我不是觉得他們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

“那么看起来，报告給董事会的，不只是一点不同的意見了。”他高声說。

“这些都很好，”庫尔逊說，手指敲着皮休給他的那些文件，“可是我还是需要一种新鮮的消息；这个地方的特点；我們預料会有多少个反抗我們的人。”

“我没有名单，”皮休倔强地說，“既沒有写在紙上的，也沒有記在心里的。”

“那么我們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庫尔逊用一种冷冷的声調告訴他，“可是我們还是很坚决的。随便怎样，我們总要达到那百分之二十的增加。現在我得走了，裘立恩。也許你在明晚以前，会把这些事情再想一想。”

“我一点也沒有什么隱瞞，”皮休告訴他。

“事实上我对你也沒有这种想法，”庫尔逊說，仿佛是在自言自語。“但是，我們再說吧……再說吧……早点試驗早点好……可是會議是不会等我的，我現在一定要走了。謝謝你的一切。”

他把右手伸了出来，皮休輕輕地握了一握，心里覺得，这一次心情上沒有矛盾了，最主要的是，要避开这个人那双不会疲倦的眼睛和他那寻根究底的天性。

八

湯姆和他一家子人从温布尔顿草原回家之后，便馬上开始去做几个星期之前就應該做好的一些修理房屋的零星小事。他突然间感到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多么的沉闷，不知道他們七点钟来开会时，会怎样想。

“每星期花三十五先令来住这间維多利亞时代的煤窟，”他站在那暗黑的扶梯上，对自己冒火，一边摸不准那股淡淡的蘑菇味儿是从哪里来的。“怪不得房东都要雇佣收租的人，因為他們看見了自己的房产会受不了。”

然后，他找出錘子和一些小釘，背着在他背上跳上跳下的克里斯，慢慢地走上扶梯头，把楼梯口上卷起来的漆布都釘平，这漆布也可能是因为褪了顏色而蜷曲着。

“你能不能把克里斯洗洗或者做点別的事情？”他用恳求的声音向珍妮叫着。

“这些事情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就該做了，”珍妮的回答正象他自己心坎里发出来的声音一样。

“不錯，不錯，”他咆哮一声，站了起来，小心地把背挺直，然后砰砰碰碰地寻找地蜡。

“在扶梯旁的壁橱里——第二格，”珍妮有气无力地說，她把一个鋁浴盆从灶底下拖出来，在克里斯还没有来得及逃走之前，一把把他抓住。“你一把漆布釘好，我就会来打蜡，”她含怒地补上一句，覺得这种无声的指責，是針對她的家务而发的。

“只怪我老湯姆好了，”来了这样一个回答，那声音使得她笑了起来。“他总是不对的。天呀，这扶梯栏杆也松脱了！”

“你没有时间把这房子全部重新翻造的，”珍妮說。

等到安第·潘琪和且恩·艾斯頓六点半钟来到的时候，他們跟在渾身肮脏的湯姆后面，走上了一列清洁的扶梯。因为他們是常客，可以象近亲那样，在厨房里站一会儿。

温水淹到膝盖以上，小肚皮圓圓地挺着，克里斯对他母亲替他擦胰子冲水的純熟手法非常恼火。可是等到让他在澡盆里坐下时，浴水就开始飞溅出来了。当湯姆自己洗干净后，把那两位客人引到前房去时，客人們这才有点儿輕松的感觉。

“不錯——是个乖孩子，”安第从厨房里急急地退出时說，已經是說第五遍了。

“在六点钟和七点钟之間，他并不乖，”湯姆干巴巴地說。

“麦克的那个孩子还没有好，”安第走进房时嘆咕了一声。“今早又看見麦克，住得很近，所以常常看見他。他去請医生，湯姆。”

“哪一个病了？”

“小罗尼。”

湯姆高声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想起自己的儿子頑強地站在澡盆里，而罗尼却在西倫敦流行着脊髓炎时病起来。

“他們常在公园里一起玩的，”他說，“克里斯和罗尼。”

他的两个朋友幫着他把一些椅子放在桌子四周。

“你知道，麦克說他要想办法在星期天来看你。”

湯姆咕嚕着一些回答，安第和且恩都覺得他不象平常那样的友好和坦率。

“你說什么，老兄？”安第尖銳地問。

“我說我为罗尼难过，”湯姆回答。“至于麦克——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来都可以。到那时候，我們也許有些事情可以告訴他。”

他連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在这样情况之下去找麦克，是不但合乎情理，而且也是友好的。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一提起麦克，就这么气虎虎的，”安第不平地說。“他是一个好人。”

“那么一些批評呢，”湯姆煩躁地說，因为他急想談談其他的事情。

“如果你想到有批評，你已經有一半认为它是正当的了。”且恩得意揚揚地說。

湯姆想着这一个簡單的邏輯，不得不对它的正确性笑了。

“但是，你知道，”安第告訴这青年，“別說得好象全是湯姆的过錯。”

湯姆不能确定是要搖頭呢，还是点头。安第說的話很对。当然不全是他自己的过錯，但是，作为他們的领导和經驗最丰富的一員，一大半的責任，是應該由他負的。以他說話的才能和他在車間的影响，他曾經不是盲目地而是滿怀信心地領導着他們沿着一定的道路前进。

“現在这就够了，”最末一張椅子放好后，他說。

“我正在揣想着阿尔弗·赫金司会不会来，”且恩說。

湯姆不耐煩地聳聳肩膀。

“已經邀过他了，所以如果他不来，那就是他自己不对了。”

他把右手扑通一声使劲地往桌上一拍。且恩和安第不喜欢他現在这种情緒，他們相互看了一眼，带着一絲怒意。接着湯姆用了緊張的声調，为自己解釋。

“好吧，同志們——我的神經很緊張。我們經歷过了軟弱，而現在在这儿，在今天晚上，却有可能显示出力量、巨大的力量来。我所以緊張，就是怕它走錯了路。不——等我說完了，且恩，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說：你們两人都看到报上登的那个同盟会的报告——这就可以給你們一个概括的背景。讓我們朝再近些的地方看——看看欧墨佛——从下星期三起，納散尼·庫尔逊就要来接替皮休的位置，来做我們的总經理了。”

且恩发出一声又长又刺耳的口哨，安第悲伤地搖着头。有好几分钟工夫，他們交流着关于庫尔逊的情况；在大罢工和帕金生閉厂时期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过去当过英德同盟会的會員，以及他对下一代的董事們的“訓練”。湯姆甚至引証了庫尔逊写的一篇登在《新欧洲杂志》上的論文，他在文章中要求恢复資本主义早期的活力；甚至他还从人名录上拣出一則小消息說：納散尼·庫尔逊虽然年齡已經超过七十，可他仍旧是一个网球好手。

“一个人到了那样的年齡，”安第激怒地說，“你知道，就應該写他的遺囑了。”

“这正是他在試着要做的，”湯姆安靜地說，“在我們每一个人身上。布莱克門可以讲給你們听，他的萎罗們在伯明翰是怎样干的——但看来我們是要尝到这个老师自己的手段了。”

“这是炸药，”且恩热切地說，使得他的两个同伴都皺起

眉来。

“也可能是的，”湯姆說。“这可能使我們今晚所追求的团結巩固下来。可我还是緊張。”

“我們是有弱点的，”安第說，“但我們可以想办法。”

“不只是这一点，”湯姆說。“我怕的是，我們对坐下来談的这些小伙子可能会过于急躁。”

且恩意会到湯姆这話实在是指他說的，因此身子不安地移来移去。

“是的，”湯姆說，“十分钟后，一班杂湊攏来的小伙子，将开始考虑一些陌生的事情了。他們将要把他們的难题带到会里来，我們也要如此。他們将要遭到批評，我們也要。他們有他們的意見，我們也有我們的意見——但是，”他又敲了一下桌子，“在我們大家的头頂上，都籠罩着危机和庫尔逊的阴影，这就是我們的戰場——这不是莫斯科的政治問題、工党出卖或其他的什么问题。我們可以开政治會議去解决那些事情。这是一个欧墨佛厂的會議，也許在我們的进展过程中，我們會发现那方面所取得的教訓，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去……因此，总而言之，小伙子們，克制、忍耐——团結就是我們的了。”

“我是……一直跟着你走的，”安第立刻說。

“讓我們希望其他的人也从这个角度看問題，”且恩比較謹慎地說。“我很知道布莱克門；在他任性的时候，他可以說出些非常气人的怪話来。”

“那么我們可以不要生气，”湯姆简单地說。

在最后五分鐘的時間里，他們再重复了些他們的談話，把庫尔逊的形象，塑造得更完整些，并且討論着把这消息傳達給

其他的人的方法。

“宣战书和第一枪……都同时发出了，”安第說，意思是指同盟会的报告和他們的新總經理的任命。

“而这第一枪，是朝着我們放的，”且恩說。“他們一定是把我們看成为不堪一击的。他們总先从軟弱的方面进攻。”

其他两人体会到这話是真实的，也就想起了他們走进房間时，煩扰着他們的，正是軟弱。

“車輪已經完全轉动了，”安第輕輕地嘆息着。“我們有很多事情需要急起直追。”

“可是，”年輕的且恩說，他也喜欢抬杠的，“我們决不能变成多愁善感的女学生^①，我們已經做了許多好事情了；这个會議就証实了这一点。”他接着又把有关他們活动的事情提醒着安第，他那种神态，使湯姆对他永远感到亲切。

一两分钟后，大門上响起一記敲門声，整个房子都起了回响。

“我們就这样說定了，”湯姆带着一点儿沙哑的声音說。“克制和忍耐……”

当他走下扶梯时，他記起他几分钟前說的一句話：“一班杂湊攏来的小伙子，开始考虑一些陌生的事情，”虽然他满怀信心地开了門，他却缺乏那最大的信心来使他举止自然。他首先看到的，就是布莱克門的又大又方的臉儿。杰姆站在他身旁。

① 原文 Moaning Minnies: Moaning 是愁叹呻吟的意思；Minnie 女子名，一般指女大学生。

“星期六晚上，”布莱克門幽默地說。“可我还得来和你白瑞脫談公事！我敢打賭，我們的凱賽·貝遜是比較快活地在过这时刻的，噯？可是，你好么，湯姆？一家子人都好？”

然后，他們一同走上扶梯。

九

如果布莱克門以为凱賽·貝遜在过欢乐的时光，而对这个假定下赌注，那他准会輸得变成一个更穷的人。事实上，凱賽的一部分身心在那个下午就根本没有离开家；她去过皇宫舞厅跟許多舞伴跳过舞，可禁不住要想到她不在的时候劳埃是否会来看她；因此不管是皇宫舞厅也好，跳舞也好，跟她跳舞的人也好，都沒有給她任何愉快。她自己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里喝过茶，想决定一下她回到舞厅里去参加晚会呢，还是光去看一两小时的电影。她还在这两者之間思索着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正在等着回家去的公共汽車。她让这一冲动来指导着她，公共汽車开到的时候，她就跨了上去，一路上，她坐着一动也不动，帶着一种沮丧的和无可奈何的心情，連同坐在車上的乘客——或是車駛过的街道都懶得去看一看。当布莱克門和他的朋友們正在湯姆·白瑞脫的前房里一口一口地呷着茶的时候，她正抄着近路回到她家里去。她心里觉得很冷，并且警告自己她只会看到潘姆在跟她的代数拚命……她得作些尷尬的解釋，还要度过坐立不安和寂寞的几个钟头，想着她自己怎么会使劳埃走开的……她輕輕地走进屋里，听到客厅里一种單調低沉的声音。“有个亲戚来了，”她自言自語地說，想控

制住她所感到的兴奋。她不好意思走进客厅，站在大门边大声咳嗽。她听到屋里静下来了，就又再咳嗽了一声。潘密兰就向她走过来。

“告诉我，”凯赛痛苦地问着。“他是……”

“你走了一小时他就来了，一直待在这里。”

凯赛没有注意到潘密兰脸上那种悲伤的表情；她抓住这女孩子的一双手来回地跳着舞。然后吻她，轻轻地說：“我知道的，潘姆！我知道这并没有完結！真的，我告诉你，潘姆，我是一直知道的！”

“知道什么？”潘姆用一种詫异的声音問她。

“知道真的！就是他。”

她表演了另一套小小的战舞，潘密兰没法使她安静下来。

“有点事情应该让你知道，”她无可奈何地說。“现在安静点吧，凯赛，好让我对你說。”

“我怎么能够安静呢？”凯赛問道。“我怎么能够呢？”

可是她走进房間以前就使自己安静下来了，因为实在是千真万确，劳埃来得很晚。她的快乐馬上遭到她发现的这些等待着她的忧郁面孔的責备。她对她的双亲微笑了一下，然后走向劳埃，他正坐在火炉边的一把椅子上。

“你是个好家伙，”她呵斥他。“你的午餐給糟蹋了，而我花了一个下午跟陌生人跳舞。”

后来她感到这沉默的气氛，并且注意到劳埃的脸色是多么苍白。

“没关系，”她愉快地說，“你到了这儿才是主要的事情。媽，你有没有細細地檢查过他？他是否合格？”

他們的缺乏反應使她害怕起來了，於是她突然稍微抬一抬頭，她那頭豐美的褐色鬚髮顫動着，這是對他們顯然藏着的壞消息露出一種反抗的姿態。

“你知道，今晚我簡直想在外面玩得晚晚的，”她潤了一下嘴唇，又接着說，極力做出微笑。“事實上有一個跟我跳舞的傢伙要我去參加另一個舞會，並且……”

她看到了她母親皺起眉頭來警告她；一種顯示着極大緊張的輕微的姿態。凱賽不由自主地轉向她的父親。

“什麼事呀，爸？”她苦惱地發問。“他又被征召去了麼？是不是塞浦路斯^①？”

貝遜先生的臉上反映出一種溫和的沮喪，使凱賽覺得，她想象中最壞的事也沒有那麼壞。

“什麼事呀，勞埃？你被征召了麼？”

他搖了搖頭，凱賽看見他的喉核在痛苦地抖動。

貝遜太太打破了緊張的氣氛。

“他的弟弟失蹤了，”她簡單地說。

凱賽心不在焉地點點頭。起初這幾個字眼帶有一種朦朧的性質。它們好象無論如何與她無關。可是當她懂得了說的是什麼的時候，她就撇開了知道勞埃不是給調到塞浦路斯去的安慰，凝視着她的母親，然後又凝視着勞埃，直到一陣淚水使這個房間變得模糊，好象它在搖撼，在瘋狂地游泳。她震了

① 位於地中海中部，一九二五年被英國霸占為直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塞浦路斯人民爭取民族自決的鬥爭高漲，英國一方面表示準備實行騙人的“自治憲法”，一方面又調集軍隊實行武裝鎮壓。但塞浦路斯人民堅決鬥爭到底，終於一九六〇年八月宣告獨立。

一下眼睛，然后走到劳埃身边。

“是一个电报？”她悄悄地問他。

劳埃点点头。

“电报在这个星期里就来了，可是因为我在路上……她就沒有讲。”

“电报上說些什么呢？”

劳埃的臉突然地变得一陣青一陣白。

“有关人命的大事情却那么地輕描淡写！也不說他还是失踪了，还是生病，还是給打死了……但由于我了解军队情形，我知道这是最坏的……这，媽也知道。”

他用顫抖着的手指打开一張薄薄的长方形的紙。那上面用刻板而老一套的文字宣称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的失踪。在凱賽看来，这种措辞也許很适用于一張电灯賬单。这电报使她突然想到，它就象一輛枯朽易碎的車子，怎能負荷这样一个悲剧的重压。

“一切都多謝你們，貝遜先生和貝遜太太，”劳埃一面說，一面重又把电报折起来，拾起他那步兵的便帽。“我現在該走了。事实上我在这里已待得太久。他的未婚妻陪着我媽媽……我不能让她們俩尽在一块儿……”

“我也去，”凱賽打定了主意。

“我不想把你也攪到里面，”劳埃怪可怜地說，“家里的情形很不象样。”

“我不会給攪进任何事情里面去的，”凱賽溫柔地說。

她伤心地吻着潘密兰，并且告訴她的双亲她今晚要很晚才回家。劳埃对他們的帮助再一次地表示了感謝，然后跟在

凱賽后面跟跟跄跄地走了出去。他們急急忙忙地穿过大街，走过远比他們愉快的成双作对的人們身边。

“明晚回到軍营，我就要去申請安慰假。”

“他們不能拒絕的！”

“他們什么事情都能拒絕。”

“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凱賽突然激昂地問。“象他这么年紀的人有多少事情好干呀。”

“我現在所能做的就只是記憶起过去的那些爭吵，我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咬掉。”

“家里爭吵是不算一回事的。潘姆和我一天到晚吵嘴，可是當我們中間誰遭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一开始这好象不是真的。馬來亞离得很远，而艾利克又是够活潑的，現在呢，一紙傳來，告訴我們別指望再看到他了……想起过去的二十年，不能不說事情有些突然。”

“这当然是突然的。”

“我想你也許可以帮助她們，”當他們走近他家的时候，劳埃胆怯地說。“我离开的时候琼在那儿。”

“琼就是他的未婚妻嗎？”

“是的。他們总要提起这事，可实在有什么用呢？”

凱賽正开始領会将出現在她面前的情形的时候，劳埃指点着一所房子；房子上面所有的窗帘都拉下来遮住了明朗的阳光。

“我要想办法使她們鎮定下来，”凱賽勇敢地对自己說。“我要做得很同情她們而又使人看不出来的样子。”

“是我，”劳埃走进屋里的时候高声喊着，并且帶了凱賽走

到后面的厨房。“这就是凱賽，”他对一位老太太輕声地說，这老太太正沒精打采地倒在一把軟椅里面。“这就是凱賽，”他俯身湊近他母亲再說一句。

凱賽看到她正在凝視着摆在桌子中間的一張年輕兵士的照片。

“哦，是啊，”老太太用一种恍惚的声音說。“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亲爱的，我看到你多高兴。我恐怕我們这个时候心緒都不大好。”

接着凱賽就注意到一个年輕姑娘坐在角落里。看到这个姑娘那样地捻弄着戴在她第三只手指上的訂婚戒指时，凱賽的一切善良的意愿和怜悯的字眼都化为烏有了，她沮丧地发现自己不再能够看清眼前的东西，因为她眼睛里凝聚着泪水。那个姑娘离开她暗黑的角落，走到劳埃母亲的旁边蹲下去，凱賽馬上挨到另一边同样的蹲下来，这样，他們就在那个穿制服的微笑着的年輕人的照片面前一块儿放声大哭起来。

“这可不行呀，”凱賽潑泣着。“这就是不行呀。”

“我們对他是无能为力的，”劳埃輕柔地說。“而且这对我們自己也沒有帮助。”

“象我这样年齡的女人是把生命寄托在儿子身上的，”他的母亲說。“她有两个儿子，而其中一个被夺去了，那就是夺去了她的半条命。”

凱賽絕望地說：“如果艾利克現在看見我們的話，他会說什么呢？哭是容易的——小孩子都会哭。可是要眼里沒有眼泪，同时不让你的感受傳播开来，那就比較难了。”

“这是真的，”琼說。“想把他哭回来是办不到的。在閃电战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姐姐，如果哭有什么用处的話，那末我现在就会有十个姐姐了。”

她用一块小手帕輕輕擦着臉，接着当她尽力想微笑一下的时候，凱賽看出她很漂亮。

劳埃走到桌子跟前，輕輕地把照片拿开。他开了一扇窗，又請他母亲帮他煮点茶。老太太勉强撑起身子，跟他走进洗碗間，沒精打采地拖着她的脚步。这些年輕人听到她装了一壶水，点着了煤气炉。

“琼，你現在把这房間稍微收拾一下，”凱賽体貼地說，“让我到街角那家小酒店里去一下，看有什么酒买一瓶来。哀悼有各种表現方式，亲爱的，我以为这一种方式若不是具有远見便是合乎情理；如果这位老太太两天来都象这样，那除非換換花样，不然她就当真要病倒了。”

她走到那姑娘跟前，用一种差不多是母爱的样子吻了她的双頰，然后匆匆地走出这个屋子，沿着大路走向那熏黑了的小酒店，它就在从她自己家到劳埃家的半路上。她把剩下的零錢买了一瓶白兰地，接着就在离开这个屋子的十分鐘內重又回到屋子里来。她看見壶里的水已經煮开，又听說老太太上楼換衣服去了。凱賽覺得屋里的气氛已經有点不同；这伤心的第一个浪潮业已击退，他們正开始經歷着那种不可能完全逃避的悲哀。

安东尼·瓦恩的母亲也发觉她濒于一种不能了解的境地。她坐在她媳妇的房间里，看着她媳妇放射出一种快乐和激动的光芒，使她觉得自己衰老了。

“他为什么还不回来？”玛丽亚问了大概有十遍了。“如果到八点半他还来不来，我就自己去找汤麦司先生去。”

“这样的兴奋对你是不好的，”瓦恩老太太告诉她。“把窗子关上，坐下来。”

“我真希望他赶紧一点。”

她离开了窗前，可是差不多立刻又走了回去。

“如果他也找到一个地方，该怎么样呢？那就有意思了——有了住屋可以选择了！”

“只有不断地尝试，才有结果，”瓦恩老太太颇有点嫌恶地说。

“我不能就在这儿等着，”玛丽亚狂热地说。“我要早点准备好，然后走到路角上去。我等他五分钟，如果他还不来，那么——”

“你就叫我，”瓦恩老太太说，“我和你一起去。”

玛丽亚梳梳头又扑扑粉，没有答话。这惹怒了她婆婆，因为她对他们急于要离开她的家，早已不痛快了。现在快到结束了，她倒看出家中的不和，是多么无意思。其实并不是为了玛丽亚在厨房里的态度问题，或是安东尼的情绪以及等到生了小孩之后，他们大家将有种种麻烦的问题。她喜欢玛丽亚，

安东尼呢，也还是她寵爱的儿子。她半夜里醒过来，仍以为他是給监禁在集中营里。等到她記起他是熟睡在隔壁房間里时，她就感到一种自从他长大以后就沒有感到过的欢乐。但是在白天，她却成为怨忿情感的俘虏——也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除非是为了这一对青年夫妇好象只是彼此关心着的那种样子，不知不觉地提醒了她，她是完了；是多余的了。她坐在床上，把两手放在膝盖上，想哭出来。所有这些，都是这样地乱七八糟和愚蠢。

瑪丽亚朝窗外看了最后一眼——看見安东尼朝着家走来，他的肩膀微微地偻着，看上去恰是一幅灰心失望的图画。他袋里那張地址表，有一长条拖在外面，而他的嘴里，由于备尝艰苦，已是舌敝唇焦了。瑪丽亚这个瘋狂的計劃！什么东西使她以为他們这一次会逃脫了恶运？她为什么沒有看見那些足以为鉴的先例呢？在前綫，有多少人第一个月就被俘和受伤？很少。有几个人被送到最殘酷的战俘集中营去的？并不很多。这些小事跟随在大事后面，步調是一致的；他的母亲那样地变成了一个仇敌；他們寻屋沒有成功；他第一次有了工作，剛剛感到安定的时候，这工作本身却开始失去它引人的光彩。这种种事实和他的自怜和怨恨手牵手地来了，他正在憤怒得顫抖起来时，瑪丽亚突然抓住他的手臂，說出了一連串乱七八糟的惊人的話，总算把他的恶劣情緒給赶走了。

“現在不要生气了，东尼，因为我得到了一些好消息！我自己去过三个地方，其中有一个給了我另外一个地址，那儿好象很有希望。我已經去过了，但是在八点到九点之間，我們还得再去一次。我以为你永远不来了！我可以看出你是沒有什

么好消息,可是不要紧。这房子实在是可爱呢,东尼!我已經能想象我們住在里面的情景了。”

她沒有放松他的手臂,就引着他走过去,轉了几个弯。等到他們已經能够看見那房子的时候,他总算說出表上的地址,除了五个以外,其余的都去过了。

“吃午餐的时候,你說要回来吃茶的,”瑪丽亚帶点譴責的神气說。“但現在,沒有关系了,东尼,我是确实知道的。湯麦司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他要我在决定之前,去看看他的太太。”

那房子并没有象瑪丽亚說的那么好,可是路旁那两排法国梧桐倒可以說有可爱之处,房子本身也还保养得好,而且沒有超过五十年。

湯麦司先生来到門前,安东尼再度发觉自己在怀疑瑪丽亚的估計是否准确。

“我仍旧在等着湯麦司太太回来,”那人告訴瑪丽亚。“她常常到礼拜堂大厅玩惠斯脫牌戏^①去。”

“噢……”瑪丽亚焦急地說。

“这一类事情怎么傳得这么快,”湯麦司先生抱怨着。“我昨天晚上才决定把房子出租的!”

“我們是第一个来問的人么?”

“是的——第一个。”

“能不能讓我們看一看?这对我們是非常重要的,湯麦司先生。”

① 四人玩的一种紙牌游戏。

“那么好吧，”他咕囔着，就退后一步，然后跟在他們后面走上两节扶梯。走到那空房間的时候，他把門开开，让这一对年輕夫妇任意在里面走动。等到他开口的时候，他就称赞这空房間的标准。那可怕的沉寂终于到来了；安东尼清了清喉嚨說：“是的，这对我們实在很合适，湯麦司先生。我可不可以問問租金？”

他得到了一个使他震惊的回答；那数目比他所預料的要大得多。至于瑪丽亚，湯麦司先生那副愁煩的老鼠似的面孔，开始使她看得要作嘔了。“象一只小猴子，”她心里想。“不是老鼠——是一只猴子。”她注意到他的牙是假的，而他的一双眼睛轉来轉去，带着令人生气的不可靠的神气。然后安东尼决定，他們还可以付得起这个租金。

“那么这就沒有問題了，”湯麦司先生說。“但我真希望湯麦司太太在这儿……我想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那么，湯麦司先生，”安东尼接下去說，“我得告訴你，我們將要有一个孩子了。”

瑪丽亚又感到很緊張了。是她要安东尼提出孩子問題，以免将来发生誤会。但她不喜欢这样提法；这象是一个可耻的秘密。她望着湯麦司先生，試着去了解他的想法，但是他的眼光是那样的不定，朝房間四下轉来轉去的看，好象在找什么启示似的。

“我肯定决不会煩扰你們，”瑪丽亚說。“你們簡直会不知道有一个孩子在这儿。我們每天晚上把搖籃車拿上楼去。”

“我不知道……”湯麦司先生慢吞吞地說。“当然，并不是討厭孩子……我自己还很喜欢孩子呢……但是湯麦司太太是

——有些古怪。我應該和她說一說；你們能不能等一等再來一次？”

“這是緊急的，”安東尼說；“非常緊急的。我實在指望著帶一個準確的回音回去。”

“我確實知道會是一個乖孩子，”瑪麗亞急急地補上一句。“我決不會讓他吵擾你們。”

她知道這人不大堅決，因此她走近他身邊，用了一種強有力的悠揚的聲調對他說：“湯麥司先生，這對我們關係太大了。我們在一個很小的房間住了很久。假使不生養孩子的話，這個世界豈不是一個滑稽世界嗎？我以為我們大家都應該試著給他們一點機會。我們應該是知恩的、講情理的房客。”

那人的眼光不從牆上去找決定了。“好吧——雖然我實在希望我的太太在這兒。”

安東尼抓住他的手，熱情地握了一下。“這好極了，湯麥司先生，”他說，“真好極了。我馬上就開始去安排，那麼，如果下一個周末不太早的話，我們就搬進來——”

幾分鐘之後，他們又在那法國梧桐下面走着了。當大門把他們的新房東從他的視線里遮沒之後，安東尼高高地跳了起來，响亮地喊了一聲“萬歲”，使得過路的人都發出“嘖——嘖”的聲音，而走到路對面去了。瑪麗亞快樂地笑着，他們兩人挽著手臂，慢慢地走回家，一邊走一邊商量著關於家具和窗簾的事。

跟安东尼与玛丽亚·瓦恩对照起来，尤恩斯家的两个人，好象是一对很呆板的夫妻。而这两个年轻人却是生活在他们新婚的年月里——一种接力战斗，一边是恋爱，另一边是恶劣的环境和缺少经验——阿尔伯特和他的妻子则是在欢度他们的中年生活。可是，尤恩斯太太虽则得到过一些教训，也享受过一些情爱，却仍旧喜欢回想到那些艰苦奋斗的早年。当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她和阿尔伯特上卡洛琳皇后酒店去时，她总喜欢回想到过去，然后从她的记忆里拣出他们一次早年的争吵，向阿尔伯特提出，使他一面喝啤酒，一面格格地笑起来。

“你可记得，”爱德娜对阿尔伯特说，当他把第二杯黑啤酒给她拿到角落里他们的桌子上时，“那一次你带小麦克坐着新摇篮车出去，车子给偷走了，是星期天的早市，不是么？老实告诉我，阿尔伯特，是不是因为你溜进去喝了一杯快酒？我一直在怀疑呢。”

“我把他抱出来给他看那些豚鼠，”阿尔伯特说，“等到我转过身来的时候，车子就不见了。”

“那么那一次的吵架是我错了。”爱德娜嘻嘻地笑着承认下来。

阿尔伯特举起他那只一品脱的酒杯，她对这杯里的容量，和能够容纳它的大肚皮感到惊奇。

“你应该喝半品脱，”她说。

“半品脱！”阿尔伯特哼着鼻子说。“为什么不說針箍里盛

着满满的补身酒就算了？”他朝这拥挤着的酒店四周看看，說麦克已經迟到了。

“也許罗尼还没有好，”爱德娜臆想着說。“我們等到九点钟，然后去看看他們。”

阿尔伯特点点头，随着就是大有把这夜晚破坏了的一种沉默，好象早年那些苦恼的日子突然又回来了。

“我以为我們今天早上已經撥开了天上的烏云，”爱德娜告訴他。“我們同意應該照你认为是对的去做——別考虑后果。我們还同意把这些倒霉的事情打叠起来，攔到星期一早晨再說。而你却在这儿象一个小学徒第一次挨了罵一样在鬧别扭。看老天爷的份上，把你的一品脫喝完，再去买一品脫，然后稍微笑笑。”

阿尔伯特把他的酒杯稍微推到旁边一点。

“听着，”他用了最严肃的声音說。“我在欧墨佛呆了四十三年了，我是一个車間主任。我在那儿度过了十万多个钟点，爱德，这厂也差不多和你一样，是我血液里的一部分了。我对这地方感到一些驕傲，因为我看着它成长起来，而且我对它的成长，也尽了一份力——我可以說出十几种工作方法，都是有我插手的。我在那儿所做的事，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因此可以推想到我对要去做一个夜班看門人或者一个园丁，是不会感到什么好滋味的。到了我这年齡，我是找不到另外一个象現在这样位置的工作了。因此，如果我好象有一点愁煩的話，你得試着了解我。”

“可是你对那里发生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夸張了呢，阿尔伯特？我意思是說，現在並沒有誰来威胁你，要停止你的工

作，而你倒在这儿说什么要找其他的职业了。”

“我刚才说过，它差不多和你一样是我血液里的一部分。正和我能够辨别——甚至预料——你的情绪一样，我对欧墨佛也是如此。它的声响和它的气氛，我都习惯了，如果缺一些什么，我就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打原因来说明，到明年这个时候，这个工作，简直连一个西班牙大葱头都不值了。而且你听我说，爱德；使我愁烦的并不是这个工作，而是因为在这些年之后，并且在各方面都进行得这样顺利的时候，我还得开始为这些小伙子和我自己来愁烦。我所不痛快的，是因为事情不对头。如果他们要讲经济，那么为什么在树上有这么多了枝的时候，就把它连根拔起？我真气，我告诉你，爱德；他们是想破坏我对那里的敬意。”

“敬意？对几十台冰冷的机床的敬意？”

“你不懂这里边的来龙去脉，”阿尔伯特悲伤地说。“你没有看出这问题扩大到怎样一个地步。让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了解我的政治观点；我是一个工党党员，并且出席过好多次的会议等等。工党执政已经六年了，可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怎样？还不是跟六年前一模一样。我自己拣选政府留给我的这一副局面，我以为是应该被消灭的了，留给我的这些老板，我以为应该当作博物院的古董去解雇了。而现在最糟的形势，正压在我们的头顶上——正象每一张报纸所承认的一样——我上哪儿去找解决的办法呢？到帮助着造成这种形势的工党里面去找？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些小事情是怎样向世界局势发展的，爱德，你也可以看出，象我这样年龄的人，还得去重新考虑他一直信仰的东西，会使人感到怎样的不安。”

“可我仍旧要說，愁煩的一半原因，是你的工作位置，”爱德娜說，因为她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今天早上就告訴你的。你单枪匹馬当了一个部主任，你是孤立的。”

“我为什么是孤立的？”阿尔伯特气冲冲地問。“一个部主任的位置本来就是这样；它是計划和生产之間的一个桥梁。你知道，爱德，我看一張藍图，可以象看报一样地了解，而当我刮胡子刮破皮的时候，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机油。”

“是啤酒，”爱德娜糾正他。

“一个星期六晚上喝四品脫酒，算不了什么，”阿尔伯特說。“你的爸爸每天吃早餐就喝这么多。等到他死了，他們不能决定还是把他抬出去，还是让他滚出去。”

“阿尔伯特·尤恩斯！”

“你想掉換一个話題，”阿尔伯特怪她。

“并不一定，”爱德娜說。“这使我想起我們从前的日子，阿尔伯特，那时候，我們不是拌嘴，就是互相許諾着以后永远不再爭吵！”

“也許这是因为我們又一次开始面对着同样的麻煩了，”阿尔伯特說。“难道你看不出我打算讲的是什么嗎，爱德娜？因为我是懂得上面交給我的藍图的那号人，同样也懂得把藍图傳遞給哪些人和哪些机床，我自然就是桥梁，所以我并不孤立。但是等到我給老板們当一把斧头用时，我的孤立就开始了。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个工党党员的原因——因为我不愿意执行执政者那些細小而刻薄的指示。我愿意做一个自然的桥梁，而不愿做大老板的前哨。我要公平地对待我的小伙子們。你現在懂得我了吗，爱德？你看出这些事是怎样联

系起来的吧？”

“噢，我想看出了，”他的妻子回答說。

“那么，你看出是什么在煩扰着了我吧，小姑娘？事实是再指望我去干那刻薄的勾当？在工党执政这么多年以后，还要这样。”

“是的，是的，我懂得了，阿尔伯特。”

“那么你一定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我对于在我这样的年龄来这么一个彻底的变动感到倒胃口，而且为什么我簡直就不能把这問題攔到星期一了。”

他举起酒杯，深深地喝了一口。

“而且……”隔了一会儿，他說，“我不要当一个看門人或者电梯司机，因为我不象别人一样，关节里没有球窩^①，我却有齿輪。”他擦擦他的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如果麦克来，我要跟他談談，”他嘖咕着。“麦克会从这里面了解一些意义的。”

“哎呀！”爱德娜冲口而出地說，“我記得的每一个星期六，你总是和他爭論；就坐在这酒店里，坐在这張椅子上，你說他是个极端分子，还有上帝知道别的什么，而現在，你倒要去征求他的意見了。你可知道这对我有怎样的感觉，阿尔伯特？”

“是的，”阿尔伯特愁眉苦臉地說，“我知道。”

他們的儿子麦克在剛要到九点时出現了。阿尔伯特高兴得咧开嘴笑了，同时急急地朝酒排間那条长柜台走去，可是麦

① 球窩关节可以四面轉动，运用自如。而齿輪只能向一面轉动。比喻尤恩斯除当車間主任外，不能再干別的工作。

克止住他說：

“同樣地謝謝你，爸爸，可是我不能停留了。小羅尼很不正常。我們請過一個醫生，他對這個症狀有些懷疑。他十點鐘還要來，並且勸我們把其他的孩子搬到別處去。”

阿爾伯特立刻顯出垂頭喪氣而又焦急的樣子。

“你母親說他吐過了，還有熱度。”

“他現在鬧着說頸子發硬。”

“這是不好的，孩子，”阿爾伯特咕噥着。

“當然是不好，”麥克說，意思要讓他的父親知道，他也曾想到那種已經使這區里七個小孩致命的病症了。

“我們把其他幾個孩子領來住幾天，”阿爾伯特打定了主意。“你在這兒等一會，讓我去告訴你母親。”

他回到愛德娜坐的地方，她正非常關心地在遙望着他們。

“現在你別着急，”阿爾伯特鎮靜地說。“我要你回家去，愛德，熱上一些牛奶，因為我們要帶孩子們來住幾天。羅尼的病並沒有變得更厲害，但是醫生說最好小心一點。讓他們睡在我們的床上；我們可以睡在棕墊上。”

“我和你一起去，”愛德娜馬上說。

“難道讓他們回到一個又暗又冷的家裡？並且是在他們已經這麼累的時候？”

“你是對的，當然，”愛德娜說，喝干了酒，然後站起來。

她去問問麥克關於羅尼的情況，直到他的答語使她憂急起來，才趕回家去，為她的孫兒女們做些準備。在尋常的時候，這種安排會使阿爾伯特感到歡喜的，但是為了羅尼的病，深切的關懷，使他的心情沉重了。當他走在他兒子身旁，穿過

那阴暗的街道时，他断定他现在过的不是幸运的时日。但他自己振作起精神来，回忆着过去他所度过的许多欢乐的岁月。看到了他的孙儿女们，顿时使他高兴起来。他们兴奋地低语着，紧紧地抓住了小包裹，完全不懂是怎么回事，很快就使他为了他们的突然从生活常规里跳出来而高兴得笑出声来。可是他在楼上房间里所看见的那个孩子，却把他拉到另一个方向去。他的手触着他从来没有摸到过这样烫的额角上，听到那孩子的吃力的呼吸，就只得赶快离开那房间，从那不太明亮的扶梯上，跌跌冲冲地走下来到厨房里去。

“现在来吧，孩子们，”他嘶声说。“谁要在爷爷床上睡一夜？”

“我们要！”他们的回答显出惊人的气度，因为他们的年龄，总共还不超过十二岁呢。

孩子们给父母吻过后，就集合在阿尔伯特臃肿不灵的身躯的周围，然后被赶着穿过那些他们难得在晚上这个时候看到的街道。

爱德娜赶到屋子外面来欢迎他们；她在路角上接着他们，由于她的来到，一切就显得比较容易了。她用了一种使阿尔伯特惊异的活力，连哄带骗，又是挨又是抱，把三个孩子弄进家去，一面还要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开始替他们脱衣服和盥洗。等到他们喝完牛奶，真的准备要睡的时候，阿尔伯特清了一下嗓子，在小坎蒂面前弯下腰说：

“现在听着，心肝，上次圣诞节的第二夜，你睡在爷爷床上，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工夫，才把棕垫晒干，因此如果夜里你要你的桶桶，你就叫一声，好不好？”

那孩子点点头，又把眼闭上了。

“真丟臉，”爱德娜責怪他，“你看不出她已經睡熟了么？”

为了补偿他的过失，阿尔伯特就吻了他們，然后一个一个把他們抱到楼上房間里去。老夫妻两人在近窗的地方，点了一盞灯过夜，听了几秒钟的匀称的呼吸，就輕輕地走出房間，好象两个打着鬼主意的家伙一样。阿尔伯特开始在厨房里轉来轉去，也不知做些什么，而这种情景，又使爱德娜逼真地回忆到他們在一起度过的早年。她絕好的記憶力里映出一幅画图：一个年輕些的阿尔伯特，和現在一样，在厨房里打轉，孩子們睡着了。那时他們有两个孩子：麦克和德瑞克。在这个当儿，一想起德瑞克，她記憶中的欢乐就减少了，因为德瑞克是他們的秘密；他在艾生郡上空被打死了。

— 二 —

湯姆·白瑞脫在前面房間里的談話談到了阿尔伯特·尤恩斯的問題。

“在我們車間里，”且恩說，“感到首当其冲的将是阿尔伯特——他为人正派，足以援助我們，但要參加到我們中間来，他却还没有足够的認識。”

“但他是可以有用的，”杰姆說，他已經很自然地担任了主席的职位。“事实上，他可以比来参加我們會議的一个小伙子还要有用些。”

“你是說能够暗通消息嗎？”布莱克門問道。“阿尔伯特不是那种人；他是为目的和手段而煩惱着的那种人；他会把你剛

才所說的這種事情叫做‘兩面效忠’或諸如此類，等等。按照這個說法，他就是這種人，因為他會為制止搶劫的方法而煩惱得比對搶劫本身還要厲害。”

“你知道，效忠並不是桩壞事情，”安第說。

“我以為我們還是不要把阿爾伯特算進我們計劃里好，”杰姆堅決地說。“形勢很快就會澄清人們的態度。現在呢，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他舉起他的晚報，想法來辨認他整個晚上用鉛筆在報上所作的記號。他摸了一會整齊的小胡子，然後用安詳的聲音說：“我們已經同意在廠里來一次工會運動，而且我們也同意，我們應該在幾個月以前就進行一次的。”

他在接下去說以前，把報紙舉得更湊近他的鼻子。“啊，是的——湯姆那些入會申請表。我們要儘快拿一些並且去利用它們。還有人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呢，”布萊克門嘆了口氣。

“舉例說，組織一個車間工會幹事的委員會，”湯姆說，“同時還有在廠門外舉行的周會。”

“——這事情還得仔細籌劃一下，”且恩補充說。“你知道我這話的意思；開一次會議而發現沒有開會的基础，或者入會申請表填寫好了，只是讓它們在家里晃那麼一個月。”

“听起来好象你已經在十幾個工廠里搞過組織工作似的，”布萊克門說着，他那雙深沉的眼睛里閃着一種惡作劇的光芒。

“我在服兵役以前，曾在另外一個地方搞過，”且恩說，“可是，雖然從來沒有象布萊克門和湯姆·白瑞脫那麼出色，但不知怎的倒組織得似乎還不錯。”

“这又使我们回到阿尔伯特·尤恩斯的问题上来了，”泰德·阿加说；“这是因为他是个正派的人，并且因为，正象汤姆昨天说的一样，我们在欧墨佛厂里是没有组织工会的传统的，因此事情进行得很慢。”

布莱克门点点头，表示同意。

“阿尔伯特跟我们的车间当然无关，”他说，“而我们的车间主任和他是同一类型的人。一直到几个月以前皮休对下面都还是贯彻着一种很好的态度，可是库尔逊一来，情形可就要两样了。”

“而且从现在起，”汤姆用一个食指指着那份同盟会报告的剪报说；“将会有更多更多的库尔逊。我只能重说一遍，我们并不是孤独的。”

门上一下轻敲把他们的话头打断。珍妮拿着一盘茶和糕点进来。她对着室内这样的气氛扮着鬼脸，在座的一些人都笑了起来，并且指着布莱克门，他连忙熄灭他那段气味强烈的烟头。

“我很抱歉，恐怕我们破坏你的星期六晚上了，白瑞脱太太，”他豪爽地说。“要你坐在厨房里，总不会有很大味道吧。”

“你有没有开无线电，珍妮？”汤姆问她。

“开的，可是楼下那小伙子又在唱歌了。”

“倒霉，”汤姆说。

“那就到这儿来坐一会，白瑞脱太太，”布莱克门说。“我们是一点也不介意的。”

“谢谢，可是我宁可去听唱歌，”珍妮回答。“你那香烟到底是什么做的？”她问布莱克门，“——床垫里的马鬃？”

他們都因布萊克門被嘲弄而笑起來，他的敏捷的口才看來好象已經消失了。

“我剛進來的時候，還以為你們在熏火腿呢，”珍妮一邊說，一邊放下茶盤，接着就走出房間。

在這以後的幾分鐘時間中，在他的同伴們舉起或者放下他們的茶杯，彼此開着小玩笑時，湯姆瞅着布萊克門的香煙的最后一縷煙，在敞開窗口的風里擺動、繚繞，奪窗而出。他回顧了一下他們有些什麼成就，知道他們已是接近成功了。這個會議開頭倒有些難以推動，有點散漫和把握不住，但從湯姆把庫爾遜的事告訴了他們後，就開得比較抓緊了。不過會議開始時那種散漫現象卻很有意義，因為這一來就可以使那些基本的疑慮和問題提出來討論。“有些小伙子以為僱主們有些地方是公正的，”泰德小心地說着，不願意承認他自己有時候也是這樣想的，“通貨膨脹，國外競爭以及諸如此類等等。”年輕的且恩·艾斯頓連忙接下去說了一大套關於資本主義的危機的話，但湯姆和布萊克門卻採取較簡短的方式；布萊克門指出他們應在抗議和緊縮肚皮兩者之中選取一種，湯姆補充說，要叫工人階級減衣縮食，那就好象要叫他們減少呼吸。安第就一些與杰姆有關的事物，單純地引証了大戰以後歐墨佛廠所賺的利潤：

“——每年有五萬左右的增長，”他憤慨地說。“而且，只就去年一年，你知道，就賺了三萬五千——”據此，他們就要緊縮了。”

杰姆在他那張晚報的角上做了一系列的計算。

“大戰以後毛估估已經六百萬了，”他驚奇地說，“而他們

还在轉我一星期九鎊的念頭！”

當湯姆和布萊克門正在唇槍舌劍、各不相讓的時候，安第·潘琪把兩肘撐在桌上，問着布萊克門一個主要的問題，因而把緊張的形勢緩和下來：

“你曾經遇到過伯明翰歐墨佛分廠的好幾個小伙子，是不是？你說，我們能指望些什麼呢？”

“那兒是庫爾遜手下的一些年輕走狗在搗鬼，”布萊克門告訴他們。“雖則那老傢伙自己時時也去觀察一下……”

會議就這樣進行着，有緊張，有同意，有笑謔，有愁眉。但總的說來，肯定是成功的。

杰姆從喉嚨口發出一種主席的腔調來：

“時間已經不早了，”他說。

“是的，”布萊克門嘆了一口氣，“這是我該回家叫孩子們去睡覺的時候了。你們知道這些燠熱的晚上是怎樣的。”

“可是要討論的還多着呢，”湯姆告訴他們。“且恩所說的那些詳細條款還沒有談到呢。如果它是跟我想的一樣緊急的話——”

“庫爾遜是不會浪費時間的，”布萊克門倔強地說。“他太老了，不趕快就要來不及了！”

“那麼你們說再開一次會議怎麼樣？”湯姆問他們。“如果贊同的話——幾時開？”

布萊克門又卷了一支他的煙味濃烈的香煙，等着別人提出建議來。

泰德開始端詳他的指甲。

“那麼還有哪些要談的么？”他問。

“我們第一次厂里會議的日期——等等，”湯姆說。“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在我們准备好以前就出了事情的話，我們將采取什么态度。”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布莱克門表示同意。

“我好象覺得，他們这会儿就正在完成他們的計劃似的，”湯姆急迫地說。

“那么我建議明天晚上就开，”杰姆安詳地說。

“在我家里，在同一的时间怎么样？”布莱克門自告奋勇地提出。“我会关照孩子們早些上床睡覺。”

“泰德，你看怎样？”且恩問他的同伴，这家伙看来有些煩惱。

“我在想我們是否太急躁了一点——我知道这是紧急的，可是其他的小伙子們都知道嗎？”

他的話說完后，大家默不作声，他受到了鼓励，因此馬上繼續說下去：“我的意思是，我們彼此之間相互表示热情應該說是对的，但其余的人都不在这里。阿尔弗·赫金司他們怎么样？你昨天已經說过，湯姆，我們不能够忽視他們。”

“讲到我的車間，”布莱克門說，“我是說我的車間最近已經覺醒过来了。”

“那么，如果我們明天开会，你以为我們是做得过分了么？”这位主席問着泰德·阿加。

“我是指那些明天将要作出的决定；湯姆所讲到的厂里的會議——那是有刺激性的。”

“那些失去了的記錄卡就不刺激了？”且恩很有諷刺意味地問着。

“不——那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刺激的，”泰德說。“或者至少可以說刺激性不够强。”

“那么，我們是否就……伸出我們的下巴，你知道，并且叉起双臂来呢？”安第問。

“我沒有說这个話。可是我觉得，当我說我們不要在这个阶段去刺激人的时候，我是替許多小伙子說話的。”

“我們并不是要去刺激人，”布莱克門在向天花板吹出一口硫黄味的烟霧后說，“是人家来刺激我們的。你的工資袋怎样了，泰德？”

“事实上，”泰德說得更加恼火了，“上星期我干的活儿倒是挺不錯的。”

“那么，我們是不是就得等到你的活儿干的跟我們的活儿差不多再說？”旦恩問他。

“我也沒有說过这句话。而是，因为你們在这里在弄清楚什么人要展开行动以前，却在談行动了。电工装配部門怎样？那儿有一百多个女工沒有一个理睬过工会。”

“我已經想到这个了，”湯姆安靜地說。“凱賽·貝逊跟那边有些接触；星期一我会給她一批入会申請表——”

“——还是等到你那批申請表收回来之后再談厂里的會議吧，”泰德說得很尖銳，这是湯姆从来沒有听到过的。

其实呢，湯姆赶快地思考了一下，就发觉在他們談論到采取行动之前，泰德在这个會議里都是居于决定性地位的。这一种思想甚至使他联想到其他令人更不舒服的思想。

“这倒象一种用球棒打球的游戏，”他想；“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你記取了一个弱点就发现了力量；你达成了一项

協議，可是當你伸出手去拿帽子的時候，就聽到有人說：‘再想一想吧……’”湯姆想到這裡，內心里另外一種聲音就又活躍了：“可你指望些什麼呢？”這聲音教訓他，“難道一路上全是玫瑰？一群代表着人數比他們要大得多的人已經坐下來而達成協議。這是歐墨佛廠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事情。這是回答庫爾遜的第一句話，而且也還帶有一種政治性的教訓，難道在小伙子們和黨中間就不會有另外一座橋梁嗎？那就是當他們看到安第和其餘的一些人曾經說過的、事實上已經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時候。”

這一思想幫助他消化心里的疑慮：那第一個規避做實際工作的就是泰德——他廠里最親密的朋友。而更壞的是，因為看來泰德好象給且恩說的話刺了一下，而把下巴昂到一種象要打架的角度，然後開口道：

“可是，所有主張趕快行動的意見都好象是從桌子的一邊來的，我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

“天大的罪過，啊？”安第問，“……因為要趕快作好準備？”

“當然要準備，”泰德反駁，“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力量究竟有多大，就不要把它估計在內。不聲不響準備幾個月……”

“……那我們回顧一下就會驚訝着我們是給什麼東西打擊了，”布萊克門打斷了他的話頭。“主張趕快行動的不是從湯姆的桌子那邊來的；這邊也是這樣的主張。我沒有告訴過你伯明翰的事情嗎？沒有告訴你這老傢伙下手的速度嗎？因此，不要把我们這樣分裂開來，泰德。”

泰德向杰姆討救兵，杰姆還沒有表示意見。這位主席摸了一下整齊的小胡子，然後說：

“就我个人来讲，我同意其他的人的说法。可你的见解是有适当根据的——唯其如此，要在已经疲劳了的半个钟头之内来考虑是不行的。让我们明天再开吧。”

一阵同意的声音从桌边哄起来，椅脚开始磨擦着漆布。

“那么明天在布莱克門家里了？”湯姆說。“泰德，我們可以把你計算在內嗎？”

“我会去的，”泰德答应着。

“那么，”杰姆最后参考了他的晚报說，“明天我們給泰德以发言权，討論方式方法，并且解决湯姆所讲的，如果庫尔逊下手快该怎么办的问题……”

六个人从桌旁站起来，走动一下，伸伸懶腰。当布莱克門把他的地址告訴大家之后，他們一个一个地走到暗黑的扶梯口，拖拖沓沓地停在那里，象瞎子一般，这时，珍妮开了厨房門，給了他們一点亮光。她这个晚上做了一只周末吃的蛋糕，听听无线电上播送的周末的戏剧，因为这是一个沒精打采的騙人的节目，她能够一边听一边想到西区灿烂的灯光以及灯光下紛至沓来的星期六晚上的人群。

“多謝你的茶点，白瑞脫太太，”布莱克門輕声地說，好象要对她恭維一番，而又不让别人听到似的。

“我告訴你，我們已經很好地利用了您前面的房間，”巨恩大声地說。

她看到——并且也記得——他們走过湯姆面前时怎样拍拍他的肩膀或手臂。

“是的，我們討論的范围很广，”杰姆以他那最好听的主席声調說，一面跌跌冲冲地走在湯姆剛剛釘平的漆布上。

劳埃的母亲和尤恩斯太太都拥有温暖和生动的回忆，因为她们，象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母亲一样，除了下午去武士桥^①买东西以外，还有更多的可以追忆的事情。没有佣人和住读的学校，她们把子女抚养成人，能够对过去感到愉快，因为在那些年代里，她们总算获得了一些成就。那些年代里的悲痛日子，并不是她们自己造成的。可是，她们总是用了也许超过应有的忍耐和谅解去对待这些，因为她们的幽默感是那样的充沛，她们的心胸是那样的开阔，因此她们常常看不清楚是恶毒的人和恶毒的东西杀死了她们的儿子。

就是在这样一个悲痛的时刻里，劳埃的母亲被凯赛的白兰地稍稍定了定心之后，发觉说说话有时可以减轻一点痛苦。

“他上过中学，”她声音单调地说，“会讲法国话。他是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可是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去工作了。”

“那么我敢打赌劳埃小时候是一个笨坯，”凯赛勇敢地用打趣的口气说。“我说得对吗？他的成绩报告单不是很坏吗？”

“我记得当那些飞弹乱丢的时候，”老太太漫不经心地继续讲着。“我正站在洗碗间的窗前，看见一颗炸弹落在艾利克的学校上面——你在后面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学校的屋顶，那隔壁的医院也看得见。我手里拿着一锅燉肉就一直跑到那

① 伦敦繁华地区，有几家规模较大的百货商店。

儿——我一滴湯也沒有濺出来，那是一个奇迹！一个看門的也朝着同一方向在跑，他說：‘別着急，太太，打中的是学校，不是医院。’‘我就是为了这个奔跑的，你这傻瓜！’我說，‘我的儿子在那儿！’可是你猜怎么着，亲爱的？孩子們都在吃飯，那飞彈恰巧落在實驗室上！一个伤亡也沒有！我只看見灰尘和那些穿着藍运动衣的小鬼在瓦砾堆里探索。‘艾利克！艾利克！’我嚷着，他终于钻出来了，抱着一块飞彈碎片，象抱着一个嬰孩似的。‘媽，’他一本正經地說，‘用你的生命看守着这个！’他又急急地跑了，跑到一个满头滿臉糊滿了午餐的老师面前——問他那天下午还有課沒有。那老师有点激动，他沒看見我，响亮地打了艾利克一个耳光。这下子可够瞧的啦！我們这一对——我，拿着一块彈片和一鍋燉肉，而他，滿臉糊着飯菜，就在那儿彼此对罵起来，两百个穿着藍运动衣的小鬼却在那儿朝着我們笑！”

她喝干了她那杯茶，凱賽又替她倒滿一杯，沒有加白兰地。

“是的，”老太太繼續說，“他們教他法文，然后派他出去送死。無論怎样翻来复去的說，也讲不通，是不是？难道他們以为我把他撫养大，就是为了让他們把他送到一片腐烂的丛林里去嗎？”

“报告說他是失踪的，”凱賽低声說，“只要还没有肯定的消息，就还有希望。”她抓住琼的左手，紧紧地捏着，因为这女孩子正在飲泣。

“告訴我点关于劳埃的事情，”凱賽繼續說。“他有沒有遇到过什么尷尬的事儿？”

可是这老太太的悲伤是难以撫慰的，她离开了她的座位，搖搖晃晃地走近壁炉架。她把艾利克的小照拿下，对凱賽說：“你現在看看这个，如果你认真地多看看，你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笑容来。”

“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凱賽嘶声說，她开始把窗口下的长椅上的靠垫重新安排一下。

“是的，”劳埃的母亲一面說，一面被搀扶到长椅跟前。“他象他的父亲，我說这个‘象’字，大概应该用‘过去式’了。劳埃是象我的。”

“稍微休息一下，”凱賽坚决地說，把小照接过来，递给劳埃。“这就对了，脚也放上去吧。我们会一直坐在这儿的。”

“好，”老太太悄悄地抱怨似的說。“茶相当濃。我想我就閉上眼眯一会……”

她在几分钟內就睡着了。凱賽于是轉向琼。

“無論我說什么，叫人听来都是不入耳的，”她說。“如果我指出你还年輕，还有一段生活在你前面，你会以为我是毫无心肝的。如果我說对艾利克的哀悼要高于世界上的任何一切，那么你会以为我是一个怪物。如果我坚持說他还有万一的指望是活着的，你会說我过分乐观。所以即使我很想說这些話，我也不說了。任何人內心里能感到的迷茫和痛苦，我現在也同样地感到。可我却认为眼泪可以更改任何事情；因此，把你的茶喝完，琼，把这事全部讲給我們听，如果这对你有点帮助的話。”

他們傾听着这女孩子讲了一个钟头关于她和艾利克訂婚的始末。这件事絲毫沒有异乎尋常的地方，虽說是一种平常

而深切的戀愛，也有爭吵、糾紛和歡笑。沒有很多的热情，却有一大堆計劃——可仍然是一個戀愛的故事。等到他們確實知道那老太太是熟睡了，勞埃和凱賽就把這女孩子送回家去。因為時間已經很晚，他們就只一同走到凱賽家街角上的那個店門口。

“今晚就讓你母親睡在那張長椅上，”她告訴他。“別忘記給她蓋上一條毯子。”

“我很感激……”勞埃尷尬地說。

“是啊，我這一點小小的詭計倒很成功，對嗎？現在，她們兩人今晚都會睡得不錯。我就擔心明天。當然我會早點來，可是我們得想點什麼事來做。我們不能玩兩次白蘭地的把戲！”

她拚命打着呵欠。

“我自己也覺得累了，”她說，“通常要跳一夜舞才會這樣累的！”

她靠在那小店櫺窗上，仰望着天空，才發現那是多么美麗的一個夜晚。而且還是星期六的晚上。在不列顛所有的地方，一定有一對對青年男女，象勞埃和她自己一樣，站在溫暖而陰暗的街道上……她一想到有一對青年人將永遠不能再在一起享受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時，她思想里的愉快成分就減少了一些。

勞埃對她下一個問題的答复，也和她早些時候所問的關於同工同酬一樣的沒有準備。

“告訴我，勞埃，”她問，“你看見過在打仗的時候人被打死嗎？”

“沒有。我的年齡太小，沒有趕上戰爭。”

她对这点沉思了一会，可是当劳埃噤咕了一阵说这都是“复杂而属于自卫的问题”时，他触动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她可能发出的那一股怒火。

“听着，劳埃！我的祖父在波尔战争^①中受了伤，我的爸爸在世界大战中受了伤，两个堂兄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死了——而现在艾利克在马来亚失踪。我们一定是一个非常好战的国家，我只能这样说，才会有这么多次数受到人家的攻击。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所具有的天晓得的所谓正义，看来实在太多了，多得对我们并没有好处。我有时怀疑这是不是虚伪的。”

“这问题很复杂。”

“不要老这么说！这是他们的借口！在我们看来这是简单的：炸弹、配给和餐桌上的空位……”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你这样说话。”

“以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一个青年二十几岁就被杀死，哭也没有用；需要找出他死的原因！上级的说教是不够的。难道我们能够肯定，艾利克是为了保卫我们而死的吗？”

劳埃瞪圆了眼睛，露出稍稍不安的神情。凯赛再度奇怪他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她——直到她领会出吸引她的是他的文雅的仪态和常常替他人着想的品格。她的怒气消失了，差不多和刚才发起来时一样的迅速，因为她忽然感到她所怀疑的并不是劳埃，而是那些人，他们把罪恶隐藏在由死板的字眼和自鸣得意的语言所构成的甜蜜的云雾后面。

① 波尔战争(1899—1902)，英国侵略南非的战争。

“晚安，劳埃，”她突然說。“明天再見。”

“我們的开头开得不太好，”他忧愁地說。

“我們不能一直都笑啊，劳埃！”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周末，”他痛苦地嘟囔。“第一个真正重要的假期。”

“这不重要么？”凱賽問他。“当然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在我们之間有着不寻常的东西，才能經得住这些打击。我現在比昨天这个时刻要悲哀些——但是我也发现了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和一些情感。可是此刻我仍然覺得恼火，所以我要回家了，好到床上靜靜地发一下脾气。”

她把一只手搭在他的外衣上，接着就轉身急急地沿街走了。她母亲和父亲都在等着她，还没有睡，可是看到她那么疲倦的样子，就没有用問話去煩扰她。她和他們亲了吻，又想到她原該也吻一下劳埃。她甚至跑到大門口去看看他是否还在那儿，可是看見他已經走了，就回到屋子里，爬上楼梯到她的臥室里去。她把潘姆的被給塞好，关了电灯，很快地脫了衣服。她感到疲倦，可是并没有睡意，她在翻来翻去地想摆脱掉对劳埃的母亲和琼的回忆。那失踪軍人的照片栩栩如生地留在她的心里——同样的还有那老太太說的那些关于他的故事。她再一次想到她应该在离开劳埃之前吻他，又差不多情愿从一开始就没有遇到他。房間里她叹气的声音很响，潘密兰突然翻过身来，吓了她一跳。潘密兰溫柔地說：

“睡吧，凱賽。你这样煩惱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

“我存心不睡着要看你注意到了没有。”

“注意到什么？”

“那些电影明星。我又把那些小照贴在四面的墙上了。”

凱賽抓紧被单哭泣起来。

“我能不能钻到你的床上和你一块睡，凱賽？”她的妹妹問。

“如果你的脚不冰冷就过来。”

一秒钟后，她感到潘密兰的細手臂摟着她，她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議的安慰。

“你的脚冰凉！”她嘆息說。“我从来没有見過一个孩子有你这样的一双脚！”

她們靜靜地待了几分钟——直到凱賽迷迷糊糊地說：

“这次是完全不同的，潘姆，你知道么？”

“知道，但是睡吧；听上去你簡直累死了。”

“你知道我对将来預見了些什么，潘姆？不再去皇宫舞厅了，这是我預見到的；八鎊鏡一个星期，还有两个肥胖娃娃要洗要喂，这也是我預見到的——可我倒真是毫不介意，潘姆。我明天还要去找他！不是发瘋么？”

“不是，”潘密兰說，“而且，我还很羡慕你。”

等到貝逊先生和他的太太上楼睡觉的时候，这两个女孩都已經熟睡了。

星期日

八小时的睡眠使凱賽大大地改变了。她翻了一个身把潘密兰的一只瘦削的胳膊肘从她身旁移开。她看着那垂着的窗帘在窗前轻轻地荡漾。窗帘上尽是金色的阳光，从帘缝里凱賽可以看见一片蔚藍的天空和一排被日光晒得褪了颜色的屋頂。这是一个十足完美的八月的早晨；安静而且暖和。

她翻过身来仰睡着，看着天花板反省着她的心情，觉得仍旧恼火，可是这恼火已凝成了决心。

“你在暗黑的房間里是找不到二十几岁青年的灵魂的，”她說，为了克制她的悲哀。“我們第一桩必須做的事，就是提醒这位老太太，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早晨，她自己是活着的——正如英国所有其他的艾利克都是活着的一样。”

然后她闭上眼睛，試着去安排面前这一天的时间。她不断地轉着一个念头，这念头的可能性一次比一次增加了。

“为什么不能？”凱賽高声問道。“这天气不正是很合适嗎？而且这无疑地可以提醒我們去关心活着的人！”

她再閉上眼五分钟，等着作出决定，以便急忙付諸实行。星期天第一个起床，許多年来在她还是第一次。她拿出她最漂亮的一套衣裙和一件新村衫，把它們平摊在床上，沒吵醒潘密兰。她用銅絲刷子刷了鞋，再把藏在空粉盒里的准备假期用的零錢取出来，并且在浴室里磨蹭了很长的時間。在換上衣服之前，她下楼到厨房去，执行了潘密兰的任务，把星期天的早茶做好。她两只手各捧着一只茶杯連茶碟，把报纸夹在腋下，用脚去敲她双亲的房門，然后就推了进去。他們两人都坐了起来，靠在那儿对着她惊讶地、惶恫地眨巴着眼睛。他們接过茶来順从地呷着。凱賽就把她的計劃讲給他們听。

“我覺得好象還不錯，”貝遜先生說，他知道反对凱賽的聰明的主意是沒有用的。

“你呢，媽？”

“如果你父亲以为是……”

“你們真是一对好人！因此我要給你們再拿一杯茶上来。”

她把茶杯茶碟都拿去，急急地下楼，只有几分钟就拿了茶回来。她也給了潘密兰一杯茶，而且在她穿上村衫和衣裙时，把所有的話都讲給她听了。潘密兰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这也就給了凱賽足够的鼓励。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在化妆上更是煞費苦心。潘密兰喝完茶，抱着膝盖坐在床上。凱賽答应給她一件礼物，还說她們两人下星期日一同出去，“补偿这次的損失”。她吻了这女孩一下，拿起她的手提包，在樓梯口停

下来說着再会。貝遜先生从他的臥室里出来，凱賽不知道他要什么——一直到他塞了一点錢在她手里，并且尷尬地說：“你会需要它的，我的女儿；想办法让那老太太舒服一点。”

凱賽想說点什么，可說不出来，因此也就吻了他一下。当大門在她身后关上时，一家人屏息地等了几分钟，然后，覺得凱賽突然回来的可能性已經过去了，这才定下心来享受一两小时的安静。

凱賽沒有直接到劳埃的家去，实际上她走的是相反的方向，直到她到达那卖报的小鋪子，在那里可以买到戏票或者游览汽車票。她研究了一下黑板上粉笔写的海滨目的地的一張表，向錢包里看看，迅速地計算了一下，然后就推开小鋪子的門，让門鈴在她头頂上发出一种单調的、呆滯的音調。

“現在要退出去已經太晚了，”她想着，星期天早餐的香味从餐厅掠过柜台上的报纸飄浮过来。“現在退不得了，凱賽，我的姑娘！”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急急地說：“去馬尔盖的客車什么时候开？我要四張票——还要那边車站的電話号码。”

那店員对这样晚的訂座，沒有表示惊奇，只对凱賽拿着的鈔票感到兴趣。可是当凱賽急急地走进劳埃家中时，那几張鈔票换来的車票，确实使劳埃和他的母亲驚訝了。她說是一个朋友送她的。她对他們宣布說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就得离家动身，以此平息她引起的这场小小的风暴。那老太太表示的拒絕，只能起兩点打石头那样的效果，而当凱賽意識到这些拒絕是从矛盾的心情出发的，她就知道自己的車票不会浪費掉。要是在他們离开的时候有电报来呢？那么隔壁的妇人可

以按凱賽抄下的馬尔盖車站的電話號碼打電話把消息告訴她听。这好象并不“合适”，誰說的，和有生命的人联系不合适么？而艾利克为什么必須和不通气的房間联系在一起呢？在五分鐘之內她已打发勞埃到琼的家里去，又让他的母亲去找一个邻居安排打電話的事情。

“我只好說我是到那儿去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訴亲戚的，”她后来这样告訴凱賽，这个女孩子注意到她眼睛里有小小的一綫兴奋的光芒——真是一个很好的預兆。

“現在，因为你的茶是做得那么好，”那老太太繼續說，“我要上楼去把自己稍微整理一下，可不可以請你？……”

“那当然，”凱賽回答說。

勞埃的母亲在离开之前，又轉过身来：“你在长椅后面就可以找到那个瓶，”她不好意思地說，“我喜欢你叫我愛姆——我本来叫愛瑪——而且我还要告訴你，現在我仔細地看了你一下，覺得你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你穿这一套衣裙很称身，你走路的样子我也喜欢。”

“今天無論我們自己是怎样地享乐，凱賽，”她悲哀地繼續說，“毕竟我們是为了这个去的，是不是？我不愿意你有一时一刻以为我会忘記我現在只有一个儿子而不是两个。”

她轉过身去，急急离开了这个房間，可是在她走开之前，凱賽已把她寻常的模样捉摸得很清晰了；一个精神飽滿的女人，有着紅苹果似的双頰，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一个不說假話的舌头。即使她的臉色已不大和这想象相称，至少它反映着对命运反抗的决心。由勞埃带去的凱賽的理論，似乎在琼的身上也引起一点变化——因为凱賽很快就看到，这女孩子来

到时，脸色虽苍白，可是有决心跟上别人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喝了凯赛沏的茶，爱玛进来了，穿着一套逢大事才穿的衣服，戴着一顶小黑帽子，上面缀了一束雅致的樱桃。他们就试验着新的决策：围着她看，并且赞美这老太太的皇后般的风采。

“我们只剩十分钟了，”当瓶子和茶壶都空了的时候，凯赛宣布说，“你赶紧留一个条子给电报员，爱玛，我们去洗滌这些茶杯。写得短些；就告诉他去敲隔壁的门。劳埃可以用一只图钉把它钉上。来吧，琼。”

从那个时候起，简直没有一点闲工夫去悲伤了，因为得匆匆地赶到车站，并且有了凯赛带头，简直不允许他们的兴致落到后面去。

二

阿尔伯特·尤恩斯把他前途的忧郁看成为一种很偶然的事情——他的孙男孙女们在这点上起了作用。他们跟这个地区最准时的后院小公鸡一同醒来，到了七点钟，早就表演了好几节争吵而又和好的戏剧了。七点敲过没有多久，阿尔伯特重又走进他们的房间，把玖蒂抱在怀里，对她说：“小亲亲听着：今晚你用不着为你的桶桶麻烦了。我在湿透了的床垫上睡一夜也愿意的。”

“阿尔伯特！”他的妻子说着，一面跟着他走进房间，“我全听到了！对孩子说这些话！”

“这有什么奇怪？”阿尔伯特问。“我怀疑她是否有一个字

听懂。但是我想她的肾脏是扩大的；昨晚她要我起来八次！真奇怪你竟然没有听到她。”

“睡得象死人一样，”爱德娜负疚地承认着。

“当我們的小孩还小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阿尔伯特埋怨着。“总是我这老傻瓜半夜在甬道里奔来奔去。”

但这些孩子是最善于观察气色的，他们辨得出話里的高兴心情，都高声地嚷着要起床来玩了。他们拿着鞋刷和其他一些阿尔伯特藏着的東西来玩；但当阿尔伯特看到一排煮熟的鸡蛋，看到涂了牛油的面包堆成的小堆，他就确实地感到下一个时辰可以不用他煩神了。当他把第三个孩子安放在桌旁的时候，他乐得叹着气。十分钟之后，他帶領他們到当地的公园里去。公园里面有秋千架和草地，可是孩子們看来只喜欢玩那些有尖釘的栏杆和危险的洞穴。卖糖果的亭子还关着，因为还没有到八点钟呢。孩子們并没有掩盖他們的失望。虽則阿尔伯特并不一定喜欢把他那个笨重的身軀在园子里拖来拖去，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話，他会自告奋勇地再来一次，因为他知道，而且孩子們看来也知道，这一种乐趣，是你一面在埋怨着，而一面是在度过許多没有被煩扰的星期天之后心里非常想念着的。

他們在归家的半路上遇到了麦克，阿尔伯特觉得有点儿伤心，因为他們那样子丢掉他，沿着人行道直向他們的父亲奔过去，連年幼的玫蒂也掙扎下来跑掉了，她离开他那种随便的样子就象离开一株她曾經攀上去的树一样。阿尔伯特从他儿子的笑容里知道他带来了好消息，因此感到松了一口气，可是又希望他不是来把孩子們带走。

“罗尼好些嗎？”他馬上問。

“扁桃腺發炎，”他儿子麦克愉快地說。“他坐在床上，长着一对你从来沒有見過那么大的扁桃腺呢！我們都大大地放心了。他甚至連話都不能說！医生馬上看出这是什么毛病。”

阿尔伯特快活地点点头。“我高兴这不是……”

“我也高兴。但是奧丽芙想，你們带着这些孩子会太累了，因此我来領他們回去。”

“現在不要太性急，”阿尔伯特警告他。“跟我們住上几天，對他們不會有什么坏处的。你不要他們也患扁桃腺炎，是不是？”

“他們不會出什么毛病的，”麦克說，“所以我想把他們帶回家去。罗尼想念他們——我們也想念呢。”

阿尔伯特沉悶地跟在麦克和他那一群逗人喜爱的孩子后面。他看到这些孩子是怎样容易对付的，并且觉得在好些年以前他就失掉了这种对付孩子的訣窍了。他們全都渴望着要赶回家去，只是因为要打叠睡衣才延迟了一会儿。

快到十一点钟，爱德娜急于要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后来发现他站在臥室的窗口，对着下面的街道眺望。

“如果你又在为你的工作而煩惱的話，”她說，“那你就該下樓来告訴我。”

“工作？”阿尔伯特空虛地問。“我正在想一个屋子里沒有小孩，看来是多么不自然啊。”

“呀，这我可沒有办法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齡，”爱德娜提醒着他。

“可我还要跟麦克說句話，”阿尔伯特悲哀地接着說。

“那么就在吃茶的时候跟他谈吧；我们四点钟到他们那边去。你在公园里的時候，我就这样安排好了。”

“好，那就没有什么了，”阿尔伯特欣喜地说。“老实告诉你，我有些舍不得那些讨厌的小家伙呢。”

三

当阿尔伯特为了他的孙儿女們而不得不活动筋骨的时候，裘立恩·皮休正在向着乡村教堂走去，这个教堂是在十四世纪建造的。由于习惯和寂寞，他每个星期天早晨都要上那儿去——加之他知道，如果他不去，那个牧师会在星期一晚上来拜访他。这位牧师非常关切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的健康。

在皮休看来，这所教堂自然是英国式的；离开那扇沉重的橡木門几碼以外的地方，山毛榉林沙沙作响，他感觉到这地方有一种气氛，这气氛是属于那些較好的日子的，当乡紳們滿坐在讲坛右边包厢式座位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那些人都显出尊敬和謙卑的神态来。就在这样安静地承受着自然的区别以及对于上帝的普遍的畏惧里，出现了英国最偉大的时代。但他和那些梦想过去、不满現在的人不同，他是积极从事工业的，只好把这种比較模糊的保守主义留給教授和領受年金的老淑女們。

他进了教堂，向他包厢式的座位走去。他对着那些跟他一类的坐在那里的少数人微笑，当一只手碰到他肩上的时候，他偏过头去，发觉自己正对着柯德令頓—罗尔福一家人。他

們一共是五个人；老夫妻和三个小孩，他从来也不知道是总的打一个招呼呢还是一个个地招呼，因为那些孩子都端庄得和成年人一样，要是拍拍他們或者对着他們座位的方向微笑一下，看来是不礼貌的。他向約翰·柯德令頓—罗尔福和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問好，让他們代替其余的几个人回答。他告訴米尔黛莱·柯德令頓—罗尔福，做好禮拜后，他在門廊里等着看看他們，然后他臉上显出一种普通的微笑，就掉过头去对着在場的会众們。从各方面看来，这个家庭的家长好象比他的孩子們要年輕些；他穿着黑白格子的运动衫，有一种虛張声势的欺騙不了任何人的亲热的态度，可是，在他和米尔黛莱之間，皮休是宁愿看見她的。她虽則确实很美，可是嘴唇很薄，脖子太挺。他們是他最近的邻居，而且看来老是有着經濟上的煩惱。約翰·柯德令頓—罗尔福說他是一家塑胶制造公司的董事，但皮休已經学会了把这个人說的关于自己的話打一个对折，他猜想柯德令頓—罗尔福的地位只不过是比一个售貨主任稍高一点罢了。他喜欢柯德令頓—罗尔福，因为他能够可怜他有着这么一个不滿足的太太，而且在他的活潑的內心深处，是一个渴想着安全感的人。

开始做禮拜了，約翰·柯德令頓—罗尔福的响亮的男低音嗓子豪放地在教堂里迴旋。皮休宁愿听他这种声調，而不愿去听那牧师的单調的說教。他开始坐立不安地向四周环顾。

“在那些年代里，人們生来就有信心，”他想。“那时有一种秩序的感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分配好的地位。現在呢，放在果子上的手太多了；社会变成了上下班最拥挤時間的公共汽車。”但是，当他試图想一想怎样可以重新获得这种秩序的感

覺的時候，他可缺乏了主意，却想到庫爾遜了。他一想到今晚和庫爾遜共進晚餐的約會，就嘆了一口氣；他想象着庫爾遜一雙銳利的眼睛和雪白如銀的頭髮，並且簡直可以聽到這個老頭兒的毫不疲勞的聲音，在略述他們要採取的行動。

“為這事感到憤怒是愚蠢的，”皮休自己對自己說。“如果要往好里改革的話，那麼象庫爾遜之流就會成功的；他有一種可以使人們建造起這種教堂的信心——一種對自己和對他的作為具有的信心。”

在他內心裡的第二個聲音有時間去評定這種讚美的言詞以前，牧師宣讀了一段《聖經》，這段東西纏住了他的心靈，象是直接對他的一種控訴：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①

他抬起眼來，就象預期着會看到牧師直接地注視着他一樣。這些話是多麼地貼切，因此他詫異了好一會兒，不知道這些話是否光是對准他的耳朵而發的。但是牧師的講道已經講到最後的章節了，並且也難得從講壇上的講稿上抬起眼來；皮休意識到這是一種巧合，可還沒有從震驚中完全恢復過來。他知道這些話也表達了庫爾遜對他自己的態度：“……你既如溫水……”

禮拜快結束前的幾分鐘，受到了附近機場上一群轰雷噴氣式飛機的騷擾。伯金罕郡對於這種騷擾原是習慣了的，這位牧師鎮靜地停下來，直到教堂四周不再顫抖才繼續講下去。

① 《新約》《啟示錄》第三章十五至十六節。

皮休带着冷酷的幽默回忆着，在他这群会众中，就很有几个人把土地卖给了美国人；而以微笑来控制他们烦躁不安的，就正是这些人仿佛在说：“可是我以为这是必要的。让我们忍耐一下吧，不是吗？”

于是牧师宣告礼拜完毕，风琴轻柔地弹着，会众都步出寒冷的教堂，走到阳光底下去，一群一群地站在进口的地方，有礼貌地在交谈。柯德令顿—罗尔福一家人排列在皮休的前面，皮休显得有点抑郁地从那个做父亲的鲜艳的运动衫看到那个年纪较轻的儿子帽上灿烂的圈圈。

“你一定要过来看看我们，裘立恩，”米尔黛莱·柯德令顿—罗尔福说。“带桑德拉一起来——我们好久没有看见她了，她好吗？”

“我想她快要回家了；她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生意好吗？”做父亲的大嗓子象雷鸣一般。“根据商业报告，歌墨佛厂受了一次挫折，是吗？”

“并不严重，”皮休回答说；“只要稍为改组一下，立刻就可以恢复正常。”

“我不是早就这么对你说了吗？亲爱的，”约翰·柯德令顿—罗尔福问着他的太太。“我不是说过我们就要看到我们一直在等待着的变化么？”

“天晓得，真需要点变化了，”这个女人急躁地说。

他们居然懂得他所说的“稍为改组一下”的意义，倒使皮休感到惊奇。于是他想起了很有几个董事都住在这个地区，米尔黛莱时常跟他们的太太一起吃茶。

“事实是，裘立恩，”她丈夫裘雷一般地说，“我有些事情要

跟你談談。今晚你能不能來我家吃晚飯？”

皮休為了避免踏入一個陷阱，不料却又把腳踏進了另一個陷阱。

“我已跟人家有約了，約翰；我要跟納散尼·庫爾遜吃晚飯——”

“那麼我們就在這個星期里另挑一個晚上吧，”米爾黛萊說。“可是，又聽到庫爾遜先生的名字是多麼快樂啊。你可記得前一次我們遇到他，裘立恩？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是不是？那時候，我們到你家去看親愛的儀鳳，他不是也在那裏嗎？”

“是的，我記得的，”皮休不高興地說。

“他還一點也沒有改變嗎？可他是一個多麼出色的人兒呀！那麼有信心，而且……那麼堅定。他給人一種經久不易的印象——我擔保沒錯的。”

“是的，他是一個出色的人物。”

“啊，我倒並不那麼想，”約翰·柯德令頓——羅爾福說，因為他很不願意聽到別人得到贊揚。“我知道有十幾個董事都有同樣的主意，而且恰也有同樣大的魄力——況且他們也比較年輕。”

“但是，知道了象納散尼·庫爾遜這種人，目光銳利，善于觀察形勢，這就使你在這個時候有更好的印象。他跟你所說起的那些變化是不是有關係，裘立恩？”

“是的，他是有關係的，”皮休帶着黯淡的微笑答道。“現在，我實在得說再會了，在今晚以前還有許多待辦的事要辦好呢。”他跟他們大家都握了手，從父親起挨次走過去，一直握到

那个年紀較輕的儿子。

“橄欖球玩得怎样了，保尔？”他問。

“好得很，先生！現在是后备队了！”

“好小子！”皮休一边說，一边走开去，对这个学生从他星期天那一本正經的外表里所透露出来的那种热切的心情，心中暗暗好笑。

他走近牧师的身边，这位牧师好象用了魔术似地出现在通向墓地去的半路上。这个善良的人离开他那一群有錢的寡妇，照例和大家相互作了一分半钟光景的寒暄。皮休很想知道这个臉色紅潤的矮小人物，住在爬滿长春藤的牧师住宅，究竟跟他每天所引的教条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当噴气式飞机再度把头頂飞过的时候，这位牧师仰起他那变化多端的下頷对着天空，皮休向他告辞，如釋重負地叹了一口气，走进一条长巷，向着他那所空洞洞的房子走去。

“我知道你的操作，”他若有所思地喃喃对自己說，“你不冷也不热……”

四

安东尼·瓦恩的屋子里看来挤了不少人而且吵鬧得很，因为每个人都兴致很高，瑪丽亚又是这么兴奋，走来走去，光她一个人就显得象有两三个人的声音。安东尼和毛理斯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談話了，瓦恩老太太在忙着星期天的午餐，不住地从厨房里跳进來說：“瑪丽亚，如果你要的話，就把那只淡橡木色的衣櫥拿去好了。”或者說：“你爸爸和我已經決定要买

窗簾給你了。”

快到中午的時候，安東尼決定要去看看那所房子，並且量量前房的尺寸以便鋪上漆布。瑪麗亞不贊成過早地去麻煩湯麥司先生，可是安東尼這個人，對一些小事情是很固執的，他定要這樣做，帶了一管卷尺和筆記簿跟他父親一起走了，他父親意識到一品脫的啤酒好象就要端上來了。

這是幾個月以來他們第一次一同出去。在安東尼剛復員以後，他們常常在星期天到附近酒店里去喝酒。那還是在爭吵發生以前的事情。安東尼老愛記着他父親是一個矮胖的、虎虎有生氣的；一個有着栗色唇髭而且脾氣暴躁的木匠師傅。可是現在，他的唇髭兩端都下掛了，火氣也枯干了。在爭吵中他沒有一次幫過安東尼，而他那張曾經在工會會議上嚴厲叱責糊塗思想的快嘴，現在却让更大的錯誤滑過去而不聞不問了。是不是由於年齡？健康？多年的一成不變的勞作的緣故？他斜眼看看那帶有歉意的面孔，頭上戴着一頂常年不變的工人鴨舌帽，他弄不懂這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抄著近路到湯麥司先生住的屋子去，這樣就得走過歐墨佛廠。天氣很熱，路上沒有遮陽。兩旁的牆咄咄逼人，大有禁止你走近它的樣子；所有通向廠內的門和窗都關閉著。路上渺無人迹，唯一活動的東西是那只大風扇，在從靜悄悄的車間里排出來的油滋滋的濁氣中轉動著。

“我正在考慮辭職，”安東尼說，主要是想打消他父親臉上那帶有歉意的表情。

“如果我是你的話，還是先把你的新居安頓好，”他的父親勸告他。“歐墨佛廠怎麼啦？不是有好幾千小伙子在忍受

着嗎？”

“每星期都有来来去去的人，”安东尼說。“这不是一种你愿意永远搞下去的工作。”

瓦恩老先生聳聳肩膀，噤咕着一些“現在这时世，沒有多少职业可以听你挑选了”的話。

“我到那儿还不长久，”安东尼說，“可是就在这很短的期間里，那地方已經恶化了。两个月前，工資還不錯，可是現在比那时低了。我开始在煩惱，所以我要在各方面打听打听。”

“我也在为自己煩惱，”这老年人告訴他。“木工这玩艺儿跟以前不同了。过去我一直做高級木柜；你可知道我現在在做什么，孩子？我在用剛砍下来的木材敲成拌三合土用的板箱。我每星期得加班十个钟点，家里才够开销。明年这时候，我还不知要怎么办呢！干二十个钟点嗎？我們正在走向一条通向崩潰的路，孩子，我是不喜欢这个的。”

“这么說来，你現在倒宁愿过从前做細木工的那种日子了，是嗎？”

“他媽的！那时候，有五个人等着想干我的活儿，我那部主任却比布莱上校^①还要坏。可是如果象我那时干那么長時間的話，而所得的实际报酬却一天比一天少，要等多么久才有那些失业的和布莱上校一齐登場？我所要的是有好的木工活儿的好条件。如果我是你的話，我还是待在那儿。我們是风雨同舟的。”

①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殘暴人物，影片《叛艦喋血記》就是描写他的殘暴事迹。

他的唇髭看来真的更下挂了，他开始卷起一支香烟，好象希望这一简单的动作，可以对安东尼瞞去这一事实，就是当他说到条件和威胁时，他不再建议用什么补救的方法了。安东尼对他失望了，弄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好几个月没有一同出来了，”他温和地说。

“是的，过去你在军队里休假的时候，倒是一起过得很快活。”

“我们那时都是那么和睦。”

“这以后还会和睦的，因为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地方。这种人叠人的居住方式总是不行的。”

“我想是不行的。”

“不是一个家庭，你知道，而是两个家庭——毛病就在这儿。你母亲有一种感觉，以为自己没有用处了，看不惯一对青年人踏她的复轍。”

“当大家不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就完全可以谅解了。”

那老年人悲伤地摇摇头。

“虽然如此，”安东尼带着一种烦扰的声调继续说，“有的时候，我真需要你从前那样的火气。妈常常是不对的，你知道。”

“我知道。”

“可是你却让它滑过去——恰巧在我需要一点儿道义上的支持的时候。”

“……火上加油，”瓦恩老先生咕囔说。

“可是却叫我失望了，”安东尼说，一面要替他点香烟，表示他对这个话题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如果你当战俘的时候，你看见了你母亲，你就知道她对你是怎样的了。”瓦恩老先生說。

“然而，”安东尼回答說，“我离开了集中营后，才真正需要她的帮助。”

瓦恩老先生又点了一下头，于是他們默默地走完那一段路，安东尼却一直在揣摩着，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击了或是欺騙了这位老人家。

“挺舒适的一条街，”当他們站在湯麦司先生門前时，这位老年人肯定地說。“我喜欢街上种有树，可以使得空气又好又新鮮。”

“我却喜欢一个有几間空房間的屋子，”安东尼笑着說。“树木原是不錯的，不过現在人們不再住在树上了！”

“人們好象試住过一切所有的东西，孩子；布篷馬車，公共汽車，大平底船——”說到这里，湯麦司先生打断了他的話头，他把大門开了几寸寬，露出一張滿面愁容的臉。

“爱塞儿！”他馬上叫喊起来。“爱塞儿！”

一个碩大的妇人向着这两个客人走来，脚上登着一双松弛的絨毡拖鞋，上唇隱隱約約地有点胡須。

“我希望我沒有打攪你們，”安东尼快活地說，“可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让我量一量地板的尺寸，以便去預备漆布。”

“你明天上午可以收到一封信，”湯麦司先生緊張地說。

“信？”

“是的……关于当初空着的那个房間。”

“实际的情况是，”湯麦司太太說，她的声音比她丈夫的听上去要更雄赳赳些，“那房間已經沒有空了。”

“那我知道的，”安东尼担心地说，“因为你已经把它租给我了。”

“一个小小的误会，”汤麦司太太用使人发急的声音说。“我在我丈夫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把房子租出去了。一个带着残废儿子的女人明天早上就要搬进来了。”

瓦恩老先生一下子就把形势估计出来了，当安东尼呆呆地站在那儿，既说不出话来，也不知怎样去思索的时候，他就脱下帽子，抹去脸上抱歉似的表情，向前跨上一步。

“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儿子明天来一次，让他亲眼看到这儿有一个带着残废儿子的女人？如果有的话，那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以后决不会再到这儿来了。”

汤麦司夫妇当然给这致命的一击打垮了。他们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些无力的反对的话，一面对他们自己编造的这个谎言不知怎样自圆其说才好。

瓦恩老先生的全副精力，似乎都集中在他送给这对夫妇的一种极大轻蔑的眼光里。那女人开始轻轻地咆哮起来，她的丈夫却退回到甬道的阴影里去了。

“等到你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你们将会坐下来衡量一下你们生命的分量了，”瓦恩老先生绷着脸说；“我只能希望你们要特别记住这一个日子，将来想到它的时候所感到的羞耻，就和我现在所感到的要作呕一样。”

他重新戴上鸭舌帽，顺手抓住安东尼的臂膀，咕囔着：“我们别再待在这儿了；我简直要毁坏点什么了。”

他们沿着这条街走去，就象街那头突然发生了瘟疫一样。

“嘿，这是一桩好事情，”这位老年人接下去说。“这是我們

要带回家去的头条新闻，嘍？”

“还可以等会儿再说，”安东尼安静地说，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我要你在外边散散步，过一两个钟头后，再回去告诉玛丽亚，说我遇见了军队里一个老朋友。我这儿还有几个地址，我要再去试试。”

“随你的便，”瓦恩老先生郁郁地说。“可是别再去碰那对没有骨气的蛆虫了，孩子；你绝望的时刻正是他们胜利的时刻。现在我要到公园去转一转，消消火气，想它一想。”

五

汤姆重又抱着好的意愿开始一天的生活了，可是很快就发觉，光有意愿还是不够；他原来想在前房待一个钟头，拟出一个行动计划，好对旦恩、安第和其他一些人有个交代，然后陪珍妮和克里斯到一个酒店去，那个酒店有一个可爱的花园，里面有着些乡村风味的桌子和凳子。可是，实际上，他刚写满了一张尽是建议的纸条时，就听见屋子里什么地方的一只钟，象夏天懒洋洋似的敲起来了，使他顿时想起，该是他关照珍妮准备的时刻了。外边的天气也进一步地提醒了他；西伦敦的街道上都充满着强烈金黄的阳光，使得那些还没有出去享受这阳光的人，只好抱着内疚的心情站在阴影里面，时时眯着眼睛朝外看。

汤姆关上书桌，匆匆披上外衣赶出房去。他突然有一种需要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欲望，最重要的是，他要和珍妮谈谈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他的计划遭到了一个猛烈的挫折。当他

走下那几级通向厨房的扶梯时，突然一阵尖锐的笑声使他吃了一惊，一时间使他感到手足无措——后来才发觉原来是珍妮在那样格格地笑着。他带着一种忽然来到的不安心情，记起自从他们结婚初期以来，他没有听见她这样地欢乐过。等到再听见这笑声时，汤姆发现一种使他烦扰的音调；这是一个少女因为刚听到一些使她感到高兴可也感到震惊的话而发出来的笑声。汤姆这种态度使他自己也觉得好笑；珍妮在笑，他却要在这儿起疑心了——这表明了他们的结合已经退化到怎样的程度。他回到前面的窗口，朝下面几根柱子望望，指望会看见珍妮和一个朋友说话，可是他只看见克里斯在摇篮车里，车靠在铁栅栏旁边。

汤姆装得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漫不经心地走到厨房里去。煤气灶喷射出熊熊的火焰来，正在烧星期天的午餐——却不见珍妮。当她第三次发出笑声时，他才发觉她是在楼下那份人家那里。他试图说服自己，无奈记忆中总想到一些使人不愉快的偶然事例，比如那司机的妻子，因为是一个女侍，在星期天也要工作。他对自己的这种不愉快感到厌恶，可又给弄得迷迷糊糊。最重要的是，他记起这种不满发生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核心中，而就是这一个想念，很快就毒害了他的思想。他下了扶梯，走到摇篮车旁，装得象是克里斯要点什么。他回到厨房时，故意弄出很大的响声。过了几秒钟，珍妮也来了。她脸上涨得通红，意识到这紧张气氛，就和汤姆同样地默不作声。

“喂，”他终于随随便便地说，“感到快乐么？”

“快乐，很快乐，”她挑衅似地回答，一边去弄那煤气灶，好

象湯姆不在这个房間里一樣。

“我還不知道你是跟他交談的，”湯姆說。

“啊，交談的……交談的，”珍妮的回答帶着惹人惱怒的毫不在乎的神情。

“我倒以為他的風格是跟你不一樣的，我意思是說，他頗有些粗俗。”

“粗俗，可是却近人情——有一次你不在家的時候，他上來修理電燈保險絲，我發覺這一點的。”

“這件事你沒有告訴過我，”湯姆說，沒想到竟用了這樣激烈的聲調。

“我沒有說過嗎？哦，那麼，我也許以為你心上有了其他的事情。”

“那真抱歉，我沒有待在家里等保險絲炸斷。”

“難道男人大都是這樣度過他們的夜晚嗎？”珍妮問。“我時常在奇怪着。”

“哎喲，看上帝的面上！”湯姆氣炸了，氣她、氣自己、氣他們這樣不斷的口角。

“怎麼樣？”珍妮問他。

“你就不肯協助一下，是不是？總準備好一句俏皮話來回答。你在樓上的時候，又冰冷又尖刻——可是到了樓下，却連你那見鬼的頭都笑得下來，你還能怪我扮演奧賽羅嗎？”

“那你可弄錯了，”珍妮越說越憤怒起來。“我到樓下去，只是為了得到十分鐘光景的近情的談談說說罷了。我從你這裡所以得不到這種交道，是因為你和一種叫做‘運動’的東西結了婚了。”

“你这是夸张，”汤姆比较镇静地说。“坐在背后观察世界，就等于准备离开世界——你曾经同意过我这个说法。”

“我在夸张？”她问，不去理睬他指控的这末尾一段。“听着，汤姆·白瑞脱，这一个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二十天了，你可知道你和我一起度过几个夜晚？四个！”

“昨天我请求过，只要让我有足够时间去推动厂里的事务，好让它们自己多多发展。”

“如果男人无视了他的责任感，女人不见得喜欢去向他请求的。”珍妮怒冲冲地问他。“如果你总是象和我在一起的那四个晚上一样的烦恼，发脾气，我也不要你待在家里。”

“你的解决办法，就是下楼去找那漂亮家伙去……”

“他粗俗可是却近人情——正象我刚才说的。”她噼噼啪啪地切着一颗包心菜，然后把它放进一锅煮沸的水里。“有好多关于他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的，”她接着说。“他参加过军队，还得过一个奖章，这你可知道吗？还有他反对德国重新武装，还有在每一次选举的时候，他总把他的汽车让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自由使用？当然，这些你全不知道，因为你光看到人家一根庸俗的领带。”

要用对楼下那人的突如其来的赞美来缓和汤姆的嫉妒，收效是很小的，而且暗示他看错了人，也平不了他的气。

“听着，”他说，“我不想花一个上午来听你吹嘘一个我对他有我自己的看法的人；争论的是你我两人的事，而不是别人的事。你指望我为了我所坚持的原则而向你道歉吗？或者缩在家里，好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十全十美、非常愉快的吗？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的等待就落空了，我亲爱的——如果你对

现实稍微多了解一些，你就会认识到我这样做是对的。”

“用不着告诉我，”珍妮尖刻地说，“用不着告诉我现实比我们这儿的还要坏；这肮脏的旧房子，这为了收支平衡而继续不断的挣扎！”

“好啦，”汤姆气冲上来了，“可是当我试图想点办法的时候，你又要来侵犯我的时间！”

“我当然要，”珍妮用同样的声调回答，头象汤姆一样地向前冲着，也和他一样感到疯狂般的想伤害人。“而且你能怪我吗？我是在这猪栏里过生活的——你不是。你有别人可以谈话，可是我呢，只有那个水斗、这个锅灶、那根许多星期前就应该装好的晒衣裳绳子。政治工作原是对的——但是如果需要从二十个晚上里面拿去十六个，就不对头了。那就变成一种狂热病了，不错，那也就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会使你对你要出去领导的那些人发生一个错误的印象。”

“听起来倒象是在朗诵一篇论文。”

“也许是的——我有许多时间可以把它想得透。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稍微替自己打算打算？找一个工钱多一点的事情？我的姐妹们就过惯了这样的生活水平——”

“对了，我们总算谈到了你我之间争论的真正焦点了，”汤姆厌恶地说；“这种陈旧的‘为自己打算’的说法。而你的姐妹们又怎样呢？看看她们的丈夫——每个星期加班十个钟点——所以她们收支平衡了。因此也要我去找一个需要加班的事情吗？这样一来，你能够多看到我吗？”

“这简直不行，”珍妮气呼呼地说，“我们只在这儿兜圈子说话；兜来兜去说个没完。我们不再能够相互了解；我们

沒有共同的語言了。”

“在這一點上，我這一次总算同意了——只是樓上沒有什麼女人可以讓我跟她磕磕牙兒。”

他突然感到自己越扯越不對頭了，他伸出一隻手來，好象要把已經脫口而出的那句話拦住似的。

“這真太惡劣了，”珍妮苦痛地說。

她解下圍裙，拿它揩揩眼睛，然後把它往椅子上一扔。她從鏡台上撿起手提包，走出房間，下了樓。大門砰的一聲在她身後關上了。

等到湯姆想起他應該說的話時，他連忙奔上樓，從窗口看下去；她把克里斯帶走了。他覺得這好象都不是真的。他試着為自己解嘲，認為不能指望一個人老是在溫和而講道理的情緒中過日子。可是，話雖如此，他總感到好象有一種不屬於他自己的東西，在煽動他說出那些話來……等他開始捉摸珍妮會到哪裡去的時候，以前的陰影又回來了。當然的，除了她娘家外，還有哪里好去呢？這不就是煩惱的一半原因——需要撒嬌嘛？“她還是個孩子，”他告訴自己。“她不懂什麼叫做鬥爭。”樓下重新爆發出一陣歌聲，增加了他不愉快的情懷，後來他想起了記憶深處的關於戰時美國節制會女職員們的一些傳說，又想起珍妮絕口沒有提到過她那幾年的生活情況。這些傳說可有些真實的呢？戰時他是在海上的——那些隔離在防空地區的人是怎樣的情況呢？他們有些什麼習慣——儘管他忿怒和懷疑，卻沒有想得那樣下流。

他趕緊再跑到廚房里去，把煤氣关掉，然後大大地顯出一股自覺的力量，決定要花掉一點他不應該花的錢，上附近酒店

去吃几块三明治，喝几品脱的啤酒。但是这一豪举仍不免使他捉摸着珍妮会不会回来，也不免使他想着要她回来。

“哎呀，我这是怎么搞的，”他对自己厌恶地说，“在工作方面开始斗争的前夕，我却在这儿对自己发动了一场私人战争。我一定是疯了！”

六

虽然这时候的凯赛·贝逊是在马尔盖市外几哩路的地方，实际上，她的心境却是和汤姆接近的。因为在她对爱姆的静寂的悲哀进攻的当儿，她愈来愈感觉到，也还有另外的原因应该好好地享受这面前几小时的阳光；他们是在风暴之前生活的，这风暴就是在库尔逊一流的人的办公室里制造出来的，虽则还有时间来欢笑和做好应付风暴的准备，但这欢笑的时刻是短促的，因为暴风雨的头几滴已经落到大地上来了。

“但是让这些报纸和库尔逊滚他妈的蛋吧，”她想着，“我省下来度假的钱都花在这次郊游上了，而我在这里的情绪却象死了人一般。”她亲热地捏紧劳埃的手，当坐在前面的一个小孩扬言他已嗅到海的气息时，凯赛把头伸到窗外去，深深地呼吸着，好象要把所有的海边空气都据为己有的。

“那孩子说得对，”她对大家说。

只因凯赛这样兴奋，使得其他的乘客都感到他们是错过了一些特殊的东西，他们开始打开车窗，并且抬起身来又坐下去。爱姆从她所坐的后面座位上看过去，他们是那样的滑稽，

因此她这一天头一次微笑了。

“看呀！”凱賽叫了一声。“海就在这儿！”

四十个头朝右边轉过去。

“我可确定是在那一边——在那些房子的中間，”劳埃說。那些臉就都轉到左边去。

海对城里人的魅力在它出現在客車前面时更加增强了，这时候它是沒法再躲閃了，它非常沉着地一直伸展到水天相接处和馬尔盖的两条棧桥中間。

这市鎮从一个广场伸展到山上，一所房子的屋頂接連着另一所房子的前門，广场上挤滿了鮮紅的臉和艳丽的衣衫，而那些店鋪都敞开着大門，这是只有海濱市鎮的店鋪才能这样的，那些桶、鏟、紙牌和糖絲等象触須一般地伸出去找寻顧客——可那些旅客哪有時間去看这些东西，因为他們很快就要踩上一片灰褐色的煤渣地，而且得跳来跳去把他們自己从汽車前面搶救出来，这些汽車是不顧人命地忙着去加入那些整洁而光彩的行列，这行列早就在停車場上一字儿摆开。

凱賽走在爱姆和琼的中間，把她們安全地带到广场上。那老太太嘖咕了一声仿佛說到“一杯好好的茶”，可是凱賽却只把这种事情和“星期天早晨在床上”联系起来，她钻进当天游客的人潮中，向上游冲开一条路，朝游乐场走去。这一短短的路程，已使他們完全改变了样子，因为开始的时候，他們是馬尔盖穿着最齐整的四个人，可到了那一头时，就鈕扣解开了，帽子歪戴了，外衣搭在手臂上了。靠海边一带全是嘹亮的音乐，每两个人总有一个在笑着，就象剛剛听到一个笑話，或正听得笑弯了腰。在这种环境里是不可能感到悲伤的。一个板

起臉的人准会成为一个人，而一个人如果不被这种兴奋的气氛所感染，簡直就是一个怪物了。琼，因为她的父母常常带她到浦勒或桑奈奇，一直到这时候才知道有这样的海滨存在，而她除了吃过凱賽特制的茶以外，并没有吃过早餐，这些鮮明的衣服不断地在她四周旋轉，再加上头頂的八月大太阳，使得她眼花撩乱地跟在他們后面跌跌碰碰地走着。

那游乐场，有着世界上一切最怪异的声响，使她稳定了下来；她带着一副安詳的而且差不多是感激的微笑，看着凱賽卷入了一种奇怪的賭博游戏。那儿是一座圓形的台，顏色鮮艳，有一圈齐腰那样高的柵栏，把参加賭博的人拦在外面，柵栏里有一条狭窄的过道，可以让摊主人很便当地来回收取他的六辨士。一堆奖品放在台中央，撑着一張表，表上排列着著名的城市和一个看起来一点也不象的飞机，这飞机轉起来的时候，就有一股亮光在域名表的后面照耀着。这簡直就是做出来吸引凱賽·貝逊的。她热切地交了六辨士，飞机一轉动她就兴奋，一停下来，她就失望。

“朋斯莱！”她哼了一声說。“在这种游戏里，这个地方差不多和曼彻斯特或伯明翰一样坏。我告訴你，那只飞机有着朝南的趋向，华特福以北沒有一处有机会的。”

但她又付了六辨士，而当她拿到利物浦的时候，她气恼极了。

“这是一种阴谋，”她說，她正在急急地等待着。“一定又是一个南方城市贏的；那飞机有偏見。”

那飞机倒好象是一个活的有意識的东西，它停在利物浦名字上面了。凱賽覺得有一点傻气，等到那摊主人問她要哪

一个奖品时，她感到很狼狈。

“随便要吗？”凯赛问。

“是的，随便要，”那摊主人说，同时他又在收下一次的六辨士了。

那儿有好些玻璃碗和一套一套的刀叉、钟、大玩偶、发刷和克罗米茶壶——可是那儿只有一个塑象，却是放在那一堆东西的顶上，所以凯赛就决定要它。那摊主人毫无怨言，虽然他上去拿时，有一两次差一点儿失去他的平衡。等到凯赛把它抱在怀里的时候，她已不喜欢这个选择了。这是一个女人和猎犬的又大又重的塑象——并不是一个惊人的艺术品，不过又大又重而已。凯赛砰的一声把它放在那栅栏上，问那摊主人是否可以换一件东西。他只对她笑笑说：“拿着那东西再爬上去？不成！我知道你们女人是什么样的；如果我换一次，我就得每次都换了。我在这一季里，就一直想把它送掉！”

“好吧，也得谢谢你，”凯赛抱怨说，就带着她的奖品蹒跚地走了。

“别客气，我很高兴，”那摊主人欢乐地叫喊着。

“在我拿到利物浦的时候，我就该猜到有这种事了，”凯赛对爱姆说。爱姆那样子，跟这里的欢乐精神仍然距离得很远呢。

凯赛把她的奖品递给劳埃，用一只手臂搂着老太太的腰，同时把另一只手伸向琼。

“现在，亲爱的，打起精神来，”她温柔地说。“你在这儿找不到一个不曾前前后后失去亲人的人。你知道，我们对象劳埃这样的孩子也有我们的责任……”

爱姆和琼都感激地对她微笑，可是在这笑里面，却是悲伤多于快乐，凯赛绞尽脑汁要再想出些另外什么主意来。

七

当阿尔伯特·尤恩斯到他儿子家吃茶的时候，在第一个钟头里，他专等着抽空和他儿子麦克单独说几句话。他对这一点起先有点犹豫不决，因为他们过去曾经争论过许多次；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深挚的感情，阿尔伯特一向有使得他周围的人都对他有好感的诀窍，可是另一方面，他知道麦克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共产党员，不赞成旁敲侧击式的谈话的。而这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吗？他不正需要从麦克唇边常挂着的微笑所表示出来的一点儿敏锐而又坦率的想法吗？当麦克说他在吃茶以前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要去一次时，阿尔伯特想：“难道他不是我的儿子吗？”于是，他抓住他的胳膊肘，说他有点烦心的事。

麦克的反应一开始就把他父亲沉闷的心情解除了许多；他似乎知道这是很紧急的，立刻带着他到家里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无法逃避罗尼，他的扁桃腺炎还不能让他起床。他们得先对他那肿大的扁桃腺赞扬一番，才能走进起坐间。当那扇门把他和房子里其他部分隔开之后，阿尔伯特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开始把他的心事吐露出来。他简略地说了一下欧墨佛厂发生的事情，然后转到由这形势而发生的个人问题。

“你母亲是一个好女人，”他闷声闷气地说，“可是不能指

望她能了解我所处的地位。你所做的工作把你抓住了；当工作变得不对头的时候，你只好把它带回家去烦恼。但是你母亲看不到这一点；她以为世界上就只有我们的家和你们的家。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只有：‘你是孤立的，阿尔伯特，麻烦就在这里——你是孤立的。’”

“妈实在比你所想象的更有判断力，”麦克歇了半天说。“也许她看到你象站在一株树的枝上摇摆一样。如果你是这样，爸爸，那么我只能劝你采取一个比较坚定的立场；不是靠攏你为他们工作的人们，就是靠攏和你一起工作着的人们。”

“我不要靠攏任何人，”阿尔伯特含怒地说。“我全然不要把人事关系攪进里面去；我只是一个对机床比車間里任何人懂得更多的人，而且懂得怎样去使用机床。”

“这点我毫不怀疑，可是那車間是在什么地方呢，爸？远在几千光年^①之外么？”麦克问。

“我不懂你的話，”阿尔伯特咕囁着。

“你所說的是一个抽象的車間，你在里边干了四十三年的活，而没有注意到两三件重要的东西。”

“例如？”

“每一个大运动总是从車間里发动起来——这就意味着你要决定的，不单是一种个人的态度，而也是一种政治上的态度了。”

“就象我昨天晚上在夏洛琳皇后酒店里告诉你母亲的一样。”

① 天文学名詞，指光在一年中所能走的距离。

“可是你尽管这么說，你自己还没有領会它呢，爸。現在你是否老老实实地指望我会假装着說，并不是硬加在你的头上，要你在勞資双方之間作一抉擇？你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可是該怎样去做，你还没有弄清做法。其实說了就做，也并不那么可怕。但是，你如果要解决一个問題，而把問題挂得象天般高，是不行的。要把問題放到地面上來，等到你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时，那末就設法給它一脚。”

“我要大家都得到公平待遇，我也要我的部門进行着工作，而不受到那些实际和車間不相干的东西騷扰！”

“你又來了；你已經承认有其他問題存在，可你又接下去否认它！能有这样的一个人嗎？你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爸，你是在这样一种場合工作：那些拥有机床的人和那些用它們工作的人之間，頂多也只有一种不自然的联合关系。这关系已在很快地消失了，而你——一个老社会主义者——却在这儿奇怪着他媽的怎么啦！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粗暴的原因。”他再加上一句。“你是一个精明的老汉，應該比我更懂。”

“好吧，那么，”阿尔伯特說，丢下他那半幽默的假扮着的抱怨态度，这是他在对着問題打轉时常常这样表現出来的。“讓我們来談談具体事实吧，麦克。你所說的話是正确的——我也一直这样了解。可你也不能輕視这种行业乐在其中的‘自我欣賞’，因为这是整体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我們暂时把它丢开吧。現在是对一件事物的了解和对它采取一些具体行动，两者之間存在着距离。你想一想我明天早上到了車間；照你所說的，我若不是心甘情愿地去服从老板們，就得走到那些小伙子跟前說，‘不要发愁——我跟你們站在一起。用不着去

担心什么車間干事，因为我在这儿就是干这项工作的。’所以，麦克，当你說我和技工們站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职权将会遭到什么結果？他們会不会一相情愿濫用我的地位，正象老板們利用我的一样？怎样解决呢？另外找工作？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就用不着什么部主任嗎？”

“你实在并不需要我的意見，”麦克微笑着說，“只是要找一个机会談談这問題，因为你知道，两者之間的选择决不象你所讲的那样戏剧化。你知道得很清楚，你要做的将是打退任何对你的尊严的攻击。可是我們現在所經歷的只不过是一些更大事情的前奏曲——到时候，你就真的得决定你要走哪一条路了。你如果跟我們走，那么你也許还得为你的威信重新打出一个簇新的基础来。”

“啊，但这确是一个問題，”阿尔伯特叹了一口气。“这些事情决不是簡單的；有多少阴影跟着它們。我們总得不断地設法跟它妥协。这是一个进步的人的苦境，因为他得按照一套他所否定的評价去做人。这真十分困难。”

“对于这些，我不說不同意，”麦克說。“可是我要向你指出一点来；你主要关心的是你自己的尊严和你对那些机床所发生的情感会不会遭到干扰。但我們其他那些人呢？我对我的工作也感到兴趣，可是我家里有六張嘴要喂飽，因此，我所担忧的有六个人。而我这情况，在几百万人当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我們怎样呢？看起来，你的难题和我們的一比，簡直是一种享乐？”

“这是很真实的，”阿尔伯特真誠地說。“看来我們許多人很长一个时期都睡着了——誰能在剛醒过来的时候，就很精

明强干呢？我們已經忘記了某些教訓，有些也只記得一半，因此你現在到處都碰到打呵欠和呻吟了。”

“还有一层，你也比其他的人幸运些，”麦克心平气和地說，“因为湯姆·白瑞脫在你的車間里，他是个很有理智的人。”

阿尔伯特深思地点点头；他們难得提起湯姆，虽然这老人每天在工作時間看見他，麦克呢，因为同是共产党員而知道他。这种局面，是因为你和一个多少知道他一点的人一起工作而引起的。直到这时候，他們两人才能說着关于他的事情，而一点也不感到尷尬。

“而一想到，”阿尔伯特咕囁說，“只不过是星期五，我还在和他开玩笑，說他太誇張！他應該看看我現在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跟湯姆說話而感到安心，这我可以向你保證，”麦克說。“这是少数正派部主任所能得到的一个好机会。我吃茶之前要去看的就是这家伙。我昨天就想去了，可是罗尼打破了我的計劃。你要不要我捎个信給他——当然要謹慎地說——关于……”

“哎喲，用不着！”阿尔伯特气冲冲地說。“我嘴里有舌头，不是嗎？我会把我认为他應該知道的事情告訴他，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过当部主任的，也不見得無論哪方面消息都很灵通；我們也得象其他的人一样，自己去下結論。可是我跟他常交談的，如果有什么話要說，我会說的。但是你可以說我要告訴他，如果他再不对我們車間里的工会組織加上一把勁，他就会被丢在一旁，自己都莫名其妙呢。”

“直到这个周末为止，我还以为欧墨佛的工会組織是很强

的呢。”

阿尔伯特脸上摆出的是一副十分动人的神气。

“都还没有得到承认呢，”他忿忿地说。“哎哟，我们二十世纪都已过了一半了，工会却还没有得到承认！你说向‘我们’靠攏吧，可是天知道‘我们’是谁？他们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分散，假使我当真跑过去，他们却要手足无措了——他们对自己都不知怎么办，不要说我了！”

“这并不是一个俱乐部，”麦克愁烦地说，“你只是为了享乐才加入的。”

“好吧，好吧，”阿尔伯特咆哮着说，“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连工会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可也没有必要这样凶狠狠地打断我的话头，”麦克对他抱怨说。“此时此地，听到工会软弱的消息，你能指望我高兴得起来欢呼吗？”

“你意思是说，你以前不知道吗？这个区里的第二个最大的厂，你却没听到那儿的工会是怎样七拼八凑起来的？你还算是安德生厂的主席呢！”

“现在到底是誰在反反复复地找岔儿？”麦克鼻子里哼着说。“我觉得，有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他们不见得不喜欢找党的领导，不见得不喜欢依靠党的辛勤工作。你厂里的工会组织是软弱的，等到你体会到这里面的危险性时，你就转过身来，向你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请教，问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不是说归说做归做，又是什么呢？”

“不要这样大发脾气，小子，”阿尔伯特告诉他，想到他自己的烦恼，竟随着这样的争论而消失，心里不觉感到喜悦。

“大发脾气，見鬼呢——我不过是气愤罢了，”麦克接下去說，他的声音里并没有真正的恶意。“你为什么不向你自己的党提出几个問題，嘍？或者是不是你的經驗教导了你，工党总部只对議院感到兴趣？象你这样一个批評了共产党許多年的人，实在好象对它要求很高——而且当它忽略了一点的时候，就大惊小怪得比給你自己的信念完全出卖了还要厉害些。”

那病着的孩子又在隔室叫起来了，因为这时面临的是一个触着内心比較淺的問題，阿尔伯特倒欢迎轉換一下空气，心里感到宁靜了些，他就穿过房間去答复他的孙儿。但是麦克在門口拦住了他，麦克整个的身心，已被他的感情和他所信仰的东西激动得活跃起来了。在过去的日子里，总是父亲对儿子进忠告的，現在儿子却生平第一次以最好的忠告来报答他父亲了。

“我懂得这里面的曲折，”他温和地說。“我懂得在你服务了这么多年之后，那地方对你說来是有多大的意义的。可是如果我談論这些事物，而不把它们联系到整体，那我不是变成伪善了么？”

“我想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来找你的原因；省得自己一人钻牛角尖。”

“最后一句話，”麦克热忱地接下去。“我相信，你就要在你那些机床中間劈面撞着那个‘整体’；个人問題，政治理論和党派問題——所有这些都要直当着你的面給你看到它們在欧墨佛厂受到了考驗。”

“对于这些还有很多需要說的呢，”阿尔伯特輕声說。

“那么来参加我們的会吧，来听听有沒有說得那么多，”麦

克回答。“不列顛的道路是廣闊的……”

“我這年紀，不是時候了，”阿尔伯特抗議着。“我已經太老了，受不住劇烈的改變了。”

“這是胡說，而且你是知道的，”麥克差不多沖着他說。“如果你這年紀能夠提出問題，那你這年紀也能解決這些問題——解決所有的問題了。”

羅尼在門把手上摸索着幾秒鐘之後，蹣跚着走進來了。父子兩人看見他光着一雙腳，都吃了一驚，他們旋風似地把他抱起來，帶着一陣象雞場里的咯咯聲和埋怨聲再把他抱回床上去。其他的孩子，因聽到他們的聲響，把廚房的門開開，一連串沿着甬道來要求做一次遊戲。於是就沒有時間解決難題了。

八

有凱賽·貝遜在場的話，也就沒有時間去想什麼難題，雖然到了下午，她的活力開始有一點衰退，於是她從清晨起就用力打退的那些陰影，又移近些了。

“第一件事，”凱賽想着，一面把她那個塑象從勞埃手里接過來，“就是要丟掉這個怪物。我可以發誓說，拿着它走，每走一寸路就會覺得它越來越重。”

勞埃擦擦他的額角，如釋重負地微笑着。

“現在，”凱賽咬緊牙關說，“我們順着這港岸的圍牆走——一直走到盡頭。”於是她就不太親熱地把那“女人和獵狗”抱在懷里，在他們前面飛奔。

她沒有放慢腳步，直到她穿過那整個悶熱的廣場，領着大

家到那比較安靜、人比較少的鄰近港口的地方。他們把头伸進裝煤船的舷窗里，又看見冬天的風暴在它上面打擊過的創痕。他們的後面，那廣場連那蠕動的人群，在一條被陽光照着的長曲綫里伸向海邊。城市後半部房屋的窗子反映着陽光；海浪無休無止地卷起波濤，噴出奶油似的泡沫。這四個游人都很靜默；他們只習慣于短短的街道和小小的公園，而這裡却是連着天的水和從來不認識烟的空氣。他們是有些被下面的景象迷住了；那有規律的一起一落、不斷隨着波浪而來的黑色海草。然後凱賽認為他們靜默得太長久了。她勇敢地走到港口邊。卜通一聲巨響，使他們都吓了一跳。凱賽揮去她手上的灰塵，那樣子正象一個做完了一件好事的人一樣。當愛姆和琼批評她太無情，並且說那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塑象時，凱賽堅決地搖搖頭說，下次她在游樂場得獎的話，她將要選擇櫃台上最小的獎品。他們都跪在地上對那藝術品瞥了最後一眼，可是海水含着妒意地把它淹下去了。

他們有點沉悶地回到廣場。凱賽考慮到她必須作點什麼，就是想不出一個主意來。他們走下沙灘，尽可能找到一點空地地方讓自己躺下。凱賽把头靠在勞埃的肩上，閉上了眼睛，享受着射到臉上的溫暖。實在是快樂的一天，兒童們在他們周圍興奮得和水鳥一樣，那游樂場遠遠地發出的尖叫声和悲嘆聲，好象一個被攆出的鬼怪。是的，是最快樂的一天，她也享受到和勞埃接近的歡樂，她對自己說，雖然他不聲不响並且有一點兒嚴肅，他仍然是她唯一的人兒。這是令人難以解釋的一樁事情。如果在幾個月前有人告訴她，一個頭髮又紅又硬的士兵將要使她考慮到婚姻問題，她會說那人是發瘋了。可是事

情就是这样……或者甚至可以說，就是这个劳埃，长着一头难以馴服的头发和一双向着强烈阳光眯縫着的眼睛。

她又叹了一口气，想到了两个要她保护的人，爱姆和琼。当然，她并没有指望她们能够乐一乐，因为連她自己也没有能够达到那个地步。她没有一刻真正忘記她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如果她们的心情，会稍微注意这些熙来攘往的情景，如果她们还能想起其他的生命和其他的地方，那么她的努力和她为度假省下的錢就算沒有白花。她把手指在暖热的沙上划着，然后懶洋洋地把手指插进离表面一时深的潮湿凉爽的地方。琼以一种松弛的姿态，在离开几呎远的地方休息着，她苍白的臉反映着深沉的睡眠。凱賽知道，在这女孩子的身上，她的計劃是成功的。她轉过臉来朝爱姆看看，想在爱姆身上也估計一下她的成績，可是她所看到的情形，使这一整天的努力落了空，因为这位老太太的臉頰上又有了泪痕。

“沒有用，”爱姆竭力对凱賽微笑了一下說，“有是有一些愉快的时刻，亲爱的，我要感謝你，但是沒有用的。我想去看看有沒有电话来……”

泪水尽情地流下来，凱賽很怕她自己也要哭出来了。

“用不着把琼弄醒，”她輕輕地說，“这可怜的孩子簡直累坏了。我們两人一同上停車場去。”

劳埃对她们看看，他的臉上滿是无力的悲伤。到头来这一天还是失敗的。这狂热的主意毫无收获。这拚命的欢乐是枉費了心机，爱姆泪容满面地在度假的游人中間走着。

停車場小屋里的那个人搖搖頭。

“沒有从倫敦来的电话，”他打着乡音說。

凱賽覺得他們可以趕早點的一班車回倫敦，她讓愛姆在一張面對着一圈花圃的椅子上坐下後，就趕回那邊去告訴其餘的兩個人說不久就得動身了。

沿海濱一帶的那些笑聲，叫她聽來很不協調，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惱恨着一天的時間竟有這麼長。

九

湯姆·白瑞脫認為珍妮是回到她娘家去，只猜對了一半，因為她才走了一半路，就突然看得很清楚，這一次她所面臨着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覺得光是同情是于事無補的，她的母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她總是不斷地暗示，說她嫁給一個比她年紀大的人是愚蠢的，而且這個人也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前途。

她沒有目的地推着搖籃車在那熱烘烘的街上走，幸亏克里斯已經熟睡了，好讓她平靜地想一下。她沿着凱新登大街躑躅着，連兩旁的商店櫥窗也沒有注意。當然，婚姻是使她失望的；其他的女人好像都有一種對家庭中的苦役毫不在乎的訣竅，可是她就永遠要想到它。她的母親，對自己的家有着一種強烈的自豪感，總想法把家庭操作中黑暗的一面掩蓋着，不給她的女兒們看到。在娘家是舒服的，相反地……她想到那維多利亞式的甬道和吱喳作響的房間就不禁打個寒噤。如果有些什麼可以彌補這些痛苦的東西，如果有強烈的愛情和溫暖的伴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象現在這樣，灰暗的生活規律也走進他們的精神裡面去了；他們只好象接受一架收音機或者一盞電燈那樣地彼此“接受”着；不可缺少的卻又毫無

兴味。难道这就满足了嗎？让青春的岁月不知不觉地溜走了嗎？当然她要回到湯姆那儿去的；她在离开他十分钟之内就体会到这点了，但是要在怎样的条件下回去——这，她得在自己心里打定主意，因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好象没有什么事发生过一样，就会等于完全失败。

她进入凱新登公园，慢慢地顺着那些柔和的弯着的小径走去，在夏日濃密的树蔭下面，再看到圓池在远远地閃着光芒，顿时感到神志清新起来。她清楚地記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細小的事情：布莱克門和其他一些人在临走之前，把手放在湯姆的肩膀上或前臂上的神气。在那些简单的动作里正含有好感和信任，这是她当时馬上就发觉的；这就提醒了她，他所做的都是又重要又被尊敬的事情。想想看有一个象她大姐夫那样的人来作丈夫又会是怎样！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每天晚上在电视机前面轉动着他的眼珠！另一种泄气的婚姻——一点也沒有湯姆那种理想可以冲淡它。她問她自己，有多少人真的在結婚的头几年之后还能得到挚爱和热情？他們相互之間的关系是不是都变成了收音机；都被“接受”了，可簡直沒有被注意？她所遭遇的是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还是婚姻本身自有这种情况？

她怀着一种自覚問題越来越变得深刻的心情，在她剛才老远地欣賞过的树蔭下走着，然后站定看着一大片空地，空地上有許多人坐在那儿看星期天的报纸，或者和他們的孩子們在玩耍。也有完全不理会四周的年輕的情侶，还有带着奇特的小狗的凱新登人——而在前面的什么地方，傳来了管乐队的有規律的轰响。当克里斯醒来嚷着肚子餓的时候，她就赶

回大街，走进那儿的一家普通饭馆。克里斯精神好象很不好——似乎懂得有些奇怪的事情在酝酿着——这又提醒珍妮，孩子们常常会为了他们一点儿也不懂的争吵而感情受到损伤。“现在把这三明治吃下去，心肝，”她抱他坐在膝盖上，对他說，“我们一会儿就回家去吃点热的东西。”后来，她又带他到公园里去，当他找到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孩子跟他玩时，珍妮比較放心了些，可是在他的乖巧中好象有点什么使她伤心似的；这是一个迷惑而没有神气的孩子的神态。这使她加倍努力去抓住她的问题。她坐下来，两肘撑在草地上，作了不少的決定。

她不能把結婚当作一种习惯——虽則別的人也許是这样的！如果有些什么需要改变的話，能不能这样做了而不威胁到这整个机构？不去伤害湯姆和她自己之間存在着的那基本的情爱？沒有拘束的爭論和蘊藏着怒意的沉默同样是欺騙的，她應該做得有理性些，要丟开那会使一切都变了样儿的怨恨。假使她要提出什么埋怨的話，那她决不一开始就想去伤他的心，因为如果你为了婚姻而进行爭論，难道你不认为双方都有两敗俱伤的可能，而一方所得的只是一个空洞的胜利嗎？还有那家务劳动……她是不是可以向湯姆建議，他們两人一起努力，把那地方弄得稍微爽朗一点？这对事情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如果房間变得可愛一些，而她自己在里面也变得可愛一些，湯姆还有必要这样常常出去嗎？

如果她用这样的精神来解决問題那就好象等于她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可以做了！她睜开眼睛来，因为她生怕沒有把这些思想抓紧就让它們逃掉。她叫回克里斯，把他輕輕地放进

搖籃車。她對他微笑。當她離開那管樂隊一路向着大門走去的時候，她輕輕地哼着歌——而且，雖然她還能抽空看看凱新登大街沿途的櫥窗，她却在對將來訂出詳細的計劃，同時又頗有點頑皮地在想，湯姆在怎樣地安排他自己。

湯姆以為珍妮是在接受着她母親甜蜜的同情而大受刺激，因此，從酒店回到家後，有好幾個鐘頭的工夫，在前房和廚房之間坐立不安地踱來踱去。

“她還是個孩子，”他火冒地說。“她對世界上發生的事一點兒也不懂。說起來，我象她這年齡的時候，我的腦瓜里已經裝進好些經驗了；我已經到過每個主要的港口——也嘗過了呆在家里會有什麼反應的味道。兩年來我嘴里嘗着的都是先前的那種味道——而她來叫我为自己打算打算！這是什麼話！”

可是，他却仔細地聽着門口的一點極細微的响声，他在激怒之下，既在擔心又在不斷地懷疑珍妮並不完全錯。她獨自過着十六個夜晚，一定是一種相當難受的負擔。他記起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上，報告里甚至勸告黨員們要注意他們的私人生活，因為如果你變得太專心于一種東西的時候，你就會對其他方面極少接觸，這不是很正確嗎？

“可是給人家指出這些事情，也有許多方式方法的，”他告訴自己。“而珍妮的方式方法是對的，比她所建議要改的東西還要不對。”

可是從他聽到大門上一記敲門聲就急忙奔下扶梯的那種樣子看來，說明他並沒有什麼疑而未決的事情了。

“她忘記帶鑰匙了，”他想。“我只說一聲‘喂’，幫她把克里

斯抱上来,然后再看看形势怎样。”

他开了門——不料看見的是麦克·尤恩斯站在那儿,他真没法掩盖他的失望。

“对不起,麦克,”他粗鲁地说;“我在等着另外一个人。”

“我倒高兴是这个原因,”麦克回答说;“我一看到你这张脸,就以为我自己的脸是变成了青的还是别的什么怪样子了。”

“不是的,不是那样的,”汤姆有说没说的说。“可是罗尼好了没有?安第告诉我他不舒服。”

麦克脸上的那种轻松愉快而又兴致很高的迹象,看起来是有振作精神的作用的,汤姆发觉他自己在点着头,期待着好消息。

“是的,他好多了,”麦克说。“总算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毛病。但是,如果克里斯没有生过扁桃腺炎,我就不进来……”

汤姆欢迎地把門敞开,同时却摸不清麦克为什么要来看他。汤姆既感到良心上说不过去,又觉得自己现在情绪不好,因为作为安德生厂一个成功的团体领导人,麦克绝对有理由来问他欧墨佛厂是搞得怎样的。

“如果你是在等人,我就等一会再来,”麦克建议。“我家里倒也有人在那儿呢。”

“进来,”汤姆说,因为他猜想麦克所要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可怕,而且觉得这正是对他那些问题上获得一些新启发的时候。“是的,进来,”他比较热情地说,一面领他上楼。

“那么我一会儿就走,”麦克在他的机警判断力的支配下说。

从周圍的气氛里他覺得，有一些什么在警告他不要去問起珍妮，而當他們走進房間面對面的時候，他簡直給湯姆的灰白的臉色吓坏了。

“你好象有点不大对头，湯姆，”他說，“你覺得怎么样？”

“很好！很好！”湯姆回答，可是那种頗为緊張的声音，却早給麥克注意到了。“現在你找我有什麼事，麥克？”他問，一心想馬上就會听到那些关于吹墨佛厂的团体的批評，正如他前两天对自己所做的批評一样。

虽然麥克不喜欢人家这样催促，他却辨出了湯姆的声气里有一种惶迫的心情，所以决定事情一說完就走。可是湯姆倒先开口了：

“我要立刻告訴你，麥克，”他稍微带点兴奋地說，“我們吹墨佛厂情况十分不安定，形勢表明，我們这个团体沒有做到它應該做的事——可是我們正准备改变……”

“我不是为这个来找你的，”麥克从容不迫地說，其实他心里并不象他外表那样的从容。“如果你已經体会出了一些东西，那么你也不会要我再来夸大它們了。”

“我看到安第之后就想起了这……”

“这倒是真的，”麥克承认着。“他給我的答复，不知怎的，倒不如說是在辯解——我只提出了几个普通的问题，他就跟一只蹲在热磚上的猫似的，把背拱了起来。我早就想建議你們把自己推动得快一些；决定哪些是最紧要的以及其他等等，可是我也体会到吹墨佛的情况和安德生的不同；我們熟练技工比較多，而且在我生出来的时候，那儿就已經有了工会組織。但是我們暂时还是不提这些吧——你們已經自己醒过来

了,这就是主要的。”

“听你这样說,使我觉得舒服,”湯姆松了一口气說,一面走到窗口那边。“有些同志批評起来就象唐·吉訶德一样;任何旧风磨都行。”

他朝街上窺探了一下,又轉过臉来对着麦克,一面覺得他的心情舒暢并不是因为沒有挨着批評,而是因为发觉他自己又回复了尊严和信心。他决定要抓住这机会,談談他自己的問題。

“你試想象一下这个情况,麦克,”他热忱地說。“当我剛去的时候,欧墨佛厂根本就沒有組織。沒有工会,沒有党——什么也沒有;一个光脖子放在断头台上。后来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在和一个老工会会员談話,而在我們自己还不知道走到哪儿以前,我們已經有了十張签了名的入会申請表,而且还有很多人可能要加入的。一个月以后,我看見了一个小伙子在茶休时看《工人日报》,从我們那次談話起,就搞起了一个小组。它就是这样开始的,也就是这样进行下去;虽說比起有些厂来,速度慢些,却是一帆风顺的。”

麦克从湯姆說話的声气里体会出他所說的話关系非常重大,因此,他一声不响而又机警地傾听着,一边在揣摩着湯姆身上还經歷着其他什么的紧要关头。

“是的,”他接着說,“一个人单独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等到不再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就会使你跌交;矛盾就在这儿,是嗎?你发觉你自己企图把事情限制住了;作出一些不再由你負責的决定;还想照着你原来那老办法行事,不顾到因为是个小组,你一个人已經变成十二倍了这一事实。結果你就想展

翅高飞，企图样样事都要做，并且有点藐视新主张，对热情泼冷水，因为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

“……然后你战胜了你自已，”麦克安静地说，“因为你认清了自己的错误，要把它纠正过来。哎呀，汤姆，形势这样在转变，这个厂又和那个厂的情况不同，除非是个超人，才不会走错路。”

汤姆听到这些话，情绪又更高昂了。他在面前这个人的身上，看到阿尔伯特·尤恩斯的影子；父子两人似乎都有一种同情和明白道理的气氛。

“你看看我们安德生的问题，”麦克接着说。“我们听说整个车间都要腾出，装上自动设备。这样一来，就有五十个熟练技工要给弄得不上不下了。我们赞美自动化可能有的重大意义；可是就不喜欢它将对我们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了另外一个他妈的问题了，好象我们的问题还不够多似的！”

“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汤姆说。

“这是我到这儿来的原因之一，”麦克告诉他。“因此，你知道，汤姆，因为车间里面没有别的政治党派，我们同属于一个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政党。难怪你要对你所忽略了的事情烦恼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彻底研究过自动化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

“这事情牵涉很广，使我开始感到震动，”汤姆严肃地说。“凡是同盟会要威胁恫吓的，管理部门就贯彻执行——”

“——我来的另一个原因，”麦克说。“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安德生厂所遭到的，欧墨佛厂也遭到了。为了它们是这个区

里最大的两个厂，我們需要更密切的联系。你剛才指出，两个厂的管理部門已經开始联合行动了。我們不但也要这样做，而且要早点这样做。我們得起带头作用。”

“我們过去每个月总是开一次区委会，”湯姆咕囁着，“天曉得不知怎么一来就流产了……关于这点你有没有找过区委？”

“你可以說是区委来找我的，”麦克一笑說。“事实是，当我打电话給老但尼斯时，他第一句話就說：‘我今天晚上要来看你，麦克。’我們把这事全談过了，就决定来找你。这是一个联合攻势，而应战也不能是分散的。过去我們有时以为政策是一回事，而必須那样做又是另一回事——这一次它們是孿生的了。”

湯姆勉强地笑了一笑。

“你可以說雇主同盟会給我們上了一課，”他說。

“我倒以为他們是跟我們学的，”麦克說；“當我們正在安于已得的声誉的时候。但也許是可以这样的：有人建議在开始的时候，我們可以請吹墨佛的同志們参加我們的小組会，或者我們去参加你們的也可以。但我們可以在下星期內，約个日子談談这件事情；我現在来这儿，只不过是来宣傳这个主張罢了。”

“这是一种本身就有宣傳力的东西，”湯姆說。“这样会使我們多見見面，而且可以让旦恩和安第对你們安德生是怎样搞的看得透彻些。”

“而且不仅仅是那两个人，”麦克随便說，“还有其他一些同志……”

当他看出湯姆已体会了他的意思，他不說下去了。等到他看見湯姆又走近窗前往下望望街上时，他就看看他的手表，覺得應該走了。可是湯姆留住了他，要和他談談自己在想着怎样糾正他們厂里工作的办法。

“很奇怪，”他說，“当你解决了一个矛盾，你对其他的事情也看得更清楚了——甚至連比較起来属于个人的矛盾也……”

麥克等着看他是否要朝这方面繼續讲下去，可是在靜默了一个短短的时刻后，他提起了和布莱克門的會談。

“談得很順利，”湯姆告訴他。“我們今晚还要开一个会，把事情抓得更紧些。”

“我們都認識布莱克門，”麥克說。“如果他加入，那么其他很多人也会加入了。”

“当然也有混乱的地方，”湯姆說，差不多是得意揚揚的了。

“可是你們又要开会了，事情的紧急已經看出来了。你知道，湯姆，欧墨佛有了新生的力量，你們就有可能克服你們的軟弱的地方而超过我們了。”

但湯姆又在朝街上瞠眼看了，因为和麦克的这番談話，虽然帮助了他到难以估量的程度，可是，一想到珍妮和他們之間的齟齬，却每几秒钟都象一把刀在他心里轉动着一样。

“告訴我，麥克，”他突然地說，“你一个星期花几个晚上开会？”

麥克對話題的轉变感到茫然。

“两三个，”他頓了一頓回答說；“我們把一个星期大致分成三个部分——奥丽芙和我每人各得三分之一，剩下的，我們就在一起度过。可是如果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两人之中哪一

个要去的話……”

“啊，”湯姆輕輕地說，对他所听到的并不感到太高兴。“可是下星期我們一定得早点見面談談，”他接下去熱情地說。

然后，他很突然地举起右手，样子那么古怪，使得麦克在想是不是对他精神上的緊張程度估計过低了。

“怎么啦，湯姆？”他不安地問。

“嘘！”

一个細小的声音傳到他們的耳边。

“是克里斯！”湯姆告訴他，帶着一種目中无人的神气。“我确定是克里斯！”

然后他們听见大門开了，珍妮說：“——走上去，才是乖孩子。”

“是珍妮！”湯姆和剛才一样古怪地說，可是这一次补上了一声如釋重負的长叹，这是麦克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他这时才看出湯姆的煩惱是什么了。他責怪自己太笨，沒有早些完全看出来。“那么我星期二晚上八点左右来，”他說着就准备急急地离去。“而且你所告訴我的，听上去大都很好，湯姆。”

“我要把你所說的，細細地想一想，”湯姆表示了同意，兩人就一起离开房間，沿着甬道朝珍妮走去。

“我正要走了，白瑞脫太太！”麦克用他最友好的声調叫出来。“我只是順便来談一会儿。”

湯姆准备好要听到珍妮冷冷地回答他的話，他确信她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却愉快地驚訝起来。

“可是罗尼怎样了？还有奧丽芙？我好几个月沒有看見

她了——告訴她我改天下午去看她，好不好？”

麥克在扶梯頭上遲疑了一下，又想告訴她關於羅尼的一切；又想按照他認為最聰明的辦法去做——這就是儘快地走開。可是他沒法阻止他自己，停留了幾分鐘，並且使得湯姆，由大出意外變得近乎驚奇，聽見他們兩人在談論體溫高低以及孩子們最好的潤腸藥，和醫治扁桃腺炎的適當藥品。他把克里斯抱起來，吻了他一下，然後把他放在高背椅子上。他回到扶梯邊，仍舊感到迷迷糊糊的，可正趕上送麥克到大門邊。

“那么就星期二晚上吧，”麥克提醒他；意味深長地用胳膊肘輕輕地碰了一下湯姆的肋骨。“別煩心啦，”他悄悄地說。“風吹雲散了！祝你們都好！”他帶着一種顯然和他父親很相象的咯咯的笑聲，再對湯姆投去最後一笑，就急速地沿着那充滿陽光的街道走去。

湯姆小心翼翼地回到廚房里去。平常他們在爭吵以後，接着總有好幾天兩人都繃着臉。他站在門邊看着他的家人，記起他們不在的時候，這個家是多麼的沉寂。他注意到煤氣灶上的火苗，又在星期天的晚餐下面點着了。

“我們今天要按照時髦的時間吃晚餐了。”他說，把他的幽默象無線電上天綫一樣伸展到太空中去。

珍妮笑了——而他的心也就整個地放下了。

“我真懊惱，”他說。“極其懊惱。”

“我倒不一定覺得這樣！”珍妮回答，一面轉過身來面對着他。“我本想先把克里斯放到床上睡，可是我想也等不及了。讓他聽着吧——他也許可以懂得一點，知道現在的情況是好轉了——問題沒有解決，湯姆——可是好轉了。”

“在你說下去以前，”湯姆可憐地說，“在我們和解或是怎樣之前，讓我提醒你一件事，這件事有可能把計劃再打垮——我今晚還得出去。這是非常重要的；請相信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已經記得了，”珍妮安靜地說，“我認為你應該去。我不反對你開會，湯姆——我也以為你的工作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記把我們也放到事情的焦點上面去，親愛的！不要讓我們向你乞求着幾分鐘的時間！如果你的會是重要的，那你一定得參加，可是如果是關於你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什麼書，或是那些不是真的預備給象你有這樣經驗的人聽的演講——”

她從湯姆的臉上看出，她的話已收到足夠的效果，因此就頓住了，讓這些話構成一種思想的體系，使他日後可以遵循。

“不，一點沒有浪費時間，”幾分鐘以後她接着說。“我在漫步的時候，我對許多事物都看清楚了。”

“那麼你沒有到你母親那兒去？”湯姆安靜地問。

“沒有去——我在走來走去，在來去的每一吋的道路上，我都在想。我要對你說的這些話，我不知道打哪兒說起，湯姆！第一——我要去找一個半天的工作……這就可以給我一點對外的接觸。我對正規的工作，從來就沒有多少經驗——因此，我就決不會完全了解你的工作——這也是教育我的一種方法。並且我還有一些計劃，要把這個地方弄得可以住得舒服些。至於我們所演出的這種愚蠢的爭吵……”

湯姆坐在椅子上，聽着她一個一個的計劃堆上來，直到他感染上她的興奮，開始參加到這重建他們兩人共同生活的計劃中去了。等到最後，他想要告訴她，對她這種急起直追的姿

度，他是感到多么快乐和骄傲，他发觉语言简直是词不达意，矫揉造作的东西。

—○

薄暮时分，当白瑞脱夫妇吃完晚餐，汤姆正在解释为什么他和布莱克门的会晤是这么重要的时候，安东尼·瓦恩正带着坏消息勉勉强强地走回家去。他双手深插在袋里，两肩前冲，垂着头在火热的街道上走着，走一步怨一步，充满着一种痛苦和自怜的心情，使他看起来顿时增了一倍的年纪，嘴也感到枯干了。

他心里回溯着他整个阴郁的历程：从战俘营到他现在做工所赚的基本工资。人们都说世上是没有所谓幸运这东西的！他们怎么能够怀疑存在着外在的影响呢？命运，恶星，幸运——这全等于一件事情；这就是你生来具有的一种难以措拭的印记，并且是永远擦不掉的印记。只有一桩事情把他从完全的阴郁里拯救出来；这就是他的妻子玛丽亚。他一想到要把这消息告诉她时，他自己的烦恼就退居其次了。考虑到她的情况，也许逐步地让她知道是最好的办法；先埋怨汤麦司先生的房租索价太昂，然后再告诉她，汤麦司的妻子是无论什么时候听见孩子哭声都要敲天花板的。他站在街角上，明朗的阳光照耀着眼睛，他打定主意，这样一个办法准是再好也没有了。

他怀着这样一个决心，带着极大的绝望心情走近他的屋子。他开了前门，站在甬道里。他一听到家具在楼上的搬动

声，就觉得胸口要作呕。他们已经在准备搬家了！他的兄弟毛理斯拿了一张可以收折的桌子走下楼来。

“喂，安东尼，”他高兴地說。“别懊丧；船到桥头自会直。”

“你把这张桌子再拿到楼上去，”安东尼呵斥着他。“我们不搬家了，你听到了嗎？我们不搬家了。”

瓦恩老先生手里挟着两把椅子走到了扶梯口。

“你用不着大呼小喊的，”他說，話音里也不太温和。“你不必搬家，我們来搬。毛理斯搬到楼下去，他可以跟他的收音机睡在一起，你母亲跟我一起搬到毛理斯原来住的房間。你們住我們的房間——你們現在住的那一間也归你們住。”

他打安东尼身边擦过，手里挟着椅子，搖搖晃晃地走下楼来，低声地咒罵着。

另一意外的事情在安东尼的房間里等着他；床和衣橱都給搬走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些足以把这个房間布置成为一間非常舒适的起坐室的家具。瑪丽亚和他的母亲正在窗口安装和原来不同的窗帘。瑪丽亚看到他的时候对他微笑了一下，可是他的母亲却从短梯上跳下来，她发出来的脾气，跟她丈夫一样厉害。

“我不信竟有这样的事情！”她憤激地說。“我仍然不信竟有这样的事情！伪君子！他們死的时候还要举行基督教葬礼呢。他們以为他們全是些无比的好人——可是他們唾弃了《圣经》，《圣经》上面有着慈悲的人的故事，同样也有因为旅館沒有房間而把孩子养在馬棚里的故事。伪君子，凭着那点儿花言巧語就自鳴得意了！但他們会发觉，世間所有得意的事情，都抵不上为了一个新生命快要到来，而想办法搬动一下所得

的乐趣。”

她一把抓起旧窗帘，登登登地走出房間。安东尼自从走上扶梯后，他的嘴就沒有合攏过。

“爹爹告訴了我們，”瑪麗亞安靜地說。“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看我那样的忧愁，就再也忍耐不住了。我从来没有見過他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媽也吵嚷起来了，并且要我把你已經去过的那些地址說出来。媽馬上想出一个主意，把另外一个房間让給我們——这表明她在事前一定已經想过了。”

她走向安东尼，輕輕地吻吻他的臉頰。

“你看来很累了，”她說。“我真抱歉竟想出那么的蠢主意来。我應該料到这个打算是不会成功的。”

“没有什么，”安东尼咕囁着。“总算多了一次經驗。”

“可不是嗎！坐下来吧，我們一会儿就可以喝茶了。”

瓦恩老太太又奔进房来，手里拿着她心爱的盆栽天竺葵。

“这是給你們的，”她說。“現在听着，安东尼·瓦恩，別再板起面孔了。从今以后，我們可能在一个月內又要吵几回嘴，但那是因為我們都是人，有时候会忘掉主要的感情。你是我們的儿子，你在这里的地位是确保了的——跟毛理斯、爸爸和我的一样。可是也許有一天我早晨起来，可能感到很有点象吉尔勃·哈定^①而不太象瑪丽·劳埃德^②，我可不希望你們

① 吉尔勃·哈定，一个性情急躁容易冒火的著名演員，經常在电视和无綫电中表演节目。

② 瑪丽·劳埃德，女歌唱家，以歌唱帶有倫敦口音的有趣歌曲而出名，現已去世。

立时就认为我要討回我的房間。总之，孩子，別再那么火暴性子了。”她把那盆花放在桌子上，大踏步走到門边，两手叉着腰在那里站了好几秒钟。

“睡在隔壁房間里，你不大会听到无綫电了。爸爸答应給你在后面搭一个棚放搖籃車。明天，瑪丽亚，你跟我一同去到煤气公司样子間去搞一只小煤气灶装在扶梯头轉弯的地方。爸爸会做一个碗柜。現在，跟你們俩明天見吧——我希望你們晚上睡得好一些，比所有那些四周都有空房間的伪君子还要睡得好。”

她头也不回地关上了房門，这对年輕的夫妇听着她登登登地走下楼去，接着又开始布置楼下的房間。

瑪丽亚嘴里噙咕着要去做茶，但是安东尼伸出手来阻止她。

“我也不多說了，”他說，“就是为了这个簡單的原因，我不知怎样說才好！只要說这一句……你可知道，瑪丽亚，現在这样，我覺得比我以为那間房子已經租給我們的时候还要高兴！”

他們对这个房間看了一眼，覺得这房間已經突然地变得这么陌生了。瑪丽亚正想着要把最好的一間給即将出世的嬰兒睡，但安东尼却想到前門頂上用粉笔写的已經褪色的字句——“欢迎爱子回家”。

布莱克門前門四周的粉筆字句，却就更多并且也更涉及了人事，因为布莱克門有四个孩子，他又那么未加思索地在那一天早晨給他們每人买了一盒粉筆。“杰爱挨姆”“木克”“我恨彼”——这些和其他許多带有私人情感的句子裝飾着布莱克門屋子的大門。

“等一会我就要把它們擦掉的，”他对湯姆說，一边一同爬上那东倒西歪的扶梯。“可是这一来，至少給我一个把他們半小时送上床去睡覺的机会！当然并不是他們真会睡着的，天气这么暖热。你听听他們！”

从湯姆所走过的那間小臥室里傳來了一陣好象运动場的吵鬧声，这种声音他有好些时候沒有听到过了。当布莱克門猛地把門打开了的时候，吵鬧馬上就停止了。

“再要吵下去的話，”布莱克門用了一种慈爱的責备声音說，“我就要打青你們的屁股了。难道你們今天禍还鬧得不够嗎？”

等他把房門关上，又吵鬧起来了。

“團結呀，”布莱克門笑着說；“他們知道我不会把他們四人全打遍的。”

湯姆看到漆布也是新近修好的，微笑了。他想起了星期六晚上他自己的忙乱。看起来他們也是風雨同舟的。

前面的房間又凉快又整洁，杰姆坐在中間，手指敲着桌子，且恩和安第·潘琪坐在他的两旁。

“泰德还没有来？”湯姆問他們。

杰姆搖搖頭，沒說什麼話。

“我自己也迟到了，”湯姆接着說。“——很对不起。”

“我們並沒有白費一点時間，”布莱克門說。“坐下來吧，湯姆，別拘束——我們丟開吹墨佛厂，討論了些一般的事情。”

“这主意倒不錯，”湯姆說。

“这位偉大的工人階級的領袖，”安第一边指着布莱克門，一边不痛快地說，“还没有听到‘英国走向社会主义之路’呢。”

“这样說，一个民众的政府——正式选举出来的——后面有着多数的人在注視它，我承认这倒跟我頂对勁，”布莱克門說。

湯姆想起几个月以前卖给布莱克門几本小册子的事，可是他打定主意不作声。

“这听起来倒是民主的，”杰姆承认說，“并且是强有力的……議院就象一个泥沼，你越跨进去就越陷得深。”

“是一个真正选举出来的政府？”布莱克門問着湯姆。“不是独裁政府？”

湯姆点了一下头。“除非那个政府所做的你要叫它是独裁。用陈旧的字眼要当心些，布莱克；要把它們反复考虑一下。”

“你們的党在所有这些事情里都要扮演一个重大的角色，那是无疑的，”杰姆小心地說。“可我們怎能知道在跟你們走了一段路后，我們不会发觉你們已經突然地改变得比以前糟了呢？”

“就象你发现工党政府一样的嗎？”且恩問他。“可是，你

自己联系起来看吧，老兄——你現在是跟我們一块儿走而用不到煩惱的；什么事情使得你会想到我們在大路上有分歧的？”

“还有俄罗斯……”布莱克門試探着說。

安第轉了一下眼睛。“过去我們經常受到指責，你知道，說我們总是把某某名义拉扯进来，現在別的人也是这样。”他火冒了起来，不知所云地胡扯了一陣后才接下去說。“第一批死去了四百万人，第二批七百五十万；你知道，能指望从这里面产生一种整齐的小小的投票机器来嗎？”

“不列顛的情形是不同的，而我們的政策也有所不同，”湯姆急速地說。“我們对俄罗斯的态度是尊敬而又欽仰的——但我們得过我們自己的生活。”

“还有这一切錯誤的說法，”杰姆抱怨着說。

安第用胳膊肘輕輕地碰碰他的肋骨。“惊人啊！”他咆哮起来了。“爽爽快地承认：我們的議院决不这样做的，是嗎？”

“我建議不等泰德来就开会了，”湯姆安靜地說。“这些也是重要的，但我們还有一个議程要順序討論。也許約几个午餐時間我們可以多談一些政治性的問題……”

“一星期可以談两三次，”布莱克門表示同意。“我对拭去精神上的尘埃总是全心全意贊同的。說实話，我是很感兴趣的，可是未免有些謹慎小心，湯姆……”

“那我不能够再要求什么了，”湯姆由衷地回答。

他接着就直看着安第，并且說：“有一件事要在杰姆宣布开会前說一下。我今天看到了麦克，他有一些关于安德生厂的消息。到星期二我还可以知道得更多一些。安第，在下一个

晚上，你的前房間要派用場嗎？”

“你們來好了，”安第說。

“那我們就通知小組里的人了，”湯姆說。然後他又對布萊克門和杰姆看了一眼，接着道：“這些會議是這樣的凶多吉少，因此你們任何時候願意來就……”

“好吧，自作聰明的蠢貨，”布萊克門咆哮着。“現在我們的會議到底怎樣？”

湯姆低下了頭，雖則他心里感到愉快，而且一想到珍妮和麥克甚至使他更為愉快，他却仍然机警地企盼着有一聲門响是泰德·阿加來到。

杰姆深情地摸摸他那整齊的小胡子；他在星期天的報紙角上塗寫了一些東西後，便重新去就他那可愛的主席的職位了。

“昨天晚上我回家去的時候跟泰德走了一段路，”他說，“對他的想法知道得更多一些。如果他不來的話，那我在某些問題上可以代他說說……”

“如果他不來，那是他自己的過錯，”湯姆頗有點粗暴地說，因為對他說來，泰德已經變成一個痛心的問題了。

“用這態度去對付泰德是不錯的，”布萊克門表示了異議，“可是不能把那些跟泰德抱有同樣想法的人，一筆抹煞。我們必須考慮到各方面……”

“這樣做是沒有……害處的，”安第同意說。

湯姆順從地聳一下肩膀。

“可是我們等他半小時，”杰姆接下去說，“在這半小時以內，我們可以澄清一些爭論比較小的項目……”

八点钟了，这时候，他们已經计划好在厂里面传递消息的办法，并且同意散发一种小册子，列举欧墨佛厂的利潤和关于新任总經理的一些事情，主席要求湯姆把头一天晚上的問題提出来。

“这是非常简单的，”湯姆說；“我們在这里預备搞一个組織工会的运动，而他們却在那里預备把結結实实的經濟緊縮强加在我們的头上。我們过去的錯誤已經赶上我們了；我們沒有准备。可是明天早晨六角車床工段要装新机床了；新机床星期二就会按时装好，說不定还会再早些。其他的部門也会跟进。现在要考虑的是，如果他們對我們使用新机床的人提出那种致人死命的工資标准来的話，我們應該怎么办？我們是反抗呢，还是为了我們的計劃而接受呢？”

“我懂得你的意思，”且恩忧愁地說。“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点。”

“泰德会这么說——我也有一半同意他，”杰姆說，“把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估計在內是傻瓜。”

“力量多大不知道？”布莱克門問他。“現在我們厂比过去几年都更清醒得多了。現在搞一些基础，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對我們的全面計劃也有帮助。他們会成群地向着我們来，这样比我們一个一个地去找他們总好多了。这就給我們以动力，小伙子們，动力。”

“可是电工装配部所有的那些女孩子……”杰姆訴苦似地說。

“——她們賺的工資甚至全都比我們低，”布莱克門說。“但是不要就认为我們可以不慌不忙地去发动；这个摩尔逊行

动起来就象擦了油的閃电。”

“并不是不慌不忙地——可也得一个月左右。”

“也許太晚了，”布莱克門說。“我建議我們这个星期三午餐时在大門口开第一次會議——”

“一件一件地談，”杰姆說，他暂时又当起主席来。

“至于你的話，”布莱克門并无恶意地反击着；“泰德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南区？如果你和他一同回家的話，他当然会有足够的時間把他的想法透露出来。”

“啊唷，說句公道話，”安第說。“他不过是想使我們維持……均衡。”

“那么你认为我們不應該采取紧急措施？”且恩問杰姆。

“我以为我們應該拖一下時間——不象泰德所要的那樣长的時間，可是至少要一两个禮拜。”

湯姆試探着說：“如果我把我心里的主意告訴你們，也許可以澄清一下空气。我并不建議罢工或者类似的行动，但是如果他們提出过于荒謬的工作額，早一点显示出力量，就給我們以先发制人的——”

“什么叫早点显力量？”布莱克門問。

“是这样的，我們不接受不公平的工資标准，然后等着事态发展。無論如何，庫尔逊总要有几天的工夫才定得下来，而在我們这方面，早一点采取行动，就会使他对事情考虑得比較审慎一些——这样一来，我們就有時間去分发入会申請表，还可以选举一个委员会。”

“就象下一盘棋一样，”杰姆惊叹着。“可是我得承认我懂得你的要点了，湯姆。”

“我也懂得，” 且恩說。“我們一開始还是很自然的行動着；如果工資標準太壞了，這才站出來，然後向阿爾伯特提抗議——”

“可憐的老阿爾伯特，” 安第咕噥着；“他第一步得先決定你提出的事情是否合理。如果，你知道，他認為你是有理由的，那麼一開始就變成管理處與阿爾伯特對立了。”

“可是在鬧事以前，得弄清楚他們提出的標準確是不合理，” 布萊克門告訴湯姆，同時他趕到房間另一邊，敲敲牆壁，警告他那些在吵鬧的孩子。“他們不都是些頑皮鬼嗎？”他得意地補上一句。

“在我表示拒絕以前，我會讓你們知道事情是怎樣的，” 湯姆說。“我也要把這點完全告訴凱賽·貝遜，但是關於安東尼·瓦恩，我什麼也不能保證了。”

“叫他每小時做一百萬只，他也会接受的。” 且恩牢騷地說。

“明天這一天可安排得一點空也沒有了，” 湯姆提醒着他們。“我要調到銑床組去，直到新六角車床裝好以後。在那兒，我們當然要做些粗劣的工作，可是這樣倒給我一個機會，可以散發一點入會申請表。”

“你知道，有山德士在注意着嗎？” 安第問。

“他只有一雙眼睛，” 湯姆笑着說。“我們有六七個人呢。”

“可是他最注意你，” 且恩警告他。

“我是在恐怖中生活着的，” 湯姆揚揚得意地說。

“那麼這個提案就是，” 杰姆說，“假使，正如我們所料，對新機床提出了不合理的工資標準，技工們就應該拒絕接受。”

“那么关于大門口的會議呢，”在他們停頓了一會兒后，布莱克門說，因为这停頓表示他們都接受杰姆的提案了。

“我們搞得简单些，”旦恩建議。“只要我們三个人——每人五分钟——主要說說工会的事情。”

“說不定那个組織委員要下厂来，”湯姆說，“虽然我在星期六看到他的时候，他只是对着需要他做的那一大堆事情在发牢騷。”

“那么我們請还是請他，可不去依賴他，”杰姆說。“你对伯明翰事件很熟悉，布莱克，因此你可以就这方面讲些話。湯姆对于工会的事情是拿手的——”

“而你就給我們介紹，杰姆。”

“怎么——我？”主席問着，臉色突然有点发白。“让旦恩介紹吧——除了安第，随便哪一个都可以！”

“謝謝，”安第說。

旦恩搖搖頭。“每一次我在欧墨佛會議上讲話，”他幽默地說，“总有一些聪明的小伙子来提醒我去年在和安德生厂足球決賽时，我没有打中球門。”

杰姆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可怜相：“我过去从来没有在公众的地方讲过話，”他說。

“你錯不了，杰姆，”湯姆向他保證。“你只要記住我們两个人的名字，再想出两个笑話来。”

“假使我在公众地方讲話，”杰姆哼着說，“我連我自己的名字都記不起来了。”

“那么这就算說定了，”布莱克門說着就站了起来。“可是听听我的那些小家伙吧。他們的母亲难得去看一次电影。請

原諒我，讓我去取消他們的假期。”

他離開了房間，隔牆的喧嚷聲頓時就停止了，可是不久又響了起來。

“再這樣鬧，”這些客人聽見布萊克門在間歇的時候大聲叫着，“我就要打青你們的屁股了。你們在這一天里還沒有淘氣夠嗎？”

一分鐘後他又來了，臉上帶着一個舒暢的微笑，對星期三廠大門口的會議心中充滿了主意。

— 二 —

相反地，凱賽·貝遜這時完全沒有主意了，她帶領着眾人從馬爾蓋靜悄悄地撤退。他們在歸途中幾乎很少講話，因為每一個可以談話的話題看來多少都要提到這個悲劇，這是他們一刻也不能夠真正忘懷的。天氣也開始分担他們的忧愁；他們在明朗的陽光中從馬爾蓋出發，在坎脫勃萊以北的路上逐漸感到涼意，並且籠罩在陰影之中。他們也碰到更多的車輛，因為人們体会到一天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已經過去，都開始向倫敦移動了。凱賽緊緊地握住勞埃的右手，把額角抵在窗上，用那又大又忧郁的眼睛眺望着田野在後退，代替它們的是些房屋前面的花園，而公路旁整齊的房屋也退讓給城市里擁擠在一起的房屋了。太陽光在一個很低的角度照映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在那些簡直太熟悉的街道上行駛了。看到一張正在上映影片的广告就使凱賽体会到郊游是確實地完結了。她帶着極大的哀愁想到這一天可能會是怎樣的，他們可能怎樣

去度过这一天的时间，她又十分忧愁，感叹着并且想着他们经过的这些工厂很快就会把他们召回去做另一个星期的工作。而时间本身好象要他们回去似的，因为在一弹指之间他们已经离开了停车场，没精打采地沿着几条街道走去，一起走进爱姆的厨房，尽力不去想起劳埃一会儿就要离开她们了。

“我一定可以得到安慰假的，”他用强装出来的愉快神情说。“我知道有的小伙子没有这样大的理由都告准了假。”

“他们要干什么真是难以预料的，”爱姆说，她的单调的声音里带着痛苦。“如果他们可以把象你兄弟那么年纪的小伙子送进丛林里去，那他们就什么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些地方到底在哪里呢？他们从来也不让我们走到比马尔盖更远的地方，除非他们要我们去杀人。到底那些地方的人们做了些什么，要我的儿子去杀死他们或者给他们杀死？”

她一面说，一面前前后后地摇着。

“我已经经历过三代都收到突然而来的电报，”她说，“并且看到我的孩子们在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急急地跑去躲避。我的几个兄弟和一个儿子都被杀死了，可他们仍然索取更多的年轻的生命。我开始想到他们谈的是和平，指的却是战争。而他们的所谓正义，在我们看来就是罪恶……这真使我纳闷，可是我现在看事情比从前要清楚些，大街上其他的妇女也和我一样。光是给，不问为什么给，那是不够的……”

“那我们就来问‘为什么’，”凯赛柔和地说。“纪念你儿子的最好办法，就是护卫所有其他象你儿子一样的人，而你要这样做就得保重自己，爱姆。你生病了，身体就软弱，而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是？”

这位老太太放下茶杯，把凱賽的一双手捏在她自己的手里。

“这倒是真的，”她用平靜的声調說。“我們不是好好地玩了一天嗎，嗯？还記得那游乐场嗎？还有你那贏来的奖品！”

她接着回轉身来对着琼，象捏住凱賽的手一样捏住了这女孩子的一双手。

“叫我能对你說什么呢，琼？在我們中間你是最不幸的，是不是，我亲爱的？你指望和他相处的年月比我可能指望的更多。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个安靜的小东西，情形可能好一些；我覺得在那平靜的臉儿下面有着比我們任何人所感到的更多的痛苦。我亲爱的，我能够說什么呢？艾利克就是你的前途，对我來說，他不过是我撫养长大然后引以自豪的人；可是对于你，却意味着一个新生活的开始。”

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某些性格，接着她用一种幸福的微笑对着这些年輕人說：“海上的空气使我感到疲倦。我想我还是去躺下吧。多謝你。这样地費尽了心血，凱賽；昨天这个时候，你还完全不認識我們呢——沒有理由要你这样来分担我們的煩惱。”

“我每个晚上都要来看你，”凱賽許諾說。

“这儿总有你的地方，亲爱的。我的儿子們喜欢象你們这样两个姑娘可真是幸运。”

她走到劳埃跟前，亲热地吻着他。“走的时候不用叫我了，我的儿，”她說。“現在我們就告別了。几时能够回来你就立刻回来吧。”

劳埃尷尬地回吻了她，当凱賽看到他說不出什么話来的

时候，她恨不得自己倒在长椅上，放声大哭。他不知噤住了几句什么话就走开了。爱姆已经走到门边。

“可是那个塑象！”她高声地喊着。“怎样一个怪物，嗯？”

她发出的这一阵短暂的笑声和她眼里饱含着的泪水很不相称。

门关上了，留下几个年轻人站在黑下来的房间里，听着爱姆在爬上楼梯往卧室走去时所发出的疲惫的声响。

“我也要每晚都来看她，”琼说。“我媽要她去跟我們住几天。一切都可以安排好，劳埃——你不用担心。”

“担心？”劳埃说着，走到角落里，把他的背包打开。“可是他们会给我假期——他们非给不可！”

他们在他的火车开行大约两小时前离开了屋子。在送琼回家之后，他们自己还有时间。他们乘地下火车到了西区^①，在馬路上踟蹰，看看店铺里的橱窗和来往的人们，当他们感到疲倦的时候，他们就走进了公园，因为他们两人身上剩下来的钱已经不多了。这一个周末最最悲哀的可又是最美好的时刻就消磨在那儿，他们坐在公园里的靠椅上，度过渐凉渐暗的傍晚。

他们把劳埃休假中最后半小时的光阴，消磨在车站上一个香烟亭的黑影中，凯赛再一次地听到她最憎恨的声音；车站上的回声对于行将离别的人们是忧郁的。

“现在你听着，劳埃，”她简直是兴致勃勃地说，她的手指抓着军衣，“我们好象总不能够把那重要的一点说出口。也许

① 伦敦的繁华地区。

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要说过。但是我们可以写，劳埃，我们一定只拣我们所真正感觉到的写。我们这样做好不好？”

“等我一回来，”他说，对她开了头的話硬是不肯接下去說。

“呀！”她失望地說。“可是……你现在能不能給我一个样子看看呢？也好让我知道可以指望些什么呀？”

“如果我能够的話，那就沒有必要說你剛才所說的那些話了，”劳埃輕快地对她說。

“这話倒漂亮得很，”凱賽埋怨着說；“一个人假装着他不能够把三个字^①放在一起来說，那真是漂亮极了！”

“我一点也沒有假装，”劳埃回答她。

“你一定是假装，如果你能够这么輕易地批評人家。”

“我不是在批評你，我是在讲事实。”

“你又来了！如果事情錯了，雄辯也是錯的！”

“但一件对的事情听起来却是那么愚蠢，凱賽。我委实沒有办法，事情就是这样，如此而已。”

“只有当你在做作的时候看来才有些愚蠢，”凱賽生气地說。“如果你对我真正地有了强烈的感情，你就可以說得很好！”

“事情并不是这样；我的情感是够强烈的了。”

“你怎么会知道的？”

“有許許多多的方面可說，而且都是人所熟知的；諸如夜不安睡等等。”

① 指“我爱你”。

“你这意思是說你夢見我了嗎，勞埃？”

“我就沒有機會做夢；我就是睡不着，老在想。”

“好吧！”凱賽帶着詫異的口吻說。“你的胃口怎麼樣？”

“也不好。”

“你一生象這樣有過幾次了？”

“只有一次——當我駐紮在伊斯脫本遇到一個姑娘的時候。”

“她後來怎樣呢？”凱賽問着，神情有些沮喪，萬萬料不到這個一直進行得這麼巧妙的計劃卻會遇到這種挫折。

“她現在已經結婚了。”

“你仍舊在想念她嗎？”

“有時想。”

“怎樣想法呢？”

“我想，她跟別人結了婚，我是多麼地幸運，因為，如果她沒有結婚的話，我絕對不會遇到你，而且愛上你。”

“你終於說出來了！”凱賽差不多在叫喊。“你已經說了！你好不容易才說了出來！你是多麼慢吞吞的一輛車子呀！”

她吻他的樣子有點慶祝的味儿。

“是的，你真是慢性子，”她笑出來了。“但現在一切都不成問題了，我們已經通過難關了。你沒有覺得已經跟以前兩樣了麼，勞埃？我們是不是差不多象已經結了婚或別的什麼？……還有，那姑娘叫什麼名字呢？”

“黛芬。”

“這名字聽來有些驕傲。”

“她是非常好的——但沒有你這麼好，”他連忙補上一句，

儼然是一个談情的能手了。

他們接着就被那第三者的声音所打断，这声音是多数年輕情侶所熟悉而又害怕的：“三号月台的火車是开往爱丁堡去的快車，一路停站地点是……”

“那是我乘的車子，”劳埃不安地咕嚕着，一面掂掂他的背包。“那儿是我部队里别的几个小伙子，”他接着說，向月台欄杆边点了点头。“我們就在这里告别吧，凱賽，我不愿意让这些小伙子来打扰我們。”

“再会吧，劳埃。我們会照顾你母亲的。你放心好了。”

“我会依照我的諾言写信給你。我有許多話要写，可是如果我告准了假，馬上再回来，那我就当面对你說。”

这些話和話里所能有的涵义使得这次分別减少了一些悲哀。凱賽跟着他一直走到剪票員面前方才站定，这时候，一些迟到的旅客飞奔着打她身边擦过，她用右手狂揮着。开头她看到他在月台上站在許多兵士中間，等到門关好以后，看到他的一个头和一双肩膀从一个窗口里伸出来，最后，看到一只蒼白的手在远处揮动，火車的声音在几秒钟內掩盖了車站上的一切声音，接着就把客車拖到視綫以外了。

一三

晚飯后，庫尔逊又把裘立恩·皮休領进书房去結束周末的公務談話。他感到皮休比平常更具有敌意。可是想到一个人的位置将要被別人接替的时候，这种态度也是自然的。他所沒有知道的是当皮休早些时候开着車子駛过这房子时，曾

經看見奈勒和小柯尔勃魯克正在外面台阶上談話。皮休可以原諒这老头儿大多数的主張，虽然他并不喜欢这些主張，但他对阴谋詭計却毫不容情，他能領会奈勒的出現大概跟阴谋詭計有关。

“他为什么昨天不告訴我他已經和厂长联系过？”他憤怒地問他自己。“他是不是以为已經到了星期三上午了？”

可是要遏止庫尔逊的热情，光是皮休的不贊同是不够的，因此，一等到晚餐桌上那些單調的应酬話說完之后，他就立刻掉轉話头去談那些最使他感興趣的东西了。

“今天晚上大多数問題都是我提的，裘立恩。”他一面說，一面关上書房門，“現在該輪到你了。”

“我对你昨天下午去参加的那个會議倒頗感興趣，”皮休立刻說。“可是你把它說得叫人听上去很神秘，弄得我躊躇着不敢問什么了。”

“問吧！”庫尔逊請他說：“我对你的遇事审慎是有信心的。”

皮休傾听了一会阴沉的凱新登大街上走过的車声。他端詳着庫尔逊的臉，认为那張臉既具有审判官的冷酷，又具有侍应生領班的洒脱而大方的魅力。

“我好象記得，時間因素是絕對重要的，”他說。“这些事情要花多少時間，你們有沒有作出決定？”

“我本来料到你会直接抓住事物的要点的，裘立恩。”

“那怎么办呢？”

那老头儿坐在一張面对着皮休的椅子上，直看着他的眼睛說：“在我們厂里，差不多要一个月。也許稍微长一点。我

們和少数的几家，預备充当一种先遣队。其余的工厂将进行得比較慎重些。”

“看来这要使欧墨佛厂負担一份不能胜任的危險和責任。”

“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西倫敦的工会軟弱；伯明翰已經获得了成功。”

“其他的那些厂家几时跟上我們呢？”

“这要看从現在起这一个月里事态的发展。我們遭受任何損失，都可以得到补偿……”

“如果結果不順利呢？”

“那么大亨們就要出来挑战了。”

“向誰挑战？”

“向工会，”庫尔逊立刻回答；“我們將提供造成危机的証据，坚决主張他們再提倡一次工資冻结。事实是，我們要把危机——和决定——都轉交給他們。”

“如果他們不肯挑这副重担，那怎么办呢？”

“他們怎么能够拒絕呢？”庫尔逊問。“在从前沒有这样严重的时候，他們不是也提倡过克制嗎？他們不是也和我們一样地在怀疑有性急鬼嗎？可是我們以后的行动将取决于将来的會議。”他接下去比較謹慎地說。“外边还傳說有一些大厂在发展自动化設備，为儲备人力創造条件，这对我們是有用处的——好吧，裘立恩，”他急急地补上一句，因为他看出他的客人臉上显出一种半信半疑的表情；“所以有一些事情，我們兩人誰都不喜欢。可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我們怎样去正視这些后退的情况呢？你告訴我……”

裘立恩·皮休仍旧不說話。这种問題他对自己已經問过太多的遍數了。

“那么事情就是这样，”庫尔逊說，話音里并不帶有一种得意的声調。“这并不是一个‘好不好’的問題，裘立恩，因为这是絕對必要的。沒有一張第一流的報紙不曾看到这一点。拿我个人來說，我倒喜欢每星期最低付給每一个工人十鎊——可是世界局勢对我的喜欢和不喜欢是不来理睬的。因此，我就該想得实际点，同时也要其他的人有这种想法。”

“我想他們已經在开始这样做了。”皮休說。

庫尔逊点点头，他眼睛里突然出现一道充滿毅力的光芒，使得看着他的人感到迷惑。

“曾經有过这样一种趨勢，好象我們都要給一笔勾銷了，”这老头儿兴奋地說。“但是机会又来到我們眼前了。在一九四五年誰能料到有这个可能？可是看看我們怎样在恢复——怎么，再有几年……”他冲动得話都說不下去了，一陣淡淡的紅暈直泛到他銀发的頂上。“……你可不要對他們估計过高，裘立恩。”

他又平靜下来，开始說到他开会时听到的一些其他事情；談到奧司汀厂裝的自动設備，和一台新式的銑床。“我想起来了，”他簡直是漫不經心地說，“我們的新六角車床明天應該裝好了。”

皮休抬一抬眉毛。“我估計最早要星期二。”

“可我催了他們一下，裘立恩。你知道——我要在一开始的时候，把有些东西和我的名字联系起来；讓他們习惯于这种想法。”

“我剛想起兩件事情，”他接着說，“可我需要你的幫助；由於每一部門裝上了新的機床，因此組織也必須稍微調整一下。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把那些估計會反抗我們的人都調掉，實際上不讓他們有機會以殉道者的身分出現。”

“我以為這是比較聰明的辦法，”皮休同意說。“突然地開除一些有經歷的人是會引來麻煩的。”

“所以我們想把他們調來調去，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行動已經受到了注意。同時也可以警告其他的人……”

“一個更好的主意，”皮休重復說。

“因為現在是六角車床工段的問題，”庫爾遜接下去說，“我建議我們把白瑞脫調到——”

皮休臉上的表情又打斷了他的話。“你對我知道了少數幾個人的名字感到驚異嗎？”他問。

“我忽然想到，”皮休直截了當地回答，“奈勒一定很不喜歡白瑞脫。”

那老头儿的兴高采烈碰上了一点点阴影。

“比这还要更深一步，”他咆哮起来，“我可以說，現在廠里只有很少的事我还不了解——这得感謝你，同時也得感謝我自己不喜歡讓青苔長在我的腳底下。我應該為了採取主動而感到遺憾嗎？應該為了向其他的人而不是向你諮詢而感到遺憾嗎？”

然後，他好象突然領會到他所需要於這個人的已經完全得到了，因此他顯得更加咄咄逼人，用了另一種聲音說：“事情就是這樣，襄立恩。都是為了廠和我們國家的好處，廠是國家的一部分啊。其實，說不定是由于一種游移不定才把我們帶

进这样一个‘美好’的情境里来的。”

当皮休转过眼来朝他看的时候，他坚定地望着皮休的眼光，有好几分钟，他们谈话中间所隐藏着危机浮到表面上来了。裘立恩·皮休先把眼睛一沉，就在这时，他真正地感到自己是失败的，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

“是的——白瑞脱，”那老头儿粗鲁地接下去说。“他是今天下午我和奈勒谈到的一些人中间的一个。好象粗磨组需要新手，明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了。”

皮休一时忘记了他自己的窘境，想到了那群被称为“粗磨工”的人——有半打左右——简直是给禁闭在车间中比较清闲部分的一个栅栏里。

“而且我还在想，”库尔逊用了一种比较和气的声调说，“那柴油机车间就整个来说，可以用一个更可靠的主任。”

“你意思是指尤恩斯？”皮休不安地问。

“是的，我从过去的经验了解他。那儿有一个夜班主任的空缺，我觉得应该把尤恩斯调去。”

“他在我们这儿许多年了。在他供职到二十五年的时候，我的父亲还送过他一只表呢。”

“这叫我感到遗憾，但是有些迹象告诉我，他会阻挠我们的计划。”

“是迹象还是人？”皮休问。

库尔逊身子向前一探，更显出他那审判者的身分来。

“全是一样的，”他说。“我倒觉得诧异，裘立恩，你就没有告诉我，关于尤恩斯在星期五部主任开会时的态度。”

皮休再度看看他的表。“我还得驾着车子走一段很长的路

呢，”他說，“这个周末可說一点沒有空档……至于說阿尔伯特·尤恩斯，我对他沒有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

“那就很好，”庫尔逊决定了。“我再一次相信你的話，裘立恩。可是我得这样說：我认为現在山德士最有資格頂这个缺。但是我暂时不管，等我們有时间观察一下尤恩斯怎样来对待他将要碰到的一些不滿再說；換一句話說——在这以后的一两天里，尤恩斯将会鉴定他自己。”

皮休站起来了，因为这老式的房間，有着些厚厚的飞檐和挤得滿滿的家具，象要使他透不过气来似的。

“还有一件事，”庫尔逊謙和地說，把他所以要請皮休来晚餐的原因說出来了。“既然我們在星期五晚上已經有了那么多的成績，我觉得这是浪費時間，如果我們弄得你不能到斯罗去，而把你絆在这儿到——”

“星期二上午怎样？”皮休問。

“你知道这里面的曲折，裘立恩，”庫尔逊圓滑地說。“因为只給我們一个月的工夫，你可以懂得我为什么这样性急——而且有哪一个船长不急于要自己去駕駛他的船只，嚒？”

皮休用一种冷冷的厌恶态度看着他，这老头儿好象对单独的每一点都是坚定不移的。

“我不是一个会拦在船长和他的船只中間的人，”他說，“所以也許我就应当决定明天午餐時間……”

“我想这是最好的了，”庫尔逊說。“可是在你走之前，告訴我这一点；你知道我們是正要碰上大事了；这件事我們并不指望有，也沒有去要求。我已經制訂出对付它的計劃，你是否可以想出一些更好的呢？裘立恩，如果你要发表意見，現在不

說就永远沒有机会了。”

“我同意你的計劃，”皮休回答說，“并且我已經这样說過了。如果我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那只是态度問題。”

“这听上去就象你同意一件事情；但是等到要实施的时候，你又不同意了……”

“說得恰当些，是实施的方式方法。我不能分享你似乎感到的那种兴味——”

“可是，对于促使必須要制訂这些計劃的态度，你倒頗感兴味？”

“一点儿也不；我們已經认清了一个比較近情的手段的价值；为什么我們只因为是在另外一种形式下，就把那教訓忘記了呢？”

“誰說我們會忘記它？可是重要的在于行动；而在平常时候所应用的方法，現在就行不通了。这是显然的。我們會愚蠢地把事情弄得过度緊張，如果我們把它們拉得那么远。假使我們在西倫敦稍微有点麻煩，那我們就让伯明翰去加班——現在就是这样了，裘立恩；我們退让得够了，也許我們光是拍拍人家的头，是收不回失去的土地的——注意我說的是‘也許’。”

“只要你沒有排斥近情的因素，那么我同意你所說的大部分，”皮休疲倦地告訴他，因为他急想离去，也就不去計較他的主人所說的那些比較尖刻的話了。

“那么我們就到此为止吧，”庫尔遜一边說，一边伸出右手来。“再謝謝你帮这些忙，裘立恩——誠懇地謝謝你！”

皮休随便地握握他的手，带着逐漸輕松的感觉离开那个

房間。他走过那滿臉討厌相的管家妇面前时，越发增加对于艾儂育太太的好感。他匆匆地步下門前的台阶，向着他的汽車走去。

在归途上他駕車駛过西倫敦，当他到了欧墨佛厂时，他停下車来对这工厂看了几分钟。它荒凉而又靜寂，他还是第一次看見它或听见它这个样子的。他倒因为没有看到一群一群的工人，沒有听到那些隆隆的卡車声而嗒然若失，这些东西通常总是把生气带到这地方来的。他忽然想到一个簡單的事实；把库尔逊和他自己全撇开，那些工人和卡車明天仍旧会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工人呢，那么，欧墨佛厂就要象現在一样毫无用处了。但是要他再想下去，他的思路就越起不前了。甚至当他再开动汽車的时候，他还笑着自己这种輕率的想法。他駛离了这个代表着他的財富同时也代表着他的失败的厂。

周末最后几个钟点来到了；华灯初上，日影西沉，夜色攏来的时分，晴天的热气仍旧滯留在街道上，而那迟迟未落的太阳依然留連在紫色晚霞中。但裘立恩·皮休对这些景象却簡直是視而不見，他只顧駕着他那华貴的汽車穿过西倫敦，約莫几分钟工夫，他就到达了他剛才那样一剎那想到的那些人家的邻近。可是他和他們的接近，只是形式上的，因为他對他們的思想 and 他們的生活，能够了解些什么呢？对于阿尔伯特·尤恩斯坐在家里，在看社会主义周刊，同时听着爱德娜替他熨工作服的熨斗所发出的“滋—滋—滋”声，他能了解些什么呢？

“你最好把我的領帶也熨熨，”阿尔伯特煩悶地說，“因为我看下星期要上总办公室去好几次呢。”

裘立恩·皮休，这个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又怎能了解凱賽·貝遜，她这时正坐在皮休实际上赶过的一辆公共汽車里，想到劳埃，又想到工作上将要发生的麻煩而在叹息？——然后因为她想到爱姆独自一人在臥室里，就在下一站跳下公共汽車，她认为再去看她一次，時間也还不算太晚。

裘立恩·皮休又怎能了解安东尼·瓦恩呢？他这时正在他父母住过三十年的臥室里入睡。或者又怎能了解湯姆·白瑞脫，他这时正把外衣披在肩上徒步回家——思想里充满着珍妮和他們将要开始建立的新生活——同时也充满着他和他的同伴們所共同拟訂的、用来对付庫尔逊花了这个周末跟裘立恩·皮休一起完成的計劃？

星期 一

巨大的排气风扇懒洋洋地在油滋滋的浊气里转动了两昼两夜。这时，因为电流通畅，突然怒吼起来了。看守大门的人把通向厂内的各个门都开了后，便走到每个放计时钟的地方，把裘立恩·皮休的告别书钉在上面。他在告别书上对大家过去的合作表示感谢，同时请求他们在库尔逊先生领导下继续给予合作。库尔逊先生现在来接替他的职务，他要在欧墨佛厂其他方面供职。到了七点十五分，工人们开始个别地到来了。公共汽车和咖啡室变得更加拥挤。那儿并没有多少谈话或笑声，因为这是星期一早晨，每个人都感到周末过得太快了。在计时钟上面等待着他们来看的消息，经过一些神秘的途径，已经漏出厂门，沿着街道而到达咖啡室。大家都向一些年长一点的人打听看库尔逊的为人，而他们的答话一点也不能减轻星期一的沉闷。布莱克门在上星期五他和汤姆·白瑞脱碰面的

那个咖啡室里，正躲在角落里一个座位上，倾听着他周围的大叫大嚷的谈话声。

“——可我上星期只拿了七镑多点回家——而我们的伙食费却上涨了三个先令！”

“——比起将要到来的，这简直算不了什么。库尔逊这家伙的手腕会证实这一点的。”

“——他向我提出每小时要做六十只——这种活我以前只做四十只！”

“必须制止这种情况——可是怎样制止，问题就在这儿！”

仿佛是在提醒这些人目前的形势似的，他们头顶上又出现了一个通告，上面由咖啡室老板署名，对某些价格的增涨表示了歉意。

“当我要多付两个辨士买这杯茶和两片面包的时候，”布萊克門听见一个人说，“那么，老兄，饥荒的三十年代就不是越爬越近——而是在飞快奔来了！”

“所有这些都是从一些通告开始，”一个长着海象式胡须的老工人说；“我所能想到的每一个倒楣的日子，都从一张签着字的小纸条开始。”

到了七点二十五分，那通向厂的大街上就涌着一股川流不息的工人的人潮。到处都爆发出一些笑声或谈话声，可是大多数的脸都是铁板着的。虽然阿尔伯特·尤恩斯在忙着履行他的“早安”老套——每个早晨，他要回答二百次以上的点头、招手或是其他打招呼的方式——他却腾出时间来回忆一下过去曾经占据这一排新办公室地位的垃圾堆，并且带着骄傲的心情记起，这一排新屋是由一条实际上恰从他脚下穿过

的地道通到車間的。当他听到有些人在談着庫尔逊时，他希望湯姆·白瑞脫沒有跟他們談得过多。可是，他一看見計时钟上的通告时，就不再煩扰了，因为这消息已經不是一个秘密了。他的办公桌上，还有更多的通告在等着他呢。

“有人在周末忙得很啊，”他对山德士哼着說，一面脱下外衣。

山德士硬装出一个笑臉，阿尔伯特看着一点也不喜欢。

“事情已到了應該抓紧的时候了，阿尔伯特，是不是？他們松弛得太久了。”

“还只不过两天以前，”阿尔伯特不高兴地说，“皮休就站在你現在站着的地方說到我們的生产数字是怎样的高漲。”

“不过总也还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山德士回答說，一面朝着計时钟那儿走去，好捉住那些迟到的人。

然后阿尔伯特就搖了一个电话給一个熟識的看門人，問了几句話。

“这么多通告，我一整天都来不及看完，”他帶着抗議的声調說。“它們都是从哪儿来的？”

回答是：“所有的部主任都收到同样的一份，我們所过的是怎样的一个周末呀！簡直没有一点自己的時間！奈勒跑进跑出；工作效率部昨天工作了一天，还有一个名叫柯尔勃魯克的年輕人，……可是，阿尔伯特，你應該找的是奈勒，而不是我。”

“等他一来我就去找他，”阿尔伯特严酷地说。

这时候，湯姆·白瑞脫、安第和旦恩·艾斯頓並沒有浪費一点時間。他們是提前上班的一些人中間的几个，报到后他們

就立刻快速度地展开活动；且恩带着十几份額外的《工人日报》走来走去，湯姆和安第則把入会申請表攤在更衣室里的凳子上，等他們的同伴們进来时，就抓住他們。只有很少的爭論，却有很多人签名，因为有关庫尔逊的通告，已为他們做了不少工作。当七点三十分的气笛响起来的时候，湯姆把二十張签好了名的申請表塞进他的小柜里，把其余的藏在他的工作服里面。然后他就到銑床組向安装工領班报到。他和安东尼·瓦恩一起都派到了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是他早就料到的；每小时五十只，而一个經驗丰富的銑工也只能做到五十四或五十五只。

“你这手段藏了多久了？”他問那个安装工。“你自己能不能一小时做五十只？”

“总得有人去干呐，”那安装工尷尬地答道，“我为什么要把这活派給我們自己的人呢？”

“原来我們是在两个厂里干活的，噯？好吧，总得謝謝你的好意；我們会記住的。”

那安装工耸一耸肩膀，急忙地打开一張藍图。看到安东尼·瓦恩毫无怨言地在苦干，更使湯姆憤怒。

“有些小伙子喜欢挨責罰，”他对自己冒着火。“他們心甘情愿地接受責罰。”

凱賽·貝遜迟到了十分钟，給山德士數說了一頓，山德士忘不了星期五的絞刀事件。可是她又怎么能告訴他，她陪着劳埃的母亲到半夜一点钟，安慰着她，并且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給她听，直到連她自己都差不多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了。她微微地搭拉着头，让那工头温和的声調去刺激她的脾气，可是

不让他給惹得冒起火来。但是，她却有着某种神情态度，警告着山德士可不要太过分；因此，他在提醒她到銑床組去报到之后，就走开去找寻另外犯过失的人了。

这时候，这个巨大的工厂已經进入它日常的节拍了。西倫敦的家庭主婦們已經按照七点三十分的汽笛对准了她們的时钟，而住在邻近几条街上的人們又再听到它的机器象尼加拉瀑布一样怒吼了。

凱賽在两排六角車床中間走着，一路向这些技工点着头。她带着一些遺憾看到她做慣的那台老六角車床已經換装了一台新式机床。朝这新机床看着連眼睛都要耀花的。看到这样一种明亮而精致的成品，本来是大可以感到驕傲的——如果不是因为她猜想到是为了什么裝置的話。她有些惊奇地注意到勤杂工已經在把冷却机油灌进一台新机床了。她抄过去走到銑床組，她先和湯姆說了几句話，然后才去向安装工領班报到。

“不必急，凱賽，”湯姆对她說。“你的活還沒核定時間呢；我猜又是一張不見了的記錄卡。我剛才問过那安装工的。”

“我可真感到煩膩！”凱賽告訴他。“如果不是为了星期五你在公共汽車站上告訴我的那些話，我就要告訴山德士把我的工作記錄卡拿来，然后去找一个新工作：卖三角褲給凱新登的太太們。我对工厂生活很有些感到厌倦。”

“而我呢，好象在告訴所有的人，要改善情况只有靠他們自己。”湯姆回答說。“我个人的看法，我以为你也不会喜欢在商店里工作的；做过这里的工作后，那兒的工作就象是虛假的。随你喜欢不喜欢，凱賽，你現在所做的是生命里不可缺少

的东西；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你在这儿所做的是給国家創造財富。”

“听上去你倒象是一个分配职业的官員。”

“你應該了解我比这更多些。但你确是能够帮助改善情况的，凱賽。你总看到了計时钟上的东西，而且也知道我星期五告訴你的話沒有錯。”

“可是我已經加入工会了，这个你是知道的，湯姆。还記得那一次我去参加支部會議？我是那儿唯一的女人，人人都拿眼睛望着我，包括主席和那个收会费的。”

“是的，我記得，”湯姆笑咪咪地說。“那一晚我們只有討論議程上三个項目的時間！但是說正經的，凱賽，为什么那儿只有你一个女孩子呢？电工装配部有一百多女孩子——为什么她們不跟我們在一起呢？”

凱賽聳聳肩膀。

“因为沒有象你这样一个人在她們中間，我猜想。”

“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我自己在村度着，大概她們以为这是男人的事情，也就不再往上去想了。我觉得只要我們去找她們，我們立刻就会找到联盟的。現在，今天早上，安第和我已經弄到二十个小伙子的签名了；你愿不愿意等一会儿走到那边去試試你的运气？”

“很难的……”凱賽悄悄地說，“有他們的部主任和我們的山德士在。”

“恕我要說这样的話，”湯姆說，“可是女廁所跟她們那儿是很近的……”

“給我些申請表，”凱賽斷然地說，“以后的事交給我办。我

認識那兒的一兩個女孩子。如果我準備要沉下水底的話，那麼索性弄得所有的炮火都燃燒起來后再沉下去！”

她把湯姆謹慎地遞給她的一卷申請表藏好，並且在走開之前，告訴了他關於勞埃兄弟的事情。他的突然燃燒起來的怒火使她吃了一驚。

“這全錯了！”他說。“完全錯了！太多的年輕的生命給糟蹋掉了。聽到他們被殺死，真是毛骨悚然。可是如果你聽到要派他們做的是些什麼事情的時候，也會有同樣的感覺。轟炸村莊這種事，是什麼文明的使命呀？”

“我整個周末都沉浸在這些事件當中，”凱賽悲傷地說。“我問着自己一些問題，我對這些問題的答復，其中有些都是老一套的。對我們來說，全是犧牲和借口，至少我這個人已開始感覺要堅決反對所謂犧牲，對於那些借口，也有不小的厭惡。陪伴勞埃的母親一兩個小時，使我明白了許多事情。今天晚上我要寫信給我的議員，只要看來有可能給我一個答復的人，我都要去問。”

湯姆被丟在那兒悲哀地搖著頭。還有什麼事情比一個青年的死亡更壞的呢——而且是為了這樣一個目的？鬥爭的面是这样的廣泛，因而有可能要忽視它的重要部分；在對自己家里糧倉被侵的鬥爭中，他却忘記了殖民主義正在侵襲著整個家庭，把家庭里的兒子們都抓了出去，到別人的國土上作戰。

“來看看那些新機床，”他突然朝安東尼·瓦恩叫喊著。“他們不能因為我們對這東西感到興趣就槍斃我們，”接著他就走到六角車床工段那邊去，在他的老六角車床那邊停了下來，用手輕輕地摩一摩裝置在那里的閃亮的新機床。他的心

情和凱賽剛才所顯示的正是一樣——既有點贊賞、又有點敬畏，可是當他記起這背后的動機時，卻又有一種背叛的感覺。

“這實在是一件驚人的成就，”安東尼來到他身旁時他說；“回轉刀架上沒有間隙反擊，一個適用的噴油器——委實是一件精美的東西。也不象老式的那麼低；我們還可以換換樣子挺一挺我們的腰板。”

安東尼注視着他，看他差不多是本能地掌握了運用這台機床的知識。

“我懷疑，”湯姆接着說，他們一面回到銑床組，“世界上其他地方能不能做出這樣的六角車床來。在我們的機械的後面是有着真實的經驗的，象這樣的機床，證明我們是有技術支持它的。”

安東尼·瓦恩顯出同意的神色，可是沒有說話，因為他無法了解這個人，他好象能在金屬制品上找到了美，還能在日常的勞動中找到了意義。這個人不斷地破壞了安東尼想象中對他這種人的看法；他敏感、友好而且真誠。雖然他確實總準備好一套政治道理，他不象安東尼心目中那種有着黨員標記的樣子。

但是這時，湯姆卻根本不同意人家對他自己的這種看法。當他看見安裝工艾立司在把一些扳頭和一張藍圖放在一台新機床旁邊時，他体会到緊急關頭的開始時刻真的已是很近了。他就問自己，他做了一些什么來對付它。事實是：還有三分之一的小伙子沒有加入工會；他們那樣地落在安德生廠的後面——這些都不是具有堅強力量的標志。這些都不是可以驕傲的東西。但是，他的血管里忽然奔流着一股反抗的火花，

他瞪眼看着那銑床上的刀鋒，不禁自問為什麼他所負的責任要比其他的人更重些。車間里沒有別的人嗎，沒有別的工會組織人和共產黨員嗎？他為什麼一看到現在這種情況就憂郁起來呢？在每一場鬥爭里不都是一樣嗎？——一種遲緩、差不多使人迷惑的進展，然後突然一陣沖擊，使得大家都吃了一驚。主要的組織和經驗教訓不就是鬥爭本身中所鍛煉出來的嗎？

“可是我要說在一分鐘里面準備是无用的，”湯姆帶着一些輕蔑提醒他自己，“我要忘記了我所有的主張是和靠背椅子不相稱的，它們好比一個人身，頭腦代表理論，但是手臂和腿却是為了行動的。而我呢，一直就象是一個長着兩個頭一條腿在保持着平衡的人。我還以為只要茶休時談談就足夠了，可是在這兒我們一面要向着最後的一着猛沖，一面却還有三分之一的小伙子甚至連要求罷工工資都不能呢——如果事情真個到了那個地步的話——”這時，有一隻手碰碰他的肩膀，使他吓了一跳。當他看見山德士臉上帶着和藹的笑容時，他差不多又要跳起來了。

“在銑床上操作有點兒別扭嗎？”這個工頭問。

“最好是慢點，當心點；我對銑床不習慣。”

山德士同情地點點頭。

“也許你願意換一種工作？”

“我行。看上去好象那些新機床就快裝好了。”

“可是只有兩台，”這工頭告知他。“那第三台——你的那一台要延遲些。我們也考慮着要在這兒變換一下，讓人們高興些。你把這兒收拾收拾，白瑞脫，到粗磨組去。老奧伯林需

要一个帮手。”

“为什么不从外边找一个人给他呢？”汤姆问他。“做一两个钟头，我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不是吗？”

“谁说只做一两个钟头？”山德士和蔼地问。“你把这儿的活干完，马上就到奥伯林那儿去报到。”

“你意思是说，我将永远在那儿啦？”

山德士耸耸肩膀。

“有些人请求调动，”他随便地说。“你总不会拒绝他们吧，你会吗？”

“今天早上我们全是些好协作的人，不是吗？”汤姆问着，就把他的机床关上，用回丝把手擦干净，然后顺手拿起空茶杯。很快地他就领会出这件事并不象看上去的那样细小。他决定采取最好的态度，并且就开始以活泼的微笑来答谢那注视着他的工头。“我以后再来看你吧，”说着他就嘴里吹着口哨，走过五十码路到粗磨组去了。

二

奥伯林是一个宽肩膀、带着浓厚的爱尔兰气息的人，也只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才配这样。

“早安，乔克，”汤姆用爱尔兰的语音叫着。“你有一个新伙伴了。”

“正是我要的小伙子，”奥伯林说。“我有两个家伙星期五都走了；你正是奥伯林所需要的。”

他没有重要到可以用一张办公桌，因此他把他的工艺单

和其他的文件都带在身边。他从一只边袋里把那些文件掏出来，乱七八糟地检查了一会，然后，想了一下，就从架子上抽出一匣机件来，架子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匣子象军队似地排列着。他把抽出的一匣毫不费力地拿到一个空着的砂輪旁边。湯姆看着他的新同事們，他們多数都在欧墨佛工作得不长久，他們也不常和技工們交談，因为技工們是在他們的柵栏外边操作的。他們干的活也不允許他們有時間或余地去活动，他們忙得連話也不能說。湯姆覺得看他們的動作很有趣——直到他記起他自己也就要这样干了。

“那么就这样吧，小伙子，”奥伯林这么說，“你把一个装满了的匣子放在砂輪的一边，一个空的放在另一边。然后拿起一只零件，在輪上磨两下，就把它放进那空匣子里。行不行？”

“行，”湯姆說。“能准許我同时看看书报嗎？”

奥伯林高声地捧腹大笑起来。

“每小时做三千只，小伙子，你連呼吸的工夫都沒有呢！
哈，哈！”

“我的肚皮也要炸破了，”湯姆說，一边拿起第一只零件，显然带着厌恶的神气，模仿着奥伯林剛才的動作。

“你一定要干得比这快一些！”那人一面警告他，一面回去干他自己的活去了——那是用一把銼刀銼着一匣毛边零件。

湯姆一面操作一面微笑，可是这不过是想遮掩他强烈的气憤罢了。当一个六角車床技工原没有什么可以自尊自大的，不过却需要經驗，并且要能扣准時間，如今却来磨这粗糙的毛边！……他还曾私下希望过，将来有一天他会被邀加入欧墨佛厂經常要举办的安装訓練班呢——但是現在可不行了，因为

所有的希望和这种自豪感都在奥伯林的笑声中消逝了。

安东尼·瓦恩很快地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凭着过去的经验，看出了山德士的笑容和态度的涵义来。在战俘营里也有可厌的事情，如果上面怀疑要发生变故的时候，战俘们总是给调来调去。那些调派他们的人一般总有那种高人一等的、“什么都明白”的笑容，这就是他在山德士脸上所看到的。奇怪的是，如果他，安东尼·瓦恩；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他会逆来顺受，一点不感到烦扰或愤怒。但是看到汤姆·白瑞脱站在栅栏里拿着零件在砂轮上磨，却使他觉得真想去和人吵架。怎么啦，才不过几分钟之前，这个人还在对着精美的机械表示敬意和感受呢。可现在，看看他们怎样对他！这就很不对头！

他转过来想和凯赛·贝逊在这个题目上说几句强硬的话，但是只看见她的后背，因为她把那些申请表放在外衣里面，正怒冲冲地踏着沉重的脚步朝电工装配部走去。到这个部门需要走好几分钟——因为它在直穿过厂房的那一条象大动脉的长廊的尽头。她走近一间大的边房，里面是放牵引电车的，她到那内线电话机前，拨了一个号码。接电话的声音出奇地听不清楚和震荡，然而彼此却只隔了两堵砖墙和一条走廊。这使凯赛回想到她爸爸有一次自己做的一只收音机。

“喂！……喂！……电工装配部。”

“喂，”凯赛模仿一个电话接线员拉长了声音说。“要陶金斯先生立刻到物料组去，谢谢你。”

她把听筒放回原处，就在一辆电车上坐了一会儿。她听到电工车间的弹簧门开了，接着就看见陶金斯先生，他们的部主任，使着橄榄球前锋那股劲儿，急冲冲地顺着长廊奔去。

“庫尔逊这家伙好象在好几个座位底下点上一把火了，”凱賽自己暗暗地想。“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老陶金斯这样奔跑过。我得赶快去。”

在陶金斯赶了他第一个四分之一的路程的时候，凱賽只差几步就要赶完她的路程。由于习惯了她自己的工作环境，她觉得这装配車間好象有些异样；恬靜、白昼的灯光照得通明，而且有一股油布带和焊鉄的气味。她很快就看到她的老同学克萊拉，她朝四周迅速地可是谨慎地瞥了一眼，就走到克萊拉的身旁。

“我不能多待，克萊拉，”她警告着这女孩子。“我得在你們的部主任回来之前离开。”

“好些年没有看见你了！”克萊拉說。“我已經忘記你是在这儿工作的！你已經結婚了嗎？皮尔和我打算在圣诞节——”

“我还没有結婚，”凱賽告訴她，“可是不久我就会結婚的。”

“那么跟誰結婚，我倒想知道？”她的朋友帶着一種恍惚的声調說。“結果是不是还是鮑勃？”

凱賽把她油滋滋的手指碰了碰她的嘴唇。

“看上帝的面，听我說，”她緊張地跟她密談。“我很想和你談談，克萊拉，可不是現在——明天吃飯的時候——可不是現在。你仔細听着：我們的車間工会干事叫我来問几句话。他要知道的是，你們的工資标准是否跟我們的一样减低了——”

“可不是嗎！”克萊拉气憤地打斷她的話。“你知道他們上星期干了些什么？他們把我們装配了好多年的电路改变了；接接綫也得要同样长的時間，可是他們要把時間斬去三分之

一。”

“那么你们对这点全都表示反对？”

“我们大多数都是反对这个的，但其中有一两个和陶金斯一鼻孔出气，而且——”

“请原谅我，克莱拉，别去理睬那一两个人。我一定要在陶金斯回来之前离开这里，我明天再告诉你原因。现在听着，克莱拉，同样的事情也在我们车间里发生，而现在很显然的，我们大家都得赶快采取一些行动。库尔逊这家伙，从我所听到关于他的一些事情看来，将会更加紧胡搅的。他是毒辣的，克莱拉！但大家要一致行动，而且要同时一致行动，——这才是重要的。”

她把那一卷申请表从工作服里掏出来，塞进克莱拉的工作服里。

“在茶休的时候，搞些人在这上面签签名，”她急急地说。“我茶休以后来取。这就是加入工会的申请表——虽然我个人管它们叫契约，我们签上名，就证明可以依靠我们来相互解决相互间的难题了。”

她对这简明的解释感到很得意，在离开之前，又再说了一遍。克莱拉给她这次访问弄得十分感动，在凯赛离去之前，她热忱地点着头，说那些女孩子“正不知道她们应该怎样对付这个局面呢”。

凯赛答应她明天再畅谈一次，然后连奔带跑地离开那个车间。她在走廊里碰到陶金斯，他脸上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

汤姆、布莱克门和其余的人昨天晚上所商定的办法，正开始在顺利地地进行。当布莱克门部门里一个勤杂工送一批零件

給阿尔伯特·尤恩斯的时候，他也递了一个紙条給湯姆……

“——主要是試驗一下递送的方法，”紙条上写道。“杰姆和我在这边很不錯！庫尔逊的通告召来了比我力所能及的更多的會員。仍旧担心那些小車間。午飯时見面。布莱克。又及：盛傳下星期这边要裝新机床了。布。”

湯姆拿出一支鉛笔，想了一会儿，写道：“进行得很好。新机床看来差不多已快装好了。至于那些分散的車間，凱賽負責女工，且恩去办公室談‘工資問題’，意思就是說，他将按照昨天所安排的和其他的人联系。下次再告訴你結果。湯姆。”

在茶休鈴剛要响起之前，他决定去面对一个不大令人鼓舞的問題。自从他到厂以后，他就在等着泰德·阿加来找他，解釋他为什么不来参加昨晚的會議。可是这位技工只願待在他車間里那边，而且每当湯姆朝他那方向看去时，他好象总被一件极精細的工作纏住了似的。后来湯姆站在他的左肘旁边，并且有禮貌地向他問“早安”，他显得非常局促不安。

“昨天晚上簡直就沒有办法来，”他說，并不朝着湯姆的眼睛看。“我剛要走，有客来了。希望我没有耽誤事情。”

“絕對沒有，”湯姆和藹地說，“你要听听我們的决定嗎？”

泰德的靜默使湯姆震惊得比听到他拒絕的答話还要厉害；这就是逃避现实，他认为这是他們車間里主要的对立面之一。

“有什么事不对头了嗎，泰德？”他問。“有什么使你心煩意乱的事嗎？”

泰德眼睛朝下看着說：“我們已經把这事在家里商量过了，湯姆。我还有两年就可以还清我房子的分期付款，因而妻

子和我就考虑到这种干法对我们会有什么结果。”

“啊，”湯姆安靜地說。

“我在这儿拿的是安装技工的工资，”泰德接着說，“象现在这种情况，我怀疑我能否在别处找到这样的工作。他们估计安德生厂就快要解雇一些工人了。我如果给推出去，我的分期付款怎么办呢？而且我什么时候能搞到这样一个职业呢？”

“现在让我们把这点弄清楚，”湯姆粗暴地說；“你是要从哪方面退出？从领导的地位退出——还是从和我们一切联系的中間退出？”

“领导的地位，我没有这资格，湯姆，我知道的。我对自己的顾虑太多了——这个我也知道的，但我没办法。心里记挂着这些分期付款，我就得踏稳我所走的每一步路；我自己不敢勇往直前。”

“唔，你倒是很坦率的，”湯姆說。“而我，就我个人来说，我完全接受你刚才所说的——只不过：拒绝参加领导是可以的，但是怕和我们讲话却只是侮辱你自己。这样下去，你会滋长一种恐惧，使你把生活看成地狱。我也不假装說我没有失望，泰德，因为我是失望的——星期六晚上你提出的那几点很有用处，我正开始想在車間里依靠你呢。可是现在是这样了。我们今天在这儿有了二十个新会员，这一点可以抵消不少的失望——同时也证明我们并没有走在别人的前面。现在我要去喝点茶了；这茶車第一次来得早。把我所说的想一想吧，泰德。”

三

湯姆回到粗磨組，從勤雜工手里取來一杯滾燙的茶。他把一包三明治打開，可是沒有辦法吃。他右手上那些小傷口開始猛烈地刺痛起來。他想起奧伯林的一雙手，好像比手里拿的金屬還要硬，而他自己的手，由於多年來用冷卻機油干活而變軟了，碰上粗糙部分或是尖削的鋼邊，極容易受傷。他坐在奧伯林旁邊，一会儿喝着茶，一会儿看着自己的一雙手，同時想着銑床邊的泰德，他是第一個退却的人；想着旦恩·艾斯頓，他離開車間的時間實在太長久了。事實是，當他正感到很沉悶的時候，有兩個人走進柵欄，跨過奧伯林的大腿，站在他面前，相當關心地注視着他那副垂頭喪氣的表情。

“你在这儿做什么，湯姆？”兩人中間的一個問。“你是不是降級了，還是怎樣的？”

“絕對不是！坐下來，小伙子們！”湯姆說，裝出一副歡樂的樣子，他已經這樣答复過安第和其他幾個人同樣的問話了。“奧伯林先生，可否請你把你的一雙大腳縮進一點，讓出一點地位來？”

“我們簡直可以有一個足球隊了，”奧伯林和藹地說，半個臉掩在小茶缸里，把腳挨着身體縮進了一點。“自從格林在砂輪上軋斷了兩隻手指以後，這兒從來沒有這麼一大群人來過。我能夠听听嗎，小伙子——還是有什么秘密的事情？”

“你轉過身來，歡迎得很。”湯姆懇切地回答說。“老泰菲不是外人，”他對其他的兩個人說。“你們儘管當他的面公開說

好了。”

他从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已經了解到这突然調动的意义是什么了，因此来劝慰他打起精神来。其中只有一个人过去曾經和他說过話。

“安第不大会說話，”那第二个技工說，“因此他叫我替他把申請表向周圍推动一下。”

“我們以为你会乐于知道，剛才我們已經把那些申請表还給他了——全签上了名儿。”他的同伴补充說。

“几張？”湯姆赶快問。

“一打——包括三个物料間管理員。还有其他小伙子也正在推动，到午飯的时候，这个車間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干得好！但是你叫什么名字，兄弟？我从来没有和你交談过，虽則我看見你在钻床上操作的。”

“比尔·德賴发斯。”

湯姆点点头。“很高兴能認識你，比尔。你对这件事有些什么想法？”

“我正在想我們早就應該在这儿展开活动了，”那人风趣地說，“而不是把这事丢給小旦恩和可怜的老安第。”

“你是說加强工会組織？”湯姆抬一抬眉毛問。

“是的——旦恩已經把好几个人說得活动了，再加上库尔逊这一套，我們只要带着鉛笔去就行了。”

“叫他們加入比閉上你的眼睛还要便当，”那第二个技工說。“他們已經受够的了，而加入工会显然是應該走的一着。”

“話虽这么說，”比尔·德賴发斯說，好象看出湯姆的良心又在不安地波动着，“一个月以前，我想我就不会象現在这样

发生兴趣。那时也有不少人已经加入了，可我常常觉得我不加入每星期可以省下这么多的会费。现在可不了。我只希望工会更好些——象联合机械工会一样——”

“那么我们就来把它搞得更好些，”汤姆说，想着在同一问题上，他曾经对凯赛·贝逊说过一些类似的话。

“在安德生厂，现在——”比尔抱怨着。

“我可不能有那种崇拜安德生的变态心理！”汤姆说，热烈地在赶走那终于开始退却的淡漠心情和失败主义。“他们那儿有熟练的技工——可是我们要在这儿搞个工会，让他们说：‘现在欧墨佛不同了，他们的机床也许需要安装工，可是讲到工会工作……’”

“我们是来劝他打起精神来的！”比尔对他的同伴说。“我们曾经试过要找阿尔弗·赫金司来加入，”他回想着又补上一句。

“可是他认为我们是沒有挨打先就号哭了。”

“这样做听上去是一桩合理的事情嘛，”汤姆一笑说。

“我们就是这样告诉他的，但阿尔弗有些奇怪的思想。‘看清楚，并且看看谁在幕后，’他说——指的就是你，汤姆。我把星期五的工资单拿出来，告诉他幕后就是这个。一连五个星期了，我拿的工资都是一样，汤姆——我的妻子想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我们这儿不要麦卡塞的腹语术^①，”那第二个技工说，意

① 多卡塞，好莱坞影人，擅腹语术。所谓腹语术，是使说话的声音听起来不象是从说话人口中发出，而是从腹部发出的。

思是指他們剛听到的前半段的談話。“我們看一個人，是由于我們自己對他的判斷，不是按照阿爾弗那張報紙來判斷的。”

“你和布萊克門的會談特別刺激了他。”

湯姆聳聳肩膀。“那天我約他的，”他說，“如果我的前房再大些，我還要再多約幾個。”

“安第告訴了我們其中的一些事情，可是他費了那麼多的時間才說出來，我們只好走開，讓他自己去咕噥了。”

奧伯林的頭一直象一只聰明的大鳥似地一會兒偏到這邊，一會兒偏到那邊，開始問湯姆關於會議的事情，聽到回答後，他點頭表示贊成。

“這一點我可以告訴你們，”他說；“我比你們這些孩子年紀大些，自從三十年代以來，我就沒有碰到象過去幾個星期里發生的這種激動情況。”

“他們又懷疑又謹慎，又氣憤又憂愁，”比爾·德賴發斯說，他覺得他手里這些申請表的发展，使他對於所發生的事情看得更深刻了一些，“——他們還在希望着這不過是一場惡夢，希望下一次他們能搞到好的活兒——”

“我倒以為他們不只是這樣，”他的同伴說。“我覺得他們要預備做出一些事情來的。你沒有聽見他們在更衣室里說的話嗎，比爾？”

“看來，”湯姆噤咕着，“我們得把我們的計劃馬上推進了，而且要準備碰到意外的順利或意外的不順利。”

“可現在小且恩到哪儿去了？”他在想。“只要山德士打一個電話給工資部問他是不是在那兒……”

“現在，小伙子們，”他高聲地接下去說，可是一只眼却瞟

着阿尔弗·赫金司——他也有来訪的人，“該是我告訴你們星期三大門外开会的时候了……”

阿尔弗·赫金司正在設法安慰他那些給庫尔逊的通告弄得忐忑不宁的朋友。

“有許多事情我們只能怪我們自己，”他用着劫数难逃似的声气說。“工人总是原諒自己的，甚至在他們有了一個工党政府的时候，他們也不尽最大的努力。”

他的一个同伴聳聳肩膀說：“不知道怎样，政府对这个地方好象毫无影响，一切事物都好象仍跟从前一样。”

但那第二个人却同意阿尔弗·赫金司的意見，他悲哀地点着头——尽管他也在奇怪着一个人“不尽最大的努力”怎能在一小时內拿出五十只零件来。

“我們从来沒有觉得管理处真正地待我們不公，”阿尔弗一面說，一面拿起茶杯。“如果我們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那麽我們應該去找的是阿尔伯特，不是共产党集团里那些家伙，他們既沒有权利也沒有力量去干任何事情。”

他的眼光直对着車間里湯姆那一群在談話的人扫过去，憤怒盖罩了他所感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敗感覺。

“他們簡直等不及地要來搗乱了，”他咕噥着，然后身子前傾，意味深长地拍一下一个人的膝盖。“我在这儿工作了好些年了，你們两人也是这样。我們拿过几百只工資袋回家。因此，我們对供給了我們这么长久的机构應該有点尊敬就很自然了。这些年来，我們的收入都相当好，現在所以有点抓得紧是因为有些家伙不肯尽最大的努力的緣故，你听到湯姆·白瑞脫和他的伙伴們都說，我們就快給开除了，快給拿去作牺牲品

了，还有上帝知道别的什么事。”

他又拍拍他伙伴的膝盖，然后提出一个他认为非常得意的定义来征求他們的同意：“他們是为了引起騷动而夸大其辞的，”說着他把那两个主要的字眼說得十分清晰。

“这使我懊悔，我不該签那見鬼的申請表，”那个膝盖被拍的人說。

“那么去把它討回来。不知你和其他那些人的脑子里是怎样想的？要是在几个月以前，你就不会受騙了。”

但那个人这一次却改变态度搖了搖頭，“話虽如此，”他說，“你說的也許有許多是真实的，可是比尔·德賴发斯早些时候說的也同样的真实。最好还是准备好。”

“为什么准备？”阿尔弗輕蔑地說。“只不过稍微抓紧一点罢了，别的还有什么。假使你在上边的話，你不也要这样做嗎？”

“可是如果这些老板都在下边的話，他們不也会出来反抗嗎？”

“而我們人多些，”他的伙伴說，这么一来，就完成了他的同伴对阿尔弗的邏輯的反駁。

阿尔弗碰到了这两个人身上那股新精神而有些儿困惑了，他們平常总是同意他的說法的。奇怪的是，他自己在一个月之前，常常嘲笑湯姆的“一小帮同志”，現在他却在这度过了十五年的車間里感到孤立了。这倒象孩子們在海濱上堆了一个沙塔，却碰上漲潮了……可是这个幻想沒有使他高兴，因而他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比較足以自傲的想法来。

与此同时，寻常总是独自度过茶休時間的安第·潘琪也

加入了車間每一個角落里都掀起的噦噦喳喳的談話。

“我們從這兒……走向哪兒去呢？”他噦咕着，把別人問他的話拿來問人。

當他想着答話的時候，他看着他旁邊的一個人。他注意到旦恩·艾斯頓還沒有回來，又看見山德士在老遠的角落里，為了車間里看報紙的人比尋常少了而發悶。

“第一你先告訴我，”他慢慢地回答，“你知道，是不是光是我們在煩惱呢？”

他旁邊的那個人，原來很有口才，而這恰是安第所缺少的。這人現在就把他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他那從容不迫的神氣，使安第既羨慕又驚嘆，因為這個人他過去根本不當他一回事，認為他是一個純粹而簡單的“跑狗迷”。

“安第，你不會在一台鑽床、六角車床或是銑床後面找到一個技工，他不是在想著伙食賬，在想著他手里干著的倒靈活兒和庫爾遜這老头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告訴我……如果‘攤牌’的時候到了，他們會跟著我們走嗎？”

“這要看‘攤牌’的性質了，”那個人答道。

安第朝著那些靜靜的六角車床揮揮手。

“拿……那兒那些新機床來說。它們在一個鐘頭之內，就要開始生產了，你知道，它們不到中午的時候就會核定出時間來的。我們認為這些新機床就是要一口吞掉剩下來的那些條件較好的活兒。如果某一個技工拒絕了他們提出的一个不公平的工作額，而來向我們控訴，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支持他。”

“用什么方法呢？”

安第旁边的那个人不但觉得这问题难以答复，并且好象给安第拉扯到讨论中所使用的苏格拉底^①式的对话而有点儿恼怒了。安第好久以前就体会出，向一个人提问题，这个人的弱点或是力量就会暴露无遗，而这一点光是讲道理是难以办到的。可安第之所以用这种方法，与其说是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舌头回答起简短的问题来，比较不很笨拙。

“光是提出一件不公平的工作额还不够，”他旁边的人说。“光一件倒霉的活是不会把他们拉过来的——即使他们最近受了不少的气。可是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三分之二会跟着我们走，安第。”

安第胜利地朝前探着身子。

“你……问我以后第二步的走法，”他说，“可是你自己已经答复了。当你感到目的并不那么模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跨了一步了。”

那个人显然给他这种论证感动了。

“因为我看见过你读着小册子和类似的东西，安第，”他说，“所以，请把你认为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的情况告诉我。”

“现在你说‘情况’，”安第向他指出，“……这就等于承认这些步骤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为什么呢？什么事情使得你这样想呢？”

那个技工松开“二郎腿”，接着又坐立不安地重新翘了起

① 苏格拉底，古希腊大哲学家。

来。可是他还来不及答复安第的反问，整个车间已尽是一些厂长在表演一种简直是歇斯底里的动作了。奈勒突然出现在两旁都是机床的过道上，不顾茶休时间还剩下两分钟这一事实，他就命令这些人放下手里的报纸。他的胖脸涨得通红，当他向周围指手划脚的时候，他的一副假牙齿在嘴里摇晃着，他闷声闷气地喊叫：“放下报纸！到机床边去。没有告诉过你们吗？你们不知道库尔逊先生在这房子里吗？”

他身材高大，脾气也很吓人，因此，许多技工都很快地服从了他的命令。可是有少数几个仍站在原处不动。

“见鬼，”有一个技工对奈勒说，“我只不过做着许多年来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而叫我不这样做的公告又在哪儿？”

奈勒就象和他同一类型的人一样，马上软了下来，手臂垂到身旁，他的嗓子还提不到狗哼鼻子的声音那么高。“就要出通告了，”他说。“现在把报纸放下吧，这才够朋友，要不然我们大家都要糟糕的。”

等到铃响的时候，他就走进阿尔伯特的栅栏，用了一种巴结的声调对山德士咕囔说：“怎么，阿尔伯特跑到哪儿去了？你看见阿尔伯特没有，山德？他是不是要我们大家都倒霉？”

“我有半个钟头没看见他了，”工头简直是热忱地回答。

“你没有看见那张公告吗，山德？关于技工们在茶休时不得离开他们的机床的公告？”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好吧，这是命令；不许乱跑，也不许看报。哎呀，阿尔伯特在哪儿呢？……”

四

鈴聲一响，部主任就走进車間。他把綑在大肚皮上的长罩衫扣上鈕子，步伐齐整地朝他的办公室走去。他第一个体会出，这一天对所有在这厂里工作的人，将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他臉上帶着一副安靜而沉着的笑容，走近奈勒和山德士，这时他已看出风波就快开始了。他朝那巨大的車間看过去，看到——正象他过去所看到的許多次一样——那些技工回到他們的机床边，准备着达到那十一点钟的生产高峰时，那笑容就变成愁容了。

“哎唷，阿尔伯特，”奈勒譴責他，“这是怎么啦？你要我們大家都挨罵嗎？庫尔逊在那儿巡查，可是我在这儿发现些什么呢——工人們都攤手攤脚的，好象我們在这儿开着一个露天游泳池一样。你沒有看見我送給你的那張公告嗎？”

“这儿有那么許多公告，”阿尔伯特坚定地說，“我絕對沒有時間去看。事实上我已經够忙的了，还要我去当女教师。告訴小伙子們在茶休的时候該做些什么是不会增加生产的，可是告訴海瑞·奈脱加速供应原料倒是可以——我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你有山德在这儿，”奈勒抗辯着；“他不能做些事嗎？”

“艾立司把新机床弄得怎样了？”阿尔伯特問他的工头。“它們是否已經准备好給技工們使用了嗎？”

山德士漲紅了臉，两只脚不安地移动着。“我正要去問的

时候，奈勒先生就叫我了。”

“你瞧！”阿尔伯特对厂长说。“你不能把各方面都照顾到。你给了我额外的工作，可是我却只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和两只手。我在忙着使主要的脉絡暢通无阻。如果你要我开始没事找事去搞些枝枝节节的问题，那么你就准备着去看这生产图表开始走下坡路吧。”

“哎呀，你不要鬧别扭吧，”奈勒说，他的声音很不愉快。“我自己也当过車間主任，阿尔伯特，我懂得里面的曲折。不要存心作难，不然的话我們大家都要給挤死了。叫他們把报纸拿开。这个庫尔逊是說到做到的。不要把你的脖子伸出去，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尤恩斯直对着这人的一双又小又凶的眼睛说：“这个就让我自己去担忧吧。你已經告訴过我，你也把通告送给了我，所以你不必担什么干系了。剩下来的是新上司和我之間的事了。”

“你意思是說你不接受这项命令，阿尔伯特？”

“并不是，可是在茶休的时候，可能山德士和我本人都上别处去了。我們需要常常釘着别的部門，而找他們的最适当的时间，恰巧是这十分钟的茶休时间；其他部主任这时候也不大忙，他們車間里的声响也少些。”

奈勒叫那工头走开，等他走后，他就用一只手友好地放在阿尔伯特的肩上，机密地说：

“你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不乖的孩子’了，阿尔伯特——你是一个高級职员，不久就可以享受养老金的！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家伙？难道你以为我們看不透那些借口嗎？如果你是

在为了这看报的事情而烦恼，那你该风闻一些近在眼前的其他命令！现在你还是跟我们大家一样，没办法只好顺从些吧，阿尔伯特，放理智些。我现在是作为一个朋友在说话。我对这些又何尝比你喜欢得多些——当然只是你我谈谈——可是我们能够怎样呢？”

“这种说话连暗杀都可以找到借口了，如果有机会碰到的话。”阿尔伯特厌恶地说。“对于这几车间里的这些小伙子，库尔逊提出的这些东西，就差不多和暗杀一样的恶劣；他是在扼杀这地方的精神。”

“怎么！象你这样的年纪，还来这一套理想，阿尔伯特？”那张肥胖的脸问，“可别忘了，我也当过技工，我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子的人。你以为他们会支持别人吗？因此，为什么要袒护他们？自己打算打算吧，阿尔伯特；忘掉所有这些精神上的诈骗吧。”

“我不以为你真的了解他们是怎样的一些人，”阿尔伯特粗暴地告诉他。“这些人并不是跟你过去一起工作的那些没精打采、营养不良的人，奈勒。他们有自尊心，也有思想，如果其中有一两个是为自己打算的，那么你也不要忽视有成百的人在相互照顾着。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向你保证：在这一个星期没有过完以前，我担保这个车间将要有一个坚决的、百分之百的工会组织的运动。而我呢，作为个人来讲，将会欢迎它。现在你说，这怎么能说是‘精神上的’呢？”

“你把我们都放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上了，”奈勒咆哮了一声，显示他要突然发脾气了。“小伙子们也许会、也许不会组织一个工会——但是你怎样呢，尤恩斯，噯？我不喜欢你

所采取的立場。把我這些話想一想，老家伙——我下午茶休息時再來走走。”

“我會去釘住海瑞·奈脫的，”阿尔伯特在他後面叫着。

他獨個兒站在他那柵欄中央，想使他心里和脈搏里震蕩着的激動安靜下來。

“這就來了，愛德娜老伴，”他悄悄地說，一面想起有一次凱賽說他象一頭大公牛在一丘小田里，他就走出他辦公的地方，到快要裝好的新機床那邊去。

“還有一件事，”他對山德士說，“白瑞脫是我們的一個最好的六角車床技工；為什麼把他放到奧伯林的那班僵屍中間去？”

“命令，”山德士回答說，“奈勒先生簽字的。”

阿尔伯特厌恶地从鼻子里哼了一聲，然後就去看那張攤開的藍圖。

趁着阿尔伯特办公室里在密談，小旦恩·艾斯頓從一扇偏僻的門進到車間里來，小心地溜到湯姆旁邊。他對他的朋友正在干的活扮了一下苦臉，然後鼓勵地拍拍他的背。

“我這一個鐘頭真够受的！”他說，他臉上的表情比任何時候都來得狡猾。“第一我去找一個我曾經請她看過一次電影的女職員，問她關於我的所得稅的事情。‘如果山德士打電話來，就告訴他我在打電話給稅務處，’我叮囑她。‘為了一條狗我得很緊急地去找一個人。’然後我就趕到每一個同志跟前，通知他最近的消息——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湯姆，有那些部主任在監視着。老海瑞·奈脫跑來問我要什麼。我說我在和人們聯繫，想湊一點錢買臨別紀念的禮物送皮休。這使他

很高兴！馬上就不管我了！不过我可給其他的那些人罵死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訴他們？我是不是在唱独角戏？关于布莱克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湯姆，有些家伙真應該用留声机的針或别的什么給种种牛痘。”

“你当然說得很少罗，”湯姆說。“可是我留了点茶給你——”

“打攪你們这两个孩子一会儿，”奥伯林湊近湯姆的耳边說，“你可要注意奈勒已經从他那烏烟瘴气的癲狂病里恢复过来了，山德士也朝这边来了……”

且恩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栅栏，湯姆就又开始他那死板而又机械化的动作：拿起来，磨两下，放下去。他感到这种匆促的談話是多么令人不快呀，而用“小紙条和咬耳朵”来做他們互相联系的方法又是多么脆弱呀！可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难道應該完全默默无言嗎？这当然是胡說。可是，多数和他低声交換过意見的人，都是些好心腸的可靠的工人，他們在干了许多年的艰苦工作以后，現在才鬼鬼祟祟地偷几分钟的时间。所以他們是不会于心不安的。而且他們聚攏来談的，不正是工作本身嗎？他花了几分钟，想象着将来的工业，到那时，工人们用不着把他們的工会組織隱藏在角落里，也用不着使用托辞和緊張的會議来抗拒卑劣的攻击。想到这儿，他把遐思收住了，因为更加紧迫的問題正在发生：阿尔伯特在指示凱賽和安东尼·瓦恩怎样掌握那些新机床。

湯姆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阿尔伯特对六角車床是怎样的熟練；他那敏捷地轉动着回轉刀架的手法，实在值得一看。湯姆差不多可以听到部主任对凱賽說：“母刀使得慢一点，用钻

的时候再加速度。现在这东西绝对不会伤害你了，我的姑娘，所以不要一开头就去责罚它。客客气气地把你自己介绍给它；抚爱它一会儿，它就会创造出奇迹来！”而当汤姆看见这个女孩子在笑，又看见她第一次站在机床旁边时，汤姆倒奇怪着自己会有些忌妒。这一天有很多事情要依靠凯赛·贝逊。安东尼·瓦恩是被当作完全没用的家伙，他对瓦恩是不加考虑的。可凯赛是个要作出决定的人，她要决定他们是否得把这种迅速组成的组织及早拿出去考验。

一方面他倒有点高兴，因为不用他去作出决定；他作出的决定委实太多了，看到责任由别人来分担是好的。小伙子们会更切实地响应凯赛可能采取的任何立场。他已经向她建议过，只要他们提出的工作类比平常的工资标准稍微高点，她就接受它；他们最好要站在一个真正理由充足的基础上，才好让工会本身建立得稳固些。可是如果他们提出的是一个不堪的工作额，而凯赛拒绝了——那便怎么办呢？关于提早试验力量是可以听到许多话的，其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当他在交替地考虑着两种可能性时，他心里的疑虑和充满信心感觉也是交替地轮换着。

五

到十点钟，工时机动部的职员来给这两个技工核定时间。整个车间里都感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那个职员也显得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的铅笔掉到地下两次，而且他对凯赛·贝逊又是异乎寻常的和气。他被一百多双眼睛注视着，把自己置

身在凱賽机床的一端，右手拿着一只計秒表，左手拿了一本記事簿，記下了凱賽每一個動作。

他站在那兒的時間比平常超出一倍，核了又核，写下了許多記錄，或是問着山德士某種速度有沒有可能增加，直到凱賽對於這些感到有点儿煩厭了，諷刺地問他要不要跟他交換一下，讓她來核校他的時間。可是這却是他們之間的一場即使不是嚴酷的却是心照不宣的戰鬥，而凱賽有時候也會痛苦地感覺到那冷酷的算術方式正等在那兒死盯着她可能出的任何差錯。她的行動是那麼地舉足輕重，因此她就小心謹慎而不慌不忙地干，心里卻緊張地感到有一雙眼睛和一只計秒表在估量着她的一舉一動。後來，那職員終於簡單地點點頭，就走到安東尼·瓦恩的机床邊去。車間里的緊張氣氛減少了。凱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心总算放下了。她向旁邊的人借了一支香煙，一邊注視着安東尼在遭受她剛才經歷過的那份緊張。當那些拿着計秒表的小子在場，而一件活的時間還沒有核定的時候，實在不宜開始操作，因為大家知道他們常會在那些技工不提防的時候去核校時間的。因此，凱賽朝山德士甜蜜地一笑，就大模大樣地朝女更衣室走去——剛巧這地方是和陶金斯先生的部門同一個方向。

“想想看，”她告訴自己，當她正走進那存放牽引電車的邊房的時候，“昨天這時候，我正在馬爾蓋的廣場上走着呢！”

她把眼睛閉了一會兒，突然間就仿佛看到一些五顏六色的歡樂的人在海邊上走着。她甚至还感到海邊的空氣和日光擦着她的臉。

“多麼可愛而又憂傷的一天呀！”她拿起電話聽筒撥着和

上次一样的号码时，嘴里噤咕着。

“这儿是陶金斯——”那在十码以外的横断大西洋的声音说。“这儿是电工装配部。”

“这儿是库尔逊先生的秘书，”凯赛厚着脸皮说，“请陶金斯先生到东面大门去。”

“什么！……我……你就是先前叫我到物料间去的那个女孩子吗？”那个不快乐的部主任用抱歉的态度问着，这也就意味着他再一次安稳地吞下了钓饵。

“东面大门——请你就去吧，”凯赛在放下听筒前，用一种最傲慢的口吻说。

她坐在牵引电车上，直到她听见那弹簧门飞也似的推开，陶金斯先生使尽所有的力气，象一个人被一头公牛在追赶着一样，沿着走廊朝另一个方向冲过去。

“可怜的家伙，”凯赛差点说出声音来。“可是感谢上帝，他有一点呆钝。”

她站起来，赶到她的朋友克莱拉面前。克莱拉很是抱歉，因为有五个女工付不出第一个星期的会费。

“你意思是说那些申请表全都填写好了？”凯赛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是的，可是有五个人现在付不出——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可以再给我些申请表，我——”

她吃了一惊，发觉自己简直是给凯赛热烈地拥抱着了。

“这真伟大，克莱拉！你应该得一个工会发的金质奖章或别的什么！”

“这很便当，”那女孩子窘迫地回答。“老陶金斯今天早上

有点几发瘋，所以我們就有較多的自己的時間了。”

“我們今天早上都有点瘋，”凱賽噤咕說。

她拿起申請表隨便看了一看，就把克萊拉藏在凳子上一塊破布下面的一堆銀幣和銅幣放進袋里。

“現在我又得趁早溜掉，免得給他們抓住，”她急急地告訴她的朋友。“明天吃飯的時候，我把所有的事全告訴你——那時我想辦法再給你些申請表。我本來想給你來一次關於工會組織的小演講，可是你已經占了我的上風，所以那只好等等再說了。但有一件事可不能等，克萊拉，你知道這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呢？”克萊拉氣喘吁吁地說。

“準備！”凱賽勝利地說，感覺到搞工會工作，只要你一下子找到竅門，並沒有什麼難處。“你已經表現出你在留心觀察風雲氣色，因此你就沒有理由會叫雨給淋濕了。在你們自己中間，選出一個車間的工會幹事，不要忘記廠里其餘部門的人都在你們身旁！”

“我記住，”克萊拉帶一點吃驚的細小聲音悄悄地說。“可是你真變了，凱賽！”

“可我們的英國不也在變了嗎，克萊拉？”

說完話，她就連奔帶跑地離開電工裝配部沿着走廊走去。她自己的車間正達到了它一天中生產最高的階段，而經過了裝配部門比較恬靜的氣氛之後，這聲響簡直要把人吓倒了。她繞道走過粗磨組，再回到她的機床邊。走過那兒時，她迅速地四面瞥了一眼，就把克萊拉的一些申請表和錢幣放在湯姆·白瑞脫身邊。

“這就證明，”她說，“我們女人不情願把所有的事情全留

給男人去做。还缺五份会費，我会补上的，如果你明天可以让我再拿些去……”

“真多謝你，”他簡直有些怯懦地說，因为看来他开始滾的一个雪球，已是变得比他自己还要大了。“我今天晚上要再去弄些申請表来。”

“有什么事使你煩惱嗎，湯姆？”

“不是有什么事使我煩惱，凱賽——而是使我有一点儿手足无措。三个钟头的工夫，这个厂从一个落选的一跃而成为領先的地位。就是这种反应把人打昏了。”

“三个钟头？”凱賽傲慢地問他。“哎呀，伙伴，这种情緒已經滋长了好几个月了。你在你那架六角車床后面做什么来着？睡大覺嗎？”

“不是睡大覺，只是在打盹儿。”湯姆說，一面把那些申請表藏好，懊悔沒有多拿一百份来完成这个任务。

六

“今天上午这儿有些情况，我簡直搞不清楚，”几分钟后，山德士对阿尔伯特說。“你沒有办法指出什么特殊的事情来，可是尽管如此，总有些东西不对头。”

“你現在认为是怎么一回事呢？”阿尔伯特問，一面靠在椅子上，准备欣賞一下山德士的知心話。

“我已經說过我不能确定，”山德士提醒他。“可是你差不多可以听到暗地里的搞鬼正在那里进行——并不是說你真能捉住他們，不是的！他們总好象在适当的时候走开。你捉不

住他們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技工離開他們的機床幾分鐘。他們究竟到哪儿去呢？”

“噢！”阿爾伯特慫恿似地對他說，“噢！”

“還有那種把東西遞來遞去的事情——我不喜歡這樣。等到你監視着他們，他們所看的總是一塊抹布或是一本記事簿，可是等到你一轉過臉來，他們就象閃電似的把什麼東西遞給他們旁邊的人了——”

“你所需要的是腦袋後面再長一雙眼睛。”

“——而再過一會兒，”山德士接下去說，“你就看到附近的技工們象瘋狂似的在寫。你一走近他們——那些抹布或是記事簿又出現了。”

“也許他們全加入了‘魔術循環俱樂部’了？”阿爾伯特指點說。

可是山德士這個人，他那種走錯了方向的忠誠，把他的幽默感全給吞沒了。

“在這車間裏面走，”他說，仿佛突發靈思似的，“就象穿過一條阿爾及利亞的小巷；你所看不到的你要懷疑，而你所看到的却又是半明半隱。這地方在醞釀着陰謀了，阿爾伯特。”

“說得非常確切，”他的上級不得不承認。“可是如果沒有證據，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正是這樣呀，”山德士同意說。“當你攔住他們，直截了當地問他們到哪儿去的時候，他們都有他媽的很好的借口。”

“我不懂，”阿爾伯特狡詐地說，“我不懂這些傢伙要做些什麼，噯？”

“沒有什麼好事，我可以保證，”山德士惡毒地說。“我心

里很明白，这根源是从哪儿来的。”

“你意思是說这些新的限制？”

“不是，”山德士为难了一会儿才回答。“我敢确定，干这事情的是白瑞脱。”

“怎么？是白瑞脱送给我所有这些通告？”阿尔伯特一面问，一面翻动着他的办公桌上的一些纸张。“是白瑞脱把记录卡偷去而提出这些不公平的工资标准？是白瑞脱把老皮休排挤出去？”

“有时候听你说起话来，阿尔伯特，”他的工头抱怨说，“誰都会以为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誰知道呢？”阿尔伯特柔和地说，“誰知道呢？”他拍拍山德士的背，然后转过脸去。“不要紧，山德。看住他們！看住他們，小子！”

山德士只觉有点模模糊糊的，怀疑阿尔伯特是不是又在存心和他胡搅。

七

十点四十五分，那个給凱賽和安东尼·瓦恩核校过时间的职员走进車間。和前一次一样，仍然有那么多的眼睛盯着他，他順着机床之間的夹道向新六角車床走去。早先的紧张气氛又以更猛的声势重来了。湯姆把他的砂輪关掉，看看这一出即将开演的小小的戏剧；只消提出一項工作額，凱賽搖一下头或点一下头——就会立刻出現一种新的形势。这就是他們要亲眼目睹的；亲眼看到旧形势过去。而凱賽的头的简单

的动作，就会影响到所有和欧墨佛有关系的人，还可能遇到欧墨佛以外的反击。他们是否应该有时间去巩固他们工会的收获，还是应该立刻利用他们这样迅速动员的权力，就全靠一个女孩子的决断了。

汤姆自己也不能决定哪一条路是比较好的。再过一个月的工夫，事情就比较简单了……可是眼前又不是一个月以后的事；而是就要发生的。如果凯赛摇摇头，然后请求支持，那么他们就可以发现茶休时那两人所说的话究竟谁说的对；是比尔·德赖发斯所说的“他们还在希望着这是一场梦呢”，还是他的同伴所说的“我觉得他们要预备做出一些事情来了”。他把一只伤痕累累的手指放在嘴边，瞪眼朝车间那边看。

机器的声响好象比平常安静一些。阿尔伯特和山德士沿着夹道朝着那职员走过来，他现在已来到凯赛身旁，正要提出他计算出的工作额。她首先朝汤姆看了一眼，然后，急促地瞥了一下那些把她围在中间的半转过脸来注视她的人。那职员对她说话了，经过一下小小的停顿，这使得许多人的神经都为之紧张起来。凯赛这才点点头，她这一动作，表示出他提出的工作额是平常的，可是比一般的好上一点儿。

当那职员朝着安东尼·瓦恩走去时，凯赛望着车间的另一边意味深长地耸一耸肩膀。汤姆对她眨眨眼睛，就又把砂轮开动了。他的一双手用了惊人的速度上下挥动，好象想弥补他那一天已经耽误了的时间。要是再拿一星期“平”工资的话，他们就得连下去取消他们再下一年的暑假旅行了。他又开始想到珍妮，这倒可以抵消他对现在所做的活感到的厌恶。他得去找杰姆拿些入会申请表，因为他自己今天晚上的时间

已排滿了。現在他開始對事物有了正確的看法，因而感到高興些……

奧伯林把另一匣零件放在湯姆身旁，說道：“六角車床那邊好象出了什么事了，孩子。你前奏曲奏得那樣好，要是錯過了第一幕，就太可惜了，我在想。”

湯姆發覺奧伯林的說法很對，他轉過身來，看見一堆人聚在安東尼·瓦恩的機床四周。簡直象一出滑稽戲。鬧哄哄的声响使得說話都困難，因此那些人只得少用字句，多用手勢，來忙着表達他們的意思。他看見安東尼·瓦恩搖著頭，而那個職員氣沖沖地揮動著兩隻手，一邊摸著機床，一邊把他的記事簿拿出來叫人檢查。安東尼又堅決地對這搖了一下頭，然後退後一步，好象要請這個職員指示他應該怎樣做似的。

但是走上來的却是阿爾伯特·尤恩斯。他看一看手表上的秒針，就以熟練的技巧，做出了兩隻零件，然後在他的記事簿上作了一連串的計算。他這樣一連做了三遍後，才跟安東尼·瓦恩一樣使勁地搖著頭。那職員去向山德士討救兵了，因為山德士是個比較有同情心的聽者，可惜他為人太狡猾，對哪一面也不願意表示意見。

奧伯林的所謂第一幕，便在阿爾伯特回到他的辦公室和那職員氣急敗壞地離開車間而告結束。剩下安東尼·瓦恩面色慘白、無依無靠地站在他的機床旁邊，而湯姆·白瑞脫恨不得馬上和他說幾句話，可又想起，人們只有在行動中才能露出真面目來，因為誰會想到星期五上午的泰德·阿加和安東尼·瓦恩會這樣地對換了呢？

雖然安東尼·瓦恩連自己也不會承認，他的反抗不僅僅

是一个工資标准問題。周末事件的經過，也在里边起了相当的作用。因为他发觉住屋問題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他也就开始体会到工資問題——這問題使得每一个星期五都变成一个痛苦的日子——也不是个人可以避免或者个人可以解决的。而在一半明白了这个教訓之后，他还获得了一个更深刻的認識，使他在很大的程度上，从那象是眼不能見的淤泥紧粘着他的自怜自叹和悲观失望中解脫了出来。这一个周末不是也向他証明了，在多数人的身上，都存在着天赋的好品德嗎？那左一杯右一杯的茶，那同情心和那帮助別人的愿望；他的父母那样地拔去他們自己的老根，在这种姿态里，自私和殘暴好象总要激起善良的品性，这善良的品性原是大大胜过自私和殘暴的。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單純的决定：不去接受那害人害己的工資标准。当他在六角車床上操作的时候，他感到憤怒和沮丧，因为車間里有极少数的人不知道車間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他正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因而他仍旧觉得他的反抗是孤掌难鳴的，这只不过間接地影响着其他的技工罢了。当山德士来叫他到奈勒先生的办公室去时，他对这一点甚至更加确信了。

八

納散尼·庫尔遜拿起電話听筒湊在耳边，仔細地听着對方的声音在說話。

裘立恩·皮休从大窗子旁边的座位上看过去，帶着欽佩的心情可以看出那老头儿的旺盛的精力在他的动作里和面部

表情里显著地表现出来。看到别人坐在自己曾经占据了很久的位置上，心情不免有点古怪，颇有点象一个人已经死去——却又发觉还能看到自己生前遗留下来的那些事物。库尔逊和他的小娄罗那天上午都没有和他多说话；只是把他放在一旁，让他来看着库尔逊卓越的管理表演。这老头儿还是在皮休丧妻告假时使用过这间办公室，可是他对它却仍旧很熟悉：文具，不同的电话机，每个橱柜——甚至他还记得几个内线电话号码——一种非常令人钦佩和令人敬畏的表现。皮休倒并不是为了感到自己完全无用而不舒服；他却只有太高兴，想到再有几个小时，他就可以完全不闻不问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库尔逊对着电话嘍咕着，这时候柯尔勃鲁克，这老头儿的小翻版——精明、热切而又机灵——睁大眼睛带着一种信徒的虔诚看着他的上司。

“骄傲的小家伙，”皮休心里暗想着，一面假装在阅读一份生产报告。“他是永远也做不上一个工业巨头的，如果他只信赖着一个人的话；一个工厂是许多小部分的总和，而他所看见的、无论朝哪边看，却只看到库尔逊一个人！”

“……你要我对每一桩事都作出决定？”库尔逊更尖刻地对着电话说。“难道我不能把任何事交给我手下的职员吗？是不是已经到了非要我来为个别的技工而操劳不可吗？用你自己的判断力吧，奈勒，记住我告诉过你的那个坚定的政策——还有，告诉尤恩斯，我现在有工夫了。”

他稍微带着一种厌恶神情放下了听筒。

“不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他对柯尔勃鲁克说。“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他打电话来问是对的；他懂得，也许关系着的不是

只是开除一个雇工的問題。”

“我也注意到，”柯尔勃鲁克用一种清楚而又細小的声音說，“你的方法是从上面确定政策，而要下面作出某些决定——倘使遇到麻煩时这是一种以防万一的措施……”

但是库尔逊却不愿意自己承认已經到了这个程度；他同意地点点头，然后就对皮休說：“我不記得陶金斯这个人了，他今天一整个上午都在給我們找麻煩。这人靠得住嗎？他的神經正常嗎？”

“我們所有的部主任全很可靠而且神清志爽，”皮休故意地这么說——“尤恩斯，陶金斯，奈脱——我对他們都完全信任。”

“但是我要問的是陶金斯，我不需要問別人。”库尔逊冰冷地回答，然后回过头去对着柯尔勃鲁克說：“他接到的那些电话也許是要的鬼把戏，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也許是有人要他走开，好便宜行事……告訴他如果再接到假冒我們的电话，就立刻打电话来。同时，”他一面接着說，一面撫摩着他銀色的头頂，“我以为讓我們自己感到一定程度的自滿，是有足够理由的。我們初步維持紀律的命令已經安然无事地被接受了，六角車床那些技工暴露出一种典型的犹豫态度：一个人接受了減低的工資标准，另一个沒有接受。而在这么着的时候，”当他听到一記輕輕的敲門声时，补充說，“那唯一的真正反抗的形迹就要来了。你也許記得，皮休，在我們昨天談話的中間，我早就料到所有这一切了。我想，你当时既然坚持着相反的意見，那么也許比較好些，如果你……”

皮休歪着头，带着順从的可是有些儿吹毛求疵的态度，就

退到那秘书的外間办公室里去了。

“好吧，”庫尔逊叫着。“你可以进来。”

阿尔伯特·尤恩斯开了門，穿过他过去不常看見的这个房間。他被窗前那居高临下的景色惊呆了：欧墨佛厂的玻璃屋頂，看上去好象构成一种通向西倫敦其他部分的台阶，目之所及，由一片屋頂、塔尖和树木伸展开去。他面对着办公桌，謙恭地点点头。

“我的名字叫尤恩斯，先生，”他坚定地說。“我們先前曾經見過一两次面，你也許記得。”

“是的，”庫尔逊說，一面把他的手指尖交叉在一起。“我記得你，尤恩斯；我們过去曾經有过几次誤会，我相信……”

“可是其間也有許多合拍的地方，”阿尔伯特提醒他。“我的車間有良好的記錄。”

“是的，”庫尔逊又說，“可是讓我們說說記錄之所以存在，不过是为了打破它——再让我加上一句，这就是我們現在的意图。为了我們大家的好处，我們就得試試这些东西……牺牲……尽我們的职责。”

阿尔伯特沒有响，他那社会主义的善良品质变得非常明显了。

“如果你接受这一点，”庫尔逊接着說，“那么你一定得接受它的必然的結果，而把我們交給你的命令付诸实施。”

“我想，如果我不敢說出或者不敢抱有一种不同的意見，無論是对欧墨佛或是对自己都沒有多大用处了。”阿尔伯特說。“因此我請你寬恕我現在要跟你辯論一下。当你說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我們大家的好处的時候，你所說的这种看法，

恰好是我所不相信的。我心目中的‘大家’等于車間里的工人，而我相信減低工資和這些限制，對他們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我想我們用不着這種懷有信念的天真的抗辯，”庫爾遜尖銳地說。“現在這兒關係着我們的是歐墨佛，不是我們願意送到議會里去的那一批人。你所抓住我說話時所提到的一點——並不預備作專題來討論。”

“我抱歉，”阿爾伯特說，“我沒有看透你的心意，庫爾遜先生，你表達了你的信念，我以為也可以准許我陳述一下我的信念。”

“說說是可以的，尤恩斯，可是不要把它們擴大。我不是叫你來談我們生活在里面的世界，而是要談談我們工作在里面的世界。”

“以我應有的尊敬，”阿爾伯特說，“我要指出，不是我首先談到比較一般的事物的。是你說到犧牲、職責和什麼是對我們大家有好處的那些話。”

庫爾遜的臉慢慢地變色了，而他的小婆羅只朝他的辦公桌下面看着，沒敢抬起眼皮來。

“你把一句話化成好多句來說，”庫爾遜回答。“可我沒有時間來聽你說。我在這兒所採用的，全是些打退經濟危機的正統方法，我覺得我用不着你對它們提什麼意見。但是我不能缺少一個部主任來把它們付諸實施，如果你，為了個人或是政治上的動機，不能這樣做，那麼我就得考慮一些更換了。”

“那麼我就不能陳述我的意見嗎？”

“馬后炮的意見是叫人不愉快的，你不這樣想嗎？”

“我不得不有這種感覺，事情只不過剛在開始。”阿爾伯特

說。

“我是指已經作出的決定。你倒是很擅長詭辯的。我們在一起談得越多，我們的分歧好象也就越大。”

“我想生產要增高是可以的，先生，”阿爾伯特熱忱地說，企圖找到他們共同一致的立足點，“只是用的不是你所提出的那些措施。我對老歐墨佛也和你同樣地非常關心，庫爾遜先生，作為一個干了四十三年的部主任來說，一旦我被僱傭，我的政治立場只不過是要使工人們合理的滿意。可是假使他們不滿意——那麼我就得去找出原因。這也是我當部主任的一份責任。工人們不是能說話的機床，而是人，我的不少經驗教導我，最好是拿他們當人看待。也就是這個原因，我的部門才有這樣高的生產標準——這你可以從你背後的那張圖表上看出來的。”

“你並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新的東西，”庫爾遜不耐煩地說。“你的慈悲政策或許可以把生產提高一點點零數，可我心目中的那些——也是根據經驗所得的——卻將使生產完全改變面目。我不以為懶惰的和散漫的工作技巧象你認為那樣，能夠引以為訓，——我並不要剝奪工人們的人權，只是要提醒他們，對國家的義務和責任是和它並存的。至於你的那種吹毛求疵的精神——那我總不能允許由一個我花錢雇來貫徹我命令的人來這一套。”

他們有好幾秒鐘都沒有說話。阿爾伯特悲傷地聽着外面玻璃屋頂下的機器隆隆聲。他回想到，就是在廠的這一邊，過去曾經落下了一個無人轟炸機的炸彈。他曾經想盡辦法援救那些陷在裡面的男男女女——用了最大的努力，他再一次集

中思想来对待他和库尔逊之间的争执。由于他对这个厂的热爱，由于他也許还能够各方面保护他的技工們，他决定还是寻找一些可以和库尔逊一致的共同基础。但是就在他开始重新陈述他对欧墨佛的感情，和对事情愿意平心靜气地处理的时候，他已經感到，他面前的这个精明的老头儿，已經看出了他的想法，而且牢記着过去的争执，是不会让他利用一个漏洞来逃避的。

“我想，”库尔逊等阿尔伯特說完后，說，“我想我得从下星期一晚上起把你調到夜班去。”

“在我这样的年龄，是不行的，”阿尔伯特回答。“这样一調动，根本就叫我立刻完蛋了。”

“那么，另外就只有一条路了。”

“我接受，库尔逊先生，”阿尔伯特打干枯的嘴里低声說。

“那么，現在起通知，加算一个星期的薪金。”

“我想这是老例。”

“你既然在厂这边，能不能就請你通知一下出納員？”

阿尔伯特点点头，然后就慢慢地朝办公室的門口走去。他在那里停頓了一会儿，显然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人格所表現出来的优良的、坚强的标本。

“库尔逊先生，”他用了一种經常在車間里隆隆声响中使用的說話声音。“在我离去之前，我需要說两件事：一件是声明，另一件是問題。声明是：你的方法不会增加生产，只会使它停頓。問題是这样的：去年欧墨佛的利潤有多少？”

当他看到不会有什么答复，他就离开那办公室，带着极大的尊严走向工資部去。

安东尼·瓦恩的会谈是比较短促的，而且缺少象阿尔伯特和库尔逊之间的那些关于政策和表示忠诚的复杂争论。一个原因是，安东尼只不过在欧墨佛工作了两个月，另一个原因是奈勒，这位厂长，和他的新上司有着很大不同之处。

“现在让我们平心静气点吧，”奈勒说，他用了一种友好的态度，可是却带着不可思议的威胁。“凯赛·贝逊接受了这个标准，你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这标准不是一样的——它是更低，”安东尼很快地回答。

“根据我们的数字，并不低呀，瓦恩。我们都计算过了，而我们比你懂得要多些——我们搞这工作搞得比较长了。”

“也许是的，可是我们是从不同的出发点说话的，是不是？你们要压低，我却要它升高；因此，所有你们的主张朝着一个方向走，而所有我的主张却朝着另一个方向走。无论如何，尤恩斯先生也是有经验的，他在这一点上是同意我的。”

“阿尔伯特老了，”奈勒粗鲁地说。“我认识了他许多年了，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他时刻会给这些小事情弄颠倒的，可是到头来总又会赞同我们的意见——这就是他能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的原因。他和我一起做过技工的，瓦恩，因此你要记住这点，不能忘记，有干活，或有关阿尔伯特·尤恩斯，都用不着你对我多说。”

“在欧墨佛是不是有这样的惯例，一说起部主任，总拿他们当作唠唠叨叨的老婆子？”

奈勒有一点儿着慌，想到他也许话说得太多了。

“哎呀，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他咆哮起来。“我是在跟你

說知心話……阿尔伯特·尤恩斯也有許多优点……”

在他开始把話鋒轉向另一个方向以前，他把嘴抿上，因而那副假牙齿就在嘴里劈拍地稍稍动搖了一下。

“現在你听着，瓦恩，如果我承认給你提出的标准不完全可能是那样的，那么我要同时指出，小子，你下次拿着的活，就可能要好些。这全靠碰运气。当你拿到一件好活的时候，你并不笑逐顏开地跑到这儿来，是不是？所以只有一次拿到一件不好的活，为什么就哭丧着臉呢？”

“見鬼的‘只有一次’，”安东尼說。

“虽然如此，”奈勒接下去說，“你下一次的活可能好些——甚至我可以想办法給你保証。可是这个标准一定得貫徹执行，因为上面有人对这些新机床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上面叫我怎么做，你也得怎么做。因此，为什么要使我們两个人都为难呢？这么办怎样？嚟？——接受这个标准，下一个星期在一台旧机床上弄一个好点的。”

“和某一个可怜虫調換位置？”安东尼問，“謝謝，我不要。”

“你可体会到你在扔掉什么——扔掉了加入安装訓練班的机会；而且这时候，外面的情况正在逐渐有点萎縮的时候……”

“省掉这些廢話，”安东尼說着，眼睛瞪着那張肥胖的臉，霎時間那張臉縮成一种煩扰的表情。“我只要說，我不接受你們提出的这个工資标准。这个工資标准是荒謬的。每小时五十只？需要两台机床才做得出这个数目来。”

“一个有經驗的技工就不会这样，”奈勒說，他的声音变粗了。“如果你学习使用六角車床这样慢，那不是我的过錯。”

“白瑞脫倒有經驗，但是你却把他放到粗磨組去了，”安东尼指出。

“那么你是坚持着要不讲道理？”奈勒問，使用了他最愛用的字句。

“我已經說过，我們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你认为不讲道理，我却认为是通情达理。”

“那么，你只好走到工資部去，把你的工資結清了，”奈勒发怒了。“我們不能雇佣拒絕接受我們所出的工价的技工。要嘛接受，要嘛就是走路。”

“我拒絕接受每小时五十只。”

“那么你就沒有別的机会了。現在通知，加算一个钟头的工資。”

他轉过身去，显出象海濱救生圈一样的漲得通紅的脖子。安东尼·瓦恩沒有再說一句話，就离开了办公室向工資部走去。他在那儿看見的第一个人是阿尔伯特·尤恩斯；他站在一个年輕瘦小的女職員前面，等她計算他可以指望取回多少养老金里面他自己存儲的那一部分。那女孩子稍微有点瞧不起人的样子。安东尼·瓦恩想起阿尔伯特在欧墨佛全心全意供职了四十三年，同时也体会到現在阿尔伯特到这儿来的緣由。眼前这一幕使他厌恶，所以他情愿在走廊里等着。十分钟后，当阿尔伯特出来时，他站定了，把一只手放在安东尼的肩上。

“遭到这样的結果我感到遺憾，小伙子，”他臉上帶着一种苦笑說。“而对你肩上有着一一个小家庭的人，可能是更不好的。可是如果一張証明书对你有用处的話，那么在下星期內，打一

个电话到这儿来给我，我可以给你一张。虽然这样，我祝你诸事如意——不要灰心！”

安东尼想说话，可是说不出。阿尔伯特笨重地拖了三步，然后又停下来。

“我的地位原是摇摇欲坠的，这我知道，”他说，“可你不是这样，如果我是你的话，就去找找汤姆·白瑞脱。”

“我就这样做——并且谢谢你，”安东尼好不容易在走进工资部之前说出这句话来。在那些办公桌和安静的气氛中间，他感到一个体力劳动者常有的一点点疑惧心情，他告诉那女职员，把他的工作记录卡和工资在一个小时之内准备好。

而这一个小时，却变成汤姆·白瑞脱常常说到而没有实际经历过的那种“转变的时刻”。这就是他们厂里斗争的波节点，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新事物的确立，新事物就在这个时刻中创造出来。

九

汤姆和布莱克门之间所进行的递条子，在安东尼离开时就频繁起来了，末一次的条子上说：“已预先通知其他的人，我们也许得提前开群众大会。十一点半前，你如果听到重要消息，就来告诉我。我们这一边大家都严阵以待。我们也有过我们的麻烦。布莱克门。”

当汤姆看见安东尼·瓦恩走进栅栏，他就把砂轮关掉，捏紧着拳头向他走去。这技工一开始还好像有点忸怩，可是当他看出汤姆是和他自己一样的关心和紧张时，他就很快地收

斂了他窘迫的笑容。

“怎么？”湯姆問他，他臉上显示出来的，是安东尼那一天所看到的最为坚强的表情了。

“我給开除了；多算一个小时。我并不指望你为了我而伸出你的脖子来，湯姆，我所以要告訴你，是因为——”

“胡說！”湯姆說。“我的脖子和你的脖子一直就是并摆着的。現在我們要采取一些行动了。如果你在更衣室左近待上五分钟，我就会通知你我們打算怎样。这样好吧？你是不是和我們一起？”

“我没有什么可丢的了。”

“你有，”湯姆粗魯地告訴他。“你要把你那‘滿不在乎’的态度丢掉。我想它是一种假托；我确实知道它是一个負担。”

“而且阿尔伯特·尤恩斯也要走了，”安东尼告訴他，“他們也把他开除了。”

“那么等五分钟后再說吧，”湯姆严峻地說，一面就用回絲擦擦手，向安第和且恩送了一个简单的信号，在許多关心的眼光前面走出車間，沿着走廊走过物料間和噴漆部——直到他到达了厂的另一端的另一个車間。即使所有吹墨佛的董事們一字儿站在他面前，也阻擋不住他。他在一些不熟悉的机床中間走着，直到布莱克門揮手引起他的注意。一看到那張又大又方的臉龐，更增強了他的信心。他迅速地把最新消息告訴了他的朋友，等到布莱克門发泄了他的憤怒和厌恶以后，他們兩人就在一起悄悄而有次序地談了几分钟。談話結束时，他們彼此抓紧右臂。布莱克門走开去实现他的計劃，湯姆回到他自己的車間，在路上停了两次，用粉筆在地上写着“今天中

午十二点半开群众大会”，又停下一次，利用了曾經折磨过陶金斯的那架內綫电话。也不去顾虑到山德士，他挨次走近凱賽、安第、且恩和另外几个人。他們立刻关掉他們的机床，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凱賽去找她的朋友克莱拉，且恩去通知他們小組里的几个人，而安第去运输部門，告訴他們已經发生了的事情。

“現在，”湯姆在更衣室里告訴安东尼，“你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充分利用下一个钟点。如果你自己所遭到的待遇，还使你感到不够气愤，那就想想阿尔伯特·尤恩斯。”

“我現在行了，”安东尼說，他的声調也不同了。“我應該做点什么？”

“打車間里一路走过去，把你所遭遇到的事情告訴这些小伙子。十二点半，我們要在大門外开一个群众大会。也把这消息告訴他們。在会沒有开完前，不要接受你的工作記錄卡或工資。我还要你去确定一下，看那些管运输的小伙子，是否准备了一只板箱給說話的人站；如果他們沒有这样做，那你就在我們操作时告訴我們，然后朝翻砂間走去；一只空油桶会从篱笆墙上递出去的。如果一切都进行得順利的話——那你就站在外面，弄一个通告牌，提醒这些小伙子关于开会的事情——你可以用一張旧藍图的反面去写。現在一切都弄清楚了嗎，安东尼？”

“清楚了。”

“那么，我就等汽笛响了到外面去找你。祝你一切順利。”

正如一件意外事故的消息，以电一般的速度和强力在厂里面飞快地傳播着一样，在十二点三十分开会的消息也同样地在傳播。从技工飞快地傳給技工，从部門傳給部門。許多月份以来，对生活程度发着牢騷的人們，把这消息傳給那些靜靜地忍受着的人們——他們也挨次地傳給那些为了不可能达到的工資标准和不見了的工作記錄卡而忍受够了的人。原是湯姆用粉筆写的那些通知，不知怎样地加多起来了。听来听去都是一片噉噉喳喳声，使得部主任們和工头們都变得无能为力了。重要的人物——包括庫尔逊自己——拾起電話听筒来，只能听到“十二点半开群众大会”这一句話。職員們窃窃私語地說着这句話，翻砂工人們大声疾呼地說着这句話，原来的工会會員們帮助着在組織，而在这一切背后的却是憤怒、厌恶和要在此时此地立刻制止这些胡作非为的决心。减低了工資还要加上这些无聊的限制——庫尔逊和那不可避免的恶化情况——开除一个反抗苛刻措施的人——这些东西就使西倫敦的欧墨佛厂所雇佣的每一个人心里在沸騰着，胆怯的也不輸于勇敢的。等到午餐的汽笛声响了，那些机床靜下来之后，只听见那些人們，一齐迈开大步向更衣室走去，人們一声巨大的怒吼——地球上最有力的声响——穿过所有的車間迴蕩。他們的臉上都凝結着憤怒的表情。

在这一段時間里，皮休最后一次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时庫尔逊在忙着打電話給伯明翰。柯尔勃魯克簡直象热鍋上

的螞蟻一樣。皮休選擇了這個時間走，是不能再好的了。他帶着一些不應有的幸災樂禍的心情，看了各式各樣召開群眾大會的通知——這並不能說那老头兒給打敗了，離打敗還很遠呢，要不然，他怎麼會這麼緊急地打電話給伯明翰呢——然而這可給了他一個教訓，他的——皮休的——漸進壓力的主張，到頭來並不怎樣愚蠢。他走進自己的汽車，開過兩三個人面前，他們正揪扭着一隻裝貨箱。然後就轉彎朝着安靜些的方向開回家去。“為了這個我要感謝上帝，”他愉快地嘆了一口氣。

替代了機器隆隆聲的憤怒吼聲，對湯姆·白瑞脫來說是夠滿足的了。在他聽到這個吼聲的時候，那最後的一些疑慮的跡象也就跟着消失了。“象空谷里的風聲，當暴風雨將要來臨的時候，”他對自己低低地私語着，記起了從前那只社會主義的歌，他已經有許多年沒有聽到人唱過了。而在那更衣室里的有限的地方，團結一致的聲響，簡直震耳欲聾，那些人在互相檢查，接着就立刻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同心同德。湯姆和其餘的人一起推推搡搡地急走；他們都急于要趕緊去換上衣服，洗乾淨手，再打上收工記號。因為他們都要在同一个時間內到達同一个地點。他們構成了一支不可抵抗的力量，從更衣室衝到計時鐘前，再衝到前面大門。安東尼·瓦恩已經站得穩穩地面对着這洶涌的人潮，他面前豎着一張破裂的通告牌。而杰姆，那個天然的主席，從來沒有在公共場所講過話的，已經站在那隻貨箱上，維持開會的秩序。湯姆用手臂在越來越多的人叢中辟開一條路，直到他擠到貨箱面前——布萊克門和旦恩已在貨箱旁邊站好了。然後他們中間兩個人就爬了上

去，站在杰姆旁边。他们从那个地位，可以看见离开厂必须经过的一条路；那条路上是空空的——可见得没有一个人不来靠攏他们。而且从那个地位，他们可以看见每一张脸，这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的大会有怎样的结果。在这一群人中，如果有一张软弱的脸，那准是一种稀有的东西，而除了行动以外的任何方针，都是对于急待发出的力量的背叛行为。

关于《我們这一群人》

英国现代进步青年作家赫勃脱·史密斯，一九二九年生于倫敦，父亲是面包师。他十四岁就离开学校进工厂做工，后来又在一个发电站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当过水手。他没有受过很多的正规教育，只在夜校里进修过一个时期，获得了倫敦大学文学系的毕业文凭。

赫勃脱·史密斯十六岁即开始写作，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一九五七年，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們这一群人》問世。他爱好戏剧，曾参加过维克多劇場，研究莎士比亚的剧作。他跟英国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都有联系。目前，赫勃脱·史密斯在一个地方政府机关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方面的力量。战争结束后，英国在政治、財政和經濟上益发依賴美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另一方面，由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

偉大成就，英國人民群眾日益嚮往社會主義。保守黨人對內對外政策信譽掃地，使得英國工黨的右翼頭子能夠利用這個機會騙取人民大眾的信任。在一九四五年英國大選時，工黨右翼頭子提出實行工業國有化、和平方式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對蘇聯的友好關係等口號作為騙人的幌子，在選舉中獲得勝利，由艾德禮出任首相。

可是，正如英國共產黨總書記約翰·高蘭在英國共產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所指出的：“一九四五年的工黨政府，是當時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和充分就業情況下所形成的改良主義的高峰。甚至在一九五〇年以前，工黨就大勢已去，它以冷戰和保衛資本主義為中心政策，從而毀掉了它在一九四五年所贏得的廣泛政治支持，並為保守黨的重新上台準備了條件。”^①

事實正是這樣。工黨右翼的頭子們一上了台，就毀棄原先競選時所提的主張，實行起帝國主義的對內對外政策來。它對內實行有利於金融寡頭的所謂“國有化”，保證壟斷資本的高額利潤，進攻勞動人民的經濟權益，摧殘人民的基本的民主自由的權利，積極鎮壓並分化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對外則接受馬歇爾計劃，追隨並支持美國帝國主義的擴軍備戰的侵略政策，使英國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而在對蘇關係上，仍然尾隨保守黨的反蘇反共政策。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保守黨頭子、戰爭販子丘吉爾在美國富爾敦演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首次公開提出締結英語國家聯盟對抗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

① 《英國共產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文件》，第16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挑畔主張，工黨右翼頭子們毫無保留地支持這個侵略性的聲明，執行了這個“富爾敦路線”。

工黨右翼頭子的這種反動政策，激起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憤怒，促使英國工人階級進一步的團結。工黨普通黨員、一般工會會員都猛烈要求改變工黨執行的政策。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在英國共產黨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分析英國的危機及資本主義的危機時指出：“工人階級和它的同盟們能夠也必須在當前的最有力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反對恐慌，反對資本家將恐慌的負擔轉嫁于工人肩上的企圖，轉過來，工人必須鬥爭，將這負擔放在那些應對目前形勢負責的資本家及其寄生者身上。”^①英國勞動人民熱烈響應了英國共產黨的主張，積極為“建立一切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堅強的統一戰綫”，為反對減低工資，反對延長工時，為保衛和改進他們的生活條件，為保衛世界和平而鬥爭。英國共產黨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支持為保衛生活條件的每一次罷工運動。

《我們這一群人》就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上述這個時期的英國工人生活與鬥爭的一部小說。

故事開始的時候，正是星期五上午，這一天是歐墨佛廠的周末，也是發周薪的日子。按理說，眼看這一天過後，便有一天休假，午後又可以領到一份薪水，大家應該多少有點輕鬆之感。但是，我們彷彿覺得歐墨佛廠有一種很不尋常的氣氛，各人都有各人的心事。那個在廠里工作了四十三年的車間主

^① 《英國工人在戰鬥》第16頁，北京中外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

任尤恩斯就覺得有一陣“奇特的气氛”，心里在嘀咕着：“厂方为什么要决定提前安装三台新六角車床？为什么要到午后两点钟举行部主任特別會議？”一般工人則在想：为什么有一些人下星期一起要調动工作？为什么工作記錄卡最近都一批批地不翼而飞了？为什么那些核定工时的職員尽在車間里跑？总之，一連串的問号都在大家脑子里轉，使得人們不得不去設法找出答案來。然而，除了个别一些工人和尤恩斯心里逐漸有了数而外，其余的人都要等到下星期一才能看到“謎底”。

这个周末假期确实有点不同，好些人并不是在度假，工人们在忙着准备应付下星期一的行将到来的风暴，资本家则在忙着策划阴谋。

例如共产党员、車間工会干事湯姆·白瑞脱，这位坚强、机智、沉着的斗士，他在斗争前夕，对群众的阶级觉悟估計較低，多少存在着慢慢来的想法。可是，星期五这一天，他耳聞目睹了资本家一連串的措施，加上周圍的同志和群众紛紛向他表示意見，使他毫不迟疑地改变了看法，认为时机紧迫，應該立即行动起来。于是，星期六、星期日两个晚上，他牺牲了与爱人珍妮共度假日的机会，忙着开会，布置工作，获得上級党的领导人麦克的鼓励与支持，终于順利地完成了战斗前的准备工作，彻底挽回了这个厂的工会工作的落后局面。

至于那个下星期一就要接任總經理的庫尔逊也是够忙的，他一連找了即将卸任的總經理皮休两次，又在星期六下午召开了一次秘密會議，分別布置一些狗腿子，准备在他下星期一起所要实行的那些新措施（增加生产率、冻结工資、取消茶休時間看报等）遭到反对时，可以先发制人。

坎墨佛厂那种很不寻常的气氛，在这个假日，不仅没有消散，而是弥漫的面积越来越广，因为两股敌对力量都正在做较量前的准备工作。终于，星期一上午来到了。阵势一经摆开，完全出于库尔逊的意外，厂门外竟然开起群众大会来，一片汹涌的怒涛，淹没了库尔逊到处求救的电话声，粉碎了库尔逊策划了两天两夜的阴谋。

《我们这一群人》就围绕上述的基本情节，象剥笋壳似的一层一层地揭开来，这些情节看来好象是一段一段，然而始终没有离开主题，而是一环扣一环，一步紧似一步，逐渐引向高潮。

赫勃脱·史密斯不仅善于抓住基本环节，而且善于敏锐地捕捉生活中一些看似平凡、然而却是最本质的片断，把它们巧妙地串连起来，万流归宗，为主题服务。例如，作者在描写两股敌对力量在作准备的同时，还从容不迫地刻划了一些次要的人物，截取他们生活中一刹那的片断，描绘人们感情深处所激起的波澜。这些片断看似信手拈来，但却使人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完整而深刻地揭露了由于英国工党右翼头子政权的“德政”所带来的祸殃。

例如女工凯赛·贝逊，这个热情、豪爽、正直、富有乐观精神的姑娘，原来巴望在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可以和刚结识不久的男朋友劳埃欢度假期，不料厂里那种气氛也感染了她，那个与她切身有关的男女同工同酬问题，一直纠缠着她，甚至当天晚上在跟劳埃跳舞时，她还突然提出这个教劳埃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来。隔天，她原约劳埃来吃午饭，劳埃未能准时前来，叫她白等一番，心里很不痛快。可是，后来弄清楚劳埃之所

以迟到，是因为他家里接到一个电报，說是他那个給工党政府派去参加侵略馬來亞战争的弟弟在馬來亞丛林里“失踪”了，她馬上就和劳埃一起去安慰他的母亲，把假期全部花在那上面，一点沒有怨尤。这样一来，作者既揭露和譴責了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罪行，又說明了这种罪行恰恰从反面促进了劳动人民的觉悟。果然，到了星期一，凱賽·貝逊在湯姆·白瑞脱的鼓励下，毫不犹疑地走上斗争前线，运用她的聪明、机智，在資本家的耳目遍布的网罗里，一下子让她发展了一大批工会女会员，增强了斗争阵容，使一些平素对工会漠不关心的女工，都紧密地团结在工会周围。这一个斗志昂扬、热情充沛的女工，给人以生动鲜明的印象，說明战斗的生力军，将是成批成批地、而不是个别地锻炼成长起来。

又如那个新工人安东尼·瓦恩，为了只是拿到“基本定额”的工薪，滿肚子怨恨，一想到下了工又要回到昨天晚上吵过架的家里，脚步都沉重起来。当大家都拿了薪水准备回家去过周末时，他却到公园里去徘徊。到得家里，即将生产的妻子又迫着他去另找住处。整整一个星期六，他便东奔西跑，花在找房子上，結果仍然落得一場空。終于还是他那木匠出身的父母，把自己住屋騰了出来，让他安定下来，既解决了住屋，又一家子重新和睦了。这里，作者写出了战后英国工人住宅問題的严重性和英国工人在这种处境中的革命化的情况。星期一早上，为了核定工时，他是工人中第一个丢了飯碗，成为斗争的导火线人物。当他听到湯姆·白瑞脱对他說明斗争的形势后，这个“精神上一直是穿麻戴孝”的退伍軍人，立刻挺起胸膛，去帮厂外的群众大会布置会场了。

作者就这样通过一些看来是生活琐碎的事件，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百孔千疮，同时，让人们看到那种人剥削人、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怎样使得无数的被榨取者满怀仇恨而坚决地站了起来。

至于阿尔伯特·尤恩斯，也是作者笔下所着意描写的人物。这个老車間主任，假日也过得很不舒服，連睡覺都做恶梦。他預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也曾为今后生活与老婆商量。这个再过两年就可以拿到一笔为数可观的退職金的工党老党员，到了工党执政六年后，才看穿了工党右翼头子的真面目，但却不知何以自处，仍以为自己是“劳資間的桥梁”。然而，他也意識到这座“桥梁”已是不頂事了，心里彷徨不定。直到他去看他的儿子麦克后，听了麦克那一番話，这才决定应该站在哪一边。到了星期一，当他决定站在工人这一边时，新上任的庫尔逊毫不留情地把他一脚踢开，成为庫尔逊施下馬威的另一个对象。

这个人物的转变，麦克的一番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厂里工人如湯姆·白瑞脱对他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从这里，說明由于作者具有政治敏感，熟悉生活，使他能深刻而細致地刻划了工党内部的日趋瓦解的情况，在作品中体现了英国共产党认为爭取工党普通党员转变是可能的看法。可以这样說，作者在描写麦克跟他父亲尤恩斯会見的那个場面，与其說作者是把麦克作为一个儿子的形象，不如說是把他作为一个立場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来处理的。作者正是根据英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統一群众运动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的这种精神来处理这段情节的。因之，老工党党员尤恩斯的转变虽然是較为个别的，

但我們可以看出，只要工黨右翼頭子日趨反動，必然會一天天地引起更多的普通黨員的轉變。

作者在描寫反面人物時，沒有採取簡單化的辦法，而是按照不同人物的不同面目予以如實地揭露。比如作者對於皮休與庫爾遜，便是採取這種分別對待的手法。從表面上看來，皮休好像比庫爾遜較為“好”些，尤恩斯便認為皮休“不算怎麼壞”，一般工人也有類似的看法。而且，當庫爾遜上任前和他幾次交談中，一再要他交出廠內一些活動分子的工人名單時，他始終不肯交出來，也不肯口頭說出來，看來，皮休好像是一個“正派”人物，對工人還有幾分同情心。可是，事實是否如此呢？皮休是主張“協力同心、一致行動”的“勞資協調”論者，他有一種表面上的“得過且過的政策”，可是，他並不是一個停步不前的人，他也要“前進，不過要謹慎地前進，要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因此，他看到庫爾遜馬上就要採取措施，認為時機過早，應該“先建立一個工人後備隊”，以防萬一。可見，他並不是不主張“採取措施”，而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且，正因為他在表面上有一套迷惑人的手法，所以，應該說，他在策略上比庫爾遜尤更陰險。

至於庫爾遜，這個所謂能干的經濟學家，在來到西倫敦接任歐墨佛廠總經理前，已在伯明翰分廠鎮壓過工人而且獲得“成功”，他正是懷着“勝利”余威，躊躇滿志地要到總廠來一顯身手的。他認為西倫敦的工會軟弱。他主張提高生產率，不同意新工資要求，要取消“茶休”時間的工人活動，總之，他要採取強硬手腕。

因此，如果說，皮休是一個老式的、手段陰險的資本家，那

么庫尔逊是一个新式的、讲求“实际”的壟断資本的“猛将”。当皮休和庫尔逊在談話时，有这样一段對話深堪玩味。皮休认为一九四五年的輿論是反对他們的。庫尔逊这样回答：“那些在大罢工时看清道理的人，就是在一九四五年领导輿論的人。我认为，那时节，我們就該給他們一点考驗了；我认为，他們会再度让步的，因为只在几年之后，他們在提倡工資冻结的那股子劲儿，实在大大超过我們的財政大臣的胆量！”这里充分刻划出庫尔逊多么善于“窺察形勢”，同时也叫人看到工党右翼头子怎样越来越站到壟断資本、金融寡头那方面去。不是嗎？一九四五年工党右翼头子們在竞选时多少还在表面上反对壟断資本，大叫大嚷实行工业国有化，改善工人待遇，可是“只在几年之后”，工党头子又在大喊“冻结工資”了。庫尔逊正是因为看清了工党政府这种卑劣行徑才敢于爭取时机、放胆来镇压工人，这就是庫尔逊比皮休“高明”的地方。至于皮休之所以不肯交出名单，决不是因为他袒护工人，而是他始終表示厂内没有什么大漏子，“反抗的力量变弱了”，借以衬托他过去管理得法，同时，他对这个要来接替自己原先的宝座的庫尔逊那种鋒芒毕露的态度，心里大为不滿，落得袖手旁觀，让庫尔逊自己去碰。

《我們这一群人》以短短三天半的时间，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反映了英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而且体现出了一条真理：劳动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然能够击溃哪怕是最阴險、最毒辣的敌人。这是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

沈 流